

新譯斯賓塞爾原羣序

庚午夏吾友孟任譯斯賓塞爾氏之原羣竟郵以示余且曰唯子能知羣義其爲我序焉余受讀之既旬日沆其文又旬日辨其指蘧爾而思喟然而嘆曰大矣哉吾友之志備矣哉斯氏之論也余雖不足以知羣余於此其能無言乎哉

夫今之世人禍天災相尋而來蹶蹶周道鞠爲茂草誰實爲之孰令致之古道德也新文化也形上學也形下術也文治也武力也宗教也政事也法律也經濟也自治也外交也獨裁也共管也乃至一切政策一切主義其爲道亦多矣其施設亦備矣胡皆莫能弭夫憂患而且從而長之哉蓋亦未得其要焉爾其要維何羣之道是

夫物三稱羣三者形上形下與夫相待而著之一合以成用之數也形上者天形下者地相待而著之一則莫人道若矣故數至三而極物至三而備備者備夫天

地人之道也能備天地人之道者曰人人始能羣焉故惟人爲可以羣亦惟可以羣乃能盡相待而著之一之道而得謂之人故善羣者莫如人而惟人爲能盡羣之道

羣之道奈何曰仁而已矣仁之道奈何曰義而已矣義之歸奈何曰全其生以全民之生而已矣何謂也曰仁者人也義者宜也人二已上能同其所同所謂之仁同其所同則能盡己之同於人者而同人之同於己者惟己及人俾各宜其所宜斯謂之義夫同民之所同者民亦同其所同以應之矣宜民之所宜者民亦宜其所宜以應之矣民各同其所同以宜其所宜斯咸遂其生而全民生胥全卽一之道著而天下平夫一之道以相待之二而著者也二而能相待而著夫一羣之旨盡乎是羣之道極乎是

且羣之道匪獨於人爲然試徵諸物蓋亦莫不爾矣夫物之形而下者雖異而其形而上者則靡不同故咸能相待以成大一之用不惟飛潛動植等有機生物爾

也卽凡無機之固流光氣等物及一切元素亦無不爾（註二）由此原則每一生命皆與他生命有共同連屬之感應關係皆能更互營養適應環境而競爭其共同之生存自大地（註三）以至於枯廢之炭（註四）皆可證明斯旨而尤堪深長思者則宇宙之間充滿電子而電子與電子之間則至密切而絕無所謂斷滅空間與真正之真空也（註四）以是之故物質有相應之用有互變之能有合成之效有徧至之功有永續之力然則物之所以成能相待以成大一之用者豈不由其本有共同之形上大一乎本有共同之形上大一而能相待以發其用羣之意義如是而已然則羣之道於物猶不可須臾離而況於人乎哉然則吾得本斯義趣而介紹吾友譯羣之旨於我國人及今之世界

一 宇宙間原質已推知者九十二種氫爲一氮爲二鏷爲三乃至鈾爲九十二所以爲此次第者蓋準原子中所含之電子量數卽氫含電子一氮含電子二以至鈾含電子九十二也宇宙萬物之構成僅此九十二之少數原子例如

生物爲氫炭氮氫磷硫鉀鎂鈣鐵鈉氯矽碘錳溴氟等所構成水爲氫氧所構成大地爲氮矽等所構成之類而此九十二原子則皆一電子所積卽僅一電子爲之體故宇宙萬物形雖殊而體則同惟其體同故能相與而有種種化合作用如固體爲流體流體爲氣體氣體爲光體光體更合氣體流體而成固體等又有種種放射作用如鹽常放射每秒鐘間能繞大地若干週之電子無算其他動植礦物之常放射電子亦稱是至於太陽則以熱甚而放射之電子尤多且遠速如是等類如是作用更至往復循環不已而宇宙萬物遂因之永無盡期

註二 地球之所以不致爆裂而碎爲氣體星雲者由其構成地質之氮矽等十數原子皆藏其能於電子之中而電子振動磁極隨生一信一誦團結功成於是與萬物相應爲用而無窮期

註三 炭爲生物諸基礎原質之一極富於化合能量故能由之化合成若干種

物物之由炭質化合者今
致其數已達十萬餘種又能爲一切生命之基礎

註四 設有此斷滅真空質射性之能即無復存在而世間遂無互助之事而萬物將皆因不能獨存之原則而失其生命然今生物之實際現象皆不爾故知宇宙間固絕無所謂斷滅空間與真正之真空而惟充滿電子無有間隙

吾友之譯羣也蓋欲明羣之公例於天下而俾人人遵是正則馴以致太平也余於譯羣微義得其旨焉其標羣學之界說曰羣學果以何爲界所謂仁義禮智信羣之界也又曰羣學辯論人已之界者也又曰羣學憑實義以求現象又曰羣有機之動物也消息盈虛不可據以爲典要也又曰士農工商各緣自業之心理而求羣學之正義是南轅而北其轍也又曰人惟能利他然後能利己故兩利爲利羣之大意也其標羣學之定義曰羣學者求其人已相互之學也又引美哲傑金克斯之言曰羣學者羣之原理之學也又引德哲閻果爾之言曰羣學者所以明一羣之構造及其發展也又爲定義之結論曰羣之爲義人與人相互之義也相

互後人類感應相生之義也總其名曰羣散而分者曰人人與羣相互有一定之關係有一定之組織然後羣學得以大昌也茂哉言乎可謂義貴而辭利者已可謂善得羣之正旨而善發羣之微義者已

蓋羣之體爲仁羣之用爲義羣之文爲禮羣之權爲智羣之實爲信憑此五常實義以求羣之現象而消息盈虛之而勿執其成心焉斯卽自他兩利如易所謂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者是誠羣學之正義也準茲正義以觀人已相互之變以原一羣構造之理以究人類感應相生之發展然後人與人人與羣之關係定而羣之組織正是謂羣學嗟乎羣學之眞諦如是焉爾矣吾友於是嚶嚶然而說之諄諄然而辯之綜大義於微言寓深心於譯語仁人之言其利溥哉非此之謂歟夫人以相待發用之公義既不能離羣而索居而今世界以失道寡助之危機尤不可不亟明羣學以救濟道德文化宗教政治事業學術既皆本羣而有爲羣而設苟不講明羣學則一切道德文化宗教政治學術事業其何所因依何所歸極

夫亦何所用之哉然則吾友此書此志實開道德文化宗教政治事業學術之源
泉立宇宙人生之綱領而尤今日人類所宜同秉以爲則以共講明之者也
吾嘗學易矣於其卦得二焉曰師曰同人師之象曰能以衆正可以王矣而其象
曰容民畜衆同人之象曰能通天下之志而其象曰類族辨物夫易言羣之體用
者也其曰師曰同人皆謂羣也曰正衆曰通志羣之義也曰容曰畜羣之事也曰
類曰辯羣之學也吾又嘗學瑜伽矣於其諦得二焉曰如曰中道如之義曰如諸
佛菩薩住而住如衆生等共有之清淨本性無二無別如是如實加持是謂平等
密印中道之義曰諸法緣生而無自性卽空卽假卽是中道緣生故本有不生性
相清淨無所不至全體通達更無染汙以是義故號爲普門總持三摩地夫瑜伽
亦言羣之體用者也曰如曰中道皆謂羣也曰如住而住曰如性無二無別曰平
等曰無所不至曰全體通達曰普門曰總持羣之相也曰緣生無自性曰卽空卽
假卽是中道羣之理也曰性相清淨曰更無染汙羣之德也曰如是曰如實加持

曰密印羣之學也蓋宇宙人生既無二致中之爲道豈有二端吾友此譯固亦即易瑜伽之義旨而足以作生生之準則立人道之楷模樹政教之宏基爲太平之先導有如孟子所謂正經以興庶民後王必來取法者也

嗟夫羣類之蕃競爭之烈學術之雜政策之勞禮教之壞風俗之邪盜賊之多民生之苦未有甚於此時者矣則羣道之宜講正此時所有事世有仁人能志吾友之志譯吾友此譯以相與講明羣學者乎吾其且暮遇

太歲在庚午仲秋之月臨川李登灼序於瀋陽北陵之東北大學文學院

譯羣微義

嚴幾道先生曰羣學者用科學之律令察民羣之變端以明既往測方來也故羣學民之大閑也古人之論易有言易變易也卦殊其義爻異其旨萬變畢陳象理叢載學者如入清廟日珩于尊彝幣玉體煩于升降盥奠耳亂于鐘鼓磬簫凡體之文樂之節且不暇品名況能因之以知其實乎吾于羣學亦然推之既往古之例不適于今測之未來今之例又不適于後易尙有象數可尋羣並象數而不可模也羣有蔽于理者謂之理蔽羣有蔽于情者謂之情蔽羣有蔽于學者謂之學蔽羣有蔽于業者謂之業蔽具此四蔽羣學愈淆不可治也

物之散在吾羣者曰物質物之聚在吾羣者曰物力質所以養吾羣也力所以攝吾羣也質力往復循環無端彌綸宇宙之間而不可須臾離也吉凶悔吝生乎動動者何羣情也羣情者何羣性之動也一氣判而陰陽分鐘之爲物得陽者剛得陰者柔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靜故不動不動則吉凶悔吝之故泯矣靜不能無動故發而爲善惡邪正愛惡睽合之情羣情動于中羣物應于外羣溺于情局而不能自制故羣之風俗習慣俱爲情所拘也爲羣設科欲以類萬物之情以盡其人情羣情益不得其利藪也

太極混融道函三材之象太極既判道寓三才之中是以三材有象而至道无形夫天運于上日月麗焉地載于下山川出焉人物生其間動植分焉莫非象也然則要其所以爲象者非道而何故道雖无形而見象即可以見道凡至神至蹟之理皆寓于可指可索之象象即理理即象也羣象爲質力二者所函寓以力而攝質使之合則爲羣化寓以質而翕力使之潛則爲羣離此消息盈虛之數也

風俗同氣候同性情同其羣雖常自爲戰而戰亦不過一朝之忿也故同則易合易合則他種之變化不能相侔是以名之曰初縉之羣演純陽象天象不止天而剛健之理可求純陰象地象不止地而柔順之理可得震巽以動巽之理象風雷艮兌以止說之理象山澤坎離以虛明流行之理象水火故羣象取其同同則爲羣演所外也

至哉變乎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无形者不變有形而後變最初之形形于无形互萬古而不變也泊陰陽判而變以生在天則四時變在地則五嶽變在人則四支五竅變舉天地人物皆囿於變而不自己而神則妙乎其中變也者其生生不息之理也自流而之凝爲一次之變化凝流集而散入於各分之形形又順應於外形形則變動無端是爲第二次之變化

故名之曰純縉之羣演時有降汙道有升降政有損益蓋將日異而月不同推而至於百千萬年之後其變有不可勝紀者矣據會要觀玄妙使天下之人應時不倦既成萬物而參贊化育此窮變之道也

物來先覺事來先知此吾心之虛靈不昧者也吾之虛爲欲所熾則吾明不夾也吾之靈爲利所擾則吾性不靈也故辨妍媸不若鏡別輕重不若權且昭然一定者猶不易了然况是非吉凶儕伏於幾先其趣舍異軌欲決疑似而斷羣惑非有一定之科不足以爲律也羣變化不居者也雖名之爲變化必有定律而後其變化方得成體自宇宙以至於至幽至微之境循其所變之迹求其不變之方羣律之原義也羣星變者也恒星不變者也羣系變者也日系不變者也羣軸變者也地軸不變者也羣機變者也無機不變者也羣質變者也凝質不變者也羣類變者也性類不變者也

化同與化分兩律相合則成爲變律不儘使畫而之分又可使流而之凝也故羣化同惟民有極故羣化分惟民有離極者盡其自有之性也離者失其自然之理也自有自然羣之界也何謂自有不假他之變化也何謂自然不受他之變化也其分與凝不過體之變化耳性理不易

者也自其汎而觀之萬變萬化皆本於一性一理也爲道日損損至不可拆也爲學日益益至不可窮也

五行同受命於造化五行深成純是一冶鑄也五行具呈純是一資助也故綜五行者必須以四時之序與其言生也不如其言傳也與其言克也不如其言配也故物質愈傳而愈歸於奇愈配而愈歸于雜雜所以進也奇所以化也一奇而併于二奇則謂之雜雜之體一也衆雜而合于一雜則謂之奇奇之體二也單陽不足以生故陽之中有陰單陰不足以育故陰之中有陽陰陽五行之母也陰陽旣雜而非奇五行又奇而寓雜矣金之中有水水之中有土土之中有木木之中有火順之則生反之則克也一生則變其質再死而易其形所謂進也即所謂變也生生不已變之無窮也

化學六十四原質其質五行之所變化也五行陰陽之所變化也人陰陽五行之所變化也變化無窮故羣義亦無窮雖無方程之可推演而盈虛可揣也雖無系察之可分別而消息可通也故變化爲羣學之公例而消息盈虛又爲變化之公例故化學雖化之無可分而其原質則一也明消息盈虛之理則羣學思過半矣天地之變化不可以其形迹而測其增損成毀也有

息之而乃以消之者有消之而乃以息之者無有故常而後藏用密也

生生不已造物之所以爲仁也亦造物之所以造萬物也一純之體每使之雜衆雜之體又使之純植物一本也而衆葉扶疏動物萬殊也而一性簡易證金克木以刃之伐木則水潰火焚不常壞木矣證木克土以草樹之根蝕土則凡孽息其中者皆傷彼者也本土致養於草樹猶乳子也子乳於母豈刑母耶證土克木以土之壅水則不流是絲得生五行之性而何言泊亂土壅水水必決土劣於水明矣證水克火以水之熄火乃火亦熾火矣非水之定勝也且火入水中而成湯彼此相函而固不相害也證火克金以冶中之銷鑠曾不知火爍金流流已即固無損固不似土藐水潰之能蝕金也相生相克皆所以互爲同也一物不能全蝕則必有離焉衆物不能全離則必有蝕焉故五色皆白也五味皆淡也五聲皆空也變化亦不過神其用耳知見之所自生非固有非固有而自生者日新之命也原知見之自合資於見聞見聞之所得因於天心之所明著與人心之所先得人心之所先得自聖人以至於夫婦皆氣化之良能也能令古今人物爲一體者知見之所得皆天理之來復而非外立者矣故知見不得不立也立其誠也立其誠則外力之所加亦同於化分力之自加也化分之自加爲衆變化之母也衆變

化之母皆就其吾所知見而立也知見之所不能立其變化吾不及知見也變化力所以資日新之先也凡一物之所合雖因於自力之所生然非變化力爲之混合其集合之力亦微也

有分必有合有集必有離此質力之公例也兩律各起于其端使東西相距等于平則兩端皆可引之成圓徑故分合集離不可以爲兩義也故分也適爲其合也集也適爲其離也然集合又常於不同類之物而得其變力也分離又常於同類之物而得其距力也是物質各自相引而化合也非必有主宰耳提而面命也羣理之作用亦各自相引而已

人皆務於救患之備而莫能使世之無患今使無患易於救患而莫能加務焉人羣之患曲而不得其平也倚而不得其衡也故欲救其患莫若使之平衡也得其平衡而羣不加務也平衡之比例有三彼此各以其原質爲加減其原之質數有定率此之謂定比例羣義無論若何變化而不能去其人我之界以爲定率人我得其平衡羣道大同也此原質與彼原質化合成比例不一而有等級故所成之各物性雖大異而其額數可考而知此之謂加比例羣義以愛力相引而成羣故愛愈深而羣愈大羣無論其相引之力若何而不能棄其人我之平衡故羣道以仁義爲本根也設有此原質甲彼原質乙丙丁使之化合其定率則乙丙丁與甲化合之比

例即乙丙丁各自化合之比例所以原質爲相化合之定率即可因數表明其比例此之謂等比例羣無分其文理總而指之曰人則其飲食男女之比例無相差也無論羣之化合若何變遷皆可以數明其比例此心同此理同人情不相遠也平而觀之羣義皆靜也衡而觀之羣之生滅皆進化之道也羣之能成科亦因此理耳

凡有形之物無不生滅者人類之羣有形之靈也故以生滅爲進化之機生滅又進化之反動力也一生一滅則不能平進而無阻故以循環得其度也生滅者各體受他力不平衡之損益其本力愈激而愈動愈動而愈散有機之體所變常速無機之體所變常徐故太陽系較久於他物系也

孟子言政治以一治一亂爲公例實爲羣學循環之理也史之所書傳之所紀吾所據以爲比例之差率者不過其見聞所及耳而吾聞見之所不及或生于彼或滅于此以爲適然耳其究竟神聖不能測其原由也

洞洞天地渾沌爲樸未造而成物謂之太一同出于一所爲各異有鳥有魚有獸有蟲謂之方物方以類別物以羣分惟命不同皆形于有隔而不通爲一物分而爲萬物莫能反焉故動而

謂之生死而謂之窮皆爲物矣非不物而物物者也物質力所成也質力彌于太一相激相盪日見其增而不見其損也總而名之質力而已質力又氣之化也

氣不可思議者也就空間言之則無垠域就時間言之則無始終化之爲質地水風火也化之爲力動羣攝引也欲知質力之何從化分何從化合雖有巧算不能窮其源也故易學羣學同終於未濟明其不可知也非真不可知吾智有所窮也吾智之所知皆非物質之本相也

以上所著皆斯氏自述其羣學之大意而與羣學肆言別行者也不佞略更其章句而命曰微義並參以吾國之易象此羣學之端倪也以下則不佞自撰其義與斯氏之書間有出入也非敢持異同於斯氏不過愚者千慮之一得耳

羣類有語言所以傳意也羣類有文字所以達性也文字語言皆羣類之聲也聲律有凡例亦可證羣之公例也

一空氣之傳聲猶水之傳浪也聲往而空氣未往浪往而水亦未往也皆質點往來盪動也羣類之進化亦不過互相盪動而已非能自主也

二聲之傳聲非直透空氣而過也祇使其質點往復小動以成聲浪而聲之行過矣羣情之

感動有出於思議之外者彼方以火食爲養胃此則以生食爲養血也往復小動以成羣
浪羣皆隨聲而變也

三聲與傳聲之物其性有四一曰大小此羣智之不同也二曰遲速此羣情之不同也三曰
凹凸此羣義之不同也四曰重牽此羣心之不同也故入人之國聞聲而知變羣之進退
也有驩虞之聲而主民治有殺代之聲而主民亂有怨感之聲而主民窮有悠遠之聲而
主民富故民聲所以道民情也

四物質傳聲之速率亦依其質點之位置木質得聲之速六面各不相同民聲所達民情亦
依吾民之位置而各傳其速率也

萬物非水火不能生使宇宙無太陽則天地毀也人類無元氣則支絡裂也淮南不曰爲仁者
必以哀樂得之爲義者必以取予明之目所見不過十里而欲徧照海內之民哀樂弗能給也
無天下之委財而欲徧瞻萬民利樂不能足也徧瞻徧照皆光之力也光之力有常例皆羣之
例也

一物之光者一曰外景日與火是也一曰內景金與水是也外影者射影生光陽也內景者

光能含影陰也羣義有內景羣之自動力也羣義有外景羣之借動力也陰陽之消息盈虛皆羣動之本光也

二光近則顯而濃光遠則質而隱亦遠差也但光力勝予色羣道之遠差亦恒視羣光之逼近耳羣光者何吾羣自動之熱力也羣之引力光之正析也羣之術力光之反照也四光以形爲體以明爲用體之光必濃于其用其射物者用也

三光體受光而發於他處正對則正發與本光體合一而不見斜對則斜發與本光影歧分而生明其發光有大小或由體形不等或由遠近生差羣之光改新之力也正對則其阻力必大斜對則其阻力必微因所折然後同也阻力之所轉利於一時者必不利於方將合於微小者必不合於朋碩是一物方亦有一物之光力爲之隨時改其制也羣差亦由於光之遠近耳

四兩光體同照光複處必深而各體之本光不亂羣演之界說曰羣演者闔以合質闢以出力質力皆由純一而爲錯綜也故互相含相劑爲變者也使變之光兩光相含則羣演之近必深而羣之對景亦自有其本光也

羣學分兩種義化合所以極其大也化分所以極其微也羣以人類爲原質人類有氣質以陰陽五行爲變化者也人類有流質古今中外之變遷周流而不居者也人類有定質飯食男女一成而不變者也人類有雜質以各物相誠互爲引攝而革故鼎新也人類各質所化合而成也羣之公例以質之變力爲比例此莊子所謂機知也

一物質在體界之內其愛力甚大養出體界之外則愛力全無故人類以能愛爲合羣之原理其與吾之體界同者則愛力較深見牛羊之死而不忍殺鯨也其與吾體界不同者則愛力較淺拱把之相持莫知其所所以養之也

二同類之物不能顯愛力鐵二塊或流黃二塊或銅二塊自相切並無愛力若硫黃與鐵或硫黃與銅愛力即顯男之於男無所用其愛也男之於女非愛則無以爲生生之道也使萬物而祇有一原質是永無愛力且永無人類矣

三顯愛力而化合之後物之形性全改如硫強水化銅則得藍色半明之質硫強水化鐵則得淺綠色之明質人類與他類相化合其形狀有不可思議者久竹生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于機

四凡作雜質有用原質並合而成者或有雜質之內本具數質再用原質與化合即使一質
離開此原質代之而成者故小經之民久居而不與世界相通其人類必絕也原質不能
自生必配雜質而生人類事非純一而成羣也

佛說有他心通電氣之謂也電氣一抄工夫可行三十六萬英里自太陽行之地面亦不過四
分十五抄耳心居人之中央衆血聚流之所謂電流是也故以吾心之電通他心之電爲羣
學所必需也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各近于實義設于適是之謂條達而輻持也

一其一其已摩擦而得者爲顯電其未摩擦而存者爲隱電遇同者相驅不相喻遇不同者
相喻不相驅也故羣義以不同相遇爲近化之原理此所謂黃白同種而生智慧也電之
過去吾識也電之未來吾慮也電之現在吾思也天地古今以此而成天下之齶齶以此
而生其際不可紊其借不可遺

二容同性電氣之二球與二球心相距之平方有反比例故羣學以同性之羣與異性之羣
相引相推其力有不可思議者

三傳阻電氣各質阻力小者居前依次遞大次序不無小差電氣之傳阻乃同性之兩極而

公理相同阻力小者謂之易傳阻力大者謂之難傳世二性也羣之進化亦視阻力之大小而稽其遲速

四體內窮電氣之數與所現之力無定比因同法同數容電氣體之間所有附電氣力之大小不能空則電氣數電氣濃或體之相距不同而附電氣甚繁故也羣之電數亦以羣之附電氣力之大小而不得其定比也故羣學之定率每有非吾人所能意測者因羣爲衆電所集故附電力既足左右吾羣而羣之推力引力各以電之正負爲定率也

以物質詳其精神古之科學所不許也羣學集精神之總以爲匯也君欲爲科學開一先例以物質之公例而推演精神之原例殆亦莊子所謂無始之始也物質有傳力返力折力推力阻力引力攝力愛力精神又何獨不然耶故羣學辯論人已之界者也已所勿願勿施於人仁也已欲立而立人義也節文人已之界禮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智也定身以行事信也羣之現象無過於此五倫也

仁從人從二二人相偶之謂也故推己以及人仁之端也天之生人有大我吾同類之人也有小我吾單類之己也有我無人楊子之教有人無我墨子之教兼人我而各得其分孔子孟子

之教羣學故以仁爲第一界

義從羊從我羊動物之能羣者也羣中有我是不至流爲墨子者爲人故反人而求諸己義之端也法言事得其宜故謂之義國語義者謂宜在我也是義者有宜於人我之意羣學故以義爲第二界

人已之界旣分而節文人已之界者禮也故荀子曰禮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綱紀也人而無禮父子亂其序也君臣亂其倫也夫婦亂其類也朋友亂其次也故禮序尊卑之制崇敬讓之節也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防也所以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爲之節文也故羣學以禮爲第三界

智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若明又曰智者心之府也謀疏其吾羣也仁而無智以別之從井救人自溺其身也義而無智以別之以兄之食爲不義之食出而哇之是不能自充其類也禮而無智以別之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而不援之以手是不達其權也信而無智以別之其父攘羊其子證之是拘患傷其類也故羣學以智爲第四界

古語云信中也言以相中束使不相違也故民約一不同使吾羣之自相中束也凡散羣居無

類者也既明其界又節其文且定其是非期果而不失言當而不便羣道大備矣故羣學以信爲第五界

譯羣疑義

一羣學不能明其始終天地何時而始何時而終無一人敢爲之界也

二羣學不能明人類之原本先天地而生乎以陰陽五行相激盪而成耶何萬類類各別其形而人爲最靈也以化分化合自爲分合之原質使愛力攝力得爲配合耶則範爲人者適用何例範爲物者又適用何例後天地而生乎緣於各種變化而適逢其會耶則人爲萬物之靈其靈又何人所賦界也緣物質在體界之內而人爲其愛力最大使之自成爲人耶則人何以不能同他物合而爲化合之形也

三羣學不能明人類最終之衡平以今之言羣學大意者約分四類甲 To each an equal share 人各得其所分也乙 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needs 人各得其所需也丙 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deserts 人各得其所欲也丁 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labour 人各

得其所業也人類既有智愚賢不肖則爲性有不齊也性不齊而人爲之平適得其反也天

地生物祇有此數每人謀充吾之分則物質所不能也人各有所需有所不需然後物得其平羣趨於一之所需供必不能給其求也語曰人欲如海莫得其際欲滿各人之欲天地尙不盈其數而况人乎子產濟人於溱洧所以濟民也業必有所障同業或各競其技藝業或各競其流人欲求其業而當於各人之分是勢所不能也

四羣學不能明人類智慧之平等職業之平等人類之不齊由於智慧之不平也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所謂不移者秉受於天之厚者則得智慧獨厚也秉受天之薄者則得智慧獨薄也曳車之夫教之讀書百遍而不能上口絃誦之士使之扛木十舉而不能上肩人各有能有不能也余家蓄一婢掃地拂塵淘水淨室皆勤於他婢余妻誠使之念佛號若南無阿彌佻佛六字三年而不能成誦也語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之易知之難也知迺智慧之事也智慧有高下故職業有貴賤峻宇彫牆毀瓦畫墁不能同一價值也

羣學命名

索西奧邏輯 Sociology 其字始用之孔模其初不過研究人類之利益而已斯賓塞爾迺定之爲科學並爲之界曰民聚而有所部勒祈嚮者曰索西奧邏輯而吾國字書曰邑人聚會之

稱也從口有正道也從卩有法度也日本初譯爲世態學近又改譯爲社會學社會二字見於宋程明道行狀又見近思錄但中國之所謂社會鄉人自立爲社而聚會之也嚴先生復引用荀子民治有羣羣也者人道所不能外也羣有數等仍較旨譯爲安羣從尹從羊羊動物之能羣者也能羣而又有入爲之尹此羣之秩序者也與西有部勒祈嚮之意義亦同故定名曰羣學

羣學定義

羣學者求其人已相互之學也古之學者或以爲國家之總名或以爲家族之聚名德國之政治家摩爾則以爲由門閥而傳替之世家或由職業而組合之世業皆謂之羣羣即人民之分也美國之經濟家薩姆拿則以爲羣乃分業協力之謂也不必以人民之衆寡定其程也羣則以一家族明其義也譬之夫婦同居而有子息夫則經其業於外婦則經其業於內分其工則謂之分業合勞則謂之協力羣之道由此興焉斯賓塞爾亦力主是說故羣即分業協力之定義也

近世羣學家迺謂羣之義包羅萬有之謂也羣爲人民之分固失其真羣爲分業協力之集亦

失之隘今之最新之羣義有二

(一)美儒傑金克斯之定義羣學者羣之原理之學也

(二)德儒閔米爾之定義羣學者所以明一羣之構造及其發展也蓋羣者羣類各相互爲用也羣學者由生學性學歷史學而研究其方式之學也

故羣之爲義人與人相互之義也相互後人類感應相生之義也總其名曰羣散而分者曰人與羣相互有一定之關係有一定之組織然後羣學得以大昌也

羣學與諸科學之關係

論羣學之總義約分三類

(甲)羣學者綜合各科學之總名稱也主是說者爲美儒斯哥模德儒馬格里克比儒朱素爾刀斯迭諸氏以爲綜合法律政治經濟歷史宗教等諸學科一言以蔽之曰羣學是羣學乃一學之總名也

(乙)羣學者總括各科學之學網也主是說者法儒孔模氏以爲羣學萬有學之一種也各種科學又有羣學之各類也如法律經濟政治等科離羣學則不能成立故羣學爲總括

各科學之學問也

(丙)羣學者不偏不倚之科學而爲諸科學之衡平也。主是說者英儒斯賓賽爾氏以爲綜合既失於空渙總括亦過於泛漫蓋羣學本離諸科學而別爲一科各科學賴羣學而爲之衡其得失也。然各科學皆有公式則羣學之公式不過人類之正義而已。

羣學之有界說以臆度之而已非有公式之可按也。謹區別之如左。

- 一羣學不可以數學爲比例。數學有定率羣學不能有定率也。如人口問題說者每謂二十年加一倍此數也。非羣也。羣之種類有變遷羣之時候有變遷非可以數計其定率也。
 - 二羣學不可以哲學爲想像。哲學每由論理以求對象羣學則憑實義以求現象。今日之羣非昨日之羣所可推擬。後日之羣又非今日之羣所可反比。羣有機之動物也。消息盈虛不可據以爲典要也。小己之私德即爲大羣之公敵。大羣之公利即爲小己之私害。哲理之所謂是非善惡而於羣道有大相逕庭者矣。共產一義質之哲理亦未可盡以爲非也。
- 施之羣道有不可終日之勢也。

三羣學不可以心理學衡其曲直。積一人之意識以爲羣之意識。析羣之知覺以爲一人之

知覺想像與現境有不可同日而語者矣。農人欲雨而不便於行，客船戶欲風而不便於平，民士農工商各緣自業之心理而求羣學之正義，是南轅而北其轍也。

四羣學不可以生理學定其標準。蜂蟻皆能羣者也，不可以蜂之支配而爲羣之儲能，也不可以蟻之行陣而爲羣之兵法也。烏能孝，犬能義，羊能仁，不可率人而學禽獸也。達爾文進化論馬客思人種說以動植物爲人類之比較，皆不明羣之正義也。

五羣學不可以歷史學爲推演。歷史學所以紀載上古今之羣也，但東方之史學不過叙家世而已，西方之史不過紀戰爭而已，欲求羣之若何進化，若何變遷，若何慎終追遠，而成今日之羣，決非今日之歷史學所能得其詳也。故羣學之未明於歷史學傳記之效用，亦不能條分而縷析也。日本有賀長雄氏論日本舊時歷史之弊，有四：一不詳書契以前之形勢，二悞事實之種類，三悞事實之輕重，四悞事實之原因。此乃各國歷史之通病也。六羣學不可以法律學爲典要。古之學者論法律以爲羣類之規，基於自然法，所謂世間自然之天則，法律不能合此天則者也。如以刑法觀察罪人，以單獨孤立之現象論之，則將施之以慘酷之刑以爲懲治凶惡之必要，又如爲財產之保護，則富者得巨利而益富，貧

者無資本供勞役而益貧富者金錢固有限制貧者蓄怒而思變今之法律皆羣學之蝨賊也

七羣學不可以政治學爲從違政治學無最善之策也孟子曰春秋無善戰彼善於此而已試考政治起原之各說或訴宗教之信仰自天以下皆天之子作之君作之師君師皆天所命也故宗教之神權恒依帝室之威權以爲屈伸不料君有時暴虐師有時昏曠君師均不足以爲吾民之託命吾民得自爲君師以自衛此十九世紀之中聖君賢師之說一蹶而不復振也或訴契約之空想英之霍布士法之盧梭孟得斯鳩皆主斯義者也其意大抵以國權之成立盡於吾民之意以爲善惡也何以覘吾民之基意由於吾民各有主權而互爲契約也然契約果爲全民所立抑爲全民所守之一大疑問不過二三政客操縱其間也或訴強有力爲政治之原則此根據歷史而立論也政治之是非以戰勝爲定評也勝者王侯敗者盜賊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也莊子論田成子之盜齊曰所盜者豈獨其國耶並與其聖知之治而盜之世論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知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政治

聖知之淵藪也強有力政治之戈矛也故曰強有力一盜也政治盜之聖知也以政治爲羣學之原則是資盜糧者也吾故曰欲治羣學必清其源政治學羣學之盜賊也

人羣學不可以經濟學爲要素經濟爲吾羣生活現象之一種也自英儒亞丹司密氏倡利己主義以爲人生決不能依賴他人以營生活故陽他人之利欲陰達自己之私圖者乃人類之公情也在亞丹司密氏不過就一方立說故以利己主義著富國論不知吾羣以利益交換爲相互之義而已不能以相互爲買賣之論也人人利己則人人有己而無人是人相食而不復恤也人惟能利他然後能利己故兩利爲利羣之大意也亞丹司密氏復以同情主義着道德論所以濟利己之窮也

是諸科學均不足爲羣學之界耶羣學果以何爲界吾前論所謂仁義禮智信羣之界也羣義吾既詳且盡矣不復贅一語

中華民國十八年歲次己巳元月十五日寓庸書於敬勤室之西偏庸園東窗

斯賓塞爾哲學交言原羣目錄

原羣

羣學發凡

第一章 純善之羣演

第二章 主宰之羣理

第三章 緣知之主宰

第四章 微知之主宰 大原

第五章 微知之主宰 原人充體

第六章 微知之主宰 原人情緒

第七章 微知之主宰 原人智能

第八章 基惹

第九章 意之生滅

第十章 意之寢夢

第十一章 意之迷罔失覺昏昏狂及其他無神

第十二章 意之死生

第十三章 意之魂魄精神

第十四章 說他種生命

第十五章 說他種世界

第十六章 說無量天

第十七章 釋自然之暴卒癱瘓痿癱病死

第十八章 釋吐納星卜符咒巫祝

第十九章 釋聖壇宗廟祭品戒食齊盛郊社祝詞禱師

第二十章 釋祀祖宗

第二十一章 釋祀偶像祀雜物

第二十二章 釋祀禽獸

第二十三章 釋祀草木

第二十四章 釋祀天

第二十五章 釋一切神

第二十六章 釋物之元義

第二十七章 羣衍

羣學疏義

第一章 何謂之羣

第二章 羣所以制分

第三章 羣演

第四章 羣儀

第五章 羣業

第六章 羣正之叙

第七章 羣維之叙

第八章 羣區之叙

第九章 羣常之叙

第十章 羣制與羣法

第十一章 羣之變化

第十二章 明義與撮要

家道

第一章 明倫

第二章 論父母子女倫中之理

第三章 原男女性之始

第四章 論同類與異類婚姻之始

第五章 論男女相轍

第六章 論一妻多夫制

第七章 論一夫多妻制

第八章 論一夫一妻制

第九章 論家制

第十章 婦德

第十一章 少儀

第十二章 論家道古今之差

禮儀

第一章 由儀

第二章 車儀

第三章 凶儀

第四章 贈儀

第五章 賓儀

第六章 拜儀

第七章 衣儀

第八章 名儀

第九章 服章儀

第十章 品類儀

第十一章 時制儀

第十二章 論禮儀古今之差率

政典

第一章 正名

第二章 政典制分之綱

第三章 政典積分之理

第四章 政典異分之宜

第五章 政典之程序及感應

第六章 政典之元首或謂之長或謂之王

第七章 聯治之元首

第八章 議政之官

第九章 議制之民

第十章 建官分職

第十一章 都鄙之政

第十二章 軍旅之政

第十三章 司法行法之制

第十四章 法制

第十五章 產業

第十六章 財用

第十七章 羣之兵制

第十八章 羣之工制

第十九章 論政典古今之差率

宗教

第一章 教理

第二章 論藥師祭師相同之理

第三章 論祭師之職所以奠終

第四章 論家嗣爲祭統

第五章 論政教之相似

第六章 論祭師之起原

第七章 論一神雜神之祭師

第八章 論教宗之祭師長

第九章 論教宗之制所以拘羣

第十章 軍權之祭師

第十一章 民權之祭師

第十二章 釋政教之異

第十三章 論無教宗

第十四章 教宗之沿革及迴向

第十五章 教理之沿革及迴向

職業

第一章 職業大意

第二章 醫藥之師

第三章 音律歌舞之技

第四章 講官詩人伶工劇曲作者之流

第五章 記傳史乘之士

第六章 科學與哲理之分

第七章 司李與法士之別

第八章 教習

第九章 搏植之工

第十章 刮摩之工

第十一章 設色之工

第十二章 論古今職業之差率

民極

第一章 序言

第二章 專業與分工

第三章 生財與襲義

第四章 生財之輔義

第五章 分工與達性

第六章 分工之輔義

第七章 交易與濟世

第八章 交易之輔義

第九章 專制與共和

第十章 工業制度

- 第十一章 家族制度
- 第十二章 封建制度
- 第十三章 均同制度
- 第十四章 工聯制度
- 第十五章 農奴制度
- 第十六章 世僕制度
- 第十七章 民約制度
- 第十八章 兩聯民傭
- 第十九章 兩聯民業
- 第二十章 商業組合
- 第二十一章 共和主義
- 第二十二章 合羣主義
- 第二十三章 未濟

斯賓塞爾哲學及言原羣目錄

第二十四章 定論

哲學交言

原羣

斯賓塞爾著

苛儒荅輯要

饒孟任翻譯

羣學發凡

第一章 純繕之羣演

案此章所譯之繕即俗譯有機考左傳征繕以輔孺子註治也莊子曰繕性于俗崔譔曰繕治也英文曰 *organism means by which anything is done* 質言之百事都備也與中文之治義無差故曰繕羣演即嚴譯天演因赫胥黎所著偏于自然之進化此則重在言羣故曰羣演

吾書原微于羣學分三種義一曰未繕之羣二曰已繕之羣三曰純繕之羣此則伸言其第三義也

純繕者學以求復其初思以求致其明彊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餘其道幾矣常變錯故百事拚質文形故善否著養育盪故萬物纏縣之者權也平之者衡也持其權以維其衡則衆類相運以求其一己之繫轅兼制而博用之也

蠹也蟻也物之能羣者也其所求者瓦之間隙屋之翳蔚也與一舉而有千里之志德不盛義不大則不至其郊相棄不知幾何也故曰雜類之能化其羣不如循類之能飲其羣也雜類之爲羣也無自治之能無經緯之端無族系之繁無別宥之量因之以曼衍者不過同母相禪而已

其進而爲有脊之倫也執留之狗成思蟻狙之便自山林來獼能知水之高下烏能博愛而莫遺其親

上兩句取其文之使而以爲偶耳東哲曰獼以獼爲婦可速類而及之

皆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

若夫其爲人也聰明睿知給數以敏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弛方且緒使而拘絃方且應衆宣而未始有恒此吾羣所以爲治亂之率也

案由若夫其爲人以下與莊子之意相通故采用其文以錯綜之

欲其羣之不還秩也欲其羣之不反君也欲其羣之應薄杆患定以持之也非其羣之品有以相體則其羣之倪不能與之相靡也

陰陽之相蓋也四時之相代也草木之相理也禽獸之相片也皆足以爲一羣之主宰而隨序以相使也吾每見小己之外形則知一羣之幽攤矣進而窺小己之情緒則知一羣之資陶矣再迫而綜小己之性靈則知一羣之神明定羣矣吾故曰羣之合也由於私之整也非私無以合羣非羣無從整私此其羣理之一也

山居而谷汲者其氣清也澤居而水飲者其清神也餒之以其類分之以其觚故覘風俗者必於川山之靈晦卜之譚學術者必以氣候之寒燠徵之荆有吳松文梓而民多智商有玄鳥黃龍而道以昌此又羣理之一也

凡一羣之進也非其躁進也凡一羣之平也亦非其驟平也徹志之勃解心以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分功所以飲治也分功不足以致遠也然而羣演之由於分功亦儘矣

夫羣者貴其有循而體自然也自然所以羣始而測深也有循所以參事而要中也有循之威權爲自然之矩範自然之因革爲有循之成誼故曰質幹在乎自然華藻在乎有循二者相互

以爲用也相互以爲用則互成以爲新也

神動其變精以思慮謀合其道精以立正一羣之容量一羣之建設其變則互相倚伏其適則互相推演率民而伐所以奮發其精神也交易而市所以溝通其往來也

經幾何委積而成俗曲期也經幾何變亂而道行志通也質之奮矜心之象道各緣其同異各諭其兼別以期累實也累實而麗名麗名而鑽精鑽精而倚神皆意料之所難能也

吾然後窮藉其工宰之原也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其名之眩辭其羣之誘象皆可得其大凡也稽其實之同定其數之異又非散羣之可徵也

第三章 緣知之工宰

案原名質譯謂外面的經理不惟不足表現著者之意即讀者亦不知此何言也西文每有一字含極多之意義而中文一字萬不足以了之工宰二字出荀子謂工能裁物宰能主物也

虎豹在於囊檻鳩鴉在於纏繳無所謂緣知也無所謂工宰也緣知由於外鑠工宰由於支盈前之比量不如此今之似量亦不如此久而地理以均調之天象以覆疇之生植種以刻彫之

整及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此所謂至神也

察性知命原始要終而吾人生之所賴以抽緒者必有相當溫度以推盪之也此工宰之所以濟民不繹也此緣知之所以昏明參中也生機之高者其包軫必廣生機之微者其入蕊必纖故比較其溫度而所範圍者狹也人事不可以奪天考匠不可以窮化一羣之所以爲生衆生之所以爲羣地寒者萬彙皆瘠地煖者百草怒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

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物而收藏之皆陰陽氣候以爲工宰也日以繼日以繼年或整飭焉或參差焉得入之心而爲之化得羣之則而爲之經直觸其類使不成德蒙極其修使不同務疥騷由於水濕肺炎由於土蒸衆彙齊畜而不知化此之謂本根可以觀其化矣其動也紛乎吾莫知其貫連也其變也宛乎吾莫知其揣藏也故同通天下一氣耳臭腐化爲神奇神奇化臭腐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瀉鹵之壤其民堅勁葆澤之壤其民輕直吾可得其比量矣

由其氣候以徵其地員也四施之土其水白五施之土其水蒼故度地之形而知國之強弱焉別地之制而知人之利養焉或爲之推盪或爲之阻止皆於一羣之消長盈虛有相屬也吾然

後知居住之可以範吾形而不化以待盡也譬之小民衣食不足以聚生計不足以留地之不毛者童然而無以薪人之披髮者熱然而無所羨棄隸者若棄沒塗知身貴於隸也知身之所由供給人利然後知羣演之所由成知羣演之所由成然後知地利所由供給人利知地利之所由供給人利然後知毅力之足以強制羣演也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和喜怒之節使儘囿於一方世俗竟而味一羣大同之功則非所以進化也地理之捏擬地質之臚湊噴以牙者童其角擡以翼者兩其足無角無翼材以道德比羣情之所以大著羣理之所以顯施也吾迺證之尼羅江流域焉厥土自墳海濱廣斥而人文因之蔚起物質因之化醇也且夫羣演吾所得而推繹者由彼道也而節於物之所必需亦由此道也而趣於天之所自產故曰衆業之發展由於此土之肥足以容其衆由於此衆之智足以建其羣故又曰地力之發展則廣藉植物以爲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者與植物宛轉相互而成也植物之品有種種因以爲羣演之果祝餘食之不飢迷穀佩之不狂操有用之具而託於無窮之利有植物之壤足以助羣演之進無植物之壤足以阻羣演之進術家之業本於聰思伎倆之業本於事能智意之業本於原度精微之業本於順化吾常考其羣之所爲業者然後知植

物之有益吾羣匪淺矣曷不觀乎阿達曼羣島乎在孟加杜海灣內環島皆爲海所淹如諸生之枯藁如筋脈之流通沈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勁而清故其民又閒易而好正水生植物植物化羣故曰植物者羣演之本也

動物亦可徵羣演進化之程序及其品彙矣鴛鳥之山每宜女子馬腹之獸每效嬰兒故進化之羣動物同其性靈退化之羣動物被其凶頑燒山林求羽毛而爲衣焚浦澤求皮革而禦武教之獵以爲積餘藏羨教之牧以爲資生疇蓄此動物之有益於羣而足以爲羣演之助者也印度及非洲茂木叢林輒生異類食肉如驅羊之狙爬蟲如鬻牛之蠅毀巢如負雀之鳩害牧如食象之巴原名非洲毒蟲特借以得之此動物之有害於羣而足以爲羣之賊者也故曰動物者羣演之本也吾述此章已詳盡矣綜名核實略得其凡已非一年之力所能深耕而熟耰之也若欲逮其源則有待於異日耳

王更重言以申明之古所謂羣演也不過一鄉拘泥之習俗耳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羣演愈進而殘暴愈甚也

第四章 徵知之工宰大意

案此章至十三章皆言心性識之學羣學之所謂徵知各學之所謂內籀也

緣知以推其外榷之環境也徵知以捉其內獲之繆持也券外者志乎期費吾將備物以將形也券內者行乎無名吾將敬中以達彼也上古之民行不知其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同其波非今之人以利害相機者也

吾求之歷史之所謂原人者其才足以運量其智足以往資而其種之所由存亦惟其才與智之所賴也吾更求其才與智之所謂物際也

第五章 徵知之工宰原人充體

夫種與種之相爭利也原人不過埴井之樂化人實有趾泉之能速類而及之比量而衡之平均之數相差遠矣古之時充體之微器具之蠱是直用管闕天用維指地也及其猛獸洪水之爲害仇寇兼並之務疆然後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聲色則凡沿舊文者舉息械用則凡沿舊器者舉廢力全則不能弱也德凝則不能削也是今之所謂羣演也

天下有常然賤種則昧其常然小惑易方大惑易性疆者害弱而奪之衆者暴寡而譁之寡者爲其力不足弱者爲其智不周故或挾筴而逃或藏獲而奴天下之悖亂而相亡不待須矣

有常然斯有常性彼所謂賤種者耕而食食不能依其常也織而衣衣不能依其常也堆塵以毀體血食以傷生夫既奪其恒產則必失其恒給也夫既失其恒給則必距其恒平也人不能自供其良求斯誠謂賤矣

營衛之碩茁也筋絡之堅勁也進化之民每核擊有餘撲野之民每脆弱不係彼固不足以疆也則何以圖存彼故不能以自久也則何足以保類氣體之充也氣餒則體不充體不充則義不集生于其心害于其政發于其政害于其事故曰有治者與無治者絕不相屬也

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形戮者相望也吾不解斯民至何以能忍受此殘虐也精神之痛苦性命之爛漫天下脊脊大亂而受之者並不櫻其心也殆知覺之有所激盜而形體亦爲之墮落耶

原人之爲化也謀之其臧則其是違謀之不臧則其是依故于其進也不如其退之速也于其成也不如其敗之戾也辟違而不愨程役而不錄此終爲進化之阻也歎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故遲滯者不足以有爲也困難者不足以有恆也

第六章 徵知之工宰 原人情緒

夫原人之於情緒也，縊性以求復其初，滑欲以求致其明，莫然耶，偶然耶，吾於原識篇已詳言之矣（二二八，一七六，二五三，二七九，二八三，不識）知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覺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原人之始，知不如化人之直覺也。故其思慮之純粹，守而勿失，神質之圓融安而不順也。今之所謂羣之學者，或觀其分，或綜其合，然後有以考其距離之率矣。

情緒之由於感動也，莫之爲而常自然。雜道以僞從德，以行原人之反自然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枯，所以滯澀而不流行焉。起伏之不定，濛濛之無恆，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情緒而復其初。則一羣大道之行，無自而可也。夫情緒者，吾一性命之工宰也。時不可止，道不可壅，百官因以聽命，四支因以養真，皆總其成於無形，數其分於有形，是謂反衍暴亂也。凌雜也不能莊嚴也，其何以達於理，其何以明其權，故曰原人難治，非虛言也。

其感動力之相聯屬而反向力，又每爲距離也。故禁止情緒之所爲，祈嚮者則在人所不經意之處而定其要需也。共利之之爲欲，共給之之爲安，致命盡情，此之謂照曠未來之惡，所以攫人之心者，皆苦樂以爲究竟也。苦樂亦非所以遂羣生耳，無活潑之思想，則無踔厲之精神，無豁達之聰明，則無光明之心境，其撓也適也，所以爲挈也。

其情緒之祈嚮所以破裂而不能以義自防者由於惡治之趣操範於一己而不能自解也然所倪於知覺者鮮矣衆情之紐於思靈暴怒之撥於眷戀因其所小而小之小之足以交互也因其所大而大之足以系絆也以已爲度不隨物而動則萬物變爲塵埃矣

子曷不觀乎羣愚之爲政也之其所忿懣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及其至也雖上智有所不知推其意之所緣證其愛之所踐則凡舉部落之思想暖暖妹妹而私自說也自以爲足矣是以此斷制而利天下譬之猶一覲也

仁非外鑠我也集義內也是之爲知務羣之所以有樞有循也自合其類自愛其種自禁其暴自休其戚凡有不利於吾羣者吾將以仁爲依也羣之自助由於羣之有同情也原人之自厭棄其同情緣其情以湛於思合於思以染於行終其身皆囿於私也吾故曰原人有婦人之性熙熙爲仁子子爲義也習以爲婦人則一羣皆婦人焉庶幾其不誣也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平均其總而皆習於仁也則非所論於原人之性也仁者不偏不倚也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夫仁亦人之斗極也有以自見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大反乎物之性此原人之不知仁也

水擊則波興氣亂則智昏習俗之移人有不可以理喻者焉原人之囿於習俗持之而勿失守之而勿捨無以復加矣東牢連固不足以有放也凌誅枯槁不足以代議也庸陋寧識卑鄙少文不足以稟道通物也故前之所謂情緒皆緣於習俗而成也慈愛之所以濟人時間空間之賴以相互者此二也故衡平者不爲事任不爲知主以求適而已至於職分之當爲禁止其自私自利耳無是非毀譽其間也原人豈足語此耶

第七章 徵知之工宰原人智能

吾再證其羣演之不同也最高之種類安燕而血氣不雜最低之種類惕燥而容貌好枯夫原人也深謀遠慮非其所能固執信堅非其所節意造虛成非其所需好法篤志非其所良懷疑更正非其所徑彼其于思索也不過有追憶之力而已莫要得師莫神一好構精而運化豈易企及哉各家游記尙有較明晰之載錄也其眞覺也其備知也其詳情實據也皆由等差導以爲緣善徵以爲知也上智之不移下愚之莫杭以相持養以相藩飾皆能使人戴其事而各得其宜才所以秉人之智謀以爲明察也不才所以反人之德操以爲鄙賤也固陋之無意識薄才之無經營徵之下愚常多例也小夫之智不離苞苴褻淺之流安望兼濟

惟其不明所以囿于專註也惟其無思所以幾於助消也語曰反身而誠不誠莫大焉此其種之爲賤也歟

惟天下之至誠爲能盡其性惟天下之至愚爲能行其詐睿智所以能斷也凝思以所以寡行也相反而不成相互而不畔真覺也妄念也無明之業也忽然以爲定註然以爲未定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則知不能類也

自覺之能顯也族覺之能依也序覺之能住也種覺之能勝也類覺之能修也智自在羣自在由精進而引攝以蘊依也若其爲愚所障則其思亦謬也若其爲思所持則其精亦散也

族序種類爲其意謂由小已推之于吾族由吾序推之吾種由吾種之推之吾類智智無不同也其語稍澀讀者諒之

原人無所謂天循也無所謂彼則也思之不合理詐之未有涯大信稽之因信持之不知吾之所謂常信也既不知吾之所謂常信亦茲萃其輕信而已
缺乏自然之常識缺乏非凡之精義故賤種之奇奇怪怪又不待吾言也

與世偕行而不替與世備行備而不洩此聖人之化也有所拂者而有所宜奇理不足以自殊

也有所正者而有所差奇觀不足以隨序也彼其所常號而讀之則又非推論所能相摩也彼其所引申而明之則又非名實之所能相便也

合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其數之多者而名之也名之中又所謂愚者吾將名之曰無自治之精志也其巧思之所盡其靈知之所至不過急起而追之効他人之所爲而已謀稽乎誠知出乎爭原人之謀而不失己也原人之知而不衆宜也故其進銳者其守亦有所上也自然之智與人力之爲阻自誠之明與化育之爲錯子曷不觀乎未教之所謂智與已教之所謂孩耶吾將藉外諭之智者之爲事也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整齊也厚敦也合羣也嚴強剛毅足以有執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知因之自知果之微可以入德矣吾故曰原人之化不進由于容量之不廣也

第八章 基意

案爾雅基始也晉書百攻而據之以爲基本左傳始基之矣皆有最初之義與英文 *beginning* 頗相脗合不曰始意者因其音韻之調也

欲計量羣之所由合必先考其原人之徙壞墮落與其有教育者之進事長功及夫四周各世

界之要時務民也然後足以知其調和均辦之至也

先定其基意之所證則足以期原人之累實也可喻之民所構造者決不同於淪賤之種固無疑義也或者其先之名纂由於神明之胃而共故也或者其心之象道由於神明之胃而推類也名聞而實喻謂之名之用用麗俱得謂之知名天機者是恒物之大情也有機者是犯人之偶形也天機循其進化之因有機助其捐道之詣然皆非天演之爲此拘拘也常識之內意每造端乎萬物離常識而內自釋則不知所託矣夫意治之經也所口傳而不過所區別而不悖正學而期質請而愉基意固非百家所能竄也

接知之解釋誘其名眩其辭而甚困於其義也故欲窮藉原人之思想與周世界所觸類旁通者不過得其近盡之因而已涂威則塞於習非國錯則危於教辟夫是之謂重已役物也而其推證亦廣矣

欲明基意之本於自然則理論之發現於吾心者亦情之恒也愚幼之所以博信者亦猶吾輩之考慮也愚幼之所以恐懼者亦猶吾輩之憂危也愚幼之所以放鶩橫逆者亦猶吾輩之累德塞道也吾故曰思律適於其全也然求之已往之公例則又錯綜變幻於無形矣而原人之

論斷亦每每合於中庸也。愚者猶是心也，智者猶是心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總其類而譯其意，則不大逕庭也。（詳三〇九、一九、三八一原性）所最難者，衡平其心量也，其反也。緣功其累也，久待至簡，不足以盡其類，至雜，不足以盡其涯，比量而莫能求其正，因似量而莫能求其衆，果紛雜糾繞而吾無可名焉，求能證之於事實者，至希且淺也。容其量於一本，分其類於萬殊，就其所固有之自然者而慎言其餘，就其一部分之異然者而慎行其餘，就其非所固有的一部分之同異而慎考核其餘，則又何以知其心之不馴也？說者謂分之至微，析之至抄，則可以前知矣。天命之性，人欲之私，操則存，捨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故古人辨於幾希，認前五識爲解決其他識之總因也。犇蜂不能化，蠶蠋越雉不能伏，鵝蛋其理之易明者，無所用其蠱造之詮言，使自相反而爲不可勝言之度數也。若夫意以爲經也，則品類所不容緩也。天之蒼蒼，其類繁也；雲也，日也，月也，星也，彗也，北辰也，光輪也，蟬螻也，薄蝕也，地之肫肫，其利溥也；霧也，電也，霽也，霏也，露也，蜃氣也，旋風也，水柱也，石瀉也。此譯者添一句以足其文之氣求其例於不見之物，卽其物所不計之程也。故基意之起原，其物之顯而易見，推其物之著而至微，有以見天下之頤而擬諸形容，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夫風之爲物也，視之而不見，撫之而不有。

乃足用之至廣之量焉使吾深信而不可疑也至於物有可能之性有不可能之性二者之所
以爲性吾將意其爲兩性也二者之分掇爲兩純温以淪純悶以終而其全有兩宗之至道焉
物宗吾以次而詳言之者原人每不明一物之始終而深信其錯綜此物不能遽化爲他物他
物不能歸原於此物乃物理學之先例原人則渾而不盡也此例有可徵之於動植二物者二
物常有兩性之建設故每存其兩意以爲庸焉

據一以爲徵此物之易變於他物者一卵與一鳥之爲例也然而其組織有最相違背之例則
乳生伏生之相互爲關鍵焉蝌有尾無支蛙有支無尾此一種而互爲異同也人有四體靈魂
狼亦有四體靈魂此異類而互爲似量也無論何種物性均有可變之能性吾所或信也惟蟲
之能効形得諸化之總因無往而不徵其凡概也田鼠之爲鶉也朽瓜之爲魚也布殼之爲鷄
也老獮之爲猿也然不儘習以爲常也而有不經見則以爲常存焉夏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
河澤之鳥相視而生曰鴟此豈常識所能據爲理論耶

原人不明自身之所由也以蕩凌德驕淫矜夸推論及於蔽之生存而惟小己所範耳故隨於
日夜之光而不息也自身之蔽每有所緣而類其大小則所緣之種亦由其蔽而爲之類也譬

之雲影之浮略於山中也萬物皆類也以不同形相禪物固有所能見物固有所不能見始卒若環莫得其倫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將所能見所不能見二者之旨而爲兩立之論也

櫻按英文質譯反射也四光也假受也略經說解櫻尺與尺俱不盡端經又云櫻相得也細釋其意尺與尺俱不盡端是兩端相射而回折於中也故經云相得證以莊子按寧者櫻而後成詩謂有所繫也再證以孟子虎負隅莫之敢按是櫻又有擊觸之義中西文原意幾相近也

常識所謂各人有倚爲二之義也或不見或見鏡之於水匪推類而不悖也迺名問而累實也櫻有以相櫻有不相櫻也相櫻於有形正界而期相櫻於無形質請而喻次無間而不櫻而各建其端於二之中也

未化之民不能推其物理之元例也子知聲浪之反擊乎回音者先敷近後敷遠韻之所搏視之不見求之於吾心而有所節以幾於基意也故有所謂兩智者是所智也是所不智也取去俱能之

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之此天所與我者併衆思爲意則生於其心害於其意矣將取其異量以折中耶抑取其似量以斷半耶果由其比量以測兩立耶或由其衆量以挈基意耶心有徵知緣耳以知聲可也緣目以知形可也兩智以徵其同類同情者緣其天官之相

期以知其意物可也一實所狀謂之化別二實可合謂之異同此制名之樞要也吾將衡其總意之究竟以稽實定數也

第九章 意之生滅

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更者謂之生謂之死若夫吾意之起滅于吾心非儘原人之所同異也吾將求之下乘之根而究之矣

生物之有靈者意之所起緣於情之所需也生物之無靈者情之所幻根于命之所託也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感變智慧之所生也情託于命分與情託于自然大不相同也吾不必求之於外鑠也吾將求之一體由動以止由止以動盈益消息皆應乎物類也

物類之智慧生物與非生物之區別適合于情之所止也

吾欲區分其意之生滅也皆一羣之進化所由籌其術也欲養其欲而縱其情欲養其性而危其形欲養其樂而攻其心欲養其名而亂其行一人或不免于凍餒一人或不免刑戮夫非德育之不齊也亦非才情之不過也是之謂重己以役物也

識之生滅不同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臟之所知其自智而已矣吾故曰識生于智智滅于識也原人之負類反倫較下乘之物不可勝言也自毀亂其因緣之例也自顛覆其進化之機也

吾將反求之孩提之所謂區別識也設置一孩提於此給與其錢帛也試嘗其語言也感豫其保愛也彼雖生與爾其然彼不爾信也以爲爾始詐之云極尙審議至再焉又有人伸明其確有此情感而非虛也彼尙狐疑不決彼因味于所擇也而震驚其長者所爲過厚也

吾不解果能操何權力使分守不明之物而深信吾之仁道也吾又不解吾有何巧妙能窮數達變因形移易使循環不已之生者似生者凡所見亦恒見其變均適未生之幻也

第十章 意之寢夢

原人無識與意也故心之官不思心之官不思則四體不從令矣故其生也亦譬之夢也

其寢多夢其夢多徵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盛則夢涉大火而燔炳陰陽俱壯則夢生殺有人夢遊四方其友則證以爲未也但所往之何地所去之何所均一一記憶夢也而以爲覺也吾欲竟究其夢與覺也當究竟是否有二我耶此所存也他

所適也昔者客而今者歸也必有兩立之義證而一義可以釋然矣

說者謂夢之徵由之精神之荒散術智之昏瞶語曰真人無夢夢者愚也而今之號稱有文化者亦且夢見種種徵矣曾記及患臥遊病者云曰夢爲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爲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噉嚙呻呼徹旦方息焉醒則以覺之所爲者妄夢之所見者真藏識之不能滅絕妄根者是也豈我慢之爲害耶

此則尙以夢爲真也又有夢之據以爲誠者而覺之確有其事也薪者夢得鹿而遺其所藏之處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主又夢得鹿之人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夢者能意其事之誠然所見爲何種所考爲何地所覆爲何類所擊爲何獸或至愚則誠而誠則通神耶才情之盡廢也學識之無憑也文字之虛妄也智慧之迷失也是原人之意根以真爲妄以妄爲真以此六分格彼六分交相倚也如浮脂不可脫如連珠不可掇意根旣以爲緣而夢境則以爲業斯我執永以爲幻矣

信以爲夢也而夢之反證又將據以爲他信矣無畢同故有自相無畢異故有共相自相將以別乎妄意共相將以汎乎真意真妄不可假總意將緣以爲堅矣

原人之受想行識皆所習也所董也習則由於常然董則由於自然而所謂齋心服形者確有至精之理存焉反而求諸心此則以爲思彼則以爲情愈文化則愈遲鈍也夫夢固由心造也而意亦由心造也心造意造境境幻入於夢夢復幻入於心互爲消息盈虛也

第十一章 意之迷罔失覺昏瞽狂及其他無神

迷罔者不過一時一刻而已損其所識倍其所誤隨其所爲或所不爲紛紛若若有如其夢也居若死動若械獨往獨來獨出獨入故行止皆其所自任而無所知也

失覺者血湧入於腦使思管裂也醫者釋之曰侷志易其用儲也藏脾易其方白也性仁交其樅繫也或昏厥或氣擁或清睡隨其所現之狀況而別之也

昏瞽者一切如常而暫時血脈停其運用也或偶與失覺同而失其記憶於凡象然於失覺時而有所現量於心也

瞽狂者失其常度也不知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而忘其故吾也似有他物以激動其感情焉

無神者非真無也緣其所觸遺其所知而失其一切之朕兆也受傷者或暫返真而永不離或

返真而換形移氣無一定之時期或所感者深而爲病所勝病勝而慍慍而後已萌也

凡欲證其離神之係於他身者迷罔也失覺也昏瞶也暨狂也非吾所謂殘弱廢疾之病人也
迺吾自覺之感豫出異也

吾將置吾疑於他身之緣循矣能求其他身之久於離神及他身之驟於離神然後了釋此病
之所謂殘弱廢疾也

吾不必論其專也吾求其所謂常也無神之係度求於於類徵不能拆也無神之明數求之於
日用每能判也釋其二者之倍譎而後知其異同之各自爲方也

第十二章 意之死生

冷汰於物以爲道理而道理有不可知也死者已乎生者止乎死者生者死以物合驩乎原
人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乎果意以何者爲死耶

死之無神譬之其他之無神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小同異亦足究竟
其所推測之大同異未建已無用知之畢同畢異而所宛轉是非者廣矣

第一義使尸之復生而再造其他身猶夢寐之能醒迷罔之能覺也方死之復生深之又深而

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 (Hattentots 非洲地名) 漢宋魯之諱其死也則曰死者歸去也其俗有死而復生者則相率不返視也

彼方信其死爲吾暫息之生也故俗曰唯孝子爲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是以孝子臨尸而不忤或宰牲或奠盎或薦豆方且本身而親臨食焉方且以祭器置之墟墓之間而聽供使焉方且以紙飾成各種物形而火焚焉方且使其子孫吞塊土而象其尸焉此其俗之所謂祭如在也

詢其他身復生之期果有限耶彼亦不能言但遁其辭而對曰彼求其心之所安也故供其祭食焉

其次之接神以別宥爲始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見以蕭光以報氣也加以鬱鬯以報魄也燔潦以爲揚厲也羶薌以爲昭明也因物之精制爲之極也

復生不過希望之一種欲求其見諸事實恐非尸之再活無以證之也尸之再活必保其尸之不壞及其尸之永存則舉而委之壑非其道也狐狸食之蠅蚋嘔之獵戶猛獸以奪之故仁人孝子必求所以葬其親也或爲石宮以縣其棺而使不麗于地尸安其寢也或爲藁埋以掩其

體而使不暴其藏尸避所傷也或爲希臘之稜角室辦其親疏貴賤之居置銘以書其姓氏刻石以旌其功勳尸得繼序不忘也

所相信以復生者若得其殘斷之支體或毀爛之肉身則人皆有所不忍於其親而思所以掩其親也

葬儀亦由復生之希望相替而來也有經而等也有撕而播也有効而文也有順而撫也故尸毀矣而表禮之繁縟興焉書表所以盡性也致敬所以盡情也嗣子猶之犧樽也或吮其血或糜其肉或割裂其四支 Samoa 沙摩(太平洋中一島見 Turner, *Nineteenyear in Samoa* 唐黎十九號沙摩之旅行) 之人有言曰喪之自毀其身也猶承死者之血統也

夫有禮之邦與未化之國所據爲死生之觀者則大不同也吾歐洲則曰死者了也生者偶也彼死無與於此生生生不已循環無止吾歐洲不聞是說也吾歐洲對於死者未了之生不過數時也一日也幾年也譬死之有所盡也而曰生無盡以待各種物之盡吾未之或信也

案歐洲人生死觀始終據實科以譚玄科雖博學如斯賓塞爾亦坐井觀天而曰天之圓適如其井也欲了生死觀非從靜中得來毫無端倪也故佛之禪宗其奧義微言決非可

以文字解也

第十三章 意之魂魄精神

荒唐之言曼衍之辭其書雖瓌璋而連犸不足以徵信於今之學者天下之治文術者多矣析物質之理察古今之全猶百家衆枝也皆有所長皆有所用不儘如原人所供他身爲神者

其意卽敬祖先之謂也

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也

案歐洲十九世學者不信鬼神之說因其偏於物質也徧爲物質論說而不休多而不已而於物質之究竟則未之前聞也詎知物質有形者也物質之究竟無形者也無形者無其物質而有其精神也有其精神即鬼神也或曰萬物都毀或曰萬物不毀皆皮相之論也由無而之有由有而之無物質之定例也佛曰皆有皆無非有非無此得其義矣

奧大利亞齊諧誌有曰凡愚有已判死刑之犯每云誓必撲白人之身而取其多數之銅元又曰散石灰於地可以覘死人足所到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無形吾所不知也有形吾所知也生有形也死無形也未知生焉知死此自然之知與物質之知皆有所毗也

夫由自然之知推而演之以至於喬詰之知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證之希來伯 (Helios) 包括以色列人而云) 之所謂知是也亞伯拉汗 (Abraham) 希來伯人之始祖) 云明日式燕天使並禁其侄羅德於室既載清醕亦有和羹以假以享既成既平兩天使及其神來牟互相咨茹而翱翔於空際所謂無形者也若以火爲魂如是見火能爲焦丸鐵糜能爲熱灰爐炭六根造業故感易時於六根中亦交相爲報也

此段立意造辭不易明其誼若質譯則直不知所言姑譯其意而已

意根驅爲半真妄顯諸真真妄同二維所以相糅也較其將死人與人之初死意根相離無明迷晦故曰雜糅也死之時心先停其動心不動則反歸於他身他同之離於他身由呼吸之離於他同也

他同者即佛之所謂似量也與魂魄相同而實非魂魄或謂之中陰

語言文字從郡縣而推之天下也從小己而推之天羣也其有隱括之可徵者其有鈎籍之可引者綴而不失以究其辭他同之論皆由抵巇而爲道術也

他同之所以停反而適合者則證以禽獸之有呼吸而後揣以禽獸之有他同而後摩以禽獸

之有生魄或曰物歸類人之有影者魂也以其類焉而相應者動植二物皆有影也因其揣之摩之而以爲內節因其內符而曰動植二物之有影即動植二物之有意則非類也使影者意也則凡有影者皆意也吾所據以爲徵者是吾智反往以驗來也

意有種種不同吾親之魂也吾戚之魂也因化說事通達計謀古先哲民所謂魂者或譬之久眠或譬之失覺友也仇也動也植也無性者也吾皆究其情狀而爲抵觸也

體也魂也或先徵之而後重累或先重以累而後毀之或以重累爲毀或以毀爲重累而莫知其究竟也二我由漸而徵可實也由漸而徵於幾實也由漸而徵可空也由漸而徵於幾空也因明發性性妄見生究竟無成究竟有成吾故曰科尙不足以示類生之緣也

第十四章 說他種生命

欲求起信必先得正信義離外惡緣障離內惑業障吾所謂永久之生命者原人無此縝密之思也文字無此縝密之義也尋名取着依於妄執耳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吾將求其死後之無漏無明種種業幻也

吾意之所謂他種生命者吾將求其所謂同相也一切衆生本來常信入於涅槃故死譬之夢

也吾故證其夢即死然吾必證其所夢之人證其所夢之人而死者猶能醒而證其所夢也則吾之正信因是以成也

果何者爲未來生命之品性耶一爲轉識能依動心見相故也一爲現識能現一切境界猶如明鏡現於色相也一爲相續識以念相應不斷信持過去無量世等善惡之業令不失也

死者之視息動靜飲食游獵果能一如未死之前耶謂其異也謂其同也謂其樂也謂其真也重以成業同業相感因有感業相滅相生是故衆生顛倒也

未化之民所推論爲第二生命者不儘求死者無生命之聲聞也而求死者有生命之聲聞也弓矢耒耜弘璧琬琰黼裳綴衣玄紛純漆所陳之俎豆所供之脯鹽無一不備事死如事生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匪惟以物殉也而妻妾僕役友朋皆將從死而殉也則爲之宮室以奠其居處焉則爲之僚屬以備其犇走焉（見 *Kimenes, Las historias del origen de los Indios Guctamale* 1857. 212）則爲之風俗以互其往來焉今遂至使其民延頸舉踵曰死誠樂也則內棄其親而外効忠于主企乎死之境也 *Chichas* 且苾須之民曰爲人妻者祝其夫之早死爲人臣者祝其君之早死而同彼有極樂之國焉毋徒悅夫種種之民也（*P. Liman,*

Noticias historials, in Kingsborough's Antiquities Mexico, 1850 VIII. 258)

邦竺盧亞細亞羣報之言曰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Journal XXXIV Part V 205* 死後之天其組織猶吾所處之羣也有君主焉有民主焉曰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香相聞也一曰穢摩天 *Truena* 者於虛空中則然安住日月光明上照不及是諸人等亦有君臣之名也一曰兜率者 *Paradise* 上昇精微不接下界諸人天境之災不及名爲諸天王超出種種之法類超出於種種之天人矣

比較以上兩天之組織無所由而常生者天也宗教之經所謂淨室者曰生以豫其死也曰救死所以證生也

第二生命之薰習也祈禱也性理之神也其離駁自以爲得猶之第一生命也史記載非洲神恣睢暴厲能復仇能興戎能殺人越貨能自食其類而棄妹不仁吾故曰非洲之神非洲之厲也 (見 *J. E. Huxline, Cruise among the Island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1853. 247*)

死生之道有化所據以爲理與無化之幻爲形者迥然不同也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可不謂大惑乎夫謂之死所以異其生也前知其死不能以言其所自化又

不能以意其所自爲分而析之或之使莫之爲未免於物而終以爲虛也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其未其來無止第一生命生也與第二生命相去以間也

第二生命無形質者也不能依據以爲似也在物質而自爲羣也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吾故證之曰吾身之靈也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阻陰陽錯行天地大統無上之憶念受持憑虛而爲境也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道法自然而己生有盡也死有隕也郭解華謂順也死之道大於生也生暫寄也死久存也死於此生於彼所假而行相同而爲生死也

案斯賓塞爾此章達於化矣通於釋矣解吾孔子所謂息神之道矣

第十五章 說他種世界

死有所歸死必尼於所居之境也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適其所適而已

依其兩據而爲界也所親者供其飲食於墓門所道者明其義愛於教宗或曰不遠也或曰將復來也皆愚者之意妄也

吾將疏淪我心以求其神之永存也或徬徨吾居耶或悠忽吾鄉里耶或紛宛於吾所葬之山

涯水顛耶藏宮所以住幽也亦所以埋其疆陽之氣也或將因以明其地下之世界也

所謂他種世界者吾欲變其意而觀其復也則他種世界之涯略致虛極守靜篤是謂不狀之狀無象之象比較以爲淨也物質云云由此世界遷於彼世界也執古之無以御今之有譬之夢以爲道紀也吾信其有久住不壞之身是吾之死吾之歸也吾嘗夢其境界矣吾嘗夢其人矣吾嘗夢其家室安好妻子樂熙所往來循環而不已矣昔之生夢也今之死歸也死生亦夢耶原人之證死也死之微妙玄通彼身常芸芸歸其根也歸根曰死是死乃復命也彼常曰吾久須歸吾守吾常言也此所習聞也彼之設論彼所謂極樂之國吾徑往也吾先證以地下之莊嚴世界非廣闊而無垓也齊諧之記曰地球之外有一粉石窟下臨深潭衝風破浪壁立峻峭疊嶂連峯所謂化城而有餘樂者也歷程而至於峯勝侶之仙迹存焉再渡河而望之如雲從河而下反居水中央由此而往得一巖有自然經書有自然飲食巖上有石柱爲承霧盤上有石脂可止渴過此程則謂之渡海諺云剝木爲舟名之曰慈航衆生之津筏也

吾人相信一種世界或其他種種世界而吾之所能移民者皆吾之勝利也曷不觀乎霸者之以兵戴人國也所俘虜而爲奴隸者無所用其征伐也一羣之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也

自然之可以託於天下皆勇毅果敢之能自存無論世界之爲何種上至九天天下至九淵夫世界苦樂之所由判皆一羣善善惡惡之所由歧也

吾所徵以爲他種世界者或在此世界之中或在此世界之外雖智大迷而不能離此要妙也波羅州人葬其君於人所不見之山峯彼將以爲吾君之神永住山峯而脫離此五濁世界也彼僧且曰吾君常德不忒後歸於無極矣彼固深信無上之山即爲無上之神是無化之民每證以山之峯爲天也故曰住山之峯是登天耳案此即指吾國地化之說但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不以心指迷不以人助天藐始射之山殆寓之耳穴居而野處吾不知其爲仙也

吾故曰他種生命能組織一有形色之世界則吾尙未之前聞也

案斯賓塞爾之哲學謂人事則近於吾儒言天道則淺矣此物質哲學之不如精神哲學明明然矣

第十六章 說無量天

案春秋說題辭云天之立顯也居高理下爲人經紀西文 Agent 即經紀之意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西文 Natural 即自然之意無量壽經云大乘廣智最上勝智無量之謂

也 *in part* 即無量之義

吾之所謂無量天者讀者勿誤以爲原人之無量天也吾蓋本之道法自然之意而非別有境界之可言也

吾魂之離吾軀也徘徊所居之室躊躇所葬之地形濼成光於叢林茂草之間迨其死矣相聚爲鬼互相往來膠爲執持層累而爲之羣山羣而分析之爲天由天而崇高之曰無量天以道觀能而萬物之技巧畢現以道觀法而萬物之死生畢明由一二數以至於不可狀不同同之謂大故曰無量不同也

夫天者學已成科證而明之圓象也雲霧之奇譎星宿之烜耀生靈之衡氣雷雨之消盈地動之弟靡虹霞之吐納皆未始出於天之宗也若死者之神散而彌之於六合其枝係固非吾知之所能囿而死者之秘卷而藏之於至微其疏明亦非吾智之所能期變也吾莫能揣成也吾莫能渝死者所歸固不易也歸而謂之變則非原人之所能擬議也變而以就於成成而以底於永存故曰神不滅也輪迴之說或有未盡然歟死之有魂猶生之有魄也所激動死之神者偶然耳夫神所胥易者固有助於吾心性也用而不得其當則流於支離破碎矣

物有始終本末者則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也原人爲一羣之所屬則並吾之心而屬於一羣則心之屬爲羣動之機所制而已不知所謂真神不死者存吾自在之天也

第十七章 釋自然之暴癩痺痿癱病死

欲求新變于無知之體則雖無常名而徑意未始不可得知也陰陽往復寒暑追隨吾經意之所同時並存即吾經意應精載化也

使吾魄而能出入于吾體當吾魄之出他魄不能據（從上打過）而入也夫人之病癩者癩之所作爲人莫能自知也故亦不能自擇聽其癩自作爲而已

情之感動無禮以節之則猶病之醜頹不能自支也閔軸疚瘳瘵癯癯一時而淚泣交流一時而噴嚏迸發識業既無以自主根業亦與之俱迷因可續相從妄見生受之於身者皆常信於心常信於心者皆習漏未除也

譬之狂疾其恐懼畏師之心異於常人或若有人爲之仇或若有人爲之害護之者但不可使之自咬毀其體也而所以使之畏懼恐怖者則有兩魔自相闕於室中耳彼能視而他人不及見也

吾性之反衍猶吾體之無拘也吾體之無拘則百官不用命思意失其能若驟若馳無動而不交無時而不移病也瘥也瘡也皆同與爲害也雖無邪念相侵然有不見之仇相爲訴厲矣是故其精神迷亂而不自得也

死常由於久病以相擾也病相擾以致死病所以爲死之總因也已死則無前有之可見不過想像中而強名曰中有耳可見之前有常住之魂而爲魔耳常住之魂尤之同侶而相對立焉吾之自覺其爲死也或推而墜之深崖或以戈矛而刺心或與惡仇而狠鬪其實皆迷妄所造耳

案此節即楞嚴所謂一切衆生六識造業所覺惡報從六根出是也吾故曰西儒研究生死之道不過得佛之粗耳

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吾無以知其究竟也吾之說夢證魄釋理詮神皆一也

第十八章 釋吐納星卜符咒巫祝

原人之不解學之爲科也久矣每日吾人之體爲魔術所侵也爲他魂所食也不知吾體力之

強外邪莫能入也由吾體力足以盡吾無量性也由吾無量性足以假吾一切所爲也由假吾一切所爲足以造吾一切業力也本妙明淨降生有神延卽爲住體之品延而爲中陰之品延而爲發育廣大之品將使吾體之有力也將使吾體之有識也將使吾體之有情也故其爲義吾生而有徇齊悠久之思也

夫物生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有數而後吉凶生焉養形之人所以資導引也哲理之徒所以存神明也故吐納星卜之士皆能假人性之靈而究其極也異端之士所以曼衍天下而莫能禁也其學雖不足以成科其術誠足以惑衆紫微迨遞如觀掌握青龍顯晦易乎窺覽魂魄神怪繫乎辭矣

將何以證吾說之不謬也一人方受惡鬼之徵一人方受友魂之助庸詎知吾之所謂吾乎且以爲善而好我也且以爲惡而厲我也或引以入室或逐之出門卜筮皆緣吾之信心而爲迎距矣鬼也魔也厲也神也仙也其始不過以氣之清得相升降耳吾故曰厲之恣睢也吾因是於死者之凶厲而亦屏之弗納矣

昔有醫爲靈鬼所助自言醫道將行列三四竈煮藥於庭老幼塞門而請各負綫帛來酬無不

効者後靈鬼去有人問其醫曰胡不於此時而報其仇也胡不於此時而竟其功也吾不過信其能爲巫祝之術而已前章詳之矣彼之所恃爲恒力恒產者就其彼所能之術爲止也或竟推廣及於以彼之羣也以彼之術欺彼之羣欺其彼之信徒也畜玉匣之精研元書之奧皆所以神其術於彼所欺彼所畏也彼之所謂無量天者吾究其原神之論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明死生之分也死者之復靡生者之莫勝能以術起死於生也而其術之究竟古之所謂招魄復其精神延其年壽猶安堵之遣雪溜神也山陰王氏眞解譚元河東郭生纔能射覆以術召魔是以術行妖也

業此略參中事實求以證其文之易解也

符咒巫祝皆由極平易以至於極神奇也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遣使天下之人齊莊盛服以承祭也吾故曰其至吾無以爲之其道則可類也古諺曰凡人得魂魄者生失魂魄者死以人與魂魄無異也是故事死如事生怒也吾以爲祭也喜也吾將以爲禱也其術則宗教據以爲起予之論也

今人有一傳疑之事而率莫可證明者其地其物諡之爲聖宗教所奉祀者相替不已也人死而藏之穴所以幽也迺別爲之區邑崇宮室峻牆宇道曠側儻豐麗博厚意者皆以爲神明所憑依支持以保我子孫也故旋室嬾媼以竊窺也洞房呌窳而幽邃也三間四表八維九隅不過置死者之尸而使吾人致其教也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饗也簋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束帛加璧尊德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其財也藏穴不足也繼之墓道墓道不足也繼之宮殿宮殿猶以爲未足也層壚累琿以岷峨曲折要紹而環勿又有所謂聖壇者焉又有所謂陵寢者焉畸人方術濬哲欽明立碑紀其功銘石刻其勳德術動乎內而民莫不承服也至理書乎外而民莫不敢承順也則民瞻其顏色不敢與爭也望其容貌不敢生慢也謁其墓者宗其教也宗其教者展其教也

墳墓所以藏死者之尸也几筵所以供上蒼之神也無論原人化人皆有所謂祭品幽器也或倚伏之叢或博負之石或縱橫駱驛之臺或偃蹇騰湊之櫛考祭品幽器之經構錫介圭承明堂飲之以醴福之以胙死者之尸上蒼之神所同歆羨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致義之獻常年之供教民反眞復古不妄其所由生也執犧牲薦黍稷鬱鬯之酒俠瓶之花燔燎羶薌見以蕭

光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神不敢弗盡也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生祭熟祭無所區也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惟神與鬼同此祀典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女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戒食教禮也葬禮也精神之所應會也中道之所成章也供給死者之尸過其儀也所以致孝思也所以崇聖道也

吾將進叙宗教之所謂葬禮也殺人而戮以其血爲羶薶也以其肉爲福胙也以其子孫爲犧牲也或曰葬禮沿之教禮也事死如事生也或曰食人之國以人祭勢所不能禁也曷不觀乎非洲之紀載乎終其身以人爲食也祭其祖以人爲俘也記其夫以人爲馘也人供乃爲不祧之祀典矣葬祭以血所謂薦鮮也兵祭以血所謂勤王也獲罪於天而祭以血所謂以永終舉也以人血爲祭統緣之於心也習之成俗也

祭之有祝詞原人以爲祀典之一也彼以爲神之能聽而吾心所願達於神者神亦所願聞也故諛墓之文是成爲葬儀矣祝詞由來久矣考之歷史徵之文獻求之紀載佚書不勝枚舉非

儘聖經中之歌詞也誥誓之申所以對越上帝也祈禱之頌所以贊緒舊續也其意蓋以爲執事有修而神將顧予之蒸嘗也有祝詞則必禱師爲之糾謬也爲之繩愆也爲之匡其不逮也爲之懋乃厚德也

祖宗之不亨也帝天之爲厲也說者謂皆將責報以求祀也夫鬼神類也其形狀同其計慮同其保佑我民其靖夷我邦也同先人之懺悔而有教無方也同祖訓克宥天命靡常也同焚燎於墓及焚燎於廟也同哲人惟誓帝德不爽也同慎藏於密俎厥敬榮也同天亦哀於四方民其養用懋徇道與崇聖也同然生者或藉死者之靈氣以謀食也死者或藉生者之鼓舞以自神也吾故曰互相爲謀也甚矣鬼神之道支離分赴而無以究其原委也夫得兩種義故不相聯屬也原人之義專囿於一也大同之義各有所趨也吾不解用何種圓覺而可判決此生死緣也或非一種公式之所能語耶抑由此公式而條分理析以證此結論耶夫以出乎衆爲因者曷常出乎衆以爲樂哉因衆以寧所因不如衆投衆矣故天地之大非止於一也

第二十章 釋祀祖宗

夫所謂人也類也羣也國也皆有所謂本也推其本之源莫不曰吾祖宗之有靈也祖宗有靈

則祖宗之他種生命無論分與合皆永存矣

人類之相信有他種生命者不過類中之一也此類之他種生命久歟其暫歟此又研究生死問題之大關鍵也而其相信之人類則常祭其神於墓也即其相信神不滅之人類則常祭如在如神在也而其相信一切神之人類則不儘祭吾族之神也推而廣之使異族爲吾所滅者祭吾族之神如其神也

子欲知祀祖宗之禮乎昔有 *Herodotus* 亞蒙寺魯之神其意取其昏而祀蓋以爲祀祖宗者非

有所沿革也

其詳見斯賓塞爾原著本書二百八十四至二百八十六

而神之大凡所起原皆由於一己之私意而設非有

涉於人權也其次則併一己之私意而失其受也

吾更究其詳而言之彼之所祀者彼之先系彼之鄰者死之年湮代久或記憶其權勢或欽企其品誼而叙其傳記以爲證其彷彿依似祀之爲神者人亦莫敢有異辭也彼所口傳之造育萬物者皆爲彼之成例也彼所知造育萬物者無物不爲其所造育也推而至於世界之種種亦爲其所造育矣此宗教主宰之說所由來也此遨遊帝天之說所由盛也故王者以祖配天祀天如神推其所謂葬禮者演而以祀祖也推其所謂祀祖者演而以明教也

說者謂祀祖宗之禮最低民族所創也印度之歐希獵之猶彼二邦之祀典曰祀祖宗祀之大者也故祀祖宗亦莫先於二邦吾再思而不得其解者則無情無理 *Orin* 亞利安之迷信吾更不知亞利安所祀之神爲何種也其凶暴殘忍有吾目所不能視者矣惜吾不能參謁其祭壇而疏證其密宗以宣洩其所達於人道者而明其錯綜交互也

吾讀其神仙傳則稽於宗教之義者少而明於道德之原者多矣旁徵曲引無非齊諧也觸類精通無非怪力也求其學之可以成科未之有也

有自證以爲貴者而欲明其賤者之祀也彼今日所謂祀祖宗之禮者則躊躇而莫能決也財用有餘而不知所自來衣食並取而不知所從得彼如此其弱也此如此其強也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果宗教之有損益其間耶

外籀者內籀所演譯而成也大抵物之得名以其性質欲推證其常然之例必有最後之分析也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羣之照曠由於致命也羣之自律由於凡情也羣之儲能由於効實也一人之精神所貫注而萬彙之心性爲之後援也就其分立之事而得其所同然就其統攝之義而得其所異然捨其羣之異然而趨其同然則吾之義精矣

第二十一章 釋祀偶像祀雜物

死者之能復存于世間者不過存其一體也或存其一股也若夫神則散之四方而不滅矣欲祀其一體或一股者刻其像於木石而曰此死者之像也方且以存其遺方且以存其質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此則假物以存神之一端也墨西哥嘗作俑以代勇士喪于陣而失其身則代刻其形于俑代書其名于俑代致其哀于俑代爲之衣衾棺槨于俑卒焚俑以代神也若夫非洲則以人而代爲尸之儀矣孩提之童偶見幻形之假面則驚疑而無所措也使習見其假面而並知其幻形之不可畏則無所用其驚疑也猶之原人範死者之形而信以爲眞也則凡範人之形者彼皆以爲確切不移矣何以證其非神耶使死者之魂能循環往復于死者之練屍又曰神者想像耶則生者之異于練屍即（木乃伊）練屍之異於木偶果何道耶希臘人之練屍使死者之屍枯槁而外傳以彫木之形以代其朽也故原人每以以偶像爲死者之神所容是以事死如事生也始而範死者之形繼而刻帝天之像矣此宗教淨土之說所由昉也

已死之體已練之屍已畫之像說者謂皆足以寓其神也所謂敬其神者敬在內也非由外鑠

我也神權之能使人敬者亦由神能自使其權也刻木而祀非木也祀其神也神者虛靈不昧者也死者之賴以永存也一曰偶像者非神之所寓也不過求其所祀者之音容宛在也盡其後嗣之職分而已一曰偶像者非有他故也心性相感召耳因其所感召而得其所惟概因其所推槩而得其所想像大抵執其所見以概其所不見遂信其可恃而不悞也

案吾國釋道二家者所載及筆記小說之言皆確鑿有據決非憑空益構者以歐美人科學証之必以爲荒唐不經也不知心有所想必能造境既能造境則吾人類之所能想皆境也故曰三界惟心造又曰思之思之鬼神通之近人歐美欲以科學研究神秘似不如先用心用思得其大概然後以科學分拆之也古人所謂神秘者因其境遇之深而常人不易解耳譬之深門大宅不得其道徒見其宮室之美而已果得一僕爲之導引說明其構造則院宇亭臺充類而盡之耳學道者亦如是也

吾將彖其偶像之義而告之讀者夫弔詭之言其所謂謂偶像者非能使死者復生也亦非能使神如人之實視也不過設象而祀其所寓之神而已或本道法自然之義使萬物皆攝之一神也故偶像之義即寓神于偶像之義也欲明其寓神於偶像之義則先明鬼神之義所起原

神滅也神不滅也姑設一智詞而已夫此種智詞非儘內籀之說所能徧及而外籀之說亦可等觀古人所得閱歷傳爲公例吾將用之斷事決疑矣夫愚者不解性之所由分而散之於萬殊也尤不解性之所由蕝而合之一彙也使彼不晤性總之分及性分之總則第二義不可見之見因於第一義可見之見又何由解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神之義起於意也

夫葬禮者孝子之不忍於其親也推其不忍之心見物而思手澤故拜物也見像而想音容故拜像也二者皆起於祀祖宗也其由慎終追遠也今之人種之有祀禮者此也

第二十二章 釋祀禽獸

物理中因果每自爲消息焉消者漸微息者漸長一物之漸微漸長而他物從之則因果亦若有定程焉蟲之變蠅鳥之生卵皆物理之自化愚者不察消息之術而以爲神奇焉因其神奇則味其趣操昧其趣操則失其差數故迴向之說興焉人或化爲禽獸禽或化爲人 Bancroft

(The Martin Rocces of Parifite state in America. 1875-6 IV.) 126 北宮夫紀北美之人種曰Thlinkkeets猶克狸者彼意熊將轉爲人也故構室以居之 Canphell, (The wild tribe

osf Tshomdiston 1864 孔擇記波斯野種曰彼俗諺有云人之作惡類於虎則化虎焉是愚

者意境所遭之外緣則爲物化所拘拘矣外緣迫之愈近物化距之愈遠此外緣意以爲彼者彼外緣意以爲此矣外緣有三因外緣而生之岐義亦有三所不同者迷信也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此所證大義之方也

有人謂人死常返于故居也果寢於斯食於斯衣服於斯而若人之復生耶雖然夔以一足跨卓而行斷一足猶入其穴遵夜而行不滅其影

接原文之意並非謂夔蓋謂一種普通禽獸而非野類者似不若夔之信而有徵

蛇死

亦然動其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亞洲非洲善弄蛇者類能言之故常于蛇所往來之山涯水顛致其敬而祀之蜥蜴也昆蟲也玄鳥也亦以其祀蛇之禮以祀之也

常情以爲人死歸其墓也或返其室也夫禽獸躡躅屈伸莫知所屆物化之無量也則其蛻亦不能如人之有屍也或猶之於土或揚之於灰將取之新蛻以藏其舊魄也梟鴉也蝙蝠也以其能飛則謂之靈也鬼神之義起於斯乎

吾將證其外緣之三種義兩種義大道之所需也一種義土語與俗名也或以爲寓言也或以爲狂言也或以爲不稽之言也吾先明其所悅之差然後知其所趣之異也梁麗可以衝城而

不可以空穴言殊器也。騏驎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狴言殊技也。鷓鴣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瞑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俗有所不同禮有所歧義傳聞異辭也。

凡正名人每有所忽也而歧名渾名別名若加之於人則歷久而不忘也。吾俗所相沿爲例可列舉之人之狡詐多端者稱之曰狐人之粗暴無謀者稱之曰熊人之陰狠沈摯者稱之曰鷹夫物無量時無止分無常始終無故以其至小求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人捨其故有之名而不用其禽獸之名以自矜寵求之吾俗所沿以爲例者亦莫能舉其說也。

案吾國古時官名常以鳥火紀之服章常以山蟲畫之鐘鼎銘彝常以禽獸別之至於通常俗語叱人曰狗賤人曰豬自號曰龜鶴皆所謂智名也。或借以謂人或借以自量或借以該俗而已。

高明之種族所號爲政者吾民求自治耳不賴於政府也而所號爲政府者亦不必果某爲元首某爲股肱也相替爲政而已。校之傳統子孫世世專治以虐民者不可同日語也。彼常曰事君如事虎也。又曰苛政猛於虎也。彼之稱帝稱王者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日多而來此謬說之流傳也。彼之自儕於禽獸之列者以爲禽獸之所知所

能皆吾之所知所能也以吾之名名之禽獸以禽獸之名名之吾互相連綴而不知解若自爲其親屬焉故曰曲士不可語於道者束於教也

東非洲人曰王者之神常爲獅所憑故筋骨糾纏殊姿異制藏鋒蓄銳鈎爪鋸牙皆獅子相也王者之聖獅子之神攝之使聖也故一國之中敬獅子如敬王也祈禱者受胙者皆以獅子之名齊於帝天也雞之長耳者烏之玄毛者蟲之有文者魚之翠鱗者皆賜以種種之神名相率而拜祀以求福也其類繁矣而不可以盡其名也

前者之設詞尙未及人神之參互說也 Malogasy Stories 麻魯甲歷史有 Rodama 烏勒馬

凱勝歌曰摩牛

廣志摩牛出巴中千參

我王也我神也祀摩牛如祀神敬摩牛如敬王也說者謂此摩牛

禽獸其身帝天其首也其所生之父母亦以禽獸之名界之或曰非其父母所生也此設詞不過以禽獸爲宗而錯綜其人事也然上世紀怪之書有曰人面獸身者有曰魚首人身者皆爲人所生也一曰婦人生禽獸究未知誰是故祀禽獸者猶之祀鬼神之道也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故與知循天之理越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吾所儲之能則非吾所效之實也

第二十三章 釋祀草木

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澄天德之象也愚騃之民過爲思慮過爲豫謀以爲水之平則神所止也水之流則神所栖也因而及於草木以草木之汁爲可狂醉也故祀神之禮有曰 *Soma* 蘇猛者也飲之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其德全而神不虧也搗此草木之時用兩石夾之以瓶盛其汁以布濾其渣以盂釀其醪夫然後主祭者靖共以將之此之謂聖醴也而睿智之士所引以解渴而舒愠者無一不思及此蘇猛醴也或者以爲秫稷之汁而可釀成酒之一種也或者如比魯楛梗飲之令人昏不醒也

祀草木者謂草木有人之性靈毋乃別有所據耶草木有知考古證今無論何種字彙則未之前聞也則曰某草某木吾先靈之所寓也名之曰同又從而祀之純素之道果如是耶第三種義祀草木之不可能猶之第二種義祀禽獸之不可能齊諧者志怪者也齊東野人之言也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果強他名以從其名耶吾今既名之曰草木吾將據何術以釋此智詞耶凡物之有數德相同者至其餘德或可盡同人與草木無德之可同其品彙果何緣而同耶古之所傳聞異辭今可據爲典要耶強不同以

爲同而曰草木禽獸也與吾祖宗同類也果盡情致理耶

或曰祀草木之原起于祀雜物信耶主神不滅論之說曰吾證之閔頑不靈之人類而皆得二倍以上之智也惟草木無神也則祀草木者不過堦井之樂也

有神論曰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理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生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夏秋冬四時也吾將證此說以闢他說之謬也然闢其謬不闢之於不慧之羣也夫不慧之羣所據爲金科工律者皆吾所謂無稽之謬也譬之瞽者問目之形告之曰目圓也彼將據孟以爲目矣又考據孟之所以圓而曰吾能談目豈不可笑也哉衆愚之謬可以成習旣已成習莫能明理語曰三界惟心造若心爲習所囿而所造者皆謬也故欲造三界必先了其識識了然後心定心定然後得慧或不爲謬所拘拘也

第二十四章 釋祀天

昔人之論天者天與人實同其影響也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來窮阨而呼必可以聞隱痛而祈必可以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祀天之教告虔教本肆類授時較諸他教信而有徵也今

夫蒼蒼者一受其形于高大而不能自還其卑小一乘其氣于運用而不能自休于俄頃譯天之書皆所謂晦而幽者不能詳其說也古之爲政者引天而自壯也曰自存之道也曰有機之也其詞皆不足以明其數不過擬天而定人耳卽以意宗所立界說而形體爲衆惑之聚矣噓爲雨露噫爲雷風尊爲主宰號爲帝天所以昭示于人者以明天道之無窮也

此義非神道設教之誤也就其相對而言之人固爲萬物之靈也且以同爲自然而以異爲逆然公理之例次螯爲心習必心同而後習同則所謂天理天命者皆其名也因名而立教天義之起由于第二義也

吾將言其吾人之所自也蘇格蘭地主之名由于自有之產業而得名也然僅存其名而亦同于天之義耳有時設辭未定而傳記據以爲辭者則雜而不純也譬諸今之字有卡者或由下而上或由下而下在所設之辭而衡其定義焉夫所謂封禪山川者皆種族相沿之習因習而成誤矣則種族之家乘野史又爲祀典之所起原也

祀海之說起于舊經創世紀云今人之原祖皆有所自也有一不知名之人從不知名之地而來彼常自言曰吾海上人也傳聞此神從海上湧出而下降于人世也世故信其海降之神

故習于所傳聞者而傳聞異辭以譏傳譏而神之私名起矣

新名之所由立多因衆之所不習見偶有人將立一義名以義始義以名終故初念之名立而轉識之義起轉識之義起而證凡之覺生初念者之名哉生于晨也生名則義證實矣傳聞之名而散之于衆者無辨別之力者每以理之所異而以爲義之所同故轉識同于初念則不期之名有以詮其初念之實也初念而歧爲之名則欲推論思想之世系則歧而又歧終于不可究竟矣

列星亦同于祖宗耶吾將問天何以爲神也問天所附屬何以爲神也山之巔有神棲焉吾無以名其爲神也所同然于星之神者其類廣矣推其星類之衆而爲星學矣夫星何以有善惡之名耶非星之有善惡也名星者之自爲善惡也故以星祀其先世者有類有不類也

天之蒼蒼者同一月也或名之爲男或名之爲女或月中可以居住而日中不能也或日月亦生類而自爲世界也同名每因歧義而誤解其名也月之生名不易釋其初義也月之所謂同名者更無由而究其義矣

日月星辰所相襲以爲同名者人皆沿其所襲而曰此中有人類也文字中有一擬議之詞曰

從日中而生之人類也假其辭以成名因其名而効實則將據以名科矣吾所常假之名曰日之子常偃于二平線之中也其他不經之言以爲日曜之起日之所生子也印度卽所生子之一不知其往復而妄設其證據不知其經度而妄加以推測也 *poob* 狼喀司祀其日甚于祀其祖也所以相信日爲神者齊東野人之言狼喀司之島由日湧火也私名所誤解日中之人類也日中之人類亦由於原人虛僞之設辭比事也彼又以日爲讚美之辭也生名所造以爲義者曰日之初出也曰同之方中也曰日之將夕也名之所生時之造也彼之祀日爲神者帝制自爲者之藉以自尊也故其感人也深矣

當羅馬戰勝之時王也帝也牛也日也皆尊之爲神也百姓相率而祀之也常以日中之人類比之阿利安之國神心習之能成謬拘虛束教囿俗篤時故以意相守而浸入于人也深以謬成例而連結于俗也固齊諧志怪者也其謬名常曰事實而列于人之常名也進化之例愈演而愈進也不演則不進也名之所由存與名之所由析求之于史皆有字原焉否則不適合其名也

祀天之義等于祀各種神之微也而其始則祀祖宗也今則失其意變而自剝爲祀天之奧義

也

第二十五章 釋一切神

夫聲色滋味權勢之于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樂之安之而有所欲惡避就則以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而必有明德養性爲之基也故曰羣之所祀一切神皆由人心之所造也人心之智愚賢不肖不同則所祀之神亦別爲種種矣

愚者之信天以爲超越萬彙也曰其命維新曰有形而不能逃乎數曰高遠卓詭上有三光下臨百物常能禍福生死人而有不測之威權故私謚以無上無限也私以爲神法天而卹人也卹人而治國也治國而不拘于俗故所謂神者皆圓覺無等也古之王者生則名之曰聖死則尊之曰神爲體也不妨乎物爲用也恆資乎有必依于物而後形焉

神者無上之義也人道則謂之君也故帝與天並稱也精于其術者之醫生亦每以神自居終身之求自神其術死而後已也蓋彼之魄是或爲之神誠一疑問也技巧之徒藥弭之師二者相棄有間也若亞非利加之鐵工彼亦王也故術之神皆是自成其神也智慧術智皆所以致神之道也求之于羅馬希臘之教師道侶皆以次漸進于道而飾之爲神也求之于近今歐洲

沈海之船其椽工水師而飄流於窮鄉僻壤之間者每野人故神其說而遂遂稱之爲神矣此死者之神何以緣故事而稱神其鬼之靈何以異于其他之鬼而謂之神既稱之爲神何以人其爲之爲神大抵一國之中以非常之人立非常之功而遂爲非常之神矣不過吾民因其人之非常者而留其魂永住于此間也

天潢之族所以爲神者因滅其異族其威靈足以攝之非爲私也祀功也而人天之別皆由衆口之所傳而丘里遂祀之爲神也夫野人既自承爲氓也而勝之者亦以氓待之也故勝者高貴不可及也野人因其不可及故視之如帝天也帝天之說故勝者之自神其說也亦因敗者心悅而誠服也無以尊之尊之曰神也人天之義殆起於征叛代蠻之神耶

吾將比較羅馬及他族祀神之祠堂也曷不徵之非洲耶假定之神以求適合於事實者故遠勝於故神其說而不切於人情也而欲推演其比較之結論食人之類希臘猶以爲神也至今尙殺人以供其神也

吾將別其純知與統論之不同也純知祇求其一種之分析而不及其他也統論則概括各種之大凡而不及其微也神之爲義宗教之各別種族之互歧皆顯然易而不可泯 *Smithle* 西

密之小部落嘗有一種出類之思想以爲情之鑠于外者皆不足以盡其物之倫也故物之有倫相屬之謂也其相屬之倫不如世之所傳之繁重也凡成科之學皆有已涵之名願已涵之名非一端也執名以求學更非一端也此族人之據以成科者他族人必不據以成科也因而推之亞拉伯罕昔之稱爲神與西密特今之所稱爲神者必不同也故論學者不能推餘以及其全也

持人神異性同形之說者偏于神教之說者曰凡物皆有數吾其居易俟命而受之也偏於人道之說者曰人爲萬物之靈能盡人之知則能盡物之知有知則能辨物物固人所造也神亦人所造也智者之所謂神皆曰自然也但彼之所謂神者適與相反也彼之信心所由起者此較其先例以爲知也多識其前言往行以爲果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非爲守也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此道之會通也

此章所論之祀天猶之前章所論人類各種之祀典也祀死者祀血統祀祖宗各教之原也願尙有古賢所纂之祀典而未經辭闢者自我觀之推物窮理之事所以至今猶蕪而不精者皆此爲之害也

第二十六章 釋物之元義

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思之例起性有所感形有所合命有所寓德有所懸故羣之進化由於天演之自然也原人不解思之例吾將中明其前十八章之所未言者也

天之變動不居皆因地氣之所蒸而爲二倍以上之變例相放於反景大順於流音此天地之相盪相摩也若夫人寐與覺也則皆範於形體之外也及其無覺若愚若昏若謬至于於蹶而不復起以擬於死也死之爲物也其奇不可名狀其徵不可阿私故原人之求助於巫祝而項項然不自得以行其祈禱也然後祀典之所由起也然後祀祖宗之所由昉也然後祀偶像祀禽獸祀草木祀天地日月之所由復情也推而至一國之君一市之師一羣之聖賢生之時人皆感其威權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異其情而行其所爲莫知其所由來亦莫知其所由止此無上之威權也迨其死也民懼於其威權而莫散怠則並其神而祀之也共利之之爲利共給之爲安此原羣之定例也一羣之民而被他羣所征服民情之至苦也不儘畏其威權而奉之以無上之安富尊榮於生之時而且感其恩而降之以無上之告虔報功于死之

後斯眞事之可怪者也夫所謂鬼神者相信有第二種生命者也此之謂鬼神日增而未已也
原人則謂圍繞其空間者皆天神也或大或小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彼心
中之所往無物而非鬼神也由斯道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惑之途既多歧惑之術
尤層出而不窮此吾前章所述鬼神之道其盛矣乎

教義之起信證以天演之公例則每愈演而變其術也神道設教可以變風易俗此百口莫能
能辯蓋欲盡可名之神則必先立一凡神之公名顧求諸習用之中何名可用耶義之缺焉而
不完者道之晦焉而莫能顯者總其凡以類其餘別其名以徵其實不相屬之同性則無限也
相屬之不同性則有限也故莫若釋此而不推不推推其比也是欲考人羣進化之律則必先
考人智進化之律人智進化者蓋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物而不爲仁也

第二十七章 羣衍

吾欲綜論前章之發凡吾必先論其何者之爲羣也故學之成科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
爲也則用天下而不足學所成其智也科所以辦其例也然必有術以綜其智與類而後條分
理析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辦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而羣例之發凡有所取資焉吾將繼此而

論其詳也吾之論羣何以先論原人也彼之良知囿於人類之汎應而不明其分守是一類也囿於人類之過馳面不明其因任是又一類也所以善其生者則政治之膠擾也所以善其死者則宗教之膠擾也羣之所以合由於羣之謀自存也故羣學之成科不過解釋羣合之公例也羣之先有家室之組織也羣之次有政治之組織也若夫宗教之性分與職分則羣之禮法度數形名所同詳也羣之倫所以合乎道也羣之量所以合乎德也察而審於常智巧而覩於泰凡羣之能事盡也而羣之所必須以爲用者自助也互助也羣之天演不主故常也語言之繁衍道德之廣漠學術之深微技藝之精密皆愈衍而愈進也羣之倫羣之量羣之行爲皆總而匯之以底於成也羣之功尤在合不同性以爲同也各類之所由歧各政之所由異於由習慣相傳者其一也由於已往未來相激觸而成者又其一也

元知之推論已將終矣人羣有主宰之常例則將詳言于他篇也

羣學疏義

案 Induction 嚴譯名學謂之內籀在羣學中而名曰內籀似嫌艱澀臘丁文原義 Induction 引伸或疏解之意故定名曰疏義

述者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其儲能也則通之神其効實也則推其變有其常也必有其變也夫羣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所以辯其同也所以定其量也所其疏其名也夫而後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也

第一章 何謂之羣

夫羣有物者也有物斯有待於合也合而後崇德而廣業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此尊義疆國攘奪並兼之所以爲羣也

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羣之命係於生生不已也確乎其不已斯有恒也有恒爲羣之一類也惡乎其所適適於相續也惡乎其所不適不適於不相續也相續而不已形足以勞動身足以休息而心意自得也故羣之大德曰生生所以鑄羣也

第二章 羣所以制分

案 Organisa 1 字質譯謂之構造日本乃譯之爲組織組織二字本吾藉所有但不名之治國平天下其初意不過謂之有文理而已韓非子曰有持以異爲分不可謂之分至於

察君之分獨分也君者理羣之謂非王公之君故改譯曰制分

羣所以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在制分也制分羣業所由進也羣業之進極深而研幾也惟深也故能開天下之物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曰進則不知其進也不知其進也所以明其進之無疆也

羣所以爲萬物之靈者在羣演之進而制之有分也制之有分所以別其職分之不同也職分非儘不同而已也遠近相取而晦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分職而治所以制羣也羣制然後可以互助也互助然後可以屬聯也互助然後人各彌綸其道也故修身所以齊家齊家所以治國治國所以平天下也言心理者重分工也一羣之制猶之一己之制也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吾何以明其屬聯足以制全羣之生也吾又何以明其制羣之法與制物之法之比量也制之使合於羣之微也未必使制之助於羣之矯也磐石千里不可謂富也聚人百萬不可謂強也羣之所制分者每不如吾意之所自存也羣之聯也與夫羣之積也二者截然不同也內省而不窮於道羣積不能自勝則強合也臨難而不失其德羣聯不能自勝則強從也生命不幸而

遇其天災人禍者其聚而散也不如其聯而合也生命幸而不遇天災人禍者其聚而散也每久於其聯而合也故全生所以適其適也聯生不適與其所適也吾將因以釋生生也

吾求其同於羣之制分也而求其異於己之制分也同者所以辯名數也異者所以嚴守約也生物之禮存於制分以求合也生人之禮存於求全以制分也使萬類而併之一彙既不能盡其性而反於生存之公例也使每物而信其自誠則時措之宜而一適於生存之大端也故羣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散之於萬物也合之於一端也吾將何求其平也羣之積也積於生之全也生之全者人之有德慧術智也夫含氣庶品未有不託附物勢以自成其勢者也故羣雁託於秋風以成極樂之勢騰蛇託於春霧以希凌霄之遊羣之道聯羣之所以制分也羣之制分有兩種義致吾之良知博厚載物高明覆物悠久成物所以養吾小羣者積而爲大羣也此其一也受育萬物峻極於天博施而濟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以天下之憂樂爲一己之憂樂其力量足平其憂樂也此其二也耳目之官不見而蔽於物物變物則引之而已矣羣之蔽猶於耳目之蔽也去其蔽斯羣之治平也羣道之極非儘求其合也羣之禮也羣之生也羣之自適於存也羣故爲有機之體也吾將明其比量也

第三章 羣演

案 Social Growth 質譯爲進漢書曰推演聖德又廣義班固賦曰留侯演成有引義引廣皆助長之意故變譯曰羣演以便讀也

夫羣之爲物也猶生物也其始而胎胚也其繼而幼稚也其終而壯碩也由至微以推及至廣也由衆散以推及於衆聚也孝悌以肅也寬裕以誨也比順以致也執轡以固也勸勉以貞也皆所以爲羣也羣之類不同而未知其度也羣之權不同而未知其務也曷不觀乎禽類之有脊生物與無脊生物耶蘇蘭之山都木客也生之數二也其子孫倍至於億也

其爲羣例也吾所得論其前提也或誘其名於其盡也或眩其辭於其分也或窮藉其乘散於其相合也揲之以大其羣也扞之以倍其羣也觸類而長之以互羣其羣也其詳可證之於生學之所參證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吾求之有機之植物由耑以至於葉也吾求之有機之動物由孚以至於希也夫血肉之軀傳衍種類與動植諸物無或殊焉故羣之初聚爲種類也猶生植物之茁壯也任其天行之自然不用人力以助苗之長也吾故曰大羣小羣之所積也羣之先進諡曰野蠻者也羣之後進諡曰文明者也吾將衡其義而平之以從第二之積微

證第三之積微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含生之倫莫不孳乳以代羣也羣之爲道似也羣演之習於一偏每倍於天演之所漳厲也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則性理之大者吾將緣是而同異之也則性理之奧曲而不能深喻者吾將以浹萬物之變也

第四章 羣儀

案 *Structur* 字在英文原義建築或構造引伸之則爲組織皆嫌其不雅馴吾國儀字纂詰謂宜也得事宜也詩蒸民我儀圖之又容服有義謂之儀又賈子道術儀正也又國語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又管子侈靡不儀之毋助皆有構造之義方言儀幹也廣雅釋詁儀表亦體幹又管子法者天下之儀也又周禮大司徒五日以儀辨事注儀謂風俗也又荀子正論同服曰儀注謂法象也皆有組織之義太玄元數旁擬兩儀兩儀天地之建造也又周禮肆儀爲位注肆師治其禮也又國語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執儀皆有建築之義故定名曰羣儀

羣者生類也羣類之怒生羣儀亦因之而始修也由茁壯而碩大也田碩大而無朋也由無朋

而聚族也由聚族而爲國爲天下也皆如春日雨時草木之倒植者莫知其然也羣聯由於同類以相聚也羣俗由於異類以相變也故羣象聚愈繁而變愈雜也變愈雜亦將由異而趨於同也微乎異者所以爲繁也微乎同者所以爲變也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得其一以爲養也得其一以爲工也此指實業而之夫羣之所謂差者習於羣之大凡以趨於羣之特異也此羣之異於彼羣者由於各羣之互爲異也羣差之所自變非羣分之所自同也羣之習俗常變不居者也惟羣之制分乃守而不渝不同之制分少斯微之不同皆遷流遞嬗而互爲因果也迨其由同以變於異而天演之常例如推曲線然必取其遠勢所推彌遠而羣之所趨乃彌真物固有真也以一己之物執大羣之偏私皆足以蔽其真也

羣動之官濡而韌也羣類之官靜而翁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由其內部之互締者皆同其微也其各種之容量而使之爲吾養生之術者或排之使出以洩其穢也或範之就緒以守其玄也故彙一羣之情境詳審而善觀之則官之變象又皆繁而不簡求其有利於吾羣者何所指也而欲會通羣之經例以立爲羣儀則凡羣之官所倚爲休戚者皆羣之職分所當然也

羣儀果緣何種比量而可爲名也夫自存羣之最初義也不過有其生生之性而已無所謂條理也縱能爲一時之集合而決不足以主宰萬彙役使衆流也迨夫人類返而爲羣工之業人各執已業以爲界不相爲市則業消耗於互界者不知幾何也夫爲我羣之第二義也囿於羣俗深根寧極而無以自化也範一家以爲風氣僻一鄉以爲市尊楚人見麇不知可以爲布也越人見毳不知可以爲旃也不通其物者各費其所知無以名之名之曰羣拘也夫進化羣之第三義也譬之支體之別離由于血脈之流溢也而支體之碩大由於營衛之凝堅也故曰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業治也

能所二品相對之義也所程之原與能程之續皆卽吾心以爲謬也程之於羣演吾不知其退也種之於羣化吾不知其進也執經世宰物之紀以大通爲之比量則覺其遲也若夫小己之所經倫大羣之所應運因果相承質力交推其比差又皆本之於天而無所距離也

第五章 羣業

按 Function 臘丁文 Functia 卽執行職務之謂考淮南汜論百姓殊業而皆務於治

注業樸也事樸乃有功業也釋名云秉道德仁義而施之之謂業也易文言云君子進德

修業國晉語則民從事有業皆含有各事其事之意與英文脗合

吾之所謂羣業則有所異於羣儀矣羣業者羣已互界之爲聯也果然之分類其分之愈繁而用之彌度頗有髣藉以爲司飲食之管髣黑而好自理愛其類生相序死相赴取一果然數十果然可得故雖以類爲分然其智不足以自衛其類也考 Plikiopent 字典譯之爲根是類原始動物而國史補所載果然一獸其形相似是否爲一物姑存之以俟博物者原人之無君者其分工治事于此豪未于彼尋常求其以不利爲利而莫知其所適也若夫因道之敷而專己之能者則所謂羣聯以衆爲勢也曷不觀有脊之倫耶非可剖之爲兩而不死也儘絕矣英京密斯塞四郊之運輸一斷不數日而幾內之民無以爲生也

吾將引生學之例而爲證也譬之一身五藏六腑各有主也所出爲井所流爲榮所注爲俞所行爲經或納其新或吐其故或司其識或感其情皆有一定之程序而不相淆夫然後運行臨御之部各得其調也故羣之爲業循其性分之所當然盡其職分之所當爲而已其不合於吾之性分而強以爲職分者則所期者率不效不效則弱者病強者爭惟病惟爭羣之所以敗亂也故羣業愈分而愈精也羣業精斯一羣之生命所由託也小而齊家大而治國莫不以斯爲

類也

第六章 羣政之叙

案 Organus 字典謂之組織謂之制度謂之法則皆嫌其不雅馴周禮建邦之六典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是政典羣之所必需也易賁卦君子以明庶政庶政卽羣中百凡事務也典章文物無一不備於此字之內叙正字通曰次第也與 System 之意亦相同

政已者所以政羣也人道敏政天下之達道也不儘致曲也吾於原微（一四九至一五二頁）原生（二八七至九頁）皆殫發無遺矣政原之所起有相同于其類者有相異于其分者合內之道而相宜也天演之羣政大致相同也凡所謂君者皆號曰以兵禁非禦暴耳不知爭城以戰殺人以戰爲禍齊也凡所謂奴者則祗金革死而不厭內厲以相保也或曰衛君卽所以自衛也

吾所述君與奴合內外之道而相宜也非所謂分工之政也分工之政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而使之共濟也吾故曰分之愈微治之愈精也彼不分工之羣也道路之砍斫商業之樁礎其

爲工之業亦不過自使其私圖舍皆取諸宮中而用之不憚煩與百工交易也
羣之爲政無異於我之爲政以人治人改而正也君奴之類分則費日勞精以驚民之所可自
致合大羣而爲公也羣愈演而化愈近代愈進而羣愈治但所謂進與治者不過因其所比量
而設辭也吾又因其設辭而爲之定義之例也

第七章 羣維之叙

案小雅曰四方是維周禮曰以維邦國皆有互相連結之意與英文 *Austaining* 之意相
同故定名曰羣維

積治之世富有者不易居也積亂之年僅留者不易存也羣生之有聯羣聯之有業治則不足
以圖因亂則不足以圖革制中之政立法之權以利導我而利不入清明之志以勢蕩我而勢
不驚強固之躬是有所謂羣維也夫一身之內有司消納之器則附屬其器以爲外之機能皆
與通消息之藏存性命之正者互爲往來也其內六腑五藏之蓋無一不相銜接而洩其衛氣
也或有常名或有特徵而麗其內之官能焉夫如是則羣之所謂工業者準度量平權衡正鈞
石角斗桷理關市來商旅入貨財而所相遞以便民事者驗礦質以厚窖藏也課生物以務蓄

采也蕃草木以勤種植也則工之受形於一國其襲微重妙皆互相聯以爲觸也故曰工聯而工聯之所以爲異者又視工制之所產以爲準也

其次則羣儀爲吾羣所必需者與羣儀爲吾羣所常習者皆迥然不同也人爲萬物之靈人之機能而不可少者每失其人之性能之一種也故羣儀足以發泄大羣之所宗也又足以條違小羣之所攢也或無與於羣政之所謂大小也

故吾之所品彙其齊民者而範圍其凡民之所以爲工也若夫一羣之文物典章與夫一羣之憲令制度吾將附于其他之論著也

第八章 羣區之叙

案華嚴經引論語馬注區猶別也淮南原道以馳大區太元元攤四行九區皆有分區別域之意與英文 Distributing 分類之意相同故定文同羣正

吾今所欲明其義者羣已之界也或無分異同也或不能使彼此相互以集於中也或綜其萬有不齊者以歸於一類也工之有等差也生之有分數也羣之有成育也欲其循序而漸進也則必有所聯也夫必有所聯然及業分而事治也羣動之有知有覺所以爲叙亦有方也平道

路同車軌羣化之進由于能區也羣區之叙又以他種羣化之進爲比率也故古今治亂之機途轍可見也

摹略萬物之照論求羣言之比羣之所必需也羣之所俱同也以類取以類予也周流六極而不侔也羣己之爲化也羣也者舉他物以明其變化之微也推也者以其所不見而移其所見彼以其智之前知預推其緩急盛衰也或以爲同名或以爲異名也有所至而正其名以爲常然有所然有所同然不必同不同而距離於大異斯其爲大異之然而後知常然之不變也恒動也者久而不敷也或守弱也或致柔也習常也者自強而不息也或用而不靡也或有節以爲推也

用其同以考說也羣己之彙也衰異以爲天下式也用其異獨立而不歧周行而不怠可以爲天下母也初則襲自然以爲宗也繼則紛雜萬物而以爲竅妙也合兩者以爲關鍵也羣之所以亞儀曹其羣之所以亞維曹善信而亞可解曹夫生貨以及於熟曹以及於成器千無論遙焉曲與皆命物之化曹而物值所看亞消息盈虛者其貿易差之消耗曹其日常差之支付曹其力役差之修補曹其地利差之生殖曹其華年若之進退降亞曹

統論衆若以亞羣率之同曹有相對之義與由散而之聚吾身樂物之推移曹由聚而之散吾羣與科之亞縮曹家差所以入羣曹羣同所以修己曹故羣區之塗在能別曹求時以自存曹自存之因有工曹吾羣之所以經緯人事者總其要一羣之業曹舉其凡一已亞業曹

第九章 羣常之叙

案 Regulation 字有節制法律兩種意義同書尊免有常注常刑法也又之有常不敬注有常者之有常法也是常字有法律之義曾子隱顯有常注常五常也管子立常備能注常謂長育之常數也莊子五常之所運注引管子注五常謂五氣行天地之中者也是常字又有節制之意

羣儀之大演正生以正衆生也保始之徵不懼之勇皆視一羣之所官所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的也夫然後百羣之所謂常者也假物以爲因者必爭爭則必就其能斷曲立者而聽命焉生也法當以直而不政必看之而後畏看而不畏則有方伯速帥之類以爲守臣扞城焉兵也人不能博瞻而且無毛羽莫充百奉自衛非常無以爲羣秩也

夫羣之自稱曰造化也將奚以爲也得的以適也覺也慮也內之使曰一品外之便使無方也

皆互相爭而後自競皆互相敵而後自存或吾及見或吾不及見也故無論何國之戰均爲一國政治之所策源也故無論存國政治之策均爲一國之重心力已先集於中而後不至有恣的轉復之患也吾迺求之券內也吾身之券所謂剛毅納之券也吾將使券乎內與券乎外者互相爲戰也互相爲戰然後凡一羣之所謂攻戰者皆緣是而生也皆緣是而久於亂也又有所謂平戰者爲之疏明也平戰者無爲事任無爲知主天下定於一也定於一故能勝物而不傷也

寓需於其總也稽之得相對之數也散總以還零也併之得錯綜之義也觀別無以折其中也觀同無以凡其中也中有兩種義本義之中也緣義之中也中有四章旁其偏兼也舉然者以爲此舉不然者以爲彼景的內也則彼此各相背別中無以連次第之義也連相背於中則中不定也而欲使中之義不可破非立常無以證中也更大過於中也更小不及於中也故小不可以爲內者大不可以爲外也內外邊也大小非中也習俗所相系者是猶自舟中引的也內無中而外無封也

羣德所挂以爲常者有集中之視量也有附中之比量也我與羣有相互之義焉平其兩邊倚

焉則不止所挈之止於中也挈其兩邊以高於中則絜無所受其消息也而權亦無所得其盈虛也挈有力也引無力也重者下輕者上上者愈得下下者愈承上因之以證其第一義也所行或引其所思也因之以證其第二義也所思或挈其所行也故羣已所受範於天演而命之曰中庸之常者性之也非外緣我也

羣與我曰品於其總也有間中也間不及旁也旁相交之點有以相攖有不相攖也攖中以盡於分也能動之羣其所以自建者物形之勢求之歷級而升非有一定之程以爲準也據準以爲一定之程者迺羣之相沿以爲事實者也相似之宗也羣演之爲厲也羣之初由散而之合也由合而進化也由進化而爲有修齊之國家也羣之有修齊譬之蓄電之池不同之率其吸力所引以爲同品之徵一也所引爲同品之徵故曰有修齊迺爲合也

在羣常之叙演而爲同與不同之徵又有兩種徵焉推之至於第三種獨徵之數歸納之爲二義也綜之二義相同之率而于小己之條理其廣闊吾莫能見也以一邊而求其圓徑之元殼然而動於素逝之情忽然而出於無方之知傑然若負建鼓而陷於河漢則圓之內徑無所依據而推方維之術也無求其率之速也無求其術之奇也惟求數之合也故此者相比以求其

平也不必別其初間卒也若夫羣之自建由於爭以圖存也由於義以互助也由於智慧以爲別宥也由於中正以盡職分也由於禁攻寢兵而求合於中庸之道使之悅而誠服也吾之所謂羣儀也吾之所謂羣維也吾羣所需以爲衣食之供而求其適也則未得其道也而羣常則藉衣食以劑其羣之平也不當供過於求一也常例以外之預備二也償還勞工利益之勻攤三也六鑿相攘無過於人欲之易激也日徹爲明耳徹爲聰口徹爲甘心徹爲智溢於此者或缺于彼也業之有銀行羣之有財政人之所用容足耳惜事不果乎象宜也

衣食欲得其平勢所不能也所謂平之義無一人不得其所方謂之平也人各得其所人道也人生物也生物之常無規矩率繩也人之不齊人之性也今以其不齊者而齊之是自亂其例也

第十章 羣制與羣法

羣之有差單也純也參也錯而二也縱而三也聚之爲兵也散之爲工也羣之類羣自有其凡也故曰羣之制以差爲等也羣差之品猶於羣儀之量也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綜伍以詳數單爻與雜爻同功而異位也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

僞相感而利害生相互者雜物撰德率其偏而揆其全也不能以吾不及見之線平鋪直叙以爲準也執其圓之起端而爲始然後推其圓之卒端而爲終也羣者相互而成也相互則集衆不同以爲同也衆同然後奉一以爲君也奉一爲君然後定於一也或戰勝而變除也或合衆而聽命也此所謂錯二之制也若夫同姓之羣則聚族而居自制典常所謂宗法之羣也宗法之羣羣演所由進也故典常亦不能獨異也吾將求其羣與羣相衍之中而所謂羣法與羣制之不同者仁存也合內外之義而推其所本矣

兵制分兩種募兵徵兵是也皆建國之所措意也而兵法當嚴有吮癰之恩投膠之均挾纊之感行令之必斯可矣故其所制爲法者皆強而後行也兵之所趨向皆隨將之所趨向以爲轉移若夫爲政之道無論其爲公爲私也皆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意政之本也兵法之所謂同強不同以爲同故曰強同也羣儀以欲爲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羣惡死我生之羣惡勞我佚之羣惡煩雜我安樂之中庸之道羣常之叙也羣常之叙絜矩之義也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從所可受乎心也譬之一身心之所可中理也

工制則異於兵制矣傳曰天下有二非察是是察非謂合制與不合制也工制治其法以求其

統類類以務象效其人故工者以人爲備也則凡人之利害皆工之利害也工與人相互以爲制也雇工者也傭工者也助工之所以浹萬物之變者也皆自由以爲交易兩利爲利也故同品互助不必以勢壓也不必以錢賄也羣之茂育即工之茂育也吾早夜以思吾擬將羣儀羣習均範之以羣互出令而無所受令自禁也自便也自本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無所疑也之其所以制理焉然後羣之所謂工制制之於自行也譬之羣動之自維濁明外景清明內景從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反乎中庸斯謂之悖近乎中庸斯謂之道以贅稽之萬物可兼知也故中庸羣常之本也使萬類以歸之一權也

兵工二者之制亦每論而每失也法而不議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職而不返則職之所不及者必墜其爲品也不凡其爲類也不齊羣法之驟進也國俗之相習也族類之相雜也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則尤知羣學之不易爲科也

兵工二制之雜亂無程已如上述矣合衆族以爲故也或相類也或不相類也或並未相聯也或一部落之偶旺也或各相形而實不相聯也欲其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

皆有等宜四海之內若一家使相歸移也統而立於吾羣之法而尊之曰憲令是不能也藉曰能之亦不過強同也政事之賦也物類之財也所以養民之策不等而求其以類行雜以一行萬始則終終則始若環之無端而能循其自然之理同力合作焉吾未之前聞也人何以能羣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以義故羣之義在能分合強其不能分者而使合之何若使其可合者而併分之則分之而事治矣分有不同者亦不與義離也

吾將以其餘論未來之羣制也羣制有與羣維相關係者焉非將析今之所謂羣維者無以建立吾之所謂羣制也今之羣維志不免於行曲而冀人之以己爲公也行不免於汗漫而冀人之以己爲脩也

水火有氣而無生木草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貴者也

非徒恃其威足以敵衆也非徒恃其富足以殖民也故序四時裁萬物兼利天下無它故焉得之分義也

第十一章 羣之變化

羣之構造猶之小己之構造也羣之能建由於羣之能動羣之能動由於羣之能變夫羣之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不可以爲典要惟變所適其出入以度惟其能變也斯其能建也時而以趨於古之制則其變亦復古也

羣之變化革命維新也變化而至於承襲制度而已於隆古制度皆律所不許也譬是而務類是而幾不慕往不閔來成促曲期吾所防也

予曷不觀乎歷史之沿革由兵制時代而變化爲工制時代由工制時代而後變化爲兵制時代耶從一千八百十五年至一千八百五十年從一千八百五十年以至於今日有異狀而同所者有同所而異狀者皆不外以兵制爲時代之起伏也狀同而爲異所者雖名實謂之二實狀變而實無別而爲異者謂之化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此事之所以稽實定數也吾將徵之于英吉利所謂擴張軍備之國也無一日而不在干戈擾攘之中以兵爲國之重心也以強爲兵之執行也然同時又實行選舉之制矣民行莫不自由也民言莫不自由也民之自爲政亦莫不自由也而二倍其官以爲自由之保障也爲之保險以防其責也爲之揮霍以供支用也爲之養志慈幼以厚其生死也在名爲一實耶二實耶或曰英國之民英國之兵也吾又不解

英國之工何不爲英國之兵所掩也釋之曰兵工皆英國之民矣入伍爲兵退伍爲工在名爲一實也羣之變化兵工兩制不能同時並舉也衡不正則重縣於仰而人以爲輕輕縣于俛而人以爲重此人所以惑于輕重也重兵則輕工重工則輕兵所欲未嘗粹而來也所惡未嘗粹而往也惟吾英習之易安也信之易立慮之易知也兵工兩制單與兼無以相遲則共雖共不爲實矣譬之路電傳郵所以共其信言以相期也

第十二章 明義與撮要

羣已何緣而以同異曰同則同之異則異之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知異實者莫不異名也則同實者莫不同名也推論至于無共然後止也羣已之名實所爲樞紐者衆矣吾將棄其所變喻者而不究其詳也

民之自爲政也與民之自爲生也欲以字書而詳釋其源則未之前聞也以民生之互存而爲民政之互助則又陷於交喻之約名羣之所以爲儀也卽羣之所以爲職也羣之所以爲職也卽羣之所以爲人道也儀之所以範民於禮職之所以希民於工皆民之自使其各適其適也語曰擅寵于萬乘之國必無後患之術莫若好同之比之謂也

夫以一世之變欲以耦化應時譬猶冬被葛而夏被裘也夫一弓可以百發一衣不可以出歲
弓必視乎高下衣必適乎寒暑是故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故聖人論世而立法隨時而舉
事也天然後知羣學有所謂交喻者法度不同非務相反也時世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
而法其所以爲法所以爲法者興化推放也羣演所以觀變也羣儀所以稟道也羣職所以守
藉也羣維所以施宜也羣正所以齊法也羣常所以處神也夫至人之裁制萬物也猶工匠之
斲削鑿柄也宰庖之切割分別也曲得其宜而不折傷是羣之能成爲學也已淫已失復揆以
一已雕已琢遂反於僕合而爲道德離而爲儀表又皆不失其親疎之恩上下之倫也夫然後
審時之所宜度情之所適不強人之所不能爲不絕人之所不能已制禮足以佑實喻意而已
制樂足以合歡宣意而已神而化之存乎其人也要不可一成而不變也傳代之俗非一君之
法藉也羣之內券就其羣之已然者而爲節行名之曰神我之羣也故民雖衆有時而欲徧舉
之故謂之羣羣也者大其名也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民民也者大別名也名因其宜約之
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故羣之現像相共以爲約名者是謂之典常也而
羣之現像相共以爲實名者是謂之倫理也均謂之羣之內券也

天地之合和陰陽之陶化萬物皆秉一氣者也羣演至微神明弗能豫也及至建律歷別五色異清濁味甘苦則樸散而爲器矣大之無外廣之無垠藏之無密多之無數定之無程六合之外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內一人之制也天地之遙可以知表識也宇宙之微可以歷推得也若夫羣演常例則十章之內券已詳言之矣吾將求其羣演之所謂家者總而齊之也

家道

易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成云爲家之道也與英文 Domestic Institu-

tions 字義亦相同故取其質譯而又典雅者以名篇

第一章 明倫

志無虛邪行必正直此齊家之倫也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此之所謂君臣治人與治于人者之分別耳不可相混夫婦之

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交所謂羣中五倫也諺曰無因之辨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夫五倫之義則日所切磋而不舍者也

夫吾之所謂倫者義之有次第者也學之有條理者也非已往之故吾也迺未來之新吾也稽古之倫猶之敝屣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以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

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是故謂之爻象與爻皆倫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此倫之至也或曰倫不足以成科也或曰凡古之明倫者高矣尙矣或曰凡古之明倫之族者崇德而廣業矣或曰倫者彌綸天地之道也原始要終已證死生之說也曲成萬物而不遺也成已也成物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人復人相繼而成則謂之倫故倫亦多術也有倫而傳之子孫積子孫而世其家故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也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己也不必爲己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不已之謂羣故羣由奇而耦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羣之道盡於此也

見原書三一九至五一

案此章純取經書言倫之精者以譯其意然與原意並不相悖也譯意自負在名學之上世或有知我者耶

第二章 論父母子女倫中之理

吾生有係於羣演者與人倫之有係於吾生者原其生之式微以至於能哺能乳則其父母之

所留遺於子女者亦至多也而相互於父母子女之間者又不可以尋常之倫論也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不已人所以爲萬物之靈也

相引以名相結以隱準吾家以推及吾羣吾家之別志服知而吾羣之別志服知也老也幼也勞病死也由其始生以至成年而所存者希也迨其互爲昏媾長養子孫則又希之希也吾將明其三種義或冲氣爲和使生者不天一也清靜爲天下正使生之者寡不以欲勝其情二也攝生以養神而絕其生生之原三世家道者道之原也生之本也羣之兌也

第三章 原男女性之始

吾之謂性天命之謂性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之者也無分於貴賤也無分於高下也無分於男女也有所愛惡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性不可前知也性不可直肆也性不可以襲常也男女性不可以差遲也不可以究竟也相互莫知其極也古者婚姻之禮人生相互之始也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蹊然人相互之義常存有不可據爲典要之義也

從情性安恣睢慢於禮義野人之婚姻不過恃強以凌弱也羣之已進化者或羣之半進化者則又以婚姻爲傳舍愛則加諸膝惡則墜諸淵供一時之嗜欲而已夷狄迺以妻女爲終樂之

物也千奇萬變其統類皆賤視其妻女也無所謂德操也無所謂貞節也

男女之有常者羣演之進也緣於情而生欲緣於欲而生思慮按次以爲要妙也不差用其情者相率而爲夷狄也差用其情而常德不忒者由夷狄而進爲諸夏也亂倫者敗常之謂也身且加於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亂倫之靡準之家道罪之重者也

羣之政令不明皆由於性之化易不神也萬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常則使性不自制也性不自制則羣備而不矜也羣儀之謂守中羣演之謂大制皆相互而不可離也

夫孝弟仁義忠信廉貞此四者自役以役其德者也自役其德則家道因亦齊也家道因以齊而羣義因以立也故曰家齊而後羣立也

第四章 論同類與異類婚姻之利弊

男女相耦之制亦多矣吾將先論其同類與異類之婚姻以何者爲宜 *M. Tennar* 歷枵著古代史曾評其元代婚姻制別之曰同類匹異類匹自一血統而相爲耦同類匹也自他血統而聯爲耦異類匹也婚姻之本非耕芸種植之謂務其人也務其人非貧而宜之寡而棄之務其

本也唯婚姻得其道也

歷枵之例以爲異類匹者非一羣之中女子不足供男子之求或羣之中父母好殺其嬰孩也則異類匹爲私娶之原也私娶又爲同姓之匹所放也男女切倚固無休息羣之所以爲靡也羣無女子則又無以爲生生之道也女子不足以應其羣之支配則羣之男子亦相繼而滅也故爲論政者所不許也私娶之風盛則多妻之制興焉若多夫之制興則非論於私娶之羣也男女天賦之品數既殊男子別有需於女子甚殷強有力之男子固不願女子之自殺也女子之數希則必彙羣不齊之夫以爲妻而無由虜女子以爲己容悅也

歷枵之例又以爲女子之希由於女嬰之自殺也若據於原人同類私娶其特性特能影響於吾人類者大矣故羣既無以爲妻此羣之失必取償於彼羣也

異類匹原人恃強力而攫取者也無時而不可掠人之妻無地而不可虜人之妻女子有價之物也取攜保抱視所遭之外緣以爲進退也劫女子爲戰時所不可免之事實也戰時女子每爲人妻妾之品即戰時論功行賞之品也古諺云妻戰勝之品也何以謂之戰勝品被劫之女子甘爲不仁者之妻妾也何以有終身之感而免于怨尤焉恐不見容而希以自存也然不仁

之男子每以得人妻妾而愈勇也愈勇則愈奪人之妻妾固不以一奪而止也異類匹之定例所由昉也

以強奪爲婚姻之禮果爲明德新民之大綱耶人之樂得女子以爲妻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身體之便也高臺層榭以爲女子麗也珍怪奇異以爲女子美也文繡狐白以爲女子妙也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果何爲耶一羣之戰爭爲女子而戰爭也爲女子而戰爭又皆強奪而娶也是何羣之厲也強奪而娶女子之所深惡而痛恨者也女子之身女子之友彼將恐懼爲人奴也彼將恐懼爲人虐也彼之相對以冀於倖免者習之而無間也

夫人生願而爲之家亦人類之大端也羣之進田野而文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國禮之所許也合二姓之好上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納采納吉納徵皆定期以請也非強要也非迫脅也非議價也將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也將以守委積蓋藏之資也是故婦順脩而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道可長久也

或有羣以同類匹爲昏禮也或有羣以異類匹爲昏禮也或有羣以異類匹同類匹互爲昏禮也或有羣戰時則爲異類匹平時則爲同類匹因時而變更其昏禮也或有羣相繼爲永久之

戰爭彼此互虜掠其女子而替爲昏禮也或有羣而爲戰爭之勝也強奪而娶其失敗之女子爲妻妾所以徵其勇也同類匹無所需也將以異類匹爲昏禮之典要也

異類匹以成婦禮也以明婦順也又中之節文所以重婦道者也重婦道必其羣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遠於其愚然後能爲之夫也然後羣無所爭也羣無所爭夫然後家道成也家道成所以持情而合羣也

第五章 論男女相轂

一羣之未進也既無政治以清其源又無道德以善其俗隨其性之所適處乎無嚮行乎無方挈汝之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故曰民之欲最強者也可以無所不爲者也充類至盡男女之欲一發而不可復按也價驕而不可係者其唯民之欲乎

學者所不易據爲定論者共妻之說也善否相非誕信相譏無法以解其紛也故原人之御女也猶之執干戈以自衛也釋器皿以目守也飾文章以自美也緣衣服以自煖也使天下之女子皆爲我一人所專而他人莫敢有所希也以歷史證之吾不敢信以男而專衆女之爲是也亦不敢信衆女而共一男之爲是也天下脊脊大亂在使男女相轂也男女相轂在絕其羣已

之界也羣己之界絕而人道息也

男女相轂罪在撻人心也使子生而不知其父或知其父者而漠不關心則母與子所欲存者父之精也母與子所欲官者父之殘也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禽獸之制也人道而陷於禽獸世道之大憂也

男女相轂羣演之所退也婚姻通例最希者貴最柔者剛致命盡情而無與於爲政也羣之爲道共利之之爲說共給之之爲安不利不給所以不平也國之不平由於生息之蕃也生息之蕃母道也非父道也父母者忘其神氣墮其形骸所謂有憂患而無安樂者也

男女相轂殆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使之成教易俗也相轂者較勝於他之爲例也以他例比他例無以爲容也則相轂者自亂其種姓也既自亂其種姓而欲其羣之平也不可得也

上之所述世俗之所謂然而不然之世俗之所謂善而不善之天下之平在於均調兩利爲利者也兩利爲利則人樂爲之人樂爲之則家道有節制也

第六章 論一妻多夫制

男女相穀所謂無限之一妻多夫制或無限之一夫多妻制是也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經緯天地而材宜各彙故道之以理養之以清男女之制必求其有限也

茲先論其有限之一妻多夫制一妻多夫制妻出令而夫受令者也夫不能專有其妻也衆夫以聯有其妻也夫夫者兄弟之政也此制不離塘曾行之矣

按 Britons 不離塘即 Naughts 立斯海口也

夫生人所歷之種率性所謂先天也習俗所謂後天也男女性與生俱生者也或男性好夸則俗習之爲多妻或女性好淫則俗習之爲多夫或男女性各適其生則俗習之爲一夫一妻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夫有剛毅之德而可倚之爲丈夫以此之謂夫也而若合以衆夫而共一妻失其爲夫之道矣是必爭之府也智慧因之以滅也仁義因之以跂也安樂由之以漫也相是羣趨于亂也

人之所受于天必有以制其自私自利之心然後人迺能羣也男女相穀由于男女各自私其私各自利其利也私利互相衡而至于不可感通也以天下以至柔馳騁天下之至柔使桀傲不馴之男子率以聽命女子是家道之無恒也是家道之日離也其究也種類因之以稽也人

命因之以窘也禮俗因之以衰也是率天下而爲禽獸之道也羣道與生道相感通者也故生道譬之槃水正錯而勿動則澆瀉在下而清明在上則足以見鬚眉而察毫末也微風過之則澆瀉動乎下清明亂于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男女措精天地之化今以衆男而御一女豈微風之過耶投惡臭于清水也其正外易其心內傾故爲生體之害也水之就瀉水之下流也家道下流而羣可偶存者羣爲習俗所囿也一妻多夫雖爲習俗所囿然一女而養衆夫力必有所不瞻也力有所不瞻則無以爲衣食無以爲衣食是下流之障也

一妻多夫制何尙存於今日耶冥冥而行者見寢石以爲伏虎也見植林以爲後人也冥冥蔽其明也前之所謂衣食不足而彼羣之所謂衣食者皆需於衣食至微也彼羣之定物以愚決愚決必不當夫旣不當安能無過乎彼羣之愚自然之愚也彼之有羣先於有家也彼之謂家自適其適而不適他人之適也家與羣不分界也

濁明外景清明內景聖人縱其欲兼其情而制事者理也水動而景斜人不足以定其美惡也水勢玄也羣制多端而吾不可執一端以爲定程凡視物有疑吾慮不清則未可定其然否也羣之有一妻多夫制羣演所必由之階也俗之所必變之例也政之所必禁之俗也以可以知

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其所以爲性理者雖億萬而不足泐萬物之變也泐萬物之變者以羣盡倫也以羣盡制也

第七章 論一夫多妻制

萬事之經異趣而同歸古今一也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學之爲業其道旣得莫知其爲之其功旣成莫知其釋之異哉希伯史之論性也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一夫多妻幾於安於性也世之所謂尋常也不僅先進之國然也吾無所用其驚疑也坐而可言者起而可行也雖非女性之所願也以其尊也以其富也受而喜之忘而復之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此之謂習俗也是役人之役而不自役其役也與一夫一妻制並行而不悖也

多妻制之易於流行也吾得而知之矣男之所以貴於女者以其能上人也以其能爲君也以其能好勇而多謀也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土地博大野不可以無吏百姓殷衆官不可以無長操民之命朝不可以無政萬物資生以順承天衆女不可以無夫故女永貞以大終也故女含章以時發也故女括囊无咎以慎無靈也妻得夫而後尊夫尊而後羣可建也欲爲其羣

者必重因其民欲爲其民者必重盡其力無以蓄之則往而不可止也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也故盡民之力以爲羣合也盡民之富以爲羣積也明禮教以定其善惡也審度量以閑其是非也一夫多妻者猶之察能授官班祿賜福使民之機也諡之曰羣利亦諡之曰羣德也因之曰羣蓄亦因之曰羣性也古語曰婦工所以求容也非所以求工也除宗教外故多妻者欲其妻之臣妾我也

野與與市爭民家與府爭貨金與粟爭黃鄉與朝爭事治此必亂之道也人情不二故民生情可得而御也一夫而多妻二也一妻而多夫亦二也多妻可也多夫有何不可也多夫則亂種也生理所不適也多妻則所以爲民蓄所以爲民收也若夫男女相穀則不可同日而語矣則多妻之遠因因于人類之自保必相輔而後行不儘恣男子之欲一也因戰事而民喪其生民少則無以供其羣故樹人莫如多妻二也下以傳之子孫者反其真而爲政之原也上以承之祖宗者變其物而爲羣之係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非性之不善也夫男少不足以供女之求多妻所以劑其平也所以寒其性也所以權其德也強制其欲而不傷強構其精而不決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所以善吾生者所以齊吾家也此之謂絜矩之道不讀日

諺曰大惑易性小惑易方多妻亦俗之惑也欲易其性欲易其方非辦其惑不可也非強抑男子之性不可也非強奪男子之權不可也此之所謂撻人心

欲官陰陽以遂羣生非多妻不足以安其性命之情也故曰多妻家道之齊也使少男不致以情死寡女不致以鬱亡也彼之一夫一妻制者喜怒哀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也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何何焉終以賞罰爲事耶吾故曰不知反其性以平恕也

吾國方勾勾主張男女相殺其最低之限亦以一夫一妻爲程不知歐人男女並毗無法得其平歐戰後猶以人少爲患況昔之爲政者私生則育之公院外偶則訟之法廳總其凡十有四五離也此人道之大苦也斯賓塞爾竟誦言多妻之養亦敢于犯宗教之大不韙也言羣者無最平之衡以爲之準故最易于失之偏朱子曰扶得東來西又倒使吾羣而趨于多妻以爲得羣之平則財力不瞻一也生育太蕃二也女子不足以供男女之求三也家道日趨淆雜四也故君子不得已而思其次莫若下隨民俗之所安也有餘富能養者許之有生子必需者許之其他以年齡之相差（以十歲爲度）智慧之相等職業生

產之相愉或庶幾持平之道也莊子曰貴以身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無他已所勿欲勿施於人也以已之心忖人之心也蓋道也我道也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第八章 論一夫一妻制

是非相糴古今同類也夫各是其所是又各非其所非是非果無究竟耶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不互傷羣道之始也男之願有室女之願有家性分之所當然也各爲盡其性分之所當然而無所毗人道之至也故一夫一妻制久而久之是謂之治平也

妻者齊也與夫相齊者也故不容有二不二則人物利害不相撓也不相撓則各適其適也各適其適則資財得其平也售物者將物而施購物者憑價而取徹志之穀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有爲也欲當其事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一夫一妻之道也此之謂治平

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性之所近也家道亦凌諄矣男子正位乎內女子正位夫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一夫一妻家道之正君子以自昭明德也妬婦德也惟多妻之家有之正家道所以杜妬德也

家人嗃嗃有悔厲之吉也婦子嘻嘻有悔吝之凶也說者謂夫妻交相愛而必有反身之節也父母之謂嚴君所以嚴其家也子孫之謂嗣君所以嗣其家也故一羣之有節言有物而行有恆也節其家一夫一妻順以巽也家節羣道之由也

禮以順人心爲本故存於禮經而順於人心者皆禮也一夫一婦人心以爲常然而莫知其所以然故爲人道之本也親迎之辭曰往迎爾相成我宗事修率以致先妣之嗣若則有常今迺率以爲常也

此章與前章各持一理若相背馳不知一夫一妻家道之常也一夫多妻家道之變也君子處常以寓其凡君子處變以寓其特故爲羣立君非盡人皆君也羣有凡例所以容衆也羣有特例所以明賢也羣之成科亦難矣

第九章 論家制

家與國相毗而不可倚也懸一衡以理萬殊毗於陽則剛必折也毗於陽則柔必溺也家道始乎稅成乎文終乎收校凡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代勝其下復情以歸文也軍制之家道勝乎文者也工制之家道勝乎情者也文理繁情用省是禮之隆也文理具情用繁是禮之殺也文

理情用相爲內外表裏並行而雜是禮之中流也今之制禮有偏於軍制之情用者則相率羣以爲軍制之情用也有偏於王制之文理者則相率羣爲王制之文理也或情用文理相互而雜也王軍制者固多妻爲禮也王王制者固一妻爲禮也二者又何從而得其中流耶然主軍制者強主王制者弱捨一妻之制而從多妻之制若之何其可也是姦人之道而背叛之心也君子接臧穀猶且羞之而況以事夫妻之道耶若主王制者易其地而變其名謂之軍制者曰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禮之中焉能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者焉斯人道之至也子之家道必改弦而更張之子姑舍子之所適而適吾之所適也不知子之所適適與吾之所適相反也祖宗之風俗也宗教之信條也無一而容吾適子之所適也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欲止其爭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必先治其羣以羣之養給羣之求養必不窮乎求求必不屈於養兩者相持而長家道所由興也家道者非適於一己之私也適於天下之公也至文以有別至察以有說羣與家不可相距離也家之有係於羣道亦多端矣

享明之論德曰義者事之宜也野人暴慢恣睢輕性以爲高凡事而不知其所宜也則凡事而

互爲是非天理入欲交競於中欲求所宜而不可得也彼深以古之學者不明內券之術也而曰以順爲正者野人事父母之大本也（見古律一八六一至二二六）又曰孝者生之謂性也又曰家人有嚴君焉以爲民紀也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爲蔽此心術之公患也享明又曰古之所謂婚姻也男女相覈也一妻多夫也有節者無節者相習而成也考文記傳普天之下莫非男也凡男之所爲皆經也女子尋常也其羣始爲政以父爲長也妻妾也子女也奴僕也皆受治於家之長也迨羣制有常是之則誦非之則申故息容其務也無所禁必自見也然後羣德有所持也家之有業兼稽於家之衆也婦人永無承業之權而爲人所持也明享所擬議上古農牧之時草木暢茂禽獸繁殖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天下猶未平也無所謂人道也無所謂羣化也羣化者以我化物也人道者以尊道卑也大夫之家數生畜以對也樵悴孤虛旋生旋滅不知經何年歲而有今日之歷史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家道由漸而進也則向之所謂條理之不明政教之不闢皆爲漸所積也譬之有家於此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相聚而居相集而熙相舍哺而鼓腹與木石居與鹿豕遊以耕種爲業以蕃種爲傳以合種爲孽禁非而止亂也同力而兼并也分王而

治事也教善而禦暴也其周一身者謂之力謂之氣其宅一心者謂之智謂之神智力氣神兼施之以離合萬物也家之爲政也羣之爲政也一一皆皆秉彜之物則也人生而有志志也者藏也然而有所謂虛不以已所藏善所將受謂之虛心生而有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兼知兩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壹虛與壹羣之所由創也羣之所由創即羣之所由生羣之所由生即羣之所由演所謂運智慮以爲才制行謹以爲德稽治亂以爲俗通天地以爲人建生民未有之事業故曰出類拔萃也夫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爲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爲賈師工精於藝而不可以爲工師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也精於道合大小微粗而在宥之也以兼於物也以底於定也以激於相感通也夫羣之內券也由其同以致其然也夫羣之外韉也致其通以前其大也夫羣者積之謂也享明釋家道之能分曰古之所謂羣者家也古之所謂家者身也故曰修身而後家齊也修身克己之謂也齊家復禮之謂也齊家所以合羣合羣所以保種保種所以進化凡所當爲皆有當然者爲之陰馳而潛率也夫身單位也家合義也非同力之謂也聚羣之謂也若有所謂同力者爲政之方也復仇之道也夫由其公爭其所存爭存於其羣也由其私爭其所存爭存於

其家也公者私之之積也爭存又爲私之所必求也夫身孩之所孳也孩抱之所孳也維授
十百泡牙孳其中而求種族之孳生無窮盡吾力焉爲致所宜俾竟自存以期可大可久勢所
不能也身盡其故則美利不可兩也故羣之治也家之齊也能順人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
人猶植木也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旣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則其天者
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然助羣之長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率爲羣禍也治羣者
勿助其長也衆私爲公此羣道之大凡也

家之分亦有節耶今之秉國成者每以其分分吾家也每以其分分吾羣也非儘以一己之私
而負其責于吾家也充類至義以吾之私而負其責于吾國也國者由私而積也治國如治家
也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慈吾幼吾之職也慈他人之幼吾之業也擇天下
之士各稱其職盡天下之人各安其業其求也吾與之其過也吾止之吾就吾役焉猶衆工之
各有執藝技以食力也吾將奉行吾家之分然後推及吾羣不銜能不務名不侵衆官自與天
下之英才討論其分之大經也此羣道之體要也

有所謂仁政者有所謂仁心者吾得熟慮而詳思之也仁政以及民也仁心以及物也凡吾之

倫有兩衡之說焉少者無自信之能必求其能信我之人也壯者有役人之智必求其能役我之人也夫倫爲人之條理也不淆之謂條也有文之謂理也父不必以法制其子也幼不必以法制其長也變化代興謂之天德羣之所以不渙由羣之有天德天德由於善相感故奢者不使之賤也富者不使之貧也

人之生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必假物以爲用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奉其智且明者以爲之長也是以有世襲之封也是以有保產之律也是以有祖宗郊廟之祀也裂土田而血食焉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私其一人之威於萬世無窮也因其私久假而不歸則謂之公假其公而布在方冊則謂之憲令此謂之封建之制也享明曰羣者由家之積以輯其羣也由身之積以輯其家也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家不在於羣也

今之政治有羣而無家也適其俗修其理施化較易也今斯賓塞引享明之言曰治國者必齊其家也必修其身也始食肉者而不忘蔬菜焉飲酒者而不忘泉水焉天演公例殖人猶殖木也身本也家枝也國枝之扶疏也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政俗固爲人道之蠹也

第十章 論婦德

百發一矢不足謂善射千里蹶步不至不足謂善御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權利不能傾也威武不能屈也是之謂德操人類之德操文野有別惟號稱文化之婦人其不平猶甚焉其一庸衆驚散能忍人所不能忍容人所不能容受之于夫無怨言也其一台慢棄能行人所不敢行爲人所不能爲施之于夫無慚色也

野人少恩生女恆以貨視之自毀齒以上鬻賣以覲其利弱者不勝皆居爲奴身旣爲物之一種與物之價相抵物無所謂權利也權利恣主所爲也則男之暴虐無涯而女之愚欲無徑二者適得其反比例焉

行而供糞非淖瀆也行而俯項非擊戾也行而偶視而先從非恐懼也婦人欲故屈其身不以得罪于比俗之夫也子毋忍歲此劬勞之婦人耶彼之生命至無聊賴者也不可齒數于人類者也有命在天而莫能饒免者也辟遠而不懲程役而不錄雖達四方人莫不弃也強之凌弱富之凌貧多之凌寡羣演之公例也欲得其羣之平必減少其一羣之不類欲減少其一羣之不類必先有以斥棄其一羣之非常非常者尋常之所駭也羣駭則不得其平也羣平則男女平

也男待女以禮女事男以誠見端而明本分而理使男女各得其分與端于其羣也妻者與我敵體者也敵體則志好之行安之樂利之我家即彼之家也彼以利娶以貨送者不亦翦翦乎婦之有德操非羣化所由進耶曰羣之有軍制故有多妻制也羣之有工制故有一妻制也多妻制賤之如胥靡也一妻制尊之如帝天也軍制之爲勝歟工制之爲勝歟天行人治常相毀而不相成固也果何者爲宜耶夫吹箏也猶有嗚也吹劔首者映而已矣羣而欲求男女之平猶一映也使女之所操無異于男之所操羣之業有限男女之操無限也方且與天違而心不屑與之俱陸沈也或曰男女互爲軍互爲工也或曰男爲軍而女爲工也所操之業雖同所操之德各異使男女同種于農偶耕而並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信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已智窮力竭則以僞繼之日欲多僞業與德何故而不僞也

戰凶事也以專制勝家政亦因是專制耶蓋常人之心囿于自由之說以爲吾道之所存寧死而不肯立異同也以工爲業者則以是爲公德工業自然界之例不敢冒公德之所禁因以伸吾情于私德也有所拂者而有所宜有所正者而有所差萬理雖殊強其殊而歸之同一也觀自然之理各殊其所殊而彙爲同又一也比于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因各適其

所殊而後成爲山澤也羣之設象成形較山澤不啻相倍徒未可以一概論也種之不類也教之不宗也丘里之各別也風俗之互異也生養事畜之不儕也合計物之數不止于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號而讀之尙不得其涯略合異以爲同聚百姓千名而以爲異同吾求其名之可紀精之可存者稀也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焉而馬孫于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可謂得耶

第十一章 論少儀

慈孝人之天性耳莫或使之莫或止之父之慈子之孝各盡吾之義也慈所養其幼也孝所以養其老也吾之一喜一怒皆幼之則也夫幼傳吾之宗也故必制之以儀起居有儀言行有儀飲食有儀仕宦進退莫不有儀婦之不賢所以絕吾幼也幼之不肖所以絕吾宗也身者親之枝也傷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吾欲厚吾宗所以厚吾本也

案此節原文質譯野人待子生之殺之惟喜怒之意是從然父子相處不能過虐過虐則絕吾族也欲眞愛其子孫則不可使吾族絕也其語不能明達參之原書以意爲之嚴又陵所謂譯意也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案原書此節（二百二十節）雜引子之弑母父之鬻孩彼此易子而鬻東方非印未開化之俗皆旁徵而博考之是教民以長傲從欲也其實斯賓塞爾之慈欲正家而慈幼也今余譯其意以便讀者幸勿責其與原文背馳也

因天之道由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孝子賢孫之謂也世俗之所希冀於子孫者有三好勇鬪狠以助父母之戰一也從耳目之欲代父母復仇二也長貨財私妻子保管父母死後之遺業三也故天下父母皆願生男也無他男戰勝於女也

何者爲少何者爲儀耶諺曰少者伏於人者也少之尊長羣道之經也雖然此以力勝之時而吾羣需男子以自衛也若夫高而不危滿而不盈自愛者不敢惡於人自敬者不敢慢於人欲保其社稷而和其人民非少長有序不得謂之倫也

夫倫者有條理之謂也治家而得其條理事因乎衆宜也治羣而得其條理事適乎衆宜也條理者定天下之定也有民而能聚謂之羣民聚而半進化亦謂之羣故封建之世衆聚而謂之國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定其國之條理而曰政治而後可以治天下也子曷不觀於徒那利希密黎阿爾汗諸種乎國之可以治其民者緣吾民之可以治其家也

一國之盛衰治亂之總皆由於羣自治之能也羣自治然後羣之化不能不進羣化進然後羣之德慧術智不能不用亦惟常用故常進也歐種初防他種之侵入也故以軍爲國賦稅之重徵屯墾之轉徙民不勝其殘也若有陰馳潛率者亘古民欲固未嘗有見足之一時因不足故爭因爭故有利器因有利器故有工二者皆民生之自爲體合也體合者進化之秘也擇種留良之術不能盡歸之天也而人事亦不可少緩也博厚所以載物有時洪水爲災高明所以覆物有時淫雨爲虐皆失其人事也子之在胎也不視惡色不聽惡聲子之在抱也周還中規折還中矩母教所以爲子儀也

第十二章 論家道古今之差率

羣演之進行公道者存而害公義者滅存滅一準於倫也故曰倫以盡性也羣之倫有三一曰民能自治不相叛二曰民能各有界不相欺三曰民有以互容互忍不相擾成已所以成家成人所以成羣也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不必意度也羣之所謂前識必明其倫必孝其親必慈其幼夫然後屬私爲羣其羣遂大也自羣之不能散而求其合則不能兩相容不能兩相容則懲其忿窒其慾好學近乎智智以察物也力行近乎仁仁以周物也故保

種所以合羣也合羣所以重嗣也羣之道緣於前識前識緣於覺官覺官緣於習知習知緣於治術凡治術者方圓長短羸靡堅脆之分也故治術定然後羣可從而治也

求智識於下等之羣無所謂羣也一闕之市也一孔之夫也二者相聚而爲政也強制而行歟自主而行歟或各執其一端歟大抵以軍爲國者治亂之功利於近習也以工爲國者精潔之行決於毀譽也此皆所謂外鑠也吾將有以求其內券也羣譬諸一國家譬諸圈之一點遇空成道勢若彎弓是名拋物曲線從虛而息由息乃盈從盈得消由消反虛盡其變化而已何以謂之家政始以易簡伏變化之機命之曰儲能後漸繁殊極變化之致命之曰効實或儲能於軍政而効實於工政歟或儲能於工政而効實於軍政歟

人道有存亡有生死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皆不可謂之常常者羣力交推而共進善惡相盪是非相摩運行而已運行則權操諸自我也格物也明德也政知也三者備然後羣道臻於極也抑各本自然而不相系他種之羣以工業爲最終之勝負耶夫人之有欲其量未可以算數盡也由象而徵於意由意推及而想意想所以積物也物不可以理相薄故理爲物所制物各異其道道各異其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無常操無常操是

以萬智斟酌焉萬事廢興焉故曰道非常道也一夫一妻家道最終之制也此制果爲羣誼之極耶抑有他制使羣誼而別有要妙耶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與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意想之象決非眞象也

世運之說大抵吾羣之所受範也測已往推將來以不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而愚者將其所見而號於人曰平曰徵不亦外乎吾將問曰何以知其爲平爲徵也曰類使相等則平也徵也然則率其羣而共爲軍歟或率其羣而共爲工歟抑強制其不同以爲同耶或自主而聽其殊途同歸耶爲人也以一己之權利共之於大共也爲己也以衆人之權利共之於獨共也妙道之行惜不能昭昭若揭日月也古之治方術者多矣神何由降明何由出男女何由殊形而異狀欲平其男女之不平先徵其男女之不徵故男女各有操也不同適其適所以爲化也化則不可思議也

化則不可思議男女有別也長幼有序也子女之于父母其義不可相等也凡子女自奮于學術思索之中而有以盡其天賦之所能皆由父母保抱提攜而致也父母不可以報施稱也彼之所施于我厚固報之罔極也彼之所施于我薄亦報之罔極也故曰大孝終身慕父母也

按此節頗得其原文之神

以治爲分以名爲度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倫常如日月之經天不可摩滅也人雖各爲所欲而蔽焉欲之所以自爲蔽然莫不生而願爲之有家也身者父母之遺體也得父母之遺體致不孝于父母乎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盡吾才性之所能以養吾父母學之始也盡吾職分之所能以顯吾父母孝之終也風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吾盡吾心也吾能盡吾心于吾父母夫能後吾之子女方能盡其心于我也亦互爲感應而已

孝經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又引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歐俗不敬父母嘗以爲怪也人面不同其心不可測耳今讀斯賓塞爾此篇何其凱切詳明也歐俗非不敬父母也不以孝爲經也大誓已矣我心向往無思不服也譯畢已夜深不覺淚溼溼下思我父母罔極之恩不可報也

禮儀

記曰禮儀三千釋名曰儀者宜也得事宜也是所謂儀者皆得其事之宜也羣之有禮亦不過得其羣之宜耳

第一章 由儀

按詩疏之由儀萬物之生爲得其宜也大玄經云物無爭訟各遵其儀蓋由儀者一切禮儀之大綱也

非禮之儀不過一人之失其理也非倫之禮則去禮以害及其羣也夫禮也者理也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協諸義而使協先王所未有者可以義起也古之以禮爲政者所以協此倫也所以協此儀也夫所謂倫所謂儀使欲必不窮乎物使物必不屈于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政之爲用所以經意而安情也所以養人之欲結人之求也所以萬物之生各得其求以因其儀也由之爲政非由外鑠我也因其時因其地因人之情而有欲因欲而制禮因禮而有感應因感應而有倫常夫倫常所以原民生也

情文俱隆所謂禮之因也情文俱殺所謂禮之變也禮者以財物爲用以貴賤爲變以多少爲異繩墨誠陳矣則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矣則不可欺以方圓故羣審于禮則不可欺以詐僞也禮者人之繩墨規矩也別其曲直定其方圓建德以義者所以爲比也限進以程者所以爲化也禮有緣于法律者禮有緣于宗教者操于斯二者之間貴始得之本也本謂之聖本謂

之經本所以治其未也禮之本又曰由儀所以別厚薄也積厚者流澤廣也積薄者流澤狹也由儀曷以昉乎人禽之所以界也文野之所以分也羣愈演而禮愈繁也羣愈新而禮愈私也羣愈禁其情欲而禮之政教愈興也人存政舉人亡政息聖人者出乎其類技乎其羣者也聖人之爲己禮之所由興廢也禮先于政教法律其次也道德又其次也

禮之精義由于能分也能分然後能充其類能充其類然後各得其所各得其所然後羣道進以治民生也夫不略于俗不節于物不窮于人不拘于象天下之安寧也以治民命人我之養求畢足而止此所謂禮之分也禮分而有民俗禮分而有教典禮分而有酬酢往來皆以別宥爲吾羣之品也羣之品古今不同轍也由古之禮行今之儀羣之所演而自矯也禮儀者古之至道也而經制大備使後之爲政者有所持循也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辦理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夫禮履此而致也體此而尊也同契以相要也互結以相盟也不謀于度數以相訂典章也喜怒哀樂之志防其空也動靜愛惡之心防其佚也禮所以務民之強也禮所以克己復禮而羣歸仁也禮求其同品而異宜也禮求其異命而同職也覆其手於狗之一端而使吮之狗之鼻欲綦臭於主人之手誠也狗以爲吮其手主

人之所歡也彼吮之彼承其主人之所授也彼纂其臭彼不知其味也彼此相吻家人常理也施之于路陌不相知之人則將以爲不恭也得毋以手使狗吮相類也耶吾不解謨知有所究竟否也禮之有吻示吾愛于所吻之人也因吾所愛而吻之亦人情之恆也惟其所愛而及其所慈推其所慈而及其所尊或吻其手或吻其足或吻其衣裳皆禮之一端也夫禮之有儀由于人情之相習不儘由于人情之相習也在己無居形物自若披椽葉爲裘未嘗先人而嘗隨人人皆求缺己獨求全曰苟免于咎以私平爲紀受天之垢而不完其根此守眞任意之士也析萬物之理案古人之全百家衆技皆有所長佩劍以備不虞枕戈而防不測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此好勇曼遊之士也二人者道不同不相爲謀也將仗之以救世戰而禁攻寢兵耶抑以調海內情欲置之以爲主耶緣將吐故納新隨吾意之所之置五升之飯以爲壽耶抑機萬物以別宥爲命以觸合驩非以爲仇宜以爲友耶故君子以求其有益于天下者明其不爲己也所謂信也敬也求其合羣也

無建己之患則棄己無用知之累則棄知羣之有政教緣于不得已也其一損之又損也其一意所造眞天下之好而求之不得也政者正己所以正人也教者知所以修身則知所治人也

二者雖異而究歸于同也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替天地之化育矣故爲政者所以仁民也仁民所以愛物也故衆往謂之王王爲天下所法法亦仁術之一端也生而稱之曰帝天死而祀之于郊廟遺政在民民無往而不敬吾王也吾之所謂敬者神道也人道也心悅而誠服也萬物大同而異小同不異此謂之小同異萬物異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不可見謂之神可見謂之人無狀之狀謂之鬼無物之精謂之神皆無所謂同異也爲政者知常曰明明則不知其迹轍也爲政者不搏曰微微則不知其宇宙也就其無同異而言之事死如事生也就其大同異而言之禮儀之變化政教爲之變化也就其小同異而言之重其識分之所當然而政教自爲條理也

禮儀者與天地精神相往來而不敖倪于萬物者也不遺是非以與世俗處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也已吾繼今而言其禮儀之異同

第二章 軍儀

野人之爲政也惟其力之所及也芻豢稻粱所以養口也椒茱芬苾所以養鼻也綿繡文章所以養目也鐘鼓管絃所以養耳也疏房越席床第几筵所以養體也削人之齒以爲箸剝人之

以爲衣相習以爲成俗銜其談說明其譬稱而不能易也東方有國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列人趨走乎堂下三公奉輶持納諸侯持輪挾輿先焉大侯編後大夫次之小侯元士次之摩介而坐道以人爲衛所謂天下之儀也吾將徵之于軍儀焉

支解其敵人之口懸其首於國門所以示民吾勝非虛也折馘執綵而還庶人隱竄莫敢仰視吾之威權幾與帝天相等夫三軍之所系將變其蠻夷戎蠻之驕逸不度于是乎致武致武所以使民承命使仇懷柔也係之以組函之以躡入于太廟而告先生故獻首級又爲軍禮之一種也雖爲天子欲不可盡雖不可盡可以近盡也欲雖不可去求可節也然不可節不可盡者急功近名而爲吾身吾家之欲耳從凡吾之所事者欲必充類而使吾事其事以爲吾身吾家榮辱之所系也

無統之君譬之野牛游牧所至行之所適吾所護戰勝之品吾將以何爲證耶顛眊牙齧苟得其一端皆吾之證也

諺云寢皮食肉此人類戰勝禽獸之所獲也而人類戰勝人類肉則非吾所用皮則吾所需也或飭以爲冠或緣以爲褱蒙其頭而文之蔽其膝而畫之仇者之髮吾佩珪之纒也仇者之膚

吾蓐席之養也凡仇者之一身可以爲吾玩物者吾皆名之曰玩物也

其他可以爲戰勝之徵者或割其右手或臙其左足或醯齶其手足使戰勝者不可冒一而爲二也若祀男女之私者則又不以人道論矣

凡語治而待去欲者無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凡語治而待寡欲者無以節欲而困于多欲者也凡人之情有欲雖未可得以有欲之意求則從其勝而可得也凡直示于吾所欲者吾所勝之接知也凡間示于吾所欲者吾所勝之謨知也野人之所知者各人之神各有所受也其人之所受于天而有此身則因此身而受此神吾力能虐及其彼之神而彼之志爲之不靈也鬼而不靈然後充吾之所欲以施于吾之所仇可謂至也

充吾之所欲而施于吾之所仇則託于拯人而人以爲禍託於殺人而人以爲福此人之所以惑于禍福也野人之受禍受福皆緣于可予禍福之人而爲權彼亦不自知禍福之所託也禍福既不能自擇則勝也未嘗粹而勝也負也未嘗粹而負也

凡易者以一易一人曰無得亦無喪也以一易兩人曰無喪而有得也以兩易一人曰無得而有喪也凡戰易道也或無得有喪或無喪有得若夫以一易一者王宗之道也戰則使王宗自

墮者也戰勝自制其禮禮成而自制其儀故行師有儀檢閱有儀巡狩有儀田獵有儀郊廟有儀然非所論于野人之儀也野人之儀虔劉其生者殘虐其死者而曰生死皆在吾統治之下也斯能謂之儀耶

案斯賓塞爾原書博引各種野人所謂戰勝之殘暴而名之曰戰勝之儀以爲禮儀之一種殆不類耶然斯氏羣學大綱以爲人道當分工而治事無所謂軍也古人言弭兵斯氏則主去軍古人主練兵斯氏則主毀軍故斯氏之所謂軍儀皆垂戒也秦蕙田作五通禮通考軍禮爲五禮之一冊乃囿于所習耶願讀者注意戰則王宗自墮一語其他可以意會也

第三章 凶儀

此之謂凶軍國之凶也刑民之凶也死人之凶也斯氏之所謂凶人類之窮凶也非儘吾國之葬儀祭儀也又斯氏之謂儀無間于文野也凡習之成俗施之有政者皆所謂儀也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薰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雖無知而知有以避其凶也人事之凶無凶于戰敗者之爲人所侵劫也其侵劫之虐無方故避之亦無

術也生則任其宰割也死則任其支解也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勝者之經式儀度敗者不敢不聽而化也聽其化則有受降之儀焉有獻俘之儀焉時不至不可驅至事不究不可疆成自修自苦以度天下待其來者而正之因時之所宜而定之故凶禮之議有三有度之于政者有度之於教者有度之於羣者

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故戰勝者謂之主戰敗者謂之奴主斬奴之手以奴手爲戰勝之品也奴之頭奴之趾奴之四支皆奴義所應貢獻于王而不敢忘大德也男奉槃篚以隨諸御女執箕箒以眩王官此亦征禮也又以奴爲祭品或祭天或祭神或祭其祖宗譬如羣獸然一個負矢百羣皆奔王所以有方收之禮也割鼻以計數刈耳以計體將其鼻與耳而號於民曰此吾之所虜也如農夫作耦以獲四方之蓬蒿而立名於國也

駢齒以爲牙門析齒以爲牙旗牙旗者一軍之候也牙門者一軍之濟也雖相段以爲名然其始戰勝者每取人之牙以壓厭也故刺其齒如含貝所以祀先王也取其齒以資蟲所以祀上天也聚朽骨爲京觀史官爲戰勝之誇辭其繼殺人盈城流血盈池先王之雄毅實式靈之敢

告於天下此之謂尋常也剪髮自以爲犧用祈福於上帝段頭與璧俱破以緩敵人之征自刎頭墜背而以頭之皮爲函飾之以卮以爲王飲器其他歛頭爲符編鬚爲綵被髮爲繞鬢三節皆王者以人爲物之徵也若夫擢髮祀親藉以報本藏吾親之髮藉以勿忘又出於情之所不能已義之所不能止也權吾親以及吾之君推吾君以及吾之尊皆一本也

以人殉葬起於禮之衰也以人爲犧牲而祀上帝上帝勿歆也以人爲食品而供王者王者不忍也有此習者皆不化之民也

食人之國每自吮其血爲衛生之經也每吮人之血爲忠君之經也其他以人之血爲禮儀者又所習見也或摘血而盟敦兄弟之好也或薦血致饗嚴帝天之尊也

多駢旁枝之道固非天下之正然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饗富貴又以不正爲正也文身人道之不正者也習俗移人俗以是爲正而人亦以是爲正也不聽其是非不問其方向不拘其迹轍若一文其身則吾羣之正道也駢於指者決之則注技於手者離之則啼文其身者幾忘其人聞之有憂患痛苦也曰代吾父母贖罪也理當如是人見其可以格神推而施之於尊長推而施之於帝天推而施之一族一國率天下而嚮貴也

戰者之有劍痕以示其好勇也誠者之有火炙以示其不妄也如擊家受戒好勝者之有弓的炙之以艾矢亭以示其大無畏也若夫自文其身畫黼黻草蟲使叢聚於皮膚之間而曰吾盡吾之性而以為人道極盛之符節耶

三代以下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女子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其下愚則以身殉敵人之欲也每自殘其一支而甘願其為奴也奴與主交相謂殘生傷性為天理之當然夫吾又何說也

吾之所謂凶儀者戰勝者自殘其人類而據為典章曰吾之所為儀者如是也儀者事之宜也今欲得其可之宜必先禁兵禁兵必先定制然後能宗工宗工然後能善羣善羣而萬物迺遂其生也此稍讀歐洲歷史者皆知其例也吾將證之於吾之羣吾羣宗工者也宗工之儀其為軍制所遺者不過一二也或黥其兵卒或烙其叛徒或剗剔其衆人則吾所儘見者也

案原書所載東西文野之凶殘有吾意所不及料者也蘇格蘭國師就職之日手提一石以明手據地也絜而至新署然後人尊之為元首也何喬斐 *John Reid* 寡婦再離自斷其首指之尖並變其三指然後能議婚 *Exodu* 陌斯慘主人不欲所購之奴自贖六年以後

置其奴於門或門之欄以錐錐其耳其奴爲 *Lauson* 純西充撲曾造一律曰有不從吾命者上下牙床各拔三齒以例其餘希臘羅馬及美洲爲人役者其髮必斷之使盡曰役於人者不可有一髮而爲吾累也 *Pean* 蒲勻之焚其肩使其塵飛入日月山陵風火之中則吾身與之俱仙矣 *Hepiv* 希伯溜書其各種罪狀於所俘之虜然後置之於獄以火烙之 *Hafair* 凱華每遇新王即位其發號施令之詔册恒以血洗之謂除舊也其血取之於王之近親或其兄弟出血者每因之致死云 *Lacedaemonias* 濟頓茫之王死其侍衛嬪妃聚之於陵寢之前割其每人額上之脂貫之以汁磋成燭而燃焉曰所謂捨身以敬王也 *Damorios* 韃摩斯未成年之子嘗使同野獸鬪並用刀畫其爻文於胸口曰使其能勇而神也土耳其諺曰能自獻其身以爲犧者其妻尊之爲第一有膽量之男子而願下嫁焉其意蓋以爲以身獻之於戰陣者其勇不可當也

綜以上各條觀之其殘暴不勝言也然尙有殘暴吾不忍卒譯者其殘暴果爲人類所有耶抑斯氏雜引游記之響言耶吾今譯之曰凶禮過溢之辭也其實可名之爲虐政暴俗特斯氏方未了解吾之所謂禮耳

考秦蕙田所輯五禮通考之凶禮曰荒禮以救陰陽之沴也曰札禮以濟水旱之平也曰
戕禮以弔天地之變也曰贈禮以哀圍敗之國也曰恤禮以記寇亂之始也曰唁禮以重
邦交之事也曰喪禮以愷父母之終也若斯氏所紀則或於軍禮之中有未節之所謂三
端也夫禮者經天緯地也喜怒哀樂於是乎生動靜愛惡於是乎存得之則足以爲人不
得則不足以爲人也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其效用幾過於西人
之所謂名數實力也今斯氏言羣而以禮爲綱此斯氏之通瞻非羣儒所能及也孔子集
大成者也斯氏亦有焉惜爲名數實力所囿博引九州列邦之風俗而不知所取裁也其
意則以爲風俗人情之所始也本人情而制爲禮其禮不偏不倚也不知習人情以爲風
俗習風俗以爲善惡有善有惡非禮也苟子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
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先生惡其亂也故制禮以分之禮羣之分也斯氏亦常
言也而不能究其禮之窮也

第四章 贈儀

贈者以吾意之所安義分其財於人體委其物於友將協和典禮以示民則也擇其柔嘉選其

馨香潔其酒醴修其簋豆奉其犧象出其尊彝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皆所謂贈儀也以身事人者不得謂之贈也以身獻人者不得謂之贈也贈其有質品之物也贈其有數量之財也吾所經國制俗者皆以此爲儀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相欲爲贈者皆習俗之儀然後爲之公也若羣自有其比差也戰勝之羣將以其弱者爲犧也制治之羣將以其柔者爲犧也是故先生制禮非以力服人莫先於慎威儀也

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其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是羣之長所貢獻於諸侯者猶之民所以貢獻於羣之長也亦曰贈

貢獻之贈又分兩種一曰情所願也一曰勢所持也有德有兵之力又有大者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山情所願而變爲勢之常由勢之常而變爲賦之例故賦有定率也然後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故有布粟之征有力役之征征有所不便也然後征又分總布質布罰布相布布泉也泉總金銀銅而彙言之也是之謂征權

征權其初以郡縣供一人也非所謂國家之財用也彼之意民出布粟力役以事其上者也民所有吾所與也以吾之所與而取之於民是取之外府也外府所以助吾不足也吾可予取予求也唯民則曰以國家之財供國家之用國家非一人所有也吾羣之所共有也吾羣既共有其國家當共有其國家之財用是之謂歲入

祭於陵者其牲牢酒醴棗栗之屬必實於庖廚嗜好讜和之饌非禮不薦歲時朔望之制非禮不巖盡孝之情其始祀祖也其繼祀王也其終祀天也其他雜祀更不勝枚舉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所謂孝之至也孝之重本之誠也誠以祀吾祖必誠以祀吾王誠以事吾王必誠以祀吾天祀天則有郊社之儀禘嘗之儀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則必有太祝之官太常之典然後因以置寺廟費以守其藏焉

上者下之儀也上宣明則下治辨矣上端誠則下愿慤矣上公正則下易直矣上生有以爲吾民利民必以利報之是之謂政費上死必有以爲吾民福民必以福享之是之謂祭費政費供吾王之財用也祭費供吾師之財用也

歐洲祭費金由教皇主持若國家之大藏名曰聖主恩財置官輸入出焉而出入無定程也以教皇教師之意

吾故曰禮儀政教之所生也政教之財用非儘爲禮儀也所以治國平天下也

有力者贈於大有力者視其力之所能以爲程不可以多寡計也自行政有長之制起修其道行其義興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天下之同害天下歸之謂之王王必有制有王制又必有王產王產者天下之土莫非王土也故專制之王不得置私產也王制有大夫有士士祿足以代其耕大夫倍之故曰官祿

不謂之贈而曰貢懼其爲吾君也懼其有威權也懼其責吾包茅不入而有以侵吾土地也懼其獮於旣蒸狩於畢時人皆有所貢而我獨無因之以料吾民也吾有徵之歐洲之史當羅馬盛時地主盡以其所有以貢於有司有司盡以其所有以貢於天子夫乃賦稅之率也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后何戴后非衆罔以守邦故曰慎乃有位敬修其事願貢可願者也今非其所可願而強制之故又不曰貢而曰征

旣名之曰征或征之關或征之市非逕征之吾民乃征之代吾民而商者是征商非征民也征民自軍政始也軍興則廛有征里有征夫役有征而民不堪命矣吾不曰貢不曰征而曰贈儀者征貢之所始始於吾王之行仁政而吾民報以之仁術也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

而三旬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澤林之征二十而五聊以示吾民之敬意也因之有軍征軍
征而後有國賦國賦而後有工傭皆相因之制也

第五章 賓儀

以贊相見謂之謁交互相謁謂之往來士謁於君謂之觀兩國之使相謁謂之聘天子召羣臣
相見謂之朝會割牲歃血以結信謂之盟會親四方之賓客薦羞皆有等差謂之筵會所以致
敬也所以盡禮也皆謂之賓儀

賓儀酬酢之禮也無一定之畀無一準之程相習成俗也未進化之羣君臣父子夫婦一體也
有能明德積威誅暴國之君若誅獨夫據諸侯以伐諸侯所謂六師侵之也然後有巡狩之儀
當其外重內輕天子致疑采地之諸侯而欲束牲載書以修盟召之來朝饗禮賜玉命之宥凡
我同盟之人言歸於好夫然後有述職之儀

謁於寺廟則曰祭祀謁於廷陛則曰朝觀事雖不同而理則一也究其二者所謂一理而皆不
衷於禮者也吾將追溯於往古昔有自遠遊於王朝者聞王之行仁政載贊而朝願受一廛而
爲氓昔又有自遠遊於聖廟者聞聖之有仁術載犧而祭願庇一字而爲僧是所謂貿易也無

所謂仁政仁術也

按所謂習易者氓以贊易僧以撓易是天下之政教以利來以利往耳

賓儀有因時而異者有因勢而異者有因人而異者朝以見王夕祭月時也生則爲友死則爲仇勢也遇相則媚遇丐則叱人也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報也以類相從者也以類相從人之恒情恒情亦習俗之宜也又烏得不謂之儀

按斯氏此節原文沈痛極矣痛詆歐人因於習俗而不能自適其適以適他人之適者也賓儀又以順爲正者也以順爲正妾婦之道軍制之國願天下皆臣妾於我也故以順爲正其繁文縟節有不可窮年累月而盡者也東方言禮之書幾成爲一科名之曰經非淺學所能解也若夫以工爲宗者往來酬酢交際之一道也非禮之所必需也

第六章 拜儀

案周禮春官宗伯太祝辨九拜一稽首二頓首三空首四振動五參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褒拜九肅拜西人之空身而拜即空首也西人之屈膝而拜即稽手也西人之互俯而拜似謂即肅拜也西人之相握而拜即褒拜也但西人有拜而無揖今譯 *Ohnssau* 每譯

爲揖拜跪拜皆誤也或曰秋官司儀庶姓時揖鄭注時揖平推手也不與握手相近歟曰是或然也未敢據也相握而拜似不如譯爲褒拜爲近

人所以相拜者以表其情意屈節卑體尊事人也拜王拜先拜受拜送拜旣皆所以致敬也禮所以悅人禮所以順人故拜亦悅人順人而已

拜分三種有俯伏而屈其背者空首是也有省其儀而以手沃面者擯揖是也有膝半隱地見所敬而體危俛者奇拜是也倅拜於勝王爲跌跌然屈折下就地也奴拜於主公爲扶自相扶而上下也下民拜於帝天爲長驚有所敬畏而不敢自安也拜者中心懼而不逾故疾趁卑下以明之也其乞恩之意或見或不見也

回教徒之拜儀有四有振動其身者曰膜拜有屈其兩膝者曰稽拜有屈其一膝者曰奇拜有或倚其膝或倚其身者曰褒拜若夫印度之以手加頭歐洲之深空其首皆所以敬吾敬也以至今之稽顙至地以顯其吾胸中未發之哀以致尊吾之父母而盡其家人之禮是拜之至敬者也

致敬亦有與拜爲類者或珍抱之或跳躍之或蹋鞠之或吻其手或吻其膝或吻其足或吻其

頭或吻其衣裳或吻其器皿或吻其所尊深愛各種之物件或曰吻免也入之則碎出則免也漱唾所出恆加拭因以爲名也是吻人之所穢也穢人之所甚厭惡也今以爲敬甚矣習俗之移人也吾故曰吻不足以爲恭也不足爲仁也較便於拜而已又別註吻口謄也互吐其口謄則兩相願也得彼同意也各達其傾愛之誠而爲之顯示也其吻之初義所以祀鬼也引而伸之以祀其所尊也

屈節卑體有異於尋常之禮者民之見王稽顙於沙塵之中必俟王以沙塵蔽其身然後爲敬也蒙不潔民之分也民不潔斯乃共知堪爲民也揚泥於首揚灰於膚吾民所以事王也其禮虛飾也土耳其士相見擲其汗垢滿面爲敬客曰使彼不見吾之所短而以爲順也

秘魯古俗反接其手以縶繫其頸俾爲俘虜之狀此覲儀也今日歐俗握手而爲時揖以替拜禮曰手相觸愛敬備至也合掌膜拜歐洲曾以爲見君之禮今易以見神也

戰勝者之於俘虜欲其俘虜之屈服於己也必先以己之威儀臨之使彼知有所懾也故使俘虜執戈矛自衛然後戰勝者自奪之俘虜則再三讓戰勝者迺裂其衣以爲償其俘虜或袒裼或裸裎以爲屈服之徵也衣之便於拜使寬博而無所着也冠者貫也所以貫鬢髮也後人短

其髮易爲冒絮以覆頰也俘虜則不應有私產身亦非己所有也故自頂至踵皆空其所有以示無私之義除去冒絮亦相沿爲禮之一種其初不過曰俘虜無所私也俘虜既無所私則必解其裳服去其雜佩以易奴之衣奴之衣粗服也故曰上下有別也拜其所見祖也拜其所不見神也拜其所尊君也拜其尊之所愛勢也拜奴義也由奴義而變爲羣之常儀

亞拉伯士相見之禮兩士相見時揖十餘次然後互吻其手然後各問其所安貴賤相見之禮彼此舉手示敬意彼此又讓之再三彼此敬意已各達其誠然後賤者吻其尊者之手指今歐俗則簡易矣互相震動其手而已

拜儀之區異於軍儀凶儀者何耶拜儀實緣制於軍儀而變更其凶儀者也拜儀其初非彼此同意也以強凌弱抑而行也尊其瞻視嚴其威儀使賤屈於所尊也若夫以工爲宗者日中爲市交易各得其所需也勞心與勞力者量材計食有契約而無命令也各簽其所訂之契約義利兩相爲間也各供其所求各應其所需則禮不過用之於往來酬酢而已

第七章 衣儀

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善分民也分民故爲之拜跪也拜跪不足又爲之衣服也故聖人爲善

託業于民上爲一下爲二一與二無所區也

禮曰君子服其故則文以君子之容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所謂服容者或有依以蔽寒暑也或不貳以齊民德也或從容以節常度也或用事以辨各物也冬則絹帛輕且溫夏則絺綌清且涼所以適身體和肌膚也有等所以別貴賤也異宜所以別歲時也自古至今未之有變也

希伯來傳記常自稱曰僕稱人曰君以示有所尊也至今歐俗尙有兩種自謙之辭一則曰爾之忠僕再則曰爾之誠僕文字往來恒用以爲儀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也

謙辭者君子卑以自牧也又互相引之以稱物平施也又上下皆通撝謙而不違則也又抗兵相加則哀者勝矣嗚謙利用行師征邑國也故謙有兩種義曰萬民服也曰中心得也衣身之章也亦具有此兩種義無問其有損于己也有益于人也有損益于人己也皆不外乎吾生命之所安也吾身體之所適也吾意志之所羨也或居處之方便或儀形之新楚則又其餘也
文言有曰衣服者上下有序度量有常也將崇異而違方耶抑循故以取制耶無他道也在上

者使之貴賤合則也各方之自爲衣服者各人之自適其適也祭服而名之曰卑也戰服而名之曰勝也亦各從其類而已矣

衣之有儀亦猶拜之有儀皆羣之所謚爲禮也古歐之制有文繡其緣者有金織其袖者有奇裘之服以爲盤裏者已皆供之陳列矣今歐之所以爲衣者衣者隱也裳者障也所以隱形自障蔽也隨時隨俗而自變其制也行禮之衣過侈之衣皆俗之所謂不宜也

第八章 名儀

案中國名字之義有三一是名學之名春秋所謂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是也二是名號之名典禮所謂君前臣名父前子名是也三是封爵之名周語所謂勤百姓以爲己名韓愈所謂子父易封三王守名是也英文 *title* 之義亦有三 *The inscription* put over anything 名學之名所以名物之意也 *By good title, a name* 名號之名自呼其名或呼人之以名爲符也 *The title of Honour, The title of office, the title of merits* 封爵之名或以尊或以官或以功而各自爲區也其他引伸爲正義之名 *Right* 有券之名 *title deed* 教律之名 *Eccles. Low* 皆爲名初擬譯爲爵嫌其偏而不全再

擬譯爲封又嫌易動爲實思之終夜譯名較爲賤也

語言文字之學欲總其全則必有所遺欲舉其偏則必有不類散名之在物者則從俗也散名之在人者則循令也正義而爲謂之行正利而爲謂之事能有所會而任其能謂之職當時所過而得之命謂之尊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也

未進化之國所以獎勵戰功者或錫以名或封以地上以明貴賤下以辨同異如是則志無不踰之愚事無用廢之禍此所爲有名也因名而名曰帝天亦本親親之義也

名無因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于約則謂之不宜原人之于名或從字義謂之實名以名其勇號或從象形謂之異名以名其勇號皇帝后實名也山川獅虎喻名也實名者各使成言語文字而不待訓解也喻名者經疾平易象其形而不違佛易曉之名也喻名其初不過用之一己之私稱也久而稽實定數乃相沿以爲官此制名之樞要也

天之爲言鎮也居高理下爲物鎮也（按 *qō* 徑譯爲上帝爲天神爲主宰皆是引伸之義其字之原曰無上也與吾說文所言天顛也至在上從一大也之義同故此節逕譯曰天）或引爲星名曰天氏或引以爲地名曰天山或引以爲謚名曰天帝曰天皇皆自然之義也言各欲

使異實莫不同名也故萬物雖衆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神亦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則有共至于無共然後止無共之共故神之初義無上也無上尊之至也引而名人曰天致尊之極耳

天因名也父亦因名也父天物之始名無二義也印度古文解釋父天二字曰矩也曰造物也曰始生已也曰世相續而自爲類也驗之所緣無以同異也求之原人之所謂名也父亦主宰之一也能實能喻能期能辨用之大文也業之至始也父與天互替之名也父人之工宰也天神之工宰也百家不能竄也

君子之言涉然而精俛然而類差差然而齊彼正其名當其辭以務白其志義者也故名志義之使也足以相通則舍之矣民之有集會民之長者自爲政也一鄉之長者自爲政一羣之長者亦因之自爲政也民自爲政則政有力也政有力則民所以尊也

凡言治而待去欲者無以道欲而困於有欲者也凡言治而待寡欲者無以節欲而困於多欲者也不求有欲莫如道欲不求多欲莫如節欲欲爲之長人之有欲也欲長人之有欲也欲長其長人之多欲也長之名曰君君之長曰王可見之見不可見之見皆以是爲尊也雖爲天子

欲不可盡欲雖不可盡可以近盡也欲可以近盡則名亦近求也王已尊之至也無他名也常名不可掩也掩常名而爲帝爲皇徒眩其辭也

名可貴或貴於其他種種也凡有力者皆欲稱之爲至尊此其名之可貴也歟無論野人也君子也治人也治於人也欲之多寡異類也情之數也居上而從下情之所不能過也譬之西班牙之丐常衣王者之衣而自從其欲也

名者不動乎衆人之非譽也不治觀者之耳目也不賂貴者之權勢也不利傳辟之辭也戰勝者假名而爲勇號也假名而爲爵賞也假名而爲封建也假名而爲君王后也由其至多之名集而至微由其至微之名集而至尊夫所謂至尊也則必有所謂至賤也至賤原失其用也失其貴也將誘其名以求其平也故古今無定名也

案勝則爲王敗則爲寇此歷史所書爲準繩也孟子曰春秋無義戰是春秋無義名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孔子至魯明周之德不足王也周以後皆相假之名也王者之迹希矣華盛頓不稱王殆有春秋之志耶以天下王猶其未尊者也

第九章 服章儀

案說文服因也又假爲職書旅葵無替厥服說文章采也周禮考工記赤與白謂之章服章並稱則陶阜曰五服五章哉英文 *Parise* 有采色以操異於衆也 *Costume* 制服色以顯於衆也質譯日記號曰服式似不如服章之雅馴此章所稱有位之榮也前章所稱普通之式也

明王之征必道之所廢者也彼道廢而不行然後誅其君改其政率其民而不奪其財也故征必勝勝則必有以章之戰勝之章古今所同也

戰者恒云寧失其吾身之一支而不可易吾械此戰之所以常勝也希臘 *Chorlemagne* 潢蒙更之時授劍爲降者必需之儀故曰劍檢也所以防檢非常也至於漆人頭爲飲器削人皮爲璧衣所謂勝者爲此章以復仇也假斧鉞爲衣飾盡戰羽爲帽緣所謂勝者爲此章以示威也干戈所以衛社稷也旌旗所以嚴威儀也甲盾弓弩所以執破醜虜也故司常所掌名各有屬王者與衆相期操可勝之符也若夫建節樹六纛龍旂九旂以象火也烏旛七旂以象鵠也能旗六旂以象伐也龜蛇四旂以象營屋也

今之所謂章皆沿於家族之制所謂宗法標記如北美土人所佩之幟是也衣之飾緣器之飾

銀紐之飾金此衆常之通用也

今所紛紛聚訟者君子服其服非爲煖身也爲表其威儀也服猶章也所以記勛也北美之印度人衣其惡獸之皮以爲寵異蓋矜其獵獸之多也服身之章也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授服譬之佩章也因之服有貴賤之名有服一也質之顏色量之多寡制形之文儉固非所計也

服從其儀君子德也服以飾外德以備內內修外飾禮有制也故服章皆文其飾也用兵者之欲得人心也每悉出禁藏纖麗以賞戰士服之有制章之有勳戰勝之賞品也沿而久之遂忘其戰勝之初義迺以爲軍服之常象星宿也象縱橫也象雜花卉也紀功者因時宜耳野人文身以自衒其美固耀其鮮明亦以承祖德于不忘也充類至盡竟以玉爲鼻珥以賜功臣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也

章也服也勳位也皆君人者隆禮尊賢之儀也水行者表深使人無陷治民者表亂使人無失儀者其表也先王以儀表天下之亂今廢儀者是去表也故爲制服章之儀使賤者之冀其貴也下者之冀其上也以品爲級以級爲階希望者人類之所由生存也民旣以此希望于我我又何所卹也故先王以人情爲田也

通其變以成天之文極其數以定地之象參伍錯綜而制爲禮儀遂名之曰圭也圭者度也執以正容書以待命遵此度以爲儀也軍以是爲準繩也工以是爲規矩也朝士以是爲品級也不可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闡者數之所不能窮也不可精粗者言之所不能洽意之所不能察也服章可形也可闡也可精粗也故可以類也故可以辦貴賤也故可以別上下也

第十章 品類儀

案廣韻品類也易曰品物流形疏謂品類之物流布成形是古人品類已有合用者又考禮檀弓品節斯二者之謂禮初意本擬譯爲品節思之再三似不如品類之通俗英文 class 確是類 distinction 確是品質譯品級級似包括品之中無待贅言故古人不連用

此二字

前章所論之禮皆求其適于時而未能知其所致極也天吾知其高也地吾知其厚也高所以覆物也厚所以載物也高厚故成物者也高厚之外又有所謂數之奇也松柏有凌雲之梗也沃之以臧流則立見其憔悴也冰雪無逾時之堅也庇之于幽摯則未易見其消解也

下有茯苓上有兔絲上有叢菁下有伏龜聖人從外知內以見知隱也惟原人從命則休咎皆

歸之命也。命所以從微至顯也。命所以從下至上也。故品類之正由命而定也。埃及人以膏漆其身，且以耀富也。以祀王以祀神，以祀上帝，以祀賓客，皆以是爲敬也。故曰禮之威儀，遵國教也。國教之興替，權寓于其富也。

得隋侯之珠，不若得事之所由得；和氏之璧，不若得事之所適。珠與璧皆緣以爲吾飾也。吾飾皆緣以美外觀也。美外觀皆不得其所由，所適也不過等其品類而已。

安富尊榮，人類之常也。然貧賤之人，則不得由其所由，適其所適也。黃屋左纛，朱班安車，王者尊制度，所以行道德之正也。若非洲之平人，寢不得設席，暑不得張蓋，鬪羅祇有法官，能以帷幕避蚊支那，萬乘之主，冠錙錘之冠，履百輛之車，所謂主尊也。耀蟬者，務在明其火鈎魚者，務在芳其餌，以求其由，所由適所適也。禁奢律飲食亦有限也。幼之於長，女之於男，皆不得逾其制也。

種種品類之不齊，亦緣於種種智慧之不齊也。聖人之齊，死生通于分理也。愚人之齊，死生不知利害所在也。英人工匠不能自由，自殘其手；華人婦女不能自由，自殘其足。前廿十年華人婦女曾失此種種自由，今已恢復原狀。英人工匠今非人家，不能自由，自殘其身。非人以肥婦人爲美觀，所尚不能自用其子，非斯氏所能料也。

愛者少而所亡者多故黑人諺曰烹牛而不鹽敗所爲也

美之所在雖污辱世不能賤惡之所在雖高隆世不能貴今人放燒或操火往益之或接水往救之兩者皆未有功而德怨相去亦遠矣以軍爲政者等其品類以端趨向也以工爲政者混其品類以均勞逸也厲利級者必以柔砥擊鐘磬者必以濡木各需其所需也

第十一章 時制儀

按 Fashion 質譯謂之合時宜嫌其不雅馴譯之曰時制議其義取之因時制宜也孔子所謂時中王蔡所謂不以身後時皆乘時之謂也

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以所欲以爲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以情之所必不免而求之性之所必不盡也能盡物之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天之性天亦因時專制宜也時制者因性之所盡情之所求而互相學也互相學則欲過之而情不及心止之也情不及而性過之心使之也莫或止之莫或使之以求學於一也一則彼此相同也同則是爲風尙兩線相並而行是謂直行線直行線相互於圓中此風尙之所以爲時制也

王者深衣厚領所以衛身也初則侍從之臣効之繼則朝野之臣効之終則士大夫牧童豎子亦莫不効之曰吾王愛此吾將推吾王之愛以爲吾愛也諺曰王者爲時制之表率也衣之時制不過一端也因而及其他不可類盡也

衣裳所以表章吾之身也衣裳愛焉而不愛其容止外矣容止愛焉而不愛其言行末矣言行愛焉而不愛其明德淺矣愛其明德則必使其由之使其由之則必達以行之志以成之夫然後同力以求其所由屈者以夫中蓄者以乎虛也其神稍越至於以肩息而舒其神稍專至於以關息而銜此之所謂求止求初也

物已成則相爭以効其同効同則風尙必有所靡也風尙有所靡故檢押之臣不虛於側禮度之典不曠於目先哲之言不輟於身非義之道不宣於心是邪僻之氣無由入也故時制亦風尙相効而成也

時制爲禮儀最紛擾而不可解之一種也有勉強而致之者雖同而一時之苟同也有自然而致之者雖異而時時自爲之同也同異之所由分者容止言行相互而同羣同皆由習而成此自然之同也容止言行夔異以爲同羣異則彼此相効而強爲之同此異而勉強以求其同也

時制者自然者也非勉強者也

第十二章 論禮儀古今之差率

行而得其事之宜動而合於制之度所謂宜與度者皆適於羣之生也有因羣而所緣分別者有因羣而所緣同異者有因羣而所緣交喻者有因羣而所緣交變者皆沿天演之公例有循於舊名有因於新名此制禮儀之樞要也

正利而爲謂之事正義而爲謂之行行以所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知知以所能之在人者謂之能能有所合謂之能由此知能而從於循令則名之曰政治由此知能而生於感應則名之曰宗教由此知能而從諸變之成俗曲期則名之曰羣誼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凡以知人之性求可知物之理此治國之大端也治國之大端禮所謂度也儀所謂宜也禮儀羣演之所以貫理也禮儀之差率吾有三徵焉而每徵各自爲類也

羣之軍權時代所以征異類也譬之擊狗者吠而嗅其主人之手禮也爲威所迫也威迫則其正外易其心內傾固非道之以理養之以情也羣之用刑所以齊民也羣之用兵所以搏民也齊民雖強謂之是非民猶可待決於應理也搏民則彼自謂之是非出令而無所受令也體常

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也嚴爲之約束也多爲之品級也立程而課其罰則也羣之道德時代由軍權遑遑而下之禮儀也以工爲政者則所不許也私其所積以求同衛唯恐聞其惡也劫其所私以觀異術唯恐聞其美也此之所謂禮儀緣於感情也或謬爲敬而故尊之也或畏其死而曲從之也或威之刑而強制之也吾之自助與羣之互助皆相襲而爲用也吾將立人之極也凡人之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凡人之所同也以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使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儀之所起也

羣之文情並用時代此野人之禮儀或相習而爲吾羣之所必需也豈於道則正以贊稽物則察以正志行案論則萬物官矣故禮儀譬如槃水正錯而勿動則澁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足以見鬚眉而察理矣徵風遇之澁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故禮儀集羣之所得而成也宗教以爲損益也政治以爲盈虛也驗之所因爲有同異而觀其行驗之所緣無以同異而觀其紀驗之名約以其所受悖其所辭則吾知其類矣法律非一介之所累實也道德非上帝之所期命也政治非風俗之所象道也仁義非時制之所工宰也吾故曰羣制法於自然也自然者吾心之所安情之所至也非因外鑠我也寒而知其衣饑而知其食從名

而知其好惡天命之謂性也

案董子春秋曰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人之有禮儀亦性之反也性好逸而制爲繁文縟節以勞之性好生而制爲病苦老消以死之性好無拘而制爲父子夫妻朋友以化道之故反性者所以兼異實之名以論一意也一意而天下平矣今論者謂性好色則可摟人之妻也而曰自由性好食則可以紕兄之背也而曰平等泯智慧而亂其秩序而曰共產毀詩書而癩其聰明而曰教育此皆惑於用名以亂實者也荀子曰無稽之言不見之行不問之聲君子慎之

政典

第一章 正名

案 Political Institutions 有建設國家之意有權衡事理之意有德慧術智之意與吾周禮天官大宰四曰同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左傳所謂政以正民釋名所謂政正也下所取正也之意皆同至於政之有總有分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國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故正者所以止過而逮不及也過與不及也皆非正也勇而不義傷化仁而

不義傷俗軍之敗也生於不義治之穢也生於不正所以正己而正人也至於方術之不同變化之互異富人貧人使人相畜也貴人賤人使人相臣也有雜俗以爲明智者有嚴厲以爲高行者有歧禮私議以爲盡職分者故管子曰不法治則事常也言必中務不苟爲辦行必思義不苟爲難王道本乎人情非人情則非正也非正則治所以亂也大學曰此之謂絜矩之道非平等自由諸說所能勝也

夫羣之爲物也合則吾無以知其經也散則吾無以知其權也多數之爲善或溺於衆愚也少數之爲制或流於獨擅也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軸之上儻竿而欲定其未不明於象而欲輪材審用猶絕長以爲短續短以爲長不明於法而欲治民一家猶左書而右息之不明於化而欲變俗易教猶朝欲操輪而夕欲乘車不明於決塞而欲歐衆移民猶使水逆流不明心術而欲行令於人猶倍拾而必拘之不明計數而欲舉大事猶無舟楫而欲經於水險也羣情萬變羣誼亦萬變以萬變之羣而以一隅反之此情惑誼拘爲言羣學之所必知也

詳說見羣學肆言各篇嚴譯甚典雅

夫越國富兵疆人皆知其無益於己也非吾民得制也國雖不爲吾制然不能並其國之有用

之學而亦棄之也羣有衝如兵衝之衝兩相負不下各自勝其是非也以相反無同好爭其數不勝

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以軍閥與全國爭其數不勝也習非勝是其蔽在羣盲言政者不可爲羣盲以資勝也凡人囿於境之所遇則必爲境所勝也一羣之人非皆智也吾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不智之人論其人是與愚論智也一羣之人非皆賢也吾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不肖之人論其人是與不肖論賢也而智賢無以自飾也故必人各自有其智賢然後羣之智賢迺愈進也羣而囿於一境羣所以敗也羣而無所囿則外境不易感也夫羣有情者也情易感者也聚衆情而爲羣欲求羣情而不爲外境所感是非吾辯之能明也治亂之功利於近習精深之行決於毀譽自古然也羣之所謂愚者或有至善存焉羣之所謂善者或有至惡存焉智者決策於愚人愚者多故國政以愚人勝也賢士程行於不肖不肖者衆故國政囿於不肖也吾故曰專制之君其人存則政舉間有善政也共和之羣善政爲衆口所掩而不能行惡政亦爲衆口所持而不能改脩長在乎數多高安在乎同利則吾所謂絜矩之道也幾希矣

羣之有文野約定俗成謂之實名果何義耶實名之有異同又据何義以爲區耶曰文者羣強

而有條理者也野者羣弱而無條理者也此區義之大概也或曰不然有藝術之謂文有教育之謂文無智慧之謂野無學業之謂野文野正其天植也若夫道德之原羣誼之厚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己耶一盛一衰天地經綸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所謂不主故常也達於情而遂於命也人之情不主故常羣之情亦不主故常也羣大共名也人大別名也別其所別相積而爲共也共其所共相介而爲別也羣之共人達此情也人之別羣遂此命也故曰有人情然後有羣情也

羣何以有進化耶此學者之所共疑也羣之進化羣之永爭也羣爭然後能自存也羣自存然後爲人道之始終也羣之爲厲羣之爲智相附麗以久視之道也惟其堅忍剛毅譬諸木之有柢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羣亦由是合也合所以進化也進化而有所需也羣需因之而止也故曰羣道貴相續也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意想者皆謂之象也意想善而惡象之微亡矣

凡理者方圓長短羸靡堅脆之分也理定然後國可治也政典羣之理也一違其趨合雖見所好之物心不能引不能引之謂不拔一達其情緒雖有可欲之類神不爲動神不爲動之謂不

脫不拔不脫國本因之以固也國本之固有有人爲之率也

第二章 政典制分之綱

案 Juxtaposition 譯字典者名之曰並立其實卽易經各正其性命之謂也而 Coopération 東譯爲互助亦頗條達余考墨子尙同兼愛二義可譯

夫羣有知覺者也羣之所以能自成爲羣各正其性命也行而供冀非漬漠也行而附項非擘戾也獨修其身不得罪於比俗之人所謂尙同也尙同者羣之所必需也亦羣之必如是然後謂之羣也羣之役人人之自役於羣非兩利爲利無以互助非互助無以尙同同則若絜裘領誦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羣則同同則制分制分則各盡其職迺有官司以爲民極官時以經天也官計以弊治也官成以會邦也官常以聽治也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事之不類事之積也以不齊之物緯不類之事非制分無以治國也制分尤在明分掩地表畝制草殖穀多糞肥田是農夫衆庶之分也守時力民進事長幼和齊百姓使人不偷是將率之分也高者不早下者不水寒暑和節而百穀以時是卿大夫之分也兼而覆之兼而制之歲雖凶饑而百姓無凍餒之患是聖君賢相之分也故分功而事治事治而國治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各盡其職

分之所當然以齊其物以類其事尙同而不制分衣粗布食草萊絕其一切文物典章以復太古之初若是則民瘠民瘠則不足欲不足欲則賞不行少結衆省民職上虛僞苦百姓均事業齊功勞若是則不威不威則罰不行賞不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也罰不行則不肖不可得而退也若是則萬物失宜萬事失應也治羣必須尙同尙同必須制分自然也或強而後然也尙同之制分約兩種義其一則序四時裁萬物兼利天下由於一介之自爲行其黎矩之道能以事親謂之孝能以事兄謂之弟能以事上謂之順能以使下謂之君各以其分何以能行曰以義故義以分則和和則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此皆良知良能也非由外鑠我也其二則萬物同宇而異體同宜而異用爲人數也同求而異道同欲而異知爲天數也同求則羣必別其所求也同宇則羣必緣其所欲也脩探清易道路謹盜賊定律令以時順修使賓旅安而貨財通治市之事也論百工審時事辦功苦便備使雕琢文采不敢專造於家工師之事也拯急禁悍防汚除邪戮之以五刑使暴悍以變姦邪不作司寇之事也本政教正法則兼聽而時稽之度其功勞論其慶賞使百吏免盡而衆庶不偷冢宰之事也由其羣之職業定而後其私之職分明此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強而後致之者也今之政典由於其次之義也

政典之爲義譬之畫圖者依中爲中垂線循規而爲圓界凡自圓外一點至圓內所作內線之比例同於圓外兩段轉相比之比例直接求其一國之治平則一介之治平及二類之治平相等而爲同也無所謂分其羣小圓所求大圓之直徑也更無謂以羣爲大圓而求一介小圓之若干徑也工欲善其事也或坐而論道或起而行之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辦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會地財或治絲麻以任地財規之以眠其圓也萬之以眠其匡也縣之以眠其直也水之以眠其均也精於其機者則工於其藝也神於其用者則體於其氣也政典之爲義譬之重學剛體定於兩點之義兩點上對力方向各直交於體面兩方自後線交點必在重心垂線上且因其有相對力然後此力畸於旁面爲不利他力畸於交線則爲利故國家之興廢存亡皆自爲消息也主一國之政權者莫不有所纂今之所纂以爲惡者較昔之所纂以爲惡者或遠過之也亦莫不有所禁也今之所禁爲民禍者或推至於無政府而所以禍民者有非吾意料所及也政典有所謂恒例者習非勝是上下交征利而莫知害之所止也一種政典之改革必有其他一種政典孕別其中而爲吾人所不及見也自助所以爲羣助也恒以自助爲羣助各助其所自則羣將爲之渙矣國家所以設官者則助羣以爲理也積其

公立之官而使之平衡則同時而使之各盡其平衡之職羣所謂公正也吾意以爲公正迺政典之常軌也而常軌有時爲馬力所推移而增加變更之程度有非吾所及知也道過三代謂之蕩法武後王謂之不雅衣服有制居室有度人徒有數表祭械用皆有等宜夫是之謂定論定論不逸常軌之理也然常軌久則壞壞則變變則通通則可大而變法亦政典之常也

羣之歧分由於羣之相聚而爲政使多數爲政者以類行雜以一行萬也尙賢使能而等位不遺拆愿禁否而刑賞不過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使其同而無所爭則事業無所惡也功利無所好也強無以凌弱下無以凌上也使其間而有所變化將以吾所經歷者而爲之程才不能兼技也人不能兼官也雜居不能兼相待民心奮不能兼相悅也故無分者天下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大利也而爲政者所以管分之樞要也植其羣者以強性爲之基則祿業嗣統者固守而無所擾也植其羣者以柔性爲之基則蓄民擾事者變動而不居也

民必勝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有用出入相撙必時藏餘謂之稱數此尙同之羣也羣同然後羣進羣進然後羣制分羣制分然後羣演愈進羣演愈進羣制分愈足以綱紀其

羣經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征省商賈之數罕興力役無奪衆時夫是之謂以政禮民以政禮民政之分也制分之羣或爲之阻也制分之質或爲之長也

分者所以貌情也羣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爲變也貴賤賢不肖之所別也中心懷而不諭故疾趨卑拜而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治之分者外節之所以喻內也上篇之徵吾已詳言制分之由也夫情貌而論文者其文惡也飾貌而論質者其質衰也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貫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修者其質不美也羣之質不緣飾而美也制分非爲飾也吾將終言其分之理相奪予也

第三章 政典積分之理

案 *integration* 質譯分子也其意即政典大綱字書分字有三種義物以羣分別也物之不齊羣之分乃立也名分職分性分皆等義也或曰積分乃數學專名今以濬入哲學毋乃不可乎曰數學積分定等位之意也與職分名分之意相同吾取其便稱耳非敢故爲艱深也何以不曰大綱因原文有剩餘之意也

夫羣合衆以聚也聚而後有分分而後有積羣之有積分羣之自爲演也綜其羣而爲小聚也

所共相與爲謀者不過小聚之奮咎也彼此之各爲計量彼此之各爲男女彼此之各爲宗嗣而已綜其羣而爲大聚也所共相與謀者適足爲大聚之備能也強所征服之地爲奴聯所毗鄰之地爲邦合所代育之地爲藩而已故言羣學者蓄道以待物周於德審於時物至而應刑典均存矣

夫名實之相怨久矣以羣之實居羣之名所以府他羣之怨也是故絕而無交惡者知其不可兩守乃取一焉羣之先後附疏羣之合也羣之聚也不平其稱不滿其量不依其樂不致其度各適其所適何者爲宜何者爲乖何者爲大何者爲微地之錯縱相等民之度量相起也淵泉而不盡廣約而流施以其與變隨化也羣之聚合有或可見或不可見之阻力也譬之兩流質相通必交於諸力之並力線也一介之壓力過於羣之並力線或堅絳而不動或澤潤而易行在於他種之漲力而自爲升降也性質之相距情緒之相離智慧之相博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著業不得不多名位不得不殊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萬家之都不可平以準立大人之行不可以常義立也故一介之壓力與一羣之並力博爲之治而計其意可以曲說而不可廣舉也

羣之積分各緣其類而生也生生不已適其分而止也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民之所適爲其類也民之所類爲其合也民有餘則輕之故頒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散之以重故民可以準平也使其自然而浸入於羣之生也微則羣之所以爲類也無幾矣使其強制而浸入於羣之生也巨則羣之所以爲類也亦廣矣團體之組合必有所約束而後翕也家族之經營必有所修齊而後制也故曰正心誠意爲羣之本也羣之原尤在能聚也能聚在於有計量也有計量在於政典之制分也一義也夫羣之生非積分進化也乃俱分進化也用章大苦樂善惡而相平等也因其平等之組合則與羣之進化單共也非共也單共則其羣化之不同也微矣共共若羣之進化不同則必強不同以爲同也強不同以爲同然非所論於積分之羣也此又一義也

羣演之律積分者強制之謂或類於強制之謂也（見原微一六九）而政典之積分尤適用此律也一羣之組合由此類之共而聯他類單共由他類之單共而聯各類之共共而後求爲羣積羣積非戰不爲功也故原人之自衛或受衛於人皆此義基之也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一羣之受制於他羣必組各小羣以爲禦侮之

方由禦侮之方而爲聯治之政矣。由聯治之政而爲共和之國矣。所謂處其厚不處其薄者，行情實而去禮貌也。所謂處其實不處其虛者，必緣理不徑情也。

羣之積分，求其減少距離之徑而爲全率也。原人之逐水草而居，與麋鹿爲友，常相忘於遊牧也。相與交食於地而交樂於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爲理，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噉噉妹妹而私自悅也。自以爲美，不知自衛也。不知自修也。去其遊牧之羣而相聯也。迨其羣演之進也，由一支而聯爲家，由一家而聯爲一族，由一族而聯爲部落，然猶不忘其部落之券外也。由部落進而軍國矣。所謂強制之羣也。由軍國進而工宰矣。所謂自然之羣也。強制而合者，大均之爲緣也。自然而合者，大信之爲稽也。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此其大較也。

政典之積分象，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不利則於所合之羣而無所謂分率也。風俗之睽違，人情之向背，恒有兩類之民相處百年而不變者。古諺云：民不越鄉而交，無百里之感。故君子易以化野人，難以變一也。鄉黨之政異於都邑，都邑之政異於城市，城市之政異於治國，平天下之政夫以小國之政聚而爲大國之政，則地醜德齊，徒失其小國自制之分。而大國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是爲害生之羣二也。以至善之風俗民情同時而爲平常之異化所侵。

絜矩之道人各長其長以及他人之長幼其幼以及他人之幼相習而幾也今生子而公育之慈父而老棄之限民之產所以制兼也察民之生所以置法也虛民之倉稟而使無積蓄乃曰均貧毀民之庠序而使無學乃曰均智所謂共利者利民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民事也利固未興害亦未除徒使民有無政府之美名而自戕其生三也吾故曰大羣宜分不宜合其始義也分之小而又小則家自爲政其次義也

讀章太炎社會通銓商兌一文參考此篇夫然後知其言之有物也章氏曰條例往往或有未盡則條例必不亟成以條例之不亟成卽無以推測來者夫今之操政論者往事固未前聞也而徒驚於三四偏諛之言則篤信其說復從而爲之辭曰非如此不足以揅危亡非如此不足以言福利恐彼所言之危亡其禍害十倍於今日也彼所言之福利其苦惱百倍於今日也今之青年不徒爲其狂辭所囿而又變本加厲焉民生將無寧日矣吾爲此懼

第四章 政典異分之宜

吾于原微（一百五十四頁）有言曰同性相聚爲羣之國家其國家必不同也政之有分分之

有異所以爲合也所以爲久也卽所以爲羣也故合之類族必起于分久之物族必起於暫羣故於其小于其少之異分而後爲大爲族也

欲求一國之政所爲異分者曷不先證之一家之政所爲異分也男女之各異其操也其身體之構造不同也其生命之職權不同也其心性之感覺不同也其他位之靜躁不同也其應用之剛柔強弱不同也故兩類而共同一政典者所謂治人者治於人者皆有腠理之地也腠理者兩膜相背名同而實不同也明乎腠理不同之原而爲政之道得矣

愚智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夔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蓄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羣之相聯基於彼此之名分定也奴主之名分不易定如羣之積分幽微玄渺不可稽也阻止地主無量之勢力緣之廢除物產私有也緣之保障人權獨立也緣之解放三軍五兵之比詳也萬物蠢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

國家有一定之區邑以農爲宗此之所通用之田畝與彼之所通用之田畝皆以宗之所定而爲之界此之謂類分也現所通用之田畝或由兼并之奪取或由價買之運積或由法律之賦授或由人民之開墾或由君主之頒賞皆世守其田畝而自爲耕種也出其餘以賦於上謂

之田租出其所餘以供於君謂之田稅傭田之類所由昉也

傭田之外有所謂屯田者以供其衣食而養徵伍之軍藉也在遊牧之世征士所佔之土地統謂之集田國家粗定矣半爲集田以養其兵半爲私田以養其民相用而治迨其久而又久毀集田私田而均爲區田也然羣演進化則又將合兵農爲一也夫所以明白天地之德者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者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各適其所適也與天和者共適其所適也類分以軍國爲最戾也產業必傳之統嗣統嗣必傳之男類男類必傳之冢子冢子必傳之元孫此之謂大本大宗相襲而下不可易也遠族與近族其間相遽之權利不平也土著與客藉其間相遽之威勢更不平也原省己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己明而賞罰次之恐人之侵我也則設法以禦之恐人之抗我也則設法以擯之離散自以爲得也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固可謂以爲得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

羣之不平不儘食之有精麤也衣之有善惡也居處之有廣廈陋巷也將及於一切有形之物質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纏繖而有不可以道里計之距離矣故君如天無所不利也民如地無一所利也物質之不同以柴其外也精神之不同以約其內也教之不齊性有智愚也養之不

類才有盈虛也習也而反於天也欲使天下之不失其牧是亦亂天下之性也

連合之羣駢合之羣皆由征伐者層積其羣而自爲品級也故勝者之品級愈高而敗者之品級愈下也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品級者亦愈距愈遠也

政典之異分所以尙武功也至貴國爵並焉至願名譽並焉由其道之不渝然後其分定也分亦有循大變而湮者也民主之國不足以言廟堂之禮無神之國不足以言宗社之靈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貴爲是者不能讓名政典之謚爲崇高者莫若富貴富貴所以操一羣品級

之柄也演之爲大羣則先棄其小羣之品級也演之爲工羣則先棄其大羣之品級也富貴者不與品級相類也品級者不過別其羣也富貴者所以厚羣生裕羣力也

此之所謂貴名之爲貴也非官職爲貴也

民生民力之得其平則謂富貴民生民力之不得其平則謂貧賤夫富貴貧賤治國之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能生履耶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此之謂政典也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古之所謂禮儀也今則以爲倒置矣克仇爲奴便殘其身體永識之故獻俘治國之大禮儀也由禮儀生政典由政典生異分異分殆循天之理耶軍國所連合之羣所強合之羣則遵此禮儀也行此政典也若夫以工業爲國者則

棄此禮儀也殆此政典也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也性反之謂樂全樂全之謂得志工業之謂得志者以其吾力之能工以其吾才之所能業工各其工業各其業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富貴物之償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固其去不可止故不爲富貴肆志也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非如軍國之以類分也此不過以羣競其才能也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也

案此節所言與禮運間有合處工業爲國四字譯之尙不得其奧按 Industrialism 實祇有一業字之義或與易之所謂功業事業相近按吾國士農工商各有其業單言其工則士士農商皆屏於羣之外矣一羣之中殊不足以永天祈命矣斯賓氏取義工業以示別於軍國也故廢除軍國之政典禮儀而已非一切不顧也孟子之所謂創業曲禮之所謂習業皆可比附然不能定爲實名不得已而仍用其工業取工功相通而不戾俟吾將譯工業章故爲別名也讀者須解歐文韻搭斯萊一字特功業之別名耳不拘拘以工爲業也甚矣定名之難也

第五章 政典之程序及感應

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差觀之因其所貴而貴之則萬物莫不貴因其所賤而賤之則萬物莫不賤曷不徵之未經開化遊牧之民耶其種族之渙散其年代之湮沒其遷徙之無定處其戰鬥之無紀律皆彼之所謂政治也集義則彼所不知也有兩種分別諦堅毅不撓彼之幹練也智勇兼存彼之經歷也其無所吟域而承翼之故小羣易治也劣弱無知彼之蒙昧也荒陋失學彼之畔衍也其無所是非而唯否之故大羣難洽也吾將論其消息盈虛之理一羣之有長固貴於羣之他衆也拔鹵莽之獵戶夷阮谷之征夫裂金石嘗草木之世醫凡其自爲謀者行事甚忠敬居住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也今於羣集而爲之會每拘曲而志與道大蹇雜引古今傳記云云犇逸絕塵使人瞠目而不能解一也一曲之士每察焉以自好柝萬物之理猶百家衆枝皆有所長而獨不能執中以爲用二也以堅白同異之辭相訾以鱗偶不侔之辭相應號於衆曰我明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其中邊實名各自倍譎至今不決三也

法同則觀其同法異則觀其異吾觀其止因以別道所爲比差者三者之異不能得二者之同

也聞耳之聰也循所聞而得其意心之察也言口之利也執所言而意得見心之辨也察與辨兩俱變變或循其因而爲大小異二體不合不類同異而俱合人之情分動於自然者其同爲羣之組合也質之職分應於感受者其異爲羣之自立也爭則必戰戰則必相疊爲因果也品類差別因顛倒我而攝受資具不分顯密也

一羣之組合由於政典之能感應也羣之組合由之政典之有程序也吾人所習忘者政府非自有其威權也政府之威權羣助之威權所賦與而契約成立於未有政府之先也吾故曰政府非主政者所組合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吾民各自運持其組合之力而爲斯政府也政典之原則其威權公用者也由公用之威權而總匯於一府或由其程序或不由其程序而願爲之尸也尸一府之君所得運持其威權者不過介中之一份也以其一份與其他份比差則尤其份之小者也政典之定分在各得其分所當然依其職之品級而以吾分爲政也有操政本之說者政柄持之於各人之私而以其餘付之政府也或曰以全權付諸政府使與政府有關係者任意互用之也或曰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而自爲政府亦當自專其所爲如古之先知先覺以爲吾知覺也夫政典有本之今人之公意而不偏不倚以相通爲今之制

者也有本之古入之公意而不侈不靡以相習爲古之制者也

政典之界有儲能有効實何謂儲能治者以其所能而儲之於所治之四周也何謂効實治者其所實而効之所治之已往也故又曰宙合一縱一橫也前古吾所知也蓄道以待物吾欲從吾之欲而爲所禁也來今吾所不知也退身不舍端吾欲施吾所業而爲所侔也夫爲政者不可不有所準繩也準者準其法則也繩者繩其祖武也聰明以知則博博而不愔所以易政也故勑業垂統毋違古訓也尙賢使能而等任不遺拆愿禁悍而刑罰不過百姓曉然爲善於家而取賞於朝也爲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也夫是之謂定論也

志不免於曲私而冀人之以已爲公也行不免於汙漫而冀人之以已爲脩也其愚陋溝沓而冀人之以已爲知也此爲政者之大弊也度劉其土地虜掠其人民強施其政典於所克服者之國家法而不議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職而不通則職之所不及者必墜故兩羣由兼并而合雖同種而不足爲治也兩貴不能相事兩賤不能相使是天數也一羣之典章制度皆由其羣之風俗人情一羣之風俗人情皆由之一羣之德慧術智相固結而不可解也故欲改革其典章制度必先調和其風俗人情欲調和其風俗人情必先參契其德慧術智以類行難以一

行萬始則終終則始若環之無端也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貴也言羣之政典者不知其人種之沿革耶

案吾國篤新者欲以他國之典章制度而移之吾國不聞吾國之風俗人情如何德慧術智如何此孟子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未也

有人於此抗不償其所貸彼取其物又不付其錢而曰你我至交也通有無常也何以值爲貸者故兩失也吾竊以爲貸者有取償之義也使吾儕而以羣爲生也則古今皆以不償者爲類也則羣道息矣夫民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有田畝之征有力役之征有百庶事之征所以供吾上者求其治吾民也今荒其治而曰民所以自治也非有待於上也是供不值其所求也吾民又何需以政府治也政府者以吾性分之所當然盡吾職分之所必然也譬之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凡察機之道欲其樸屬而徵至不樸屬無以爲完久也不徹至無以爲戚連也穀也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指也牙也者以爲固結也軫敝三材不

失職謂之成也

今之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爲共產共產者一切之產皆國家

爲之處置也寒然後國家爲之衣饑然後國家爲之食庇風雨然後國家爲之宮室瞻其器用國家之工也通其有無國家之商也濟其天死國家之醫藥也爲廢其刑政禮樂日不如太古之無事也夫如是其人之類滅久矣夫國家者積人而家積家而國也今不使人有家而使人有國使人人皆棄其家則人人皆棄其國矣欲望者人類之所以生存也無君臣則無以率其怠勸也無父子則無以長其恩愛也無生養之道則無以平其衣食男女也一切皆無則民之欲望絕矣民之欲望絕則吾不知共產黨所欲以國家驅策人民者果用何道耶亦不思而已矣馬克思以人口平均其經濟恐亦許子並耕之說也

第六章 政典之元首或謂之長或謂之王

或曰元首二字微嫌不雅馴不知元首二字最早見於書益稷元首兩實名而爲一稱者也以譯英文之Head尤爲翕合

夫君者善生養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顯設人者也善藩飾人者也四統者俱而天下歸之夫是之謂能羣也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君者槃也槃圓而水圓君者孟也孟方而土方故一羣之政典以其能置君也是君者若人之身有元首也百官四支皆聽命也君之立名以三爲

止程也夫古之爲君也非儘爲治也以力相征而居於民之上稱之曰神聖也爲民興利除害正民之德假衆力以禁強暴而兆形於民心也

操籌投鈞者所以爲公也衡石稱縣者所以爲平也斗斛敦櫜者所以爲嘖也合符節別契券者所以爲信也總其公平嘖信而立之君者所以爲民也旗章輿服以崇之玉璽黃屋以尊之以神器之重推之於兆民之上自中智以降則萬物皆爲役也故年歲謀其志成也威權謀其隆厚也智慧謀其強毅也學問謀其溥博也視聽謀其敏捷也身體謀其康健也君者民之清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君者治亂之本也血氣和平志意廣大仁義塞於天地之間所以爲極也崇高之極君亦其暫也言盛極不可久居也爲君而得其宜進退有度以及其終也爲君而不得其宜他強有力者改其紀律而代爲之君也君之義亶聰明作元后一也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而翊業垂統二也

羣之有君故羣天下萬物而除其害者也此之謂征代之君也積力之所舉卽無不勝也積智之所爲卽無不勝也守至約而詳事至狹而切垂衣裳不下簞席之上而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君也故有文治者不能不有武備也

不階尺寸之資不握將相之柄奮其智謀銜勒英雄鞭驅天下皆承天秉命而得助於神權也故大者以君爲天之子居天位者必有天德也五典敦而天序建五體庸而天秩行五刑用而天罰當與天同功而君之能事盡矣故得天者多助失天者寡助神權之有益于君權也大矣良君與良醫不同業者也背道而驅者也而得助于神權則爲之爭先而恐後也爲政者能因其自然之勢而得政權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動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於天下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正則遠近莫不一於正則至尊無上之威權亦自能輻輳而環之於吾身也而我之所以官天地府萬物者亦錫我保極也

君主之國不易善其後者嗣統之謂也君死必立之君古今通義也或傳子或傳賢通義之變也二者之義所當深究也傳子則子之兄弟子之姊妹其威權與產業又將何以支配也未進化之國則以意之也不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不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之智故嗣君有最大之威權有無涯之產業其近支之兄弟姊妹皆得自辟其僚屬庶王室之產業因王室之威權取給於一羣之中而自爲利益也半進化之國則有法以爲之區也按譜牒叙圖錄則以

男系爲重也而習俗則常以女系承統也夫物有常容因乘以導之國隨物之容故靜則建乎德動則順乎道君系亦各隨其羣之物而已隨其羣之物則所謂君者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其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宜是所同也衣煖而食充居安而遊樂因時制事而足用是又所同也故明天道者君授之於天者也天與子則與子天與賢則與賢而吾無所容心其間也其德音足以鎮授百姓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此之謂賢也故勝者統一諸國後必問其賢於天天將以其賢否付之於人也其初則考其子之爲政子果賢也是傳之子亦不啻傳之賢天將以傳其子之賢者而明其神道也不得其子其次則求之國之人行義動靜度之以禮知慮取捨稽之以成家皆以爲賢也然後薦之于民民以爲天賜我賢也而共載之爲君則叛我者失其所依亦無以爲據而失其守也

君者但患身之不善耳不患人之不己知也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淵民知而取之是以我有過爲而民毋過命民之觀也衆矣羣之置君所以衛民也故民亦必重其嗣君而自衛也君之始義可暫而不可久也戰止而籍以緣類也故淺化之民其君一軍之師也依其常例而爲之選也久假而不歸則以爲世襲也吾故曰兩合之羣每多選君也參合之羣每多世君

也吾又不解古何習於選君而今則習爲世君也吾不解鄉何以習于選君而國則習爲世君也曰神權之所依也神權之所樂也神權者天命之也天賦之也天授之也夫是之謂國君也故君權無限也土地彼所有也人民彼所有也應薄析患以持社稷也

夫權者神聖之所資也獨明其權者天下之利器也獨斷其權者微密之營壘也故君之得地利者權從之君之失地利者權去之權者國之大柄也君持其柄以保守我疆土以柔服我人民利天下之權以明威之振天下之權以遂德之行卑禮以下天下之賢而王之均分以約天下之衆而臣之君運持其權而天下之民莫不從也民反其權而政機不失也政機不失而君權愈重也迨世君之不能襲其位也天命之不能佑其世君也二者之權均付吾民以代吾之治也民將自動而爲執政之府也代執政者而爲共平之政也其辯說足以解煩其知慮足以決疑其齊斷是以距離舉天之大道立天下之大功然後隱其所憐所愛其民得自立爲天下之君也民自爲政政之平也

羣演所謂一羣之利益也非羣之利益也始吾據以爲利益也終則因其所爲利益而厭惡之也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則不敢踰軌而行矣下有五橫以揆其官則有司不敢

離法而使矣君據法而出令有司奉命而行事百姓順上而成俗犯俗離教衆共棄也夫然後謂之羣之利益也

天子出令於天下諸侯受令於天子大夫受令於君子受令於父衝石一稱斗解一量丈尺一制戈兵一度書同名車同軌此封建之君也要非政典之總要也道也者政典之總要爲君者執總要而待之則下雖有姦僞之心不敢殺也故君一國者其道君之也王天下者其道王之也如治之於金陶之於植制在工也治斧鉞者不敢讓刑治軒冕者不敢讓賞束帛之征一畝之賦盡可知也此原人治軍國之政也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禮一設而不更上之蓄下不妄則法律制度當明也下之事上不乖則循義從令者衆也此法家治國之政也順人心安情性而發於衆心之所繫令出而不稽刑設而不用與民爲一體有善者賞之以列爵之尊而民不慕也有過者罰之以廢去之辱而民不差也此至人治國之政也

案治斧鉞者以下當可譯之以他語較易顯了然不如原譯之有意義也姑兩存之以俟後之讀者強制以爲政此軍政之因業乘事而有度也原人常習以爲俗一也任其所能上下之相希若望參表而有一定之法程以爲衆民之的也與民爲一體民以其自性

爲生活政之所設教之所施所惡於下無以事上所惡於上無以使下此謂絜矩之道三也

案此章大旨不主張無頭政典是所謂有王則有主也然於軍國之君則又痛詆之其意頗似禮運之大同民爲貴君爲輕也書曰民爲邦本本因邦寧此之謂也

第七章 聯治之元首

吾將引伸參合政典之第二義其第一義所謂元首者無上之謂也有倫之羣則易組合也遇亂之羣則無常式也治大羣者衆以防成也遲以稽時也地員之廣不可取也募選不可以等事極變不可以應物施之於政典之積分渺不相容也聯治固所不能也集權亦所不能也爲政譬諸掘泉泉之不竭表裏遂通也合衆泉之所流而以亂石阻之石愈亂泉愈歧矣兩羣相合必先明其兩羣之風俗人情原始計實本其所生知其象則索其形緣其理則知其情揣其端則知其名非吾義雖利不爲非吾道雖利不取非吾常雖利不行然後施之於中央者隨變斷事也施之各地者因時制宜也若風與波也惟其所欲適也

其徵事實乎羣之有長羣之所必需也羣而無長則權無所集中也故兩合之羣則必有所治

之元首以爲之貫也自治之地方不能以禦外侮事實之較然也昔之臘丁嘗爲鄉聯矣由鄉聯又爲黨聯矣由數黨聯而求其自衛之術則其載一元首而名之曰 *Alma* 亞蘆巴亞蘆巴者黨聯之年長而德邵者也黨聯共盟所以避兵也共盟載約所以平亂也當羅馬建國之初聚家而爲族聚族而爲鄰聚鄰而爲里聚里而爲黨各無上下尊卑之別爲之政府者則其王也爲之樞密者則各酋長也爲之議會者則甲冑之士也故 *Mannson History of Room 1862* (130) 羅牧森史記之言曰羅馬初以市制爲小城制凡所頒憲令號稱一人政典族長以年歲叙家長以血統叙推衆長之所尊而馭其類無封建之王也散名之加於萬物則從諸官之成俗曲期遠方異俗之鄉則因之而爲適吾亦因其俗之適而名曰羅馬共和共和者凡共類共情者共吾民之意義也其上不必明貴賤其下不必辯同異各以其所適而共爲吾君乎之所適也各類共情者人各適其所適也一切平其所平法典無人我之區所謂自由憲令也佛乎彷彿乎其爲內券耶彷彿乎其爲外券耶相維而已吾亦莫名其宗也

欲知聯治元首之沿革可於

Vanice

意大利之大
省會爲獨商

威榜薩

Switzerland

瑞士林兩邦求之不

論用何例釋之皆由互助相聯以禦外侮也非自立之條例也其徵見之一主政體或共主政

體而異同較然也使兩羣由戰爭而聯則治亦因之暴厲也使兩羣由宗教而聯則政治亦因之儀法也宗教之儀法已漸陵夷戰爭之暴厲已漸和息則所謂聯主者非世襲之謂也推舉之謂也

聯主或爲一時之攝政迨其任滿即解職耳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務變之謂變業憲章之條例失其原意變業也政典之新命易其舊邦變業也事大衆而數換之則無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國家當變業之時果如古之會議以重臣專政耶抑如今之會議以庶民議政耶吾將以數種方案而證之各種要例也(甲)所謂參合政體是也駢其例爲二以武人爲大君而統其他有力之將也以神道爲王制而傳其子有道之基也(乙)所謂效法政體是也易程注效等也法謂進化之詳實而駢其例爲三有以見天下之蹟而擬諸形容以象其物宜也質譯以最高之理想而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也質譯以聚而使之不仁以理之可行而使之不達頗與中國典禮二字相同機正韻典堅潤貌擬之考工記譯轉謂堅韌與麻木不仁之意相近禮說文履也有禁止之故與不達相同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求其變化也(按 *margod* 即變化之意與下文 *Charry* 相映) 聯主非僅以各種程序定其嗣位也乃以其嗣位定其各種變化也變化有廣義有狹義狹義

軍國之君也廣義工業之主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能者不可弊敗者不可飾是者不能進非者不能退明辨而易治此族宗封建及其大權之君皆肆無忌憚以自尊也爲之臣者強而制之北面委質無敢二心朝廷不敢辭賤軍旅不敢辭難順上之爲從王之法率其大羣虛心以待命而無是非也日習於諂而毋敢作威也日習於忠而毋敢作福也日習於謹慎而毋敢相踰越也聰智不得用其詐陰謀不得闡其佞姦邪無所依不敢易其辭所防者吾民之自求其平也

亡國之廷無人焉非無人焉人不足以有爲也家務相益不務益國衆務相尊不務尊國人各奉祿養交不以國爲事此其爲國末有不忘者也國之所以貴有政府者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爲惡於法之內威不貸錯制不共門也能爲軍制之君卽能爲參合之君也上之任勢使然也

第八章 議政之官

前所論參合政典第一部與第二部之分析第二部與第一部之廢存今將究其兩者駢合之由軍事會議由大將召集衆校尉討論軍事而設然議政之官所緣起也議政之所施議於庶民猶之議軍之施議於士卒也故善者之爲兵也使敵若據虛若搏影無設無形焉無不可以

成也無影無爲焉無不可以化也故善者之爲政也亦如是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見其所不見以爲形也濟其所不濟以爲影也則皆成也皆化也政之已成已化也而以爲比量也則議政之官也

按 Representative Parliament Assemble 二字均異字同意普通譯爲代表議會委員議

會國民議會短稱之曰議會然名之通用改之企難前年在國會提一案擬改曰納言院集賢院衆嫌其迂腐否決之心尙以爲嫌今譯斯氏之文議政議制確有分別則上院改

曰議政院下院改曰議制院又通俗又典雅不較愈參議院衆議院生吞活剝耶議制之

民祇准置可否於其所議之事也因禮議事以制故名曰議制而議政之官由執政所合得陳己之所

意而請之行也

軍事會議之置設離合由其自定也若鼓之有桴桴擋則擊也註兵藉者不必熟耕耨以事生養也註農藉者不必執干戈以衛社稷也農兵各不相謀爲農者自有其地爲兵者自有其甲故聖人知言不可兼也故博爲之治而計其意所以有議政之官也知事之不可以兼也故各爲之說而況其功所以有議制之民也迨其後爭地以戰爭城以戰民困於戰爭而無寧日矣

昔之貧富今易時也昔之貴賤今易勢也兩合參合之羣皆錯縱變化而莫知其所止也軍藉之長皆爲田藉之長鄉藉之長也故議政之官皆附麗其長以虐其民者也虐吾民豈獨武人大君耶有千乘之家者亦虐其民也有萬乘之國者亦虐其民也民其爲天地萬物之橐也各依其類而虐其民以兵滅人之家以兵滅人之國通乎無上詳乎無窮故爲大羣也其被兵之民散而之四方饑無以得食寒無以得衣野處無以得居室望國門而興離麥之感見邱壘而興燕雀之嗟無以備其生養也無以供其組合也困苦顛連而無告也不知經幾何年代而得其所經歷懼人之協而謀我則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入吾山谷以義守之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博碩肥腓以致禮祀謂民力之原存也旣虞稱事時使薄斂謂其務實不虛而民和年豐也嘉肴旨酒同其好惡謂其上下皆有觀復而無違心也故修政而保類也修政而保類則與我議政者皆與我共患難奔走之臣也撫小民以治訓諸王以德吾之爲政吾自有其權衡明乎物之性者必以其類聚也彼議政之臣不能有所干也彼無其權利而有所請也此之所謂議政亦各事之儀其詳不可盡也

君之所司也名以出臣臣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爲政

之君與議政之臣各以其所逞而互爲政政之不可以假人也較然矣君之至尊極嚴其祖宗傳之於子孫者非以選舉爲嗣也則其爲臣者亦有同等之威權而備顧命之諮諏也君之威權寄於二三大臣之手而二三大臣亦假君之威權以偶衆論也君臣之施行也臣能奪君者以得其威權也故非其分而取者衆之所奪也辭其分而取者衆之所予也君辭其分而以公政爲心也臣將非其分而以專政爲術也

以軍爲勢者使其他爲政者皆下於我也或拔其少數之賤者而踐之以議政之尊使別於平民也議政者非必使之盡其辭以爲世則也不過舉爾議政者使民知政之不自我專也議政之權由小而大也皆戰爭以爲戾也平國以禮不以亂政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政也古之爲政者慎於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納於百揆百揆時序無度事也賓於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非曰吾以爾庶士議政政之道止於此也

第九章 議制之民

按 Representative Bodies 質譯曰代表團體庶不足達此章之精義東譯逕名之曰議會夫議會已成實名之機關也而 Representative 之轉語不過代民宣達其意也不能代民

行其所行也民惡勞佚我爲代求安逸之道民惡死亡我代求其生存之道此民之總義我忖度之也今之所謂議會者每不以民之意爲意民意如彼議會之意不如此也祁暑而民怨祁寒而民亦怨民之欲望無所止也爾數百代議政權者爾不能滿民之欲望也況爾所議者皆爾之私也富貴爾黨徒衣食爾妻奴何與於吾民之公也不如民自爲政毋使爾嘵嘵充任也不知民自爲政全民之謂也全民而議國政農者棄其田畝而吾民無以爲食也王者棄其廠肆而吾民無以爲器也商者棄其市朝而吾民無以爲交易也況天之生才有限智者少而愚者多學者少而昏者多聖賢者少而不肖慆悍者多吾又何能代天強不齊以爲齊也或曰教育普行則不齊者齊也吾竊以爲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有動植形之不同也有男女性之不同也誰能天工人其代之使動植男女而幻爲一形性也故曰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吾羣之初一方專制也民惡其害己也順民之欲而爲之封建民惡其兼並之無己也順民之欲而爲聯邦之國家民惡其深而不盡也順民之欲而爲三權分治之制曰行法之權曰立法之權曰司法之權民又惡其執一而賊道也順民之欲而爲各等之度量吾尙未得其要領後之論政者

將思一拯濟之方也欲襲農宗之智而毀樂一切之法吾遲遲以爲未可也有法而害民者能依法而平其不平也無法而害民者將失所根據而民俛俛無所之也殺人者死傷人者抵不能謂得其法之平也諸侯惡其害已也欲並此法而去其藉則民之死傷無已時也爲政之道無盡善也彼善於此而已棄其已甚也或曰何必法爲民不過求其安居樂業耳不知安居樂業有秩序之謂也有秩序始終條理之謂也始終條理法之謂也或曰有治人無治法徒法不能以爲政不知法迺吾民之共約而布之簡策者也行此共約而得其宜人之謂也譬之本能生火木不能自生必賴人以生之法能治人法不能自治必賴人以治之今日有人而不必有此共約則羣其渙矣以蘇俄尙有共產之憲章以馬克思尙有人口之比率無法果可以爲政耶

欲知議制之民所緣起則天道之數人心之變非前章所陳之政典可得同年而語也號令已出可易之禮義已行可止之度量已頒可遷之刑法已錯可移之上無因植下無常經也而彼之所議事以制者因其多數之公論黨其多數之同意而爲可否也彼之所爲可否之案經過法定程序達之政府布爲政策彼非自爲政也彼議政之制而助政府爲之政也故曰以制制

度也議制之民果緣何政典而起耶

緣起於三權分立之制也故曰參合政典上不行君令下不合于鄉里變更自爲易國之成制者在軍制命之曰不牧之民不牧之民制所禁也生也皆有可同也智愚同所可異也智愚分執同而知異行私而無禍臨欲而不窮則民心奮而不可說也不可說則必爲之制爲之制則必縣衆議縣衆議所以制軍權也人倫並處同求而異道同類而異知欲求同物欲求異類頌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爭則爲之制分故制宗廟足以設賓祀不求其美故制宮室臺榭足以避燥溼寒暑不爲其大故制雕文刻縷是以辦貴賤不求其觀商無廢利民無游日財無砥滯此吾民共議之制也制而爲分治之政制而爲總治之政制而爲忠誠合治之政制而爲威力攝治之政此議制之民依乎法而又深其類者也吾民始爲鄉村之制繼爲封建之制其欲求之異皆不能爲之同也其欲求之同又皆不能爲之分也故其羣無化也其國無治也羣而知所以自足也國而知所以自法也則必變更其前所謂同異而自泯其同異以爲共約也大共其羣而盡其職分大共其羣而明其法則大共其羣而東擇其事理所宜總天下之要治海內之衆若使一人其操彌約而事彌大五寸之矩盡天下之力也

人有鬻矛與楯者，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譽其矛之利，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攻子之楯，何如？其人不知其所以置辭爲名，不可兩立也。夫民之爲勢，不可禁而君之爲道也，無不禁以不可禁之勢，施與無不禁此矛楯之說也。君忌其貴戚之專政，猶欲得其民之同意，而使貴戚之我懼也；民惡其帝王之虐政，猶欲得其貴戚之同意，而使帝王之我寬也。君民交施其術而不兩立，此政變之所由生也。此三權分治之較勝於專制也。此工宰爲政之較勝三權分治也。欲求其長治久安之道，故以養生爲主，欲求其畏難禦侮之方，故以禁暴爲先。國爲虐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是皆求名失實者也。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

羣之始何以相聚而爲大羣也？大羣之聚何以又歧而爲二？有異常之聚，有尋常之聚也。大羣以兵相征伐而統其羣也，以兵相侵伐，有時羣亦爲之渙也，分工而事治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庇也。人皆爲之，我亦不敢不爲也，爲之各當其誼，不必以兵相侵伐也。

人民與政府，果有若何關係耶？君之使吾民之議制也，其初征稅而已；征稅之禮，所以備國用也，或全用之於國，或用其餘於國君與國不相離者也。國用皆備君之取予也，所在各征其民之日用，民必惡其煩擾一也。天下之物，滋息而因用，必不得其平支，移折變遂不能不強取之。

於民必怨其無度而阻止之二也古者制民之產必度其丁戶之衆寡而投之田也今官無田以徇附其百姓又括其民之田以爲抑富恤貧之舉下之拂其上有由來矣三也先生建國有分土而無分民付民以田任其自治蓋治之有倫則地雖不足民有地然後取之於民必得其民之同意而不敢強征暴斂故民於國之度支有如自制其家用也故議會以國計爲第一義非苟然也

議會因其有可否國計之權而擴充其權於一切政治之設施則議法之權所由出也備其君之所急供其君之所需皆議會應盡之責任也皇室之輸納也陸軍之糧儲也禁衛之常役也太常之日用也來往之躉儀也法律之算率也國際之酬酢也近支之貢獻也以及所有平準市易之均輸也故用財之道其取之也有經其靡之也無涯靡之無涯吾民之所不同意也取之有經吾民之所允許也國之計民之生也國之政府吾民之所樂也

國用之常律有以職分者有以事分者有以條例分者皆不相淆者也故國會對於國用之度支有同意者有不同意者皆總其意以民爲趨向也若夫以工宗爲制者則其議制之民皆行制之官也與今之所謂議政迥然不同也

吾考議制之名今之習俗尙未據以爲實名也今之名爲議會者曰上院特殊之勢力也曰下院平庶之勢力也建官分職由其微而之著也由其深而之畫也不知所建所分者皆民之所欲民之所願否耶足所其欲瞻其所願則民能爲之用也

第十章 建官分職

案英文 *ministry* 有三種義 *Agency* 代人行其職務也 *Instrumentality* 君子之器可以大受而不可小用也 *service* 以事役人或爲人役其所事各置其身以相用也中文字亦有三種義同英文彷彿似之一曰吏事君也以事受之於君而爲吏宦所以名學學職事爲官也二曰職也使也公也書任官惟賢禮論定而後官之皆職使之意也三曰官猶事也謂各得一事也見《禮樂記疏》譬之孟子所謂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是心所司之事惟思故以事相屬者皆名之曰官官單名也舉一詞不足以賅其意此中英文之所異也故定名曰建官分職微嫌其贅求其不失原意也

羣演之進在爲政得其人也人之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有行義純潔可備公卿者有節操剛方可備獻納者有智勇過人可備將帥者有公正聰明可備監司者有經術精通可備講學者

有學問淵博可備顧問者有文章典麗可備著述者有善聽獄訟盡公得實者有善治財賦公私俱便者有練習法令能斷大疑者以才之長短而別爲之科因其科而試之因其試而用之故古之御政以治天下冢宰之官以求道司徒之官以求德宗伯之官以求仁司馬之官以求聖司寇之官以求義司空之官以求禮吾今總其要而定爲三種之官一曰政事之府所之總百官也二曰軍事之府所以總百軍也三曰議制之府所以總百度也府各有長有貳所以執案考藉也長貳各有僚屬所以分司定業也君有大過則諫反覆而不聽則易位謂之貴戚之卿智足以爲源泉行足以爲表儀謂之師智足以爲礪礪行足以爲輔助謂之友智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爲民率謂之大臣脩身正行不憊於鄉曲左右也事君不敢有二意待御也言之聽以事君者廝役也初則無定何也久而久之其技職之大小其任事之多寡則有法程矣

由中書省以及於各行省也則事務爲之增多也類族爲之增廣也爵者官之尊也階者官之次也品者官之序也職者官之掌也位者官之居也祿者官之給也吏者官之佐也故事非位立而不辦也故位非事多而不設也凡事緣於政府而生者皆政府之吏也凡吏依政府而家室者皆政府之祿也凡祿定政府之職掌而運輸其權力者皆政府之階爵也惟政府之長不

溢意於法之外不爲惡於法之內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尋丈之數者不可欺以長短使釋法而以譽賢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以賞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矣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故能匿而不可蔽能敗而不可飾也百有執事亦各奉其職而易治也惟專主之國則內閣全體負責政非一人所得異也法非一人所能行也夫聖人者明于治亂者也迹行不必日非故相反也皆隨時而變因俗而動事莫急於當務治莫貴於約齊期於利民而止也

凡道萬物因之以生萬物因之以成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聲而可進以音也天主王地主平人主安靜是故爲政之道在建官得其精分職得其定也故通乎陽氣所以事天也經緯日用以觀其用故通乎陰氣所以事地也經緯歲歷以視其離組甲厲兵合計學伍以修於四境之內諛然告民有事所以待天地之殺伐也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達官分職法之恒也

案今之毀法者每曰無法勝於惡法也不知惡法尙有所守譬之度雖不準吾猶可知其尋丈也衡雖不良吾猶可知其輕重也若無法則上下皆失其守也以兵殺人一方曰正

當防衛一方曰慘無人道因彼之所稱爲政府者無法爲之根據也政府既非法而來則等於平民耳平民殺人置之於理可也政府之能殺人者非自殺之也以法殺之也法烏可不慎建官分職亦慎之於法而已人苟便於私圖而逞一時之私欲未有不敗者也其作始也微其將畢也巨可不慎歟

第十一章 都鄙之政

案 Local governing agencies 質譯謂地方政府既嫌太籠統又嫌其不雅馴考 Local State 之別於 County 者大小之分也 County 之別於 State 者職掌之分也是周禮之所謂邦國也 Local and County 周禮之所謂都鄙也邦國則有憲法都鄙則無憲法此其大較也立其社稷正其畿疆民訟以理正之地訟以國正之分其域而辦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此邦國之政也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考其輕重及其多寡以待政令此都鄙之政也吾從周禮而考其邦國都鄙之分職而定其 State, Local, 之界說較以中央地方爲職志者似較原意爲得當也

血統之制遺之於吾家軍旅之制遺之於吾國夫弩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身弱而令行者得

於衆也家有父子故知血統之尊國有君臣故知軍旅之貴由有鄰里鄉黨由鄰里鄉黨而有都鄙邦國都鄙所以待政令者也邦國所以出政令者也

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螟螽同矣賢人而誦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有時權位不足重不肖所以亂天下也有時賢不肖不足以憑權位不可以服衆也勝者之爲政也欲其所勝之能自爲治也大亂之後民不聊生欲鄰里之治非聯鄉黨不足以爲政也欲鄉黨之治非聯都鄙不足爲政也欲聯都鄙非聯邦國不足爲政也

都鄙失其自治之能力由爲政者之交相拗而消滅其權也交相拗而消滅其權則都鄙統於邦國矣故都鄙之長不能自行其權是代行邦國所行之權也代行其權是廝役也夫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勢必於自然則無爲於勢與吾所爲之勢者言人之所設也都鄙邦國之權皆人所設之勢也勢既爲人所設故權可得而代也

一國之人不可以皆貴皆貴則事不成而國不利也一國之人亦不可以無貴無貴則民不能自理而國不利也故王者之爲政也使邦國之政都鄙之政其實必正長亦正短亦正大亦正

小亦正長短大小盡正而吾之私以爲政者亦莫不正也正不正則官不理官不理則事不治事不治則邦國之權與都鄙之權濬也多之爲政而平其秩序不知量也少之爲政而平其秩序不知節也其變化於二者之間王者亦不能自測其變化也

羣之爲衆也有所謂操權政治邦國與都鄙之制異也有所謂家權政治邦國與都鄙之制同也制旣布有不行制者謂之不從制罪不赦考制而不合於大府之藉者侈曰專制不足曰虧制罪不赦謹守制以行賞罰計事以制賞罰之所加此操權之說也期而政使而信百姓全已以行制大臣舍已以行制內外一體教之所期也始於不可見終於不可及一人服此制萬人從此制上下一體訓之所期也此家權之說也家權之說雖不可行之於今日邦國而持之有故言之求理因其所自然相沿以爲今日都鄙之政也本乎自治之方運乎立實之短應變不失而守其常也

羣之進各異其類也小共以至於大共小同以至於大同則無所謂家也因其異類之羣進而爲共同之羣因其共同之羣進而爲政典之羣邦國都鄙錯於政也其第一義部落之相通男女之相媾行不知所止居不知所之與物委蛇而同其度從開闢以至於今日此可謂放道之

進化其第二義旁通上下萬物并也九營周流終始負也包羣類以昆乎中也蒙極修以酋乎外也寧靜安物以緒乎家邦也此可謂柔道之進化故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立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也民所以蕃息而蓄積盛者有兵以禦外侮有財以備國用也此非一家所能爲政也故曰都鄙之政興而後民生生不已也

何以謂之都鄙之政曰其政以爲節也審時事論百工辨功苦尙完利便備用順州里定廛宅開樹藝易道路謹盜賊平室律修操清自古至今皆所必需也因其所必需而爲之攻守自能之道則易治也行自然之財則易貨也得天時則不務而自生得人心則不趣而自勸得技能則不急而自疾得勢治則不推而自成彼之所謂政者皆一家之政也一家之政有時互相爭而不能行其政也使異姓之子而入嗣血統一也集不齊之男女子婦而共其家常之政二也因其血統之本職而平其報復三也養其不才不中之子弟四也各因性之所習而爲之制五也有罪不能罰不能逐無法以濟其窮六也各人所負刑事之責任不能解除七也此皆謂之家常也施於有政不亦難乎

此種難題皆軍旅之政也夫以工宰爲政者人各自習其藝以治其生也人各自展其業以養

其身也天下之人皆不能自治強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敖賤詐必欺愚凡天下禍之所起由于怨恨深也害之所起由于不能自治也

第十二章 軍旅之政

語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此治之經也故爲政之道攻堅則韞乘瑕則神堅其堅者瑕其瑕者屠牛朝解九牛而刀若新發于礪則刃游有間也其術亦多矣吾先釋其兩不同之徵
兵所以衛民也衛民之身體衛民之財產稅之於民以給其所求也兵所以異民也異民之商業異民之工術征之於民以保其所需也故曰民兵則兵農其業相半也自生民以來兵農爲一男子生則以桑弧蓬矢射四方明弓矢者男子所有事也蓋耒耜以養生弓矢以免死皆凡民所宜具也自古未有造耒耜弓矢以給百姓者也若夫募兵則以身爲傭者更替皆有定期也出外有口糧代還有川資艱於饜給者有薪水役於勞苦者有給錢歲時伏臘有大小差之特支是下以力役爲征上以金銀爲貸也

周廬千列設戟百重入守虎關出陪豹尾此古人衛戍所以強韃弱枝防未然而滅不軌也然非所論於今日也今則兵備求其自滅也兵賦求其日輕也民之所以戰者爲其自衛也自衛

非所以戰人也從游牧以至於封建從封建以至府兵從府兵以至於工宰皆有以增減求其弭兵而後已也

兵民之所以分政由於分工而後事治也兵政民政渾雜而不清則民政必爲兵政所侵也窮武極詐士民不附卒隸之常還爲敵讎雖古之人知徒兵不可以爲治也所謂善陳不戰者得民之則也所謂善戰不敗者得民之心也統兵之帥統民之君其初意之所趨各統其中而互爲政也其後所趨之弊流於專擅則各不相謀也不相謀則統兵者不知民心之所向統民者不知軍勢之所儲故軍必敗敗而爲人所侵夫然後知存亡繼絕救亂除害者技術不如武章武章不如銳士銳士不如節制節制不如仁義也故善治兵者必善得民也善得民者必有以治國平天下之道也兵政必寄於民政之下非偶然也

羣演進則兵備嚴兵備嚴則分職多分職多則置長異此制分之略也游牧之散鬪進而爲有統率之聚鬪部落之聚鬪進而爲有連師之聯鬪夫然後權集於中而官設也夫然後主明於上而職分也竭能盡力而不尙得犯難離患而不辭死受祿不過其功服位不侈其能朝之強臣也毋上拂之事毋下比之醜毋泰侈之養毋踰等之服畜長樹藝務時殖穀力農懇草禁

止未事民之經俗事民之經產也非以并兼攘奪以爲天下之政治也

兵制之有變更皆與世爲推移也今之譚兵制者譬若敝廬補其奧則隅壞整其桶則棟傾支撐扶持苟存而已習存法象規矩而爲制度也故募兵之制其振集有時其遣散有法一成而不變更者也古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出兵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因有要事以一家而備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故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師有事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餉精使之足經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赴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干城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教練之兵此無敵于天下也施之小戰則可施之大戰則敗有兵而不可戰是謂棄兵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棄民今夫天下之大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而民常恐懼盜賊攻之而不能禦戎狄操之而不能稅今使民得更代而爲兵兵得復還而爲民則天下之知兵者衆而盜賊戎狄將有所忌此所謂民兵之制也民兵者凡爲民皆有當兵之責任凡爲兵皆應注民府之籍費行可以爲兵居可以爲農不仰食於官而誦讀詩書又可以爲士有始至者卒業於學校而爲兵也有既久者不過兩年卒業於兵而爲兵也有將去者數月或一年因其有恆業少年能當兵而老年仍使之爲民也有應代者兩年後既除其藉而其精力

思慮猶可以爲兵或爲兵或爲民聽其自便也國家有事招之即來國家無事釋之即去新故雜居而教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

民既爲兵之後是否有妨於他業則一疑問也議者曰古之兵出於民間民耕桑之所得皆以衣食其家故處則富足出則精銳今既賦歛民之粟帛以贍軍又藉民之身體以爲兵是一家獨任二事也則民之財力安得不竭曰是在爲政者運持其法也民既可爲兵是無所用其久住之兵也兵既卽是民是無所用其教練之民也民以國爲家國有外禦則民甘於自役也國有內亂則民甘於自鋤也若手足之衛頭目子弟之衛父兄不待呼籲而奮不顧身也用井田之治以出士卒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行則爲伍什卒旅師軍爲之長者皆鄉士大夫也則民兵又何不可用於今也吾故曰行民兵之制必先復家制也

第十三章 司法行法之制

案 *Execatire* 通譯之曰行政考釋名法編也編而使有所限也英文 *executive* 原意 to carry into effect 依法而施行之於事也易之曰行法則施政者不敢無所不爲也彼

將顧名思義而知有所限也或曰子何不名國會曰立法而曰議制曰取其議兩法之制

而又自司自行也若改之曰立法亦余之前議也

古人有言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鞭朴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未行之有順逆也故兵刑爲國之大經糾其是非察其善惡也先古之制兵制也非以害民也將以利民也故民從而安之非以防民也將以導民也故天下從而化之伐一人之國而天下義之是安之也斷一人之獄而天下伏之是化之也兵刑皆以刀殺民而民不怨者法也故曰刑以定罪名兵以存事制也以兵伐國則不論其是非善惡使私不行也以刑斷獄則必論其是非善惡使民不爭也此制之不同也

兵刑其初皆出於一原也故參合之制有曰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長也夫治亂國則以兵法也治平國則以刑法也皆正已而後正人者也皆興功懼暴定分止爭也法吏者治此法也文如律令者以文書存法之意也

夫兵刑者人主之神器也譬之操莫耶執其柄則民莫敢挽失其柄則還見害也故制羣之威權者莫善於參合之政也操縱參合之政者莫善於守法也凡人之德行非出人也勇力非過人也然民雖聖賢弗敢謀雖有勇力弗敢殺雖衆弗勝其制民無億萬之數雖行重賞而民弗

敢爭以其有兵也雖行重罰而民弗敢怨以其有刑也兵刑皆操之一人賞罰隨其喜怒以爲程則喜怒偶一不慎而賞罰爲之失儀此吾民之所以不平也廷尉天下之平也廷尉不能平其所不平則吾民必求能平吾民之平者也凡國不平則民不知所爲一國之兵吾君用之以禦外侮也吾民不能代其權一國之刑吾君用之以教吾民也吾民不能不制其分此兵刑之所以分也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也法離君而弱立法以尊也

兵權統於一尊民則習以爲常也其刑權則瀆雜而不可議也或爲士師所掌或爲祭師所掌或士師祭師各平分其掌然守時力民進事長功和齊百姓使人不偷則又將率之事也吾證之人道則士師管刑之樞要也吾證之天道則祭師管刑之樞要也吾證之人天之際度人力而校事使民必勝事事必生利利足以生民則將率之威權又爲管刑之樞要也然皆不足以使民之衣食日用出入相揜也欲其出入相揜則必以工爲宰也量地而立國計利而畜民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征省商賈之數罕興力役無奪農事如是則工之產業富矣如是則工之學問裕矣工之不平者平之於吾之法也吾法有不平者平之司法之吏也司法掌其國之民數而糾戒之聽其訟獄察其辭辯各麗其法而謀其平此吾民之所謂平也

古者先生綠意以爲法也大刑則用甲兵小刑則用斧鉞異地或爲異同異人或爲異同有議賢議能之辟有邦約邦賦之成凡一國之內彼之所以爲政者皆彼之所以爲法也行法至堅不以私慾亂所聞也其言多當矣而未論也其行多當矣而未安也其知慮多當矣而未周密也故多置之僚屬以務脩其內也故多置之衙署以務廣其積也爲世之標準也爲王之使臣也脩百代之制若辨黑白應當時之制若數家珍非乎其有理而施無上之威權也

明主譎德而序立所以爲不亂也忠臣誠能然後受職所以爲不窮也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辨之極也由小羣以合於大羣權集於中此所謂中央之政也行禮要節而安之若人身之有四支要時立功而行之若天象之有四時平正和合億萬之衆而博若一人各盡其性分之所當然以行吾職也司法之政行法之政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爲物傾側也若夫世俗之離從也宗教之跛訾也武人之行爲陰穢而強高言謹愨也皆各自爲法而自判其是非自證其善惡也昔有一貴戚之卿因宗教問題而判之以軍法迺卒置判官于罪羣以爲枉法也夫然後分之爲宗教裁判軍事裁判普通之民刑裁判矣今之所謂司法者譬之中央以及各鄉里之自尊是雖之衆異所橫也極而偶有其偏舍粹折則衆定失所橫也使司法隨時其各自

變更制度層累而進百姓也有司也君尹也

參合之制有警政一端

古謂軍衛不做警是警不必加察字可自成一名漢書又有公稱警之文

所以戒羣民合修其職事也各掌

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以圜比之法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擇其可仕者與其施舍者掌其戒令聽其獄訟能行使其職權以征其境內之暴徒能協助軍士行使其職權以征其境外之暴徒其名二也其實一也不共大別其界也有與軍士同編制者以歲時巡國及習而闕萬民之難阨也有不與軍同編制者軍士不能行職務時代軍士巡其前後之屯以族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也

第十四章 法制

按法律二字在外國不能並稱 Law 所謂法也 Case 所謂律也今俗每連類而及實謬

於名也近統稱之法制以明其法之意也英文有包含之義中文則不能以類率也

文化未開之族其意之所寄其智之所知其思慮之所溶滄父母以是遺子孫而無或異也風俗以是爲習慣而無不同也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由外而自始至終如一也故名公器也不可多取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名之器也唯循大變

無所湮者爲能用之用其名而吾先王所垂爲教令者法也

此種教令皆未制定之治也不過襲其一種政治之意而定爲律由律或布之爲誥諭或彙之爲科條或區別之爲成案特例終其君主之世一成而不變及其君主之死亦奉而弗違國家有大戰爭由部落而變爲邦邑也由酋長而變爲帝王也合而成體散而成章其作始有倫皆敬其神而遵之爲典則也因敬其神則祭師爲之作教律總其教律之大全備其教律之未完是演之爲今之法制也

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怨近之則不順此其所以議禮制度也今之爲政者慎述之而已舉其所知及其所不知毋變亂舊章也故曰天子也天之子也亦此天之命也其生物不測其爲物不貳所出之教令天之不言而喻也求之天人之際不可淆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政術之典所以勸下民也道德之兼所以通萬物也禮儀之制所以治百官也習俗之生所以平友德也工宰之禮所以保性修也衣服之度所以合喙鳴也此治亂之率也

欲求不變之法則必有刻意若行之羣離世興俗之論使民流治而不疑也無所於忤虛之至

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若反君則謂之忤也若叛禮則謂之逆也忤逆國刑之極典也其叛法違制則表已於物失性於俗謂之倒置之民而已不過置之常刑非刑書之內亂罪也古者立刑之原重之以死所以求其生峻之以刑所以輕其死死由於法輕生存於法重此立防之成例也故刑無輕重用之惟平也用之惟平故本之吾羣之公意以制刑凡有害於吾羣者則刑之所不赦也顛覆國家淆亂憲章變更法義皆吾所謂害羣者也

夫人之爲姦邪竊盜靡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刑也民不犯刑由於羣演之進羣演之進由於制分之明制分之明由於民不從祭師之法制然後爲政者可以自由訂其典章矣訂一國之典章必先聚其羣從辨其論說明其辟稱凡事行有益於人道者立之無益於人道者廢之夫是之謂中事凡知說有益人道者存之無益於人道者棄之夫是之謂中說先王之法比中而行之事物得其宜事變得其應人知其法而能通其法之委原人習其法而能證其法之利害非祭師之法徒曰法出於天也故人道之法以人道之是非爲善惡也神道之法不以人道之是非爲善惡也昔者吾羣懼於軍制之威其制刑皆緣於一二人之意以爲之也通達之屬莫不從服也故人專以吏爲師也綜

古今之刑書而研其例焉或承之天意也或本之民植也或參之天人之交互而爲專制之議也羣制有以強意爲同者以比周爭也以奈誕辯也以勢至脅也吾人之私利皆以從俗爲公也不平以爲齊也不等以爲義也使賢不肖皆得其信能不能皆得其官言必當理事必當務也羣制有以自意爲同者若契約之協定也若權利之互劑也因天之和仰易變化天下厭然猶一也同一羣之公利以爲立法之基也同一羣之公安以爲持法之柄也處勝人之勢行勝人之道天下莫息法之無我也

法制果以羣情羣理爲原則耶興利所以謀民也有時重賦稅加徭役適所以剝民之利除害所以衛民也有時屯堡壘練營伍適所以加民之害此羣情之替也祁寒祁暑而民怨嗟能變更天時而不能適羣彙之時如便於春則不於冬泉糶泉鹹能變地利而不能適羣植之利如宜鹹者則不宜糶此羣理之蔽也吾羣所相劑劑其平者則軍制與工制各不相係也

夫所謂法制者以公道制其羣也吾羣之公道得各遂其所生也人人欲遂其生則羣之界爲之不通故曰以義制生其界通也

科學之立公例必徵一科之實理而昭昭若揭參伍比較不厭其繁也獨法制之爲科不然參

伍比較矣而公例不可以必然善法制之爲物徵於非常而不徵於尋常也夫法制者一羣徵以公用也利於甲者或害於乙正於中者或畸於邊分之精而又精析之微而又微精微之中又有所謂定程者也而牽天絜地之情實有異而未同吾羣之類差與吾心之視差每相背而馳也欲求全責而以證吾新法制之有益於吾羣其差不可以里計也故曰無無弊之法求其彼善於此而已系之四徵即強意之曰有二自意之曰有三或一變例也

第十五章 產業

案 *peroperty* 有生性 *nature* 生產之 *awership* 別吾國字彙有業謂之產人生亦謂之產可見中英制字之大抵相同漢書謂高帝常有天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合綴之曰產業與英文字義相同涵動產不動產兩義也

適者爲宜天演也各適其適而自以爲宜羣演也事各視其所勝養各給其所求不獨人之生性然也即禽獸之生性亦然也所勝所求不能各得其分欲則必爭爭則必傷傷則必並力以謀其自存之道自存之道則稟其知覺立能以盡其職分之當然而與凡物爲競其爲生養保持之設備皆羣自營之工也自營爲私人之本性也故人莫不求遂其欲也

求遂其欲則各自爲之生產作業也因之戰勝萬物此所以爲自得也因之據萬物而互相殘此所以爲自賤也初無所謂割地自雄也商業者自私之一端也緣其自私而爲之定其界以泯其爭使之有公私之分而不得過企其餘故不必以田畝爲私也私之求不能自見也尤不能明以見告而各守其能使之共見也

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此古制也自羣以家爲政由家而爲國則向之所謂公田者今皆變爲私田也私田者以口數占田爲之立限使自耘耕其田地與人各相副人之勞逸齊均故有移民贍財之說民之爲言暝也謂暝暝無所知猶羣羊聚牧須牧者能自養其羣也置之茂草則肥澤繁息置之磽鹵則零丁輕滅是私田之制其初不過使民自墾其田迨限田之制興則吾民所墾之田而受之於祖宗者又皆歸之公田矣田多可以足其人者謂之寬鄉田少不足其人者謂之狹鄉狹鄉減寬鄉之半其地有厚薄歲一易者倍受之寬鄉之易者不任受迨族田之制興其田既不在官亦不在民均括諸民田以爲定田執其契券各征其直而自立境界公爲守助不容民自藉半屬之民之家半屬之民之族視田之肥瘠及五穀所宜也某戶有丁男某人有耕牛召集餘夫分畫疆界時令種藝候歲熟共取其利所謂分其土田分其力

役也迨公田私田之制興各隨其風土所宜量地土之廣狹土壤之肥瘠不宜種植者不責課以天下之田授天下之民貧富強弱無以相過天下無甚貧甚富之民然民既得自有其田而公賣之天下紛紛互相兼並故不得不變而爲兩稅公田者民貸之於官而行負稅之課也私田者民自貿易於民而直負稅之課也名爲私田不久而相沿爲公田矣

戰爭者以乙國克甲國也以強羣治弱羣也因之而等級分等級分則兼并起兼並起則民得私有其田之制毀夫能復天下之田皆惟以力勝者有也以力勝者私有其田彼將自封其疆界而爲永業也以宅田土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此謂平土著之藉而定爲法也無他武人執政使其田爲國家之田不使民私有其田也

民爲邦本民得各私有其田此工宰之制也積其所私有而爲政非軍權之消不可也軍權消然後有其穀則國用備辦其地則人食足察其人則徭役均故曰穀者人之司命也地者穀之所生也人者羣之所自治也辨其等差別其貴賤而上下其貿易皆所以求羣之平也羣平則人各得自有其福澤也人得各自有其福澤則吾羣所以共有之田皆吾羣所共有之產也產

既共有矣則吾民之私置其產者不過其契約之轉移而私名之田主也賣者買者各以其貨幣爲市也而以力役受傭於田者此之謂田工而相連係者也今之所謂田工則並非田之主也以田之禁律言之田不屬之於自種其田之工則不能謂之自有其田也私者其物權一切屬於我之謂也軍權既失其私有之權矣則一切土地之權無論其爲零爲整皆工宰之土地也工宰既有其土地則工宰之民皆土地之主也土地私有之權既有定準則土地爲吾民所公有者而吾民之工則可私有其土地也故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遜是恆物之大情也況土地萬民之生命所係耶

按今之譯共產者其意以謂毀棄一切之恆產而謂之共也不知以天下之產養天下之人此天下之大共也智有等差力有強弱人有賢不肖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故斯氏別之曰不屬之自私其田之工則不得自有其田斯氏之意不過欲使自工其田者之農而自有其田他業不復以錢貿易而私有其田也此古井田之說也人何囂囂而故爲共產之說以耗吾民莊子曰撻寧者撻而後成者也譚政者欲吾民之成其寧曷不撻之耶毋徒震驚於洪水猛獸之說也

第十六章 財用

案英文 Revenue 字舊譯爲歲入于原義不融原義並兼歲出而言之今譯爲財用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也孔子之所謂小人長國家而務財用者蓋指聚斂之臣而言也孔子改革國計有四大綱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此不易之論斯氏尙未見及此可知吾學之精粹也

國家之有財用猶政典之有君主戰勝者保羣自存之道也掠其貨物虜其禽獸係其子女虔劉其土地凡吾所戰勝皆吾之私產也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民之力備于吾之產民亦不知吾力之何有也
今之正供皆吾民通貨財以事其上也出于田畝者謂之賦稅出于夫家者謂之力役出于市井者謂之權算取之于吾民有道藉之吾民有方因宜乘勢事之利溥也

計事因權事之大經也吾民共供其所羨餘以備國用昔之以強力取者今則吾民意之所同也昔之以橫斂收者今則吾民務之所急也昔之以粟米布帛征者今吾民貨幣之所需也此國計之大經也故謂之租備調祭祀之式賓客之式喪荒之式羞服之式工事之式幣帛之式

芻秣之式匪頒之式好用之式則名曰九式以均節財用也

古之取諸民者則皆使之有餘也有餘則民力舒也民財裕也今則力罷而不能勝其役財盡而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天下弗能供也君權盛取諸民必竭其民之力與財外興戰爭內興功利民乃君之外府也水師之售賣也城池之典質也各種貿易之均輸也如英之羅敏時代皆異政也

凡稅逕取之於民謂之正稅紆取之于民謂之間稅間稅之異于正稅者其初意供爲政者之私給也貿易其貨物於四方以少府之力助其差價整售而分其紅利一也用公家之經費運輸貨物使各司輕重其價然後市價不得其平二也專聚貨物于私藏太倉之米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腐朽而不可數然後吾操縱市價以求其贏三也或值百抽十於貨所過之地曰進口稅或值百抽十於貨所到之地曰落地稅或值百抽十於貨所不經見之奢侈品曰曰異征特稅四也

國家興兵之際則不以尋常度支爲類也或別立新稅使大藏有宿儲可以備不虞之警或加增舊稅使承流宣化者寬於理財而便於恤民卽計優裕之餘亦不致刻剝以肆毒此不盡霸

業之所宗也而號稱自由爲政者皆所注意不置也

第十七章 羣之兵制

羣之聚則必有類有非類有類民吾與也故尋理相宜非類民非吾與也故甲冑相衛羣之有兵制亦羣事之不得已也凌弱犯寡則胥之賤賢害民則伐之暴內凌外則壇之野荒民敵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凌政則杜之此分制之大較也吾於工制亦將別以微也

人類之進則各隨吾分以爲羣之利益損上益下非也損下益上亦非也交爲利益以係其羣而已

其他之利益則兩相平也戰力之大者以不戰止其戰也各以其力之所能以供其羣以助其羣而盡吾之分也吾羣之工各適其分不必以所求過於所供也

吾羣之職或以兵或不以兵其儲能皆求其所謂合羣也吾故曰合羣不以兵也合羣不以兵而羣助乃堅也

吾人之有羣吾羣之有新生命也作業也恒產也吾能共其生命裕其作業保其恒產所謂各

事其事羣道大亨也通力合力之工此所謂羣聯也有羣聯然後消滅其一己之私求也天下爲公尙同兼愛吾民所託命之司也羣之置兵長吾將程功於大聯之羣也長之次置副長副之次又置副其相遞之品設無論以戰不以戰皆所以備敵也

兵之組織以兵制爲準也能以民爲兵平時列陳如戰時列陳以致坐作進退迅疾徐疏之節各不相淆一也又能以兵各係其事以辨軍儀損車行讀書契區名號里事而賞罰民各爲其公二也

司令之訓練教其所不爲及其所應爲兵非民之一種兵民合而爲羣之公也故軍約有正負非徒爲厲禁也凡民皆兵則強制之法也

凡兵制皆堅而不可易也聚之使爲一類遺之使爲一方屬之使爲一尊約之使爲一律有事則制之爲兵無事則制之爲民也凡羣之地位有不齊者凡羣之事業有不端者凡羣之鄰里鄉黨有不合於邦憲者吾皆以力制其平也

兵制亦組織國家之一制也掌其教令與其教法辨其等正其位糾其姦究國之大事屬焉公聯其所系也私聯亦其所系也

兵制實吾羣自衛之制也吾羣爲戰事之環境所壓迫而不能自由則吾羣自治其生命亦吾羣之分也

一羣之建設則有一羣之歷史以相維繫焉謂其同則其微無不異也謂其異則其變無不同也治理之繁物理之精有非常智所能前知也吾將考之現有之羣兵制國所同也他制則所異也 Dahomey 堆黑姆之游牧虐使其 negwa 禮古尼俄羅斯之文明奴待其韃那息以及 Ynes 葉力之血統爲人所變埃及之君統爲人所篡 Spartans 希臘克城希柏之種族爲人所虔劉相約之羣或因是以建設羣聯之常非或因是以繼存也羣之品類不齊此羣所以爲難治也羣制之有兵則又于其類聯非常品所可一概論也羣之品不同固不儘人類也羣之天時有寒燠羣之地利有平陂羣之草木有秀穉羣之禽獸有茁壯皆與一羣之習俗所同品者爲比差也就其所同品列爲制分而習俗之不同各異其品而無異也同品之一分或同差之合分不能各異其分以求其品之同必欲求羣品之同則基其變羣之習俗於交戰而爲之變其品者不可得其全也品之內券所能轉移其習俗者不足以證其羣之始也品之外券所能轉移其習作者乃足以證其羣之終也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

事而不失所行此羣品之所自化也

羣品之交戰吾將證之於不見之見以爲從也羣之有兵制羣所以自爲戰也吾之所謂不見之見者則德意志帝國其明證也其兵非止其練也惟其精也向例每年一換役以均其勞今則改爲七年之長役民之所願自約以擴充其羣之帝力也其軍官不得兩兼軍民之職軍官之次終身服其役版藉屬之民政之廳猶之祭師屬於蒙宰也德意志之民非羣之極也吾民欲皇建有極其惟工制耶鐵路吾工之運輸也商業吾工之貿遷也皆不屬之國而屬之民也保商之稅率減利之民律禁止星期之工作其徑其紆所以厚吾民之生民之有生由民之有私也民能自私其生必先解其民之所縛善爲政者譬之植木也不害其養而已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

兵以勇爲材以強爲能兵之品在吾羣中故別爲一類然今欲合兵民爲一而所以寓於德者非徒以勇以強也復仇軍人之天職在法施之於家爲孝施之於國爲忠家國一體也犧牲他人之生命以爲己之利樂犧牲己之生命以爲國家之利樂因其愛國家則必勝其異羣以爲國家之尊崇也因其順國家則必服從其主權以爲國家之操衛也彼之愛順由於彼之誠實

也彼之誠實由於彼之所本於天也故心之官能思所以養吾性也性之官能率所以給吾求也凡給吾之生者是性之原凡致吾生之意者是非性之原凡不受吾之生而與羣相撻者是非自性所動之原人之天性皆賴其共存以成今之兵制也羣之有兵適類其共好之性而已夫儉則人足用而不偷讓則遵分而進善其道不鬥謀則通於遠而周於事私則仁之質戒則義之實恬以愉則安而久於其道此羣性之極也

一羣之風尙若水之源而不知其所至也若機之旋而不知所止也以民力自圖假仁義而用天下引大利自鬻此霸者之風尙也不知而化不合而一好義而任力不假他人之力以自爲用民皆嬉嬉而奉其上此王者之風尙也若夫吾羣自爲其風尙雜於王霸之間而所謂兵制者有三術焉有固定之誼以府兵爲前備之兵而趨其羣之自衛以禦外侮一也不必先定其準程以民兵爲後備之兵其職權與前備之兵同二也民之自程爲兵者有兵之學有兵之術有兵之器械不必參伍於兵備國家有事皆應戰而爲兵三也

第十八章 羣之工制

一國制度之變更每以漸而不以驟欲以一國之民而悉爲工必先能使其一國之民而爲兵

然後爲工者方有制度之可言也吾何以證其制度之有關連也吾羣軍味之初各種制度之未定因其外侮之殷則爲之制城池以宅吾民爲之制弓矢以衛吾民爲之制章服爵祿以勞逸吾民則吾民之羣以其未定者而壬之斯羣乃合而無間矣

羣之合必先能同同之義所以自保而禦反我之羣也反我之羣因我能同而自保亦給我之同而自爲合也

此同義保我之私不欲他羣之犯我固無同約之界也但羣之制分以斯直漢書所謂職分爲最也而吾羣之衍亦將本之以爲率也

上下俱富交無所藏是國計之極也事業得叙貨之源也府庫得藏貨之流也節其流開其源上下交有餘而不憂其不足是工制之極也工制亦必委其權於政府非人自爲政也行政者行其吾民所平均之願望也議政者議其吾民平均之願望也平均之願望者吾民各得其宜也

工制政府之直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也Justice 向譯爲公道爲公正今譯之爲玄德似嫌太晦但老子所謂與公道同 上善若水因其平均也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利不爭所以無

利也處所惡所以無惡也無利無惡民之願望平均矣然後所謂利惡者皆不待見其端倪也人各得其平不鄙貴賤也人各得其均不鄙貧富也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養五綦者有具無具則五綦者不可得而具也無富貴貧賤則五綦何得而具也五綦不待而具則願望何以平均也曰以民之術互成其私而爲平也以民之藝互用其私而爲均也此之謂絜矩之道

案此章理極艱深不易達雅其斯氏之原意欲民平均其願望而無利害之等差此吾國之窺聞也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揣斯氏之意非必欲強不齊以爲齊也在民各得其平耳故曰以術各成其私以藝各用其私是私亦各自有界也私有界則公矣天下爲公此禮運之大同也或曰子何不譯曰公道而曰玄德曰公道之界說吾國尙無適當之義而與斯氏之意合者力惡其不出乎身也不必爲己是生而不有也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是爲而不恃也志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弱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長而不宰也是老子之玄德孔子之大同斯氏之工宰皆一義也但工宰二字本欲易之爲人極然 *Industriam* 字相沿爲工爲業吾全易其初義天下不以爲大誤耶故羣

之成科有最難之術三焉吾處此羣之中而欲於羣之外別爲之規矩準繩非窒塞而不通卽乖僻而不情一也吾智有涯而羣之智無涯一人之心理所謂是非利害者或與大羣爲極端之反景二也無平不陂不往不復天地之消息盈虛如是吾欲別爲人極使無人而不得其所天地生物祇有此數焉得人人而濟之三也故今之言共產者言均財者皆無恰當於理之界說也使羣無競爭是獎惰也使羣無差等是獎愚也惰且愚羣道糜矣然有競爭而不平之以兵有差等而不均之以產是無實之名也泯其競爭去其差等無他道也各得其宜而已佛氏之平等非顯象也吾故改其平等而曰絜矩所以立人極也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戰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言其明不可襲也明不可襲則大道爲公大道爲公則互守其平衡故力有所不持智有所不施書契有所不資始終有所不系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有道者不處也工制之所以異於兵制者以其無正負之程也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若代數之兩相消也工制之羣其所以爲道者曰爾將無爲也曰爾不爲天下將自正也工制者狹之爲程公之官能也廣之爲程公之官所也譬之以圓爲界負於此者必正於彼也

兩相消適兩相成也將欲翁之必因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工制有兩種義可引以爲證者已成之習性愈曲折而愈竟其事功使膠固而不可離一也羣已互趨之風尙皆由於普通之官能所演而至二也

吾將比例其歐洲中世及近世之沿革異同皆由內券以證於外券也(甲)一國之政治必有一國之歷史相繫一國之歷史必有一國之戰爭相維其國愈大者其歷史愈曠其戰爭愈烈每經一次戰爭而幅員之廣狹則有定程勞苦耗失不計也故戰爭所以達其願望也願望所以均其勢業也平民者脫其一切拘束之謂也(乙)無論何羣演之進皆由於其國之人民自爲推移自爲齊道而治辨其羣也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入若出若天下莫不平均故古之所謂工作者皆備戰爭之用也今之所謂戰爭者皆求工作之精也吾羣之生存此其爲事業之務也(丙)一國建設之初必先革其已弊之政必先除其已壞之俗然後擇其憲章之善者而利用之此之所謂因革也夫古之用兵者兼擇人人莫得而擇也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賢士其官職事業是以容天下之能士其用智甚周其爲治不濬而功名甚易處而富貴甚易圖故也

建設者亦慎用其建設之官能也(丁)廢其強意合作之工抵其同意合作之工所以止天下之私而濟之以公也人不以都邑限也教必不以種類尊也政不以宗姓植也衣服取其稱身也禮節取其宜也往來酬酢取其應事變也今有人於此屑然藏千鎰之寶雖往貸而食人謂之寶也彼實也者寒不可得而煖也饑不可得而飽也賣之不可得而應用也然而人謂之寶何也以其有益於羣也事而無益利於羣斯謂之例置之事(戊)寓政之府所以保障吾民之權利也非奉天下之權利以奉一人而侵奪吾民也凡君之過吾民得糾而正之事行失中謂之姦事辭語失中謂之姦說治世之所棄也吾民必使吾君有益於理者立之無益於理者廢之而求止於中事中說無論其爲全爲偏也吾所委託爲政者則於吾政之是非曲直吾民皆得審慎而詳度之也自得者吾民之天職也施於有政之弟一義存其公道也天之道其猶張弓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指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以補不足羣之道所以法天也以有餘奉天下也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彊者莫之敢先以其無以易之也故言羣學者以柔制剛也不以剛制柔也兵偏於剛者也工偏於柔者也去其所謂剛者存其所謂柔者羣道之大昌也從羣分而建民極有益於國也自羣分而建國極有益於民也民之難前

人之所以能羣也或勞心焉或勞力焉而皆相益爲治以其智多也以智治民則民剛不以智治民則民柔知此而治者是謂稽式之民也

前吾所稽之式羣所謂民德者皆畸於剛而爭者也今吾所稽之式羣所謂民德者皆畸於柔而爭者也昔有一小羣而足以資吾考證者野而未進於文明弱而未進於鬪狠若過暴強之族則不期而爲之臣屬也盡棄吾之所求以供人之所求也然逼之過甚非其理之所宜虐之過甚非其力之所堪不知報仇之念亦亦與之俱深也本性之慈變而之凶厲本知之慧變而之愚陋本人道之和變而之嗜殺好殘本常品之恭變而之自私侈度其機必強弱相奪者也故木之折也必通蠹牆之壞也必通隙木雖蠹無疾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自古強者皆爲弱者之風雨以自速其折壞也夫一羣之和平以羣能用其和平爲貴也羣而自用其如平則一羣之私德則人各求其直也人而各自求其直則必排除一羣之困難彌補一羣之煎靡以弭其爭也以今之民品同昔之民品爲比量則差率遠矣以工之民品同兵之民品爲比量則差率更遠矣吾民既求其自立矣則無所謂忠以事君順以事上也則無所謂愛國有常進賢有度也取大同之界而不顧社稷也務責任之謀而不思強盛也倡言其自私則爲義並尊

其他人之能自私以爲仁也減輕其兵備增益其愠忿而不懲前毖後徒爲豐享豫大之說以求伸其威權而不求其世界之和平也

衆人之用神也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齋譬以兵用國故多費也譬以工用國故少費也兵工兩制吾將以三徵而明其自然也第一徵使羣互信而不猜疑也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雖中外順能不以誹謗窮墮雖公正好義不以侮罷差貪凡人失其所敗至之路而妄行者皆謂之迷迷則不能至於所欲至故必爭爭則以兵去兵則在使人各能至於所欲至之路所謂工者人各盡其職分之所當爲也第二徵人生好兵由于無道德也人生好平由於有道德也所謂處其厚不處其薄者進於情實而私於禮教也所謂處其卑不處其尊者緣於事理而絕其嗜好也所謂去彼取此而後謂之工者敦禮絕情而係事理研情實也第三徵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甚欲求羣之平必先犧牲其有欲我有欲所以奪人之衣以犯寒也人有欲所以奪我之食以充虛也故理爲物之制所以制欲也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無常持是以萬智斟酌焉萬事廢興焉制欲故盡道也吾羣能盡其職分之當爲以各工其事是以強制欲者成物之文也

第十九 章論政典古今之差率

吾前章所述之政演皆綦於天演而成也小聯政權之進而爲大聯政權也同類政權之進而爲繁族政權也無限政權之進而爲有限政權也而羣之變化由於羣德羣品之自爲變化也而羣之推移由於羣德羣品之自爲推移也以此羣之變化推移而糾吾他羣之變化推移則羣之自心以爲之奮發有爲也

羣之官能與己之官能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則羣之所謂崇高者果能禁絕其卑下者而不爲羣俗之演耶吾姑弗論其崇高吾先論其吾自身之所以爲政也典章制度吾羣之所以爲政也以衆力而趨一拯國之方以衆材而辨一便民之策使民之品德國之風尙無特殊異能之變更而曰國治民生可由二三人之薈萃相挾而且夕可臻於郅化耶

一羣之事變有非單喻可析而盡也必先考其事變之沿革以觀其已往然後察其事變之參互以測其將來欲改革一羣之政治不問其用何種方術所建立之政府但必有政府以爲一羣之樞紐也或曰選舉善也並時有軍權所引之世襲君主凡人之智慧每受范於平生之閱歷而篤信其爲不刊之論也則設辭之選舉不儘其制與吾異也且極思其異者有必不可能

之程此各國政論者之心習不可以概之也究之吾羣所待需而爲政府者所謂至善之政府用何標準以爲斯羣之擇也曰盡其職分之所當爲人各平均其自治之能也然爲政之術又不可以吾意之所幻而試其品德之高下但自然之力運於一羣之中則每試而愈得其錯綜展轉相生常至不可窮詰吾日所不能常見者未來之物也未來之政治皆吾目所不常見之遠因今欲憑一羣之近果而爲言條分理析所評判其其羣之設施以爲政者且一一證之過去之事實過去之事實果盡善也特勝事耳未來之事實勝古固無益於國家勝今亦徒資其紛擾故政治之大綱因時制宜而已果使改絃更張而必欲用其力於非常之設施然不可不求合於吾民自然之趨向也今於吾民自然之趨向雖少有異同而其異同亦隨吾設施之機而爲之旋轉也

何以謂之政治之直

所謂職分是也

防備他羣之侵害我羣也禁止我羣之侵害他羣也侵害者之精

義無論其能力如何破壞平衡者皆謂之侵害也平衡者謂人人各得其衡之平兩端常不忘虛謂其意所無制也故善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於其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何以謂之國家之直

所謂職分是也

同時並進其民品民德受治於工制之羣也工業日趨於發達工

術日趨於精美因其業與術而分其直之所宜宜于士者以士爲工宜於農者以農爲工宜於商與百技者以商與百技爲工總其百工之所治各以其科適觀息耗而爲之一匯所謂政府者亦工之類也雖見所好之物不能引不能引謂之不拔雖有可欲之論不爲動不爲動謂之不脫不拔不脫此工制之律也各奮其羣力之所能以作其羣體之所趨舍各謀羣功之所始以守其羣德之所積精吾羣之力也吾羣之功也力無不力功無不功欲無處羣之大官其可得耶處大官之謂爲成事長也

凡理者方圓短長麤靡堅脆之分也定理則謂之常至理則不可謂之常理之至者理之微也其消息盈虛不可見也其事之合於理之規矩者與事之背於理之準繩者相去不能以幾也處置失當則流於激思慮不同則失於偏其父攘羊其子證之理之不當者也使子證其鄰攘父之羊則理之當者也飲食理也過其理則必病腹衣服理也過其理則必寒身凡理之是必有理之非以乘其隙凡理之直必有理之曲以抵其巇兼喻之理關於國與民兩方者也單喻之理關於民之所自適也反喻之理國與民隨化而環轉各有形勢理自相求也綴而不失以究其辭亦不失其度也

淆亂之政其論必不精也淆合之論其理必不中也故非至聖達賢不能御世非勞心苦思不能原事非悉心見性不能成名吾之所理想以爲政者不以爲非常而以爲尋常也尋常者日出而作日入而思處置國政亦各行其所無事如吾之日用尋常也國無所禁禁兵而已禁兵所以去吾民之窒礙也國家之設施得民情之平而爲政治國家之條告得民俗之平而爲法律吾所謂平者非平等之謂也等其所等迺謂之平也民有貧富不以富者侵貧者之力不以貧者侵富者之財各因其貧富而自爲生養也民有貴賤不以貴者奪賤者之尊不以賤者奪貴者之勢各因其貴賤而自爲事蓄也民之貴賤貧富以德慧術智爲等差不以力也不以力則永久和平永久和平則民常無不因其類而自進也吾前所述因兵制以計謀其動力之政使吾民各得其分也吾今所述因工制以計謀其同力之政使吾民各遂其私也

案此章及前章之語氣每易淆于共產之說界限偶一不清則讀者不易解也 Indivi-

duality 嚴譯爲小己又爲么匿吾國公私之義其界甚嚴而人遂不敢以私誦言也自

宋以後尤好剏以公滅私之義故嚴欲譯爲私恐清議之訾已也是諧之爲么匿遜辭有所窮也考說文專以禾訓私而人自爲部訓姦褒也引轉非倉頡作字自營爲人則私不

兼公私義今人借作私遂通用爲私也私旣爲自營人能自營則國無惰民矣豈非天下至公也耶不佞反世俗之是非而誦公私是將爲世俗之所不許我無餒也但我今自定其界說曰私在羣則爲義人各遂其私而以義爲界也義在我則爲私羣各宜其義而以私爲利也人人長其長以及人之之長幼其幼以及人之幼天下之至私卽天下至公也

教宗

案吾國之言教者莫古於周易觀卦聖人以神設教至於書之五教禮之七教皆倫常之教非神道之教也神道設教必原之於觀故觀卦有此象佛之觀心邪之觀物下觀而化也故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言造物之體用也觀我生進退未失道言萬民之本分也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吾身後之祈天永命也荀子又曰以善先人謂之教則佛之度人耶之救人皆是以善先人也教之有宗白虎通曰宗者何宗有南事也程頤曰凡言宗者以主祭祀而言人宗於此而祭祀也世俗普稱之曰宗教是倒置也今正之曰教宗以明其其各教自有所宗也不必強名其宗也

又案著者常總括其名以爲界曰教宗者以別於俗無宗也教亦多宗矣其宗之乃續以

及宗之所演統名之曰教理以理變更其學問之程序以理掉換其道德之精神則玄科之真義也

第一章 教理

案 *Religious Idea* 質譯曰教意因其辭不連續也皇極經世曰天下之數出於理運理則入於術世人以數而入於術故失於理也是數之命意皆由理而來故中庸曰文理孟子曰條理醫經曰湊理樂記曰倫理皆取其脈絡貫通之謂也所謂教者貫通天人也故修道之謂教是教之有理若木之有蔓根直根直根理之本原也蔓根理之扶疏也故木心不正則性理皆斜也今譯之爲教理當不爲識者所鄙也教不能傳會其意教者幸勿以辭害意也

教宗曷爲而起耶將以誠意爲造物之主抑以真宰爲誠意之直耶或宗宗互殊陷匿旣深拘於一宗之所皈依而昧其源流之有自耶凡所謂外道異端者皆未由自持耶吾將本吾之知覺而求其理之原此理果賦之於天歟賦之於天則吾心之良知充類至義之盡也良知之未備者皆物欲之私爲之蔽也吾心一神也吾神而有多神以爲之擾此教理之不易明也

天道之常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生於吾心之良知而謂之玄淺而易見者所謂道法自能也吾於羣學本義常詳言其理之所宗矣吾性之玄是吾理之襲明也吾性之又玄是吾理之反撲也吾將重言以明之始設教者教之神也起吾教之信者教之宗也牽蔽於良知者固不儘物欲也爲夜氣所乘者夢也爲日氣所乘者迷也習焉而不察行焉而不著皆失覺之謂也依擬效象於影響形迹之間向之著察今都昏昧皆初死之謂也一體之中慈威定慧無所不備死後所現雖各一端圓而合之咸極於此故或稍待故或卽回皆中陰之謂也至之謂神反之爲鬼雷風山澤有其精靈金石土木亦有其精靈二氣良能是屈伸往來之理故鬼神一本於造化之迹或積之久而後聚或聚之顯而旋復此轉生之謂也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所謂感而遂通有聲皆聞此則圓真聲同身合此則通真聲無生滅生滅回離此則常真故神之生滅每隨身流聲六根解脫一根返源知覺情感一切如生人皆返聞自性之謂也是未化之民及半化之民則常致疑其鬼神而謂鬼神所依託者尸之所在也故祀其墳墓營其喪葬以示不忘也世俗之所謂鬼神人各異其說也而造作疑似喻譬之端或謂之真有一物或謂真無一物其實有無皆萬物聚散之理也物之

始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返而游渺人所生精氣聚也人所死精氣散也若以謂聚散同一義氣皆不滅不生也滅於此者必生於彼生於此者必滅於彼故識環無己之生生別一道也有識環則死有知死有知則示之禋祀實案祀星辰也禋燎祀風雨也糴沈祀山川也鬯辜祀百物也因其丘隧而推及几筵因其兆域而推及宗廟因其蒸嘗而推及牲幣因其鬱鬯而推及巫祝吾又推證其死有知是人亦鬼神之會也鬼神之會道有顯有晦顯者吾謂之迹也晦者吾謂之氣也故鬼神之德爲物之體而無物能遺棄者也淺見之徒每以物之散見而爲游變者與物之聚而爲體質者同一物也故禽獸亦同謂之爲鬼神而於其來往之穴爲之封樹也故日月亦同謂之爲鬼神而於其照明之地而爲之課將也有功德於民者則報之以春初夏禋也有凶厲於民者則報之以扎荒裁弔也彼之所謂上帝者無論正祀非正祀皆起於多神之制也究之所稱爲上帝者生則有利於民而證之曰聖死則施福於民因其聖而證之曰神也原人之思想鬼神者吾同意之種類是以爲無極也有威權之生君有威權之死厲皆統尊之曰上帝至於半教之國則有兩種義吾羣所征服之聖壇或其壇爲吾羣所征服而尊之爲聖一也人神之氣互爲通酬故祭則有禮儀二也考之歐洲歷史祀妖祀魔從古至今

之先例也故比例羣學其道義亦有教宗焉鬼神之理北而至於寒帶南而至於熱帶亞美比社荒林也阿那伯離僻壤也辛撲來斯野村也亞非利加僊人也生安都生邊徼也剖利尼西島國也無論其種類無論其典章有山有水者皆天地之覆幬也既覆幬於天地之中則莫不有教宗也其髮休嘉者白種之裔也其髮屈曲者糲種之裔也其髮膏沐者黃黑種之裔也故先王祭祀或以燔燎或以飯食以其有氣有性也故以其類求之爾焄蒿悽慘百物之精鬼神之著也其爲先進之人也其爲後進之人也吾之所可引以爲證者則吾教自然之原也

人天交界其一吾所生也其一吾所不知也譬之吾所生者吾所想也吾所不知者吾所無意也兩者並行吾將以何爲盡義也成年之閱歷深而追憶其幼稚之簡單也智者之思慮熱而推測其愚昧之昏蒙也彼皆不得其所得之想像而爲一人之身也父不知其子之惡匿愛之不明也農不知其苗之碩貪得之無厭也通儒不識其舊說之荒謬篤信之所致也凡萬物之理幽渺而不易貫通其初偶得每驚爲覩獲不知其實測愈久而公例之牴牾層生外緣因所見不同而有增減之差內韃因所搆隨變而有乘除之異故一理之微一物之細常歷時而不得其究竟也凡以吾之所蔓而徵爲正噩也凡以吾之所神而徵怪奇也凡以吾所演萬物

之理而徵至精至確也何異貧子說金也

吾何以可證其教宗之中邊也吾何以異同其教宗之方術程序也吾何以辨明其教宗尋常之原而能建其異常之原也吾何以細繹其妙萬物之謂神陰陽不測之謂神不廣而速不行而至之謂神因其例外之神而推究吾之自身以及吾之教宗也吾代爲之答曰吾欲以他神及例外之神而求其比量吾不易尋其不類之系吾不易求其不類之根也使反其類而曰兩神之爲類也則吾之所謂類者必隱其吾所不及料之非類而爲之障也有多種與非類之相關連者吾將爲之自承也貫古今謂之字時間是也通中邊謂之宙空間是也自承其非類則吾太陽之教浸滅而至於微也宇宙而無以爲之界也故教宗所垂之懿言嘉訓非竭人之思想學問而爲之也乃積數百年人事之回歷甘辛而得之今奈何盡棄吾之所謂教而易人之教將使而從 *Syrin* 薩易勒時牧之長也此其一也其教之顯示無畏也大雄也行之任何方而不礙也互過去現在未來三世而不變也無限之智識無限之威權各種無限之靈異皆蒼萃 *Johoh* 耶孤華一身而莫之離也人道之尊固也有物居人道之先則又不能不歸之天道也宇宙之間人道不足以盡物也人道有極者也而天道無極者也欲以有極代其無極則不

能不以道德爲歸墟而道德之界說則吾民當未敢據以爲定程也此其二也道生之德畜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道德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爲而常自然此道德之界說也然兩間之變有不盡爲道德之界說所能涵是反道德爲之言曰是何使天下歛歛爲天下彌其心也吾將平列其邪教及雜教而爲之衡吾不求其相似之根柢及他似之扶疏吾迺求其本性之獨存及變性之漸廢詳審而明別之子處羣行己之間何者之爲善何者之爲惡一自擇其是非利害而爲之服膺以定其思想之正平也後世不可知若求今日率循無具之民殆可斷之其不充也吾民既知其前此昏迷不醒也是將必有以求其不變之實教也此其三也

問學之人達識之士每研究一極深之理其最終所得之結果而自謂可以不刊不知其思之極摯析之最微而迴向曲折又陷于最初之一議也蓋所知之理因爲環境所繞譬之折光之繞愈縮小其徑口而愈覺其道路之逢也世每謂人之所治恆出于所知不知知儘得其半耳蓋人之行誼由於習俗而昧於理之當然不悟其非者十嘗八九也吾本其吾所知之理以明其宗教之起原進德也

第二章 論藥師祭師相同之理

嘗百草以明吾病之所愈別百神以明吾死之所徑二者殊途而同歸也故藥師祭師之職分吾不易爲之定其標準也兩師皆稱天而治尙鬼而守秘使萬物而定於一尊而以其道爲無爲雖有甚善之宗而不足以奪其神道設教之權也故其所宗之玄而又玄久已契合而無間也其言之有故其持之有理類而同之正相等耳

自古皆有死吾深治以爲萬物之所歸也或誘之以利而助其福或怵之以惡而解其罪或賄之以財帛或讚之以聖賢以求其赦免或迷之以幻象或譎之以神奇以求其保佑或震之以雷電或嚇之以兵仗以求其退避其種種之威儀皆歆之吾之帝天也相反則若寇仇相同則若親戚此又祭師藥師之守其常而不變者也

鏡石橋引案抗毒熨撲荒爪幕煎洗腸胃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抄肘然筋以練精易形此藥師之爲方也藥師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藥師使之起耳故藥師無與于羣之進化也藥師有六不治驕恣不論于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也有所不治然後有所治非各藥師之誣天而治人無不治也然與政權有密切之關係政權之所需即風俗之所尙風

俗之所尙即藥師之所變也。雒陽重老人則爲痺醫，咸陽愛小兒則爲孩醫，邯鄲貴女子則爲帶下醫生，爲人所醫死爲人所祀也。因吾民風俗之日趨日下，彼則引其各行其各類之術而保其無上之威權與學藝也。

多言誇誕以得人情，虛高祿命以悅人志，寄之禍福以傷人心，矯之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奪人私，此祭師之所辨道也。非祭師之道與天地通也。福之至也，人自主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祭師不過察陽陽之分而知其吉凶耳，不知人之所疾而自以爲醫也。不知醫之所病而自以爲神也。爲之淨水以治勝理之病，爲之土灰以治血脈之病，爲之酒膠以治腸胃之病，爲之符咒以治骨體髓精之病，卑疵而前，熾趨而後，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此同竇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不知彼所以爲神奇者，皆天下之所謂大謬也。因其大謬，習非成是，以定爲威，以法爲機，飾虛成以爲巧，詐執空文以網世俗。然其中一二清淨精闢之義，而迹其淵源，常有一時之可用，夫非一無所宜而能立爲教宗也。故立而鬼神或以饗，病或以愈，死或以生，凶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數百年，以往民生之所以日純，民德之所以日備，民智民材之所以日精，日深，微教力將誰與歸？此教力之所以互大而長存也。

第三章 論祭師之職所以奠終

辨足以窮萬物而無所措其智材足以挾四海而無以措其身窮山之涯野水之濱猿猴之窟麋鹿之羣猶不容與其間使荒煙蔓草而佐爲嗟嘆此死爲人生永終之極也故祭師式致其安以慰幽獨也靈識愈溶所以致其哀也神威臨融所以明其復也以人道而通鬼神之情平生之舊情不忘也自古有死既死無物惟此帝天永永長在也

吉凶禍福理至難通雖聖人亦罕言命也天於萬物本無所用其愛憎而厚薄其中也既未始以一齊其死則人之死宜各有壽夭也一日者死百年者亦死又何暇較其短長也惟祭師則不然天者吾可使之壽壽者吾可使之長壽也長壽之必死吾亦可使之永福也故死者必須懺悔必須祈禱善惡賢愚若有契符而報不一差也報雖不及其身而必及其子孫也

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家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踐其信行其禮敬其尊愛其所親此禘嘗之義所以祀乎其先也故家人之祭其禮盡于家人也若夫未進化之羣則祭師之職所以布其教也

第四章 論冢嗣爲祭統

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治非孝也戰陳不勇非孝也故孝律以能變其同也報思之職國人稱之然曰幸哉有子若此所以爲孝也衆之本教曰孝父母旣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者可謂能孝矣故以孝爲教家有冢子之謂也

昔埃及通俗不孝以無後爲大故聖人秉陰陽以有子承其宗則天下之正義也(The P. Renoff Father: 哈柏愚埃及史之治革祭獻于父母人道之要也) 支那人許再娶重所生也生必以男爲祭統也是故爲祭統者爲能盡祭之義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審於己而外盡於道也

不生所以無滅不滅所以無生生滅互存生於此而滅於彼也存其第一生示有滅也存其第二生示無滅也有滅則必有以續其存有以續其存則必有以備其需備需所以重宗子也其修整歡行尊嚴法容以儀範於後尊者以特律之宗焉其敷演教戒於此宗者皆宗子之責也宗子之本分以死者之精靈而存教宗也教字之源流以討論秘義發明上乘宣之人世御其凡而變其賜攀慈航登彼岸而爲本宗也

創業垂統所以遺子孫也子孫之所自語及人之所以語其子孫者皆曰父母死承其宗者必子孫也

子孫之所以爲祭宗以能承其業而備內外之官也官備則具傳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備矣三牯之俎八簠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尊可薦者無不咸備示盡物也生而爲家之長死而爲神之長二者不可離也離之則外也故宗法之羣必有宗教焉所以治家也所以治國也所以治一切之教也迭相師用也

第五章 論政教之相似

教之迹去乎世久也其留而存者教之言也言之著者爲經習其言而成之者爲論其流則謂祭神如神在也故吾父母之死或降於吾之左右以爲吾保也或臨於我之室家以爲吾理也故吾之承其業而述其志者皆受吾父母之委任而代爲經理者也政教之相翕此爲至論而不可移者也

夫人與萬物皆生莫克自奉自衛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有家以合其信也家與義又爭必有族以致其家也族與族仍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典直者而聽命

焉是故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此鄉黨之制所由起也鄉黨則有異類之羣而爲同居並處也故別之爲家道政典教宗三長而分治也三長之義又有兩歧焉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分奉之一也死而不分奉其嗣以統於一尊羣演古有其例而今亦沿其制二也此政教之不一異分也

父母之澤所以並屬於其子孫也子孫分之不均所以統之於宗子也宗子守之不法所以歸之有力之家也大力之家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輪集合爲朝觀會同離爲守臣杆城生則使天下會於一而臣於我以爲君死則奉其君以爲羣神之長而遺其子孫爲教宗其始也微其繼也漸其畢也巨皆承其澤也故祭師每出於強有力之家而爲祖宗爭歆祀福也迨其羣演之進而祭師之職又每以學者代其權也

第六章 祭師之起原

吾論羣制（見四百八十五至五百零四頁）一國之政治每由簡而之繁也疆土日以闢事務日以殷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趨也順其性情而節焉所以防

之使其不過也又恐百官不足以治也爲之置貳以佐其職而治也政所以養生也教所以辨民志也教所以濟政之不逮也故祭師之職興焉其初不過爲政者之兄弟或其姻婭而代司其柄也久而久之迺置爲宗長以分治其民也迨其後離政數爲二不准司政柄者而代司教柄故有教師祭師相輔而行之議也彼之神皆爲其祖宗之靈也則司祭者又習而爲受祭者之子孫也

祭師之常宗也其義將明其制宗也其所感應於政教二者之間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廣浸之以漸而入于人者深又以天道之幽遠難稽迺自創其系以其餘術平分王者感應之力量謂之舞雩之巫造雨之簣也其種類則游民而無業者也言至虛之極則蕩而失守辦羣有之夥則泥而皆存其所爲學不過術而已或養於於其所師而食之於教殆不齒於常類也

游民之業爲祝卜者其術亦有其精粹者也夫衆人之有和爲畸人爲之唱也求其術者多半天下一唱而行於遠近則私焉者將若羣蟄之有雷不可止也其身雖死其結字以口傳而爲師因其性安其情讀其秘笈以爲吾道之所在也吾是以爲一羣之祭師也

其上所述或非正道也且凡爲其道者不矜才不使氣不鶩能樂山水而務淨修與人不相札

與世不相爭是亦習於平世以爲生者歟其存于世者獨遺其書不於其書而求其道則無以得其言言且不可得况其意乎吾將窮其理得其言論其意推而大之以爲立國之經儉而守之以爲教民之極承其類所以強其國強其民也若世之蕩誕慢施者雖爲其道而好違其精意則村俗之神也非吾所謂祭師也

第七章 論一神雜神之祭師

雜神者凡一切有靈者皆謂之神也其神有兩歧也禮於天地所以示人報本也祠于聖賢所以訓人崇德也享於祖考所以教人追孝也有法祀以爲別也有展祀以爲類也有各種祀以爲總也因其所祀之不同而各爲之巫醫又因巫醫所祀次類之不同而名之彼神大神此其一也古之制祀典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火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陵川谷民所取材也則皆祀之戰勝者不欲荒其爲勝者之祀典則亦祀之或以吾國所祀之神而制爲律或后各種所祀之神而制爲宗或并兩族所祀之神而共制爲義故倍乘其是類之祭師而致力於神也此其二也

因其所新祀者而聯之歷代各種之祀則其祀神之祭神而自爲之損益亦雜異不純焉故雜

神非止祀一切之神也迺並各類之祖宗而奉之爲神以祀也

一國之君吾民所心悅而誠服也使其君不得於其民其民將以鄰國之君以爲君也務其三時而神不歆也修其五教而神不祐也上下有嘉德而無違心而神不降之福也是神不能享吾民之祀以撫國家定百姓也吾民將祀其他種之神以精明而臨吾民者也夫祭者薦其時也盡其敬也守其義也非享則神所得之威權皆因其神有之威權以戰勝吾民之心也

吾民之所以教天者以天能爲吾民之主也民惡死天生之民惡勞天逸之民惡患難天福慧之世皆謂無形無色無聲者神也神無待而有而萬物皆將之而有故雖無形無色無聲而能爲形色聲又能爲萬形萬色萬聲之主是天所以統於一尊也事天之神謂之祇司天之祭謂之父他之雜神不足與核也天無二主民無二王同一理也自天以下皆天之子也天統萬彙御臣民施政令行賞罰者皆天之威權也欽崇天之威權所以畏天昭事天之威權所以律天背天則不祥無論世界若何之遼遠皆憲天而立極也

有造化之神有萬能之神世莫大於天地然天地有形體神者無形體天地有始終神者無始終天地乃受造之物所以造之者神也天地乃受運之器所以運之者神也人不能自生神生

之也物不能自成神成之也日星所以循環山川所以凝載草木所以崇落飛走潛介所以視聽鳴動曰靈曰魂曰心曰性皆神之所爲也神之所以定一尊極其最高之智慧妙萬物而爲神也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謂之良能所不慮而知者謂之良知吾之所謂良知良能者遇父則敬其所尊遇兄則愛其所親遇貧窮則以財濟其貧窮遇孤弱則以力給其孤弱遇享則當養因以成其德愚困則當安命以養其心故一神之教吾之良知良能以爲教之宗也其教之始義因吾之趨向以爲極則也然宰制萬者猶有所未至也因其未至推其吾趨向之所至則羣之趨向受範於吾之趨向是羣之趨向皆所範人之心也人之心一則教之義至矣其教之廣義所以禁止雜神也報功以勉力力之所至非神之會也修先以宗思思之所隆非神之清也合宜之設詞吾不得其所涵也古傳曰祭之爲言察也察者至也言人事至於神也雜神之不宜祭非人事之至也吾歐俗之類於上帝尊於一神也一神新教也有對待有後起皆非神也神者不測之謂也

第八章 論教宗之祭師長

一羣各有其習俗俗必有其蔽一羣各有其品能能必有其所偏惟其蔽也故不知習俗之所圖惟其偏也故不知良能之所拘

政典之發展已微矣教宗之發展尤微也政典之集中已專矣教宗之集中尤專也欲其順以從也必有所尊也欲其興以信也必有所萃也

蒸民之智雖在日用常行必有君師之權以爲之法而使循法則蹈規矩耳故政教之分所以嚴政教之防也爲之立君所以節求也爲之立師所以節欲也治國參稽治亂而通其變也治天疏觀宇宙而知其情也君師者自然之理也出令而無所受令者也治其國而並治其天也精於物者以物物精於道者兼物物也雖不能通其技而能治其官也

稱天而治則有祀天之典有祭天之師所以觀吾民之智以盡其思慮以平其願望使事理當前而有術以自料簡也又置祭師之長以人治人而因之以事天凡修己接物之際皆有可立之程也人天之際所謂異同者皆其積分也教之窮必濟之以政政之侵必濟之以教祭師長之職每以教之信喻威嚴以爲政之信喻威嚴也以爲吾之所奉之教與天地同其不變果其道一日而大行是吾民之獲福不可思議也行於其教也施於其政也皆同此道也其所以爲

異者不持世立國而爲政則分其類以求其教之近同也使持世立國而爲政則同其類以附其政之大防也政教之所司同一尊也貴一稀也臣僚其羣品殊類也

宗教有最重之二義一曰神道一曰人理方化之淺也其所謂神道者必掩其人理迨其化之漸深雖人理亦漸伸而所謂人道者當存其大分故教宗所定之是非常隨世運爲隆污至無定也故欲言教宗之是非必先設修道一科然後是非之界明今尙無適當之課程焉久而久之將爲羣治民生之所必需也古之所謂僧者與羣常之民同固無所謂教宗之儀式也亦無所謂神甫之職權也第五第六世紀以還其僧正則大異於人互相奮鬥以判宗門之勝負因其彼之自立而防其此之自存浸假而爲寺產之爭浸假而爲方丈之爭浸假而爲一衣一鉢之爭其歷史如此當晤教之不可以強致猶於政之不可以強行耶

此章所論吾儘伸明其祭師長之所由來無暇他及其他亦所不論也

案教宗之說復分三歧孔子明於人事之教也基督明於天道之教也釋迦則明於天人之際而貫通三世之教也或曰易明天道孔子非盡以人事爲教基督之十誡四規何莫非人事也所謂天主者不過稱天而治而已釋迦本三界維心之義淨土禪宗皆心所造

也何與於天人之際曰此誠一孔之論也易經六十四卦皆以陰陽相生相克之理而明其人道之錯綜變互以理之當然推其事之必然所謂知幾其神者得其消息盈虛之幾也吾輩昧於物欲而不察其事理耳故以祖宗爲神以子孫承祭統立人道之極也曰未知生焉知死不能盡其所生不能盡其所死之義也其他如禮經所載天地日月山川社稷因其有功德於民而祀之非以天道設教也謂之多神不亦誣耶故堯舜以前之神怪皆屏在六倫之外基督以萬物皆天地所造舊約書之言曰上帝之神界耶和一日造光明二日造穹蒼之天三日使水歸海使土成壤使地生草本四日造日月星辰五日造麟羽六日造百獸昆蟲依己像造人定人物之所食七日工畢安息其理之是非事之真僞姑不具論但其教宗祇有天道而無人事吾誠不解天何多事而造此男女使人類生生不已不已之中又能成各種罪孽而爲不可思議之因果此誠老子所謂造物不仁以天地爲芻物也吾又不解耶和在一千九百二十六年以前所造之萬物聽其自爲生滅而不一栽培其間耶何不於已造之萬物而爲除其舊另造新萬物再闕一天地而使吾民解除一切之煩惱而爲自在之民耶使天如可聞吾求耶穌代我一問也天道幽渺難知

吾不敢言其必無但以人事推之又似無此理嚴譯斯賓塞爾羣學肆言教僻一章有言格致學者其凡向之所謂異者乃今莫不得其同焉則自立於其異而不可思議者乃持於其同而不可思議也使推之彌廣而其所不同思議者亦彌深神之天道造萬物譬如匠人之造車泥人之范土不可思議也人之天道以通吸而攝世界諸塵相作相係而承不墮果何物爲之質點耶不可思議也茹毛飲血天所賜也食肉寢皮天所賜也弱者強奴庸者知役天所賜也以天道設教而將成歐洲數百年之慘戰此邪蘇篤信於天之過也至於割體以贖罪復蘇以明奇則又信天教之威儀也耶穌以天統萬物釋迦以心統萬物今專以楞嚴因心構通天人而明三世之義爲之一總持楞嚴說心有七徵一不在身內也二不在身外也三不在心根也四非兩在也五非隨合也六非在中也七非無着也因其七徵又生十位一嚴心位也二治地位也三修行位也四生貴位也五方便具足位也六正心位也七不過位也八眞位也九法王子位也十灌頂位也其自業所感造十習因受六交報淫貪慢瞋詐誑寃見枉訟十習因也見報聞報嗅報味報觸報思報六交報也此以心徵心住而云人道也四天王天也忉利天也須臾摩天也兜率陀天也樂變

化天也他化自在天也梵衆天也梵輔天也大梵王天也少光天也無量光天也少淨天也無量淨天也徧淨天也福生天也福愛天也廣果天也無煩天也無熱天也善見天也善現天色也究竟天也此以心徵而言天道也又有人鬼仙三道而介人天之際所謂妄想受生妄想隨業元無所着但一虛妄便無根緒矣綜其全經之精意則各界皆心所幻心妄則境妄心淨則境淨非有天爲之主也一切皆以心爲主也孔子言人道大學言正心論語言從心易經復其見天地之心一切亦以心爲主也孔佛皆自治故以心爲主邪蘇迺他治故以天爲主此東西二教之大別也雲棲之駁利瑪竇嚴復之譯斯賓塞皆未能暢言其內券也吾竊爲楞嚴立名雖繁吾可以心之所自而推其境之所立也舊約立名雖簡吾不能以心之所因而按其境之所緣也佛家稷炭經涅槃經亦有與耶教相類似之處然非佛之立教之本理也可知者心之理也以心之理而推天之理天能造萬物心亦能造萬物愚與天同其功用也耶教之天或卽釋孔自然之心也釋孔之心或卽耶教自然之天也天造萬物卽心造萬物之轉語耶然幻而爲有形之人天氣爲之也宋儒之言靈爲之也科學之大吾今日之接知當不能徵之於謨知無以歸之歸之不可思議也斯賓

塞爾主張設修道專科殊足以啓天人之秘而研究天人學者所必需也

第九章 論教宗之制所以拘羣

今夫一羣之民無論其爲智爲愚皆各有自愛其羣之良能因以自存於羣競之中羣競者因以各張其勢力而剋制他羣爲事者也宗教之文物典章亦與羣競互爲推移是故其自爲之私推之以爲一羣之自爲而各自愛其羣之所先以爲報本之意也愛羣之所先則各人必推愛其已死之父母爲之喪葬之儀所以盡吾哀也爲之殯斂之具所以厚吾親也爲之娶妻文章之尊以敬飾吾情也合族黨動州里凡緣而往埋之程哭泣之節囊麻之服各反其平各服其始也故死之爲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復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致重其父於是盡矣以貴賤爲文所以止爭也以隆殺爲要所以勝殘也文理情用相爲內外表裏竝行而雜所以恬愉死者之心也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宇中萬物生人之屬待聖人然後分也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謂孝之經也資於事父母者以事其長則謂之順資於事父母者以事其君則謂之忠資於事父母者以事其國之賢豪則謂之有禮卜其兆宅

所以安其體也立其宗廟所以祀其神也故孝之義有感應於羣者三焉安上治民莫上於合德也移風易俗莫善於禁暴也修道行義與天下之同共利莫大於守先待後也

禮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謬細行而不失深而遂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故一家有禮則子弟不鬩於丘隴也一鄉有禮則土產不爭於聖誕也一國有禮則大夫不鬥毆於吾君之陵寢也一教之宗有禮則諸侯不相侵伐於吾聖之廟堂也一統之天下有禮則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服從以化服士而肅離靜穆於吾帝王之宮殿園囿也

教律之誠曰盡吾本分之能以述父母之志所謂父母有三一生我之父母如一切親長是也二治我之父母如帝王官府是也三教我之父母如受業之師學藝之師是也三者皆當孝敬故吾教不特孝養其親凡國家之賦稅正供皆奉行不怠也其律又謂上帝爲至尊無二之神生萬統攝萬靈至於古之聖君賢相皆受造於上帝雖爲上帝之功臣不得與上帝一律供奉以掩造物之功也其律又謂人生而有欲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故出於自私自衛以吾之有利而害其羣之爲利也以吾之有養而害其羣之爲養也是謂反羣之政義所必禁也其律又謂列星隨旋日月遞規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

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謂天之神天神不欲有一物不得其所也故使羣與羣合而共其大羣故羣之爲道中則可從晤則不可爲匿則大惑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則陷治羣者表道道不明則亂故羣道若水表不合則陷也

凡持教宗以爲辟者莫不保守其教之舊說以爲法語也顧既篤信其說則一言之發一義之採雖徵諸事實而明知無驗甚或違背其理之公例而習知其非彼竟充口而道之無忤也羣又因其所言強者而奉之爲神明一夫唱之百夫和之羣習舊說之有據以謬傳謬其謬不知流止也君主臣奴強者自衛之說也今竟以爲綱矣夫死妻殉貪者自私之說也今竟以爲常矣蓋因果相反之設非習非勝是者之能辦也彼以爲前車之鑒後事之師也事有其例吾何不遵而從之也教之所辟羣之所拘也羣而拘於舊說也則羣之計量不能相揜也舊之信仰不易以新教而變其信仰也舊之思慮不易以新知而變其思慮也舊之日用尋常不易以新見新聞而變其日用尋常也凡古之一缶一瓶一弓一矢一梓匠輪輿莫不爲依仿慕効而求其形似之合也吾故曰宗教之篤於舊說其感應於羣之計量者深也

夫天之所愛育者民也民之所信仰者教也教上承天之意下爲民之主此民之總司也其要

在使民之羣相續而已故不儘變一國之風俗也今之風俗大綱吾何使之安利也古之風俗大綱吾何使之制裁也相嗣之風俗吾何以明其羣之情崇其羣之級也羣之所需吾制而化之也羣之所職吾引而歸之也羣之所日傳吾持其治而推之行也羣之所感於外者風俗以變其宗教也羣之所應於內者宗教以變其風俗也善教者浹於民心而耳目無聞焉以道擾民者也不善教民施於民之耳目而求浹於心以道強民者也據之爲言猶山藪之擾毛羽川澤之擾鱗介也羣不爲教所拘也羣拘於自熱耳強之爲言其猶囿毛羽沿鱗介乎一失其教之拘則羣不足自拘也或曰法令誥戒不足以爲教耶曰法令誥戒教之具文也不足以爲羣拘也欲以教而拘其羣則先明其教之精義也教之精義維何在能變其風俗也

第十章 軍權之祭師

吾民之初造草昧其知覺之不靈也其心意之不誠也夫抵觚滯不通無與于大同之理而荒僻邪謬之學說尤層出不窮也生於其鄉習於其俗所持守者又受於其先雖他教之清淨精闢且過于己之所皈依彼亦無力自拔也曾亦思數百年以往橫暴之所以日泯愚蒙之所以日啓非教宗之稱天而治以定於一尊則戰爭之息文化之具有非吾今日之及料也彼半化

之民及未化之民所奉之爲上帝者皆暴君虐吏所藉以爲殺人報仇之凶厲也吾可求之祭典所謂軍禮用邦國者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理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其所以稱明民者何一非虔劉吾民之道也不知吾之所謂人道者求之民生而不缺也求之民業而不陂也求之民德而不蔽也至于施之民演之高下又非教宗一端所能補弊救偏也

大國不過欲兼蓄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雖非軍備不足以平其欲也夫以軍備平其欲而謂之政然後以軍備平其欲而謂之教也軍備之法令誥誡皆武人之所發號也是軍備之祭師皆以軍禮教禮而以一人主持之也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字達之於下莫不服從夫是之謂人君戰則爲一軍之帥祭則爲一教之師獻俘於太廟納矢於宗神所謂每戰則祭也

吾徵之事實於其始教宗之師卽軍旅之帥也吾再徵之事實於其繼教宗軍旅之師帥則皆統於戒百官替天命之君也吾又徵之事實於其終雖不以祭師爲主帥然軍旅之事受降有祭也凱旋有祭也論功行賞有祭也攻祭師左執律右秉鉞以宣道於軍旅也或爲軍之顧問

以備諮諏也或爲軍之統率以備仰瞻也

歐洲中古之時祭師每兼藥師之職爲之厲鍼砥石以治其疾病也官非其任不處也議非其功不受也雜於仕伍之中非爲其薰修自度也爲與吾民同其苦樂使之虔奉吾教而勝殘去殺也死者吾爲之祈禱而弗墮於永惡也生者吾爲之稽求而成同於自効也藏之不用府庫縱之不用輜車貪裝之不重止而用之平時則行吾之道慮事定計以飾其成功也

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羣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爲譽以忠於吾君此祭師之職也政教分然後祭師各信其神以知來事而已

第十一章 民權之祭師

語曰草本雞狗牛馬不可譙詬遇之譙詬遇之則亦譙詬報人又况乎祭師之術乎故爲政者之祭天也祭其有祚於吾民也自爲祭師以祈永福也帝無常處也有處者得無處也以言不刑蹇天之園道也爲政者執其園道莫知其源莫知其端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而萬物以爲宗也民權與神權宣通下究瀾於吾心也

天生人而使有貪有欲欲有有情情有節聖人修節以止欲不過行其情也故先生明人之情而

謂之教教所以嚴人神之別也在人而諡之曰君在神而諡之曰天故教宗以君爲天子或居其務或執其權也攝權勢之柄其於化民易也凡以公平正直而司民之政者即所以公平正直而司天之教也

凡生非一氣之化也長非一物之任也成非一形之功也故衆正之所積其福無不及也衆邦之所積其禍無不逮也祭師之操政柄亦虛有其名耳人莫鑑於流沫而鑑於上水者以其靜也人莫窺形於古鏡而窺於明鏡者以其易也人之有祭師也亦惟其靜易而能重人之祭也譬之司理也據理以斷人之曲直也故善爲政者必合乎性命之情也其舉錯未必同也其合於道則一也

神無以掩心無以載通暢條達恬漠無事無以凝滯虛寂以待也勢利不能移也聲色不能尼也辯者不能說也智者不能幻也勇者不能恐也此祭師引用一鄉一時之是非曲直而爲教宗之感應也非教宗之命令也非教宗之公律也祭司亦得代天之言其所感應於教者而感應於政也故教者亦致敬於先生也

今夫善射者有儀表之度善工者有規矩之準此皆所得於微妙而不可以言傳也然而不能

盡人爲逢蒙不能盡人爲伯樂者是同諭於一曲而不通於萬方之際也故軍權之祭師所以嚴吾民之治也民權之祭師所以違吾民之智也民羣之進化民教亦相互而爲變通也夫受形於一圜飛輕微細者尤足以脫其命又況未有類也吾教則拘吾之類也

第十二章 釋政教之異

政教之無別也久矣上帝臨爾無貳爾心率吾民以事天也以天之生不足以使之則天之利何足以動之以天之死不是以禁之則天之害何足以恐之明於生死之分達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之大易體之毛無所槩於心也故欲定政教之異同先定其天也欲區政教之派別先區其天也天之神靈吾民生死之所託也天之能力吾民利害之所歸也承天而以人治其天政教之所由合也別天而以地繼其天政教之所由離也二者相據而爭則名位因之相互而舛也學問因之背道而驅也此政教之大本大源因之各樂其成形而代謝也

教宗之權力無上此致爭之由因也祭師代上帝而發佈其命令使爲政者服從一也祭師可赦罪錫福其感應至遠且深操一羣教育之權其品位爲帝者之師二也祭師能自有其財產能自調其生理能自稽其用度能自恣其贈與能自治其貨賄故各處皆有教產之質遷三也

欲求政教之分離則必先問其爲政者能否使軍民兩屬均不受先王之誥誡而誦言其非也倚物縱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突然起一方則舉統類應窺之無所礙恁此民智之能結羣感也使聞之而不見雖博必診見之而不知雖識必妄知之而不行雖敦必困不聞不見則雖解其道百舉而百踣也天之蒼蒼含色也而以爲至尊也日之涼涼含氣也而以爲至神也以淺將深以古持今以一時萬習以移志變以移質推演其可知之力量而注錯其不可知之力量也

積土而爲山積水而爲海日暮積謂之歲至高積謂之天天下積謂之地宇中六方積謂之極百姓橫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凡物莫不有積也今吾民積於神權矣欲以世權易神權非工宰不足以集其積靡也民德所以反吾性也民智所以反吾習也皆相因以通其神明而助其變化也

第十三章 論無教宗

勞心而不當民務謂之姦事勞知而不律先王謂之姦心辨說譬諭齊於便利而不順禮義謂之姦說此古昔之所禁也然無教宗之說以爲之汚甚於三姦也無才以爲范也無意以爲誠

也無學問以爲約束也持何者之義以守道而改正也持何者之俗以守信而棄疑也此原人之所以無忌憚也

雖然羣演之進也無教宗之說亦與之俱進也爲政而辟於教者則有以自覺也爲學而辟於教者則有以自離也一人之案飾其辭而吾羣莫不祇敬之也一國之取從其仁而吾羣莫不馴察之也昔之以爲治怪說依諛辭甚察而不惡多事而寡功今則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

考英國政教苟以異人爲高不足以令大衆明大分也其奉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俗約而優等差其約者大抵與名學相戾也彼之所鄭重而申明之者佚其思想也故新政不能強人以從戒也

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民務變之謂變業法令尙不可務變况教宗百關於吾民道德之厚薄者耶然非所論以工宰治其羣者也道德之自然所以治羣生也道德之自主所以治羣政也道德之自持所以治羣政也

案英人以改正教爲國教謗之者有常刑倘持異說亦爲國人所不容今斯氏敢爲此論殆天縱之聖也傳曰萬物各異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無常格今欲以常格厲吾民

是反其性也民困于之桔極久矣斯氏爲之僻其禁殆亦英民之幸也今吾國之執教柄者又從而爲之辭尤不思之甚也倘得六朝之土而文其新舊各書則吾民之受於極有甚於今日者也

第十四章 別祭師而名之曰道德

教理之宗道德之原猶之陶人之培植也其取之地而已爲盆盎也與其示離於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碎漫漶而復歸其故也與其爲盆盎亦無以異矣教理者所以約吾性而反習俗也道德者所以順吾性而歸自然也吾人每狃於教理道德背馳之說而不知皆本之于禮禮所以正人心也吾將由仁道而證明教宗之原於吾性耶

羣道之進也羣習之修也皆由於吾先生之精神所鎔鑄而成也繼續其精神而率由其舊章所以爲羣之制分也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義長慮顧後保萬世而案之同所以爲羣之政典也析而齊理而順不異而一夫是謂之人倫敬上帝而事天法後王而事人所以爲羣之禮儀也仁義之統詩書之分因非庸人之所及知也勵之而可尊也強之而可通也養育其力量而可案也馴察其祈求而可好也自充其一己之私以治情則利以爲名則崇也夫富貴是人之

所同欲也從人之欲則勢不能容物不能瞻也必使之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智愚賢不肖之分然後人載其事而各得其界也

人不能自生物不能自造日星所以循環山川所以凝載草木所以崇落飛走潛介所以視聽鳴動曰靈曰神同心曰性皆上帝之神爲之也行上帝之道者祭師也護上帝之法者帝王也保守其上帝之尊嚴者吾芸芸之衆也其新舊約二書之要義曰天主之體用也曰萬民之本分也曰死後之永福永禍也皆彼教之宏綱巨節取法公用之例以申明其教規也本其自主之良能崇其至尊之材性集之以爲吾民之法者教規之所遺存也

凡人有所一同吾性之所存也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性而有也本其性之所有可以爲士可以爲工可以爲商賈在注錯習俗之所積耳若夫吾徒所奉爲教之信條者非生而具者也習起於變俗成於修修之爲待盡而後備者也吾帝之所賦予也吾羣之所權演也教理之所謂服從教規之第一義諦也所之禁暴止非則其贖意也

道無端倪非究其縮不足以知其類也德無次序非窮其委不足以知其竟也夫胡人見麋不知其可以爲布也越人見毳不知其可以爲旃也故不通于物者者不是以言化也求其不可

知之理計其不可知之數欲以一同而權其衆異爲之條分理析立一不祧之宗而爲吾教之信條並守此信條而爲吾教規之所匯也是亦道德之衷也

道德之原其出于天耶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奇應不合而自來所謂天法自然也故自然者以工爲宰不以兵爲宗也無論平時爲仁義也而戰時亦爲仁義也以戰禦戰者古之道也以平禦戰者今之道也捐有餘而補不足天之道也和夫大怨必有餘然後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于人

第十五章 教宗之沿革及迴向

高不可及者不可以爲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爲國俗言不可爲經者不可以爲教規一羣之現狀相推演而進者皆教之常律有以啓之也家政之與衆同化也民業之與衆同職也世儀之與衆同道也先知遠見視達千里人才有不移之程也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智有不貳之衡也神機陰閉剗無迹人工有不遺之巧也或以爲定界也或以爲速率也或以爲異端也皆與吾教之發展有相關係也故通于教者各車軸不運於己而與轂致輪轉無窮之源也

人之情於害之中字取小焉於利之中字取大焉故同味而嗜原腴者必其甘之也同飾而趨萃學者必其樂之也弗甘弗樂而能爲之守者者未之聞也故一羣建造之不同必與一羣才品之不同有至深之意義也兩種教宗之本分其初本無不同也其將必以有別也時則進得之以義不時則退讓之以義故不爭所以名之單越也今之計量無往而不自存也初之本分吾教在使人信也繼之本分吾教在不及政所爲也性者所受於天也命者所遭於時也有其材不遭其世天也故君子順其在己者而已矣經其時之久也經其人之衆也而吾教之以善爲宗者所以阻吾民之勇于處進也所以求吾道之聚於日益也

足以之展者竭矣然待所不展而後行知以之智者禍矣然待所不知而後明深化之羣國不能囿於教宗也淺化之羣國不能雜於於教宗也教宗吾羣所不能奪也以昔日教宗之功用而施之於今日者吾知其必改絃而更張也

吾將推吾知所不及見吾將推吾知有以范他吾所不及見者已往之境未來之遇皆不足以代吾所知也吾有以范他者事或不可專規物或不可懸慮皆不足以盡吾所知也狸項愈鼠雞頭已瘦此知之可推者也鷄矢中蝟爛灰生蠅此知之不可推者也吾故曰隱而做者不可

之以兩系也教之所能表率吾羣者以其有利益於吾羣也天下無粹白狐而有粹白之裘掇之衆白也吾將用仁術以教吾教之衆白也吾不能不待於後之賢者也

第十六章 教理之沿革及邁向

今之良知非教之所謂誠意也非教之所謂正心也由于吾性之善而本於自然也鬼神之盛帝天之靈皆無與於吾之性分也不見之見不覺之覺同吾自然之性適相反也蒼蒼者天耶此情之可感也無聲之可聞也吾所格之物異於吾之性也吾所致之知異於吾之性也吾之性由於內券也由於自感也羣之演也情之演也並行不悖也其意之凡其識之端猶之教理之自爲紛及也二者之前進不已吾可尋其進轍也民族之自爲種類也卽民族之自爲典章也

世理之正心誠意吾先求之兩微以爲量也先覺能使後覺必明其教理之微一也智慧能破世俗之庸愚以其無方之應故應無不適二也

夫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知不能論辦不能解然猶有迹之可尋量之可比也若夫人靈於物類者也神於物類者也從而上者爲聖爲賢也從而下者爲愚爲厲也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

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充其吾意之廣大無涯也交其吾意之隱微有涯也識也雜衆識以爲前識也因明發性性妄見生從畢竟無成究竟有此吾識之所以存也

吾之起信皆妄則世間一切皆妄也吾常求之定命之說萬物生於天地之間莫不有命故窮理盡性以致于命命非虛造也學者每不解何者之謂真不知真者吾之所謂良知也吾良知之所信則非妄也命亦良知之所凝受也故真者吾單覺之力能使之共喻也吾單覺之力能使之加喻也

說者謂物質之學愈明而神秘之教愈清振民育德將以其新易其舊也不知彼之所謂學此之所謂教以彼入此互證而愈進故曰爲學日益益其所未知也爲教日損損其所已知也二者並行而不悖也是成科之學不過明其所謂科而不能解其何以爲科也若夫所謂真者則必求所謂至精至微也大之彌於六合小之入之無間吾之所不能知而有其可知之倪吾之所不能議而有其可議之端教思無窮因其無窮則無在而不可窮也學則不能貫澈始終也數學之方維方維無止義也化學之元質文質無了義也天文地理之陰陽變化陰陽變化無常義也故神秘者妙萬物而爲之也幾不可以意會謂之神理不可以言傳謂之秘愈神秘而

愈不可思議愈不可思議而有愈可思議之道存也不過吾之智慧不是以思議之也其實皆有可思議一定之程也以其無涯因吾知之有涯也以其無盡因吾知之有盡也無涯無盡之能所有非迹象所可推求者皆萬物之神秘也此神秘所以成始成終也

案神道設教因民之愚也故謂之神因民之不學也故謂之教故曰神道無窮故曰教思無類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民物之孳生無窮而象數之遞演而遞進遞建而繁無有止境因其無止境故不可思議因其不可思議是謂之曰神曰秘斯氏則引伸其義曰幾不可以意會謂之神理不可以言傳謂之秘既有其幾有其理則必有一定之程而爲幾之可知理之可喻特不能以語言文字求其故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此教之義也

職業

案周書大聚立勤人以職注職業也列子天瑞故天職生受管子心術世人之所職者精也皆主言意爾雅謂職事也周官大宰閒民無常職謂無事業者是職業本同一意義皆人有所執主之義證淮南子百姓殊業而皆務於治是職業與英文 Professions 勤於

所事之義同吾國職業二字雖少連用然以吾意姑強析之職屬之於公用者業屬之於私有者教律中亦有此解釋一 The act of entering 勇於其所事也故曰職 Become of the member 勤於其所衆也故曰業職業殆爲言羣學者之基義也

第一章 職業大意

自衛也自律也自贍也皆吾之所以爲生生之所以爲育也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容俗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所以特載吾生者職業爲經倫天下之大本也

職業果何自昉乎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宜其用宜其人也譬若播發丸於地員者走澤方者走高各從其所安固未有尊卑貴賤之別也爲政者之以類設官爲教者之以藝教衆亦緣其職業而制分也制分所以平吾民之欲也祭師則非囿於職業而自食其力也及時而自動也修道之謂教也役於智以役萬民也

第二章 醫藥之師

古者祭師常通於醫明於藥也故曰望而知之謂之神聞而知之謂之聖聞而知之謂之工脉

而知之謂巧醫藥二師有有名而不良者亦有無名而良者人之用醫用藥必參知而隱析之也諺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巫醫世所並稱也皆所謂至神至祕之術也教宗之所稱爲醫師者受命於帝天也凡療瘍治病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治之以五味節之藝也而通於神也與祭師相輔而行也非相反而治也

藥師則原化之羣所習以爲用也迨今百族以建邦國也又令邦國以建政府也爲之辯類明名也爲之設官分職也使弱者而有所矜式也敗者而有所歆羨也吾之祭師將世襲而爲教主也吾之教主將世襲而爲一尊也羣既定於一尊仰觀象於天俯近取請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明草木之情五行之精得以有象六氣之錯得以有徵乃嘗味百藥而定藥師之職也

至近西歷一八五八年 *Canterbury* 享得堡大教正頒發藥師憑證之類分爲精神醫治者體質醫治者大都由草昧而進於文明也凡號稱耶教之政皆遵比例也
有一種輪迴之說鬼變爲豬其語皆魔道也而理與吾教之聖經賢傳相悖也醫者意也恩慮精則得之欲以醫之思慮而證其輪迴之義也故以藥師操祭師之權也

醫藥原由教宗救世之義而起也其互分爲宗者原人血脉經絡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銅石湯火所施調醫藥和之所宜也夫醫藥兩師非聽明達理不可任也非廉潔淳良不可信也其德能仁恕博愛其智能宣暢曲解也有術可通於人天之介者知天地神祇之次明性命吉凶之數處虛實之分原疾病之輕重而量藥劑之多少貫澈幽微不失細小者也有術不遇爲禽獸醫草本醫耳目痺醫婦人小兒醫而已道家尙冷以金石以涼勝也生家尙溫以血脉以煥通也徒知其大意不知其奧義不知剛柔有輕重氣分有多寡進退盈胸有節制也今則學理愈明剖驗愈精無所區別於其間也以五氣五聲五色視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五臟之動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而已

醫藥師掌醫藥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凡國有疾病者疔瘍者造焉所可類而別之者不過數種也沿而未能解解而未能別別而未能明明而未能離皆不足以爲醫藥之師也爲國者必先知人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爲之禁此無憑證之醫藥師法之所不許也能就學之所知技之所能而公之于共同之業習之於共同之方此醫藥師之貴有月報旬報年報以證明其所得之新術也吾智足以明其醫藥之妙用吾藝足以神其醫藥之癥結非經過必需之考試

吾民必不信也民不足信則不足以行吾術也凡欲得醫藥之職業者其毋河漢吾言耶

第三章 音律歌舞之技

情動於中不知吾情之所止也言形於外不知吾言之所詠也凡吾言之可詠者謂之歌也凡吾情之可止者謂之舞也凡歌舞之可節奏者謂之音律也吾生所以順吾情視吾言也趨侍所以示吾敬也揚聲所以知吾德也樂之在耳目者曰聽聞樂之在手是者曰蹈厲故聖人假於戚羽旌干以表其容章曲謠俚以見其意此歌舞之所由起也

半化之羣無所謂音律也當其凱旋之時所以崇德報功者本其吾民欣悅之意而自爲屈伸俯仰綴兆疾舒以成其音律之文也夫音律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故謂之音律有音律然後有歌舞有歌舞然後有禮儀有禮儀然後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也此音律之所以有專藝歌舞之所以有分工也是故反情以利其志所以逸其四支也廣樂以成其教所以事其百神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興也二者本于心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感而不樂此所謂莊嚴美麗者也

希來伯種之歌舞所以洋溢於吾洲者有其具而無其聲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然有當于人心承之于可見之羣受之于不可見之羣故曰其神傳也就其同類而證之歌采菱登陽阿半化之羣聽之不若延露之變聽也然其精者又皆文明之所留遺也凡音律殷薦于上帝也崇報于有功也皆祭師爲之備也羅盛希之歌舞有神樂所以祀天也有人樂所以享賓也樂由陽來者禮由陰作者陰陽和而萬物得也當 *Caesars* 凱沙盛業之時肆筵設席或與民共樂其樂玄室丹墀或一人而獨樂其樂始作翁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伶工之藝成也故音律者動盪血脈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

自政教分離爲二歌舞爲習俗之樂也音律爲教宗之樂也今樂誠去其噍殺促數之音並考正其律呂令得其正亦足以養人之和也

吾不能不求之陳迹以爲之證也自音律之學起不儘承之宗廟也而變化遷流莫知其所止矣從古所謂情動而感於聲聲動而感於意釋名曰人聲曰歌歌柯也以聲吟咏有上下如草木有柯興言歌聲如柯也故歌之真義以及真義之所衍皆爲頌聖而作也頌聖之歌祭師所作也別祭而自爲篇章而自爲節奏則今之所謂調律是正雅俗善解音聲之技士也

夫音律者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大情四時逸之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經綸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所謂據于事而逮于命也故爲之考試以驗其精粗也故爲之學校以求其其順逆也故爲之鄉里管籥之著驗鼓之音所以調六律和吾祭也故爲之文人學士百官應士內有據延外有上林所以接歡喜會殷助非此和說不通解釋不流亦各一時之化也

第四章 講官詩人伶工劇曲作者之流

歌舞根於情實於義以播羣聲者也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有天下之作焉有一國之作焉有神明之作焉故同牧民之府也繼之以講說所以爲德義之徒也繼之以詩律所以正音義之用也繼之以伶藝所以依聲義之永也繼之以戲曲傳奇所以陳古刺今無害溫柔敦厚而爲禮義之教也其初感物驗類持吾之性情或一人而兼數藝也久而遂習爲衆流百家之言也

風流醞藉俯仰可觀音韻清朗聽者忘倦當樂律之未深入人心也講官之職所以析談捷辯間以嘲噓使在應者和顏解頤也置敕宣旨敷奏文表贊揚朝儀分別省事此講官平時之所掌也輔弼君師因革損益戒勵百官曉諭軍民此講官戰時之所掌也

夫詩者論功誦德之歌止辟防邪之訓也不儘爲生者頌也而君之祖宗天地之神祇皆緣詩情而爲之綺靡也希臘贊聖之詩每以四絃琴度之其音倍於尋常語言也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形之詩者搖蕩性情比之詩者照燭才麗神靈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祭師所以事上帝誦其言而謂之詩也詩之源流斷烟平蕪淒風澹月荒寒蕭瑟之狀往往令讀者慨然以思皆由教宗之吟誦希古也

祭師之爲頌神詩由于思然後積積然後流流然後發也故祭師之詩有別材非關書也祭師之詩有別趨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積理不能極其所至一也祭師之有祈招詩之第一義也若今所以爲詩者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也其深雖出於教宗要皆明世俗之情也或以記英雄之節也或以明聖賢之訓也或以頌善醜之德也或以寓諷諫之譯也或以叙溫雅之文也或以洩哀樂之情也

伶工之假像或演爲豪傑或演爲帝天所謂操弄百端以求似于吾勝者之真神而垂之弗死也勝者對於敗者故爲驕傲敗者對於勝者故爲昏瞶此劇曲之術所由起也吾羣之演也風雅之文變而爲形似比興之體變而爲飛動禮義之情變而爲物色劇曲與伶工或分而爲二

或合而爲一也當其未有文藝之前有伶之長所以發號施令也有伶之屬所以聽令順從也今則劇曲作者而總俳優之大成也

世俗之劇曲則有其不同者也劇曲之士決非伶曲之工也劇曲之分有悲慘之劇曲也有平易之劇曲也有歡喜之劇曲也有滑稽之劇曲也有嘲謔之劇曲也

大樂必易大禮必簡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疾舒樂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之者之謂聖述之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能傳述作之神者其惟伶工耶惟其業專故有豫備之資財也惟其業精故有集合之公司也惟其業廣博故有傳播之新聞紙也

第五章 記傳史乘之士

夫記傳者記事以傳示後人也史乘者掌四方之志以明得失也牋表者使教而不懾簡而無傲清廉以文其才彪蔚以文其響也猶宣講以明道也詩辭以達志也音律以暢情也故刊定正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亦不過褒貶古今之豪傑聖賢而已求風俗於州郡討沿革於蘭臺通其行狀註其起居於不朽也不儘如祭師歌功頌德之詩也

古之所謂記傳者皆掇緣他人之所敘述其繁冗蕪穢之辭不能有所參比也而於野乘之斷簡殘篇歲遠則同異難密事積則起訖易疏或有同歸一事兩記則失於複雜偏記則病於不因此銓叙之未易也至關於教宗之載藉樂而寡要博而少功言風俗則邱里之言也言學聞則雜誦之書也又何足爲國之典法也

西伯滔史創世紀實齊諧誌怪之書也其叙國神謂以六月造萬物而以七日休息亞當Adam及其他神之長皆爲天地之方宰也據事編年則年有限斷分傳叙事則事有豐約若從洪荒之代沿及觀象於天觀法於地以通神明之德以順物類之情以一人所爲必不足以自養迺日中爲市通功易事貿遷有無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此史乘之前紀也

中古以還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聽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治修身而天下服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哀執中而徧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尊親此教宗專政之時也凡記傳之所載史乘之所書皆以教宗爲德也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人代其天工而已

有虛構之記傳不必求其事實也有未刊之史乘不必諱其神奇也凡吾上帝爲民司牧者出乎其類拔乎其萃雖事多怪僻語不經見不能不據以爲上古之史也

古之賤表皆祭師自爲之也崔實表記於公府則崇讓之德音矣黃香奏賤於江夏亦肅恭

之遺式矣借二中國人以引伸之後之爲賤表不拘拘於祭師也文學之士自爲記傳以存先德也侍從

之官自爲史乘以註起居也多識前言往行之徒自爲賤表以通情愫也

吾更爲之賸辭曰聖賢之言總爲之書書之爲體工言者也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此其文章之大凡也故書者舒也舒布其言陳之簡策取象於史貴其明決而已古之時非私家之著述也合衆議以爲書也

第六章 科學與哲理之儒

通天地人之謂儒儒以科學明天地之玄祕也儒以哲理明天人之究竟也儒同祭師職業之互有關聯者也吾將伸其儒之義焉

案字典 Clearer 言清明之人或物在臘丁文原義所謂清修之士也墨子非儒儒浩居

而自順者也與 Pope 詩中無遮無礙之意同也風俗通儒區也所以區別古今也與

Pope詩中能條分理析而便於視聽之意同也至名之曰術士之稱則更同於此章之命名也

古之所謂學者祭師所以祀天也藥師所以衛人也驗其草木花實之微考其玉石融化之術廣其金土清洩之方論其蟲魚飛走資用函養之周備故物土風氣殊宜也君臣佐使分類也甘辛鹹苦酸異味也溫涼寒熱緩急有毒無毒不同也此藥師之職也天之偏氣怒者爲風地之含氣合者爲雨陰陽相薄感而爲雷激而爲霆亂而爲霧散而爲露凝而爲霜以辨其氣候之差也以分其象數之徵也日者陽之主也日躡則虎豹除日至則麋鹿解月者陰之宗也月虛而焦腦流月死而羸虻膳人類之情又上通於天也誅暴則多飄風枉法則多蟲螟殺不辜則彗星火令不收則角星危此祭師之職也夫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知不能診辨不能解也然以掌握之中分類於太極之上而水火可立致者陰陽同氣相助也迨其羣演之至名數質力各以成科時至而不失也古之印度埃及亞細亞巴比郎里 (Euphrates) 牛弗特河之流域屬亞拉伯) 之所謂天文學者不過供其教宗之祀典而已佐盧敦 Chaldaea (爲牛弗特河之流域) 一行者曰恒星七政各有經緯度也蓋天周弧線縱橫交加如布帛之經緯月有倍

離五星一合日而遲疾一周月一合日而遲疾再周五星之小輪跨本輪之內外月之小輪切本輪之邊中所謂天道圓也欲明諸圓之理必詳諸圓之動欲考諸圓之動必以至靜不動者準之然後得其盈朧也故希臘學者識垂衆以授民時知陰陽消長之道可以理求也故獨闢一徑而變化從前各家禳祥休咎之說焉雖與教宗有相涉之律而非襲教宗之智是以不同也立法布籌積久愈疏已得其大體其間或有毫芒之差錯諸說不無異同者因人而仰測天工至二分或有未盡精微之處則非推算之咎也

羅馬之藝術則盡操縱於祭師之手故古之所謂文人學士者不過教宗之附庸也科哲二觀昔年之歐洲大陸寂焉無聞耳翻閱英倫藝術各傳其所纂述皆不足信也夫文以致遠果能遠矣而近者五十年或止百餘年其不幸也又皆爲水火燬後之紀使誠盡信也則世有能述者不二三數况爲教宗諸大家所掩耶今之焯燦可傳者果其學術之可傳者耶

以汪洋廣博之說喻於羣迷萬緒千說故其爲書讀之茫然不知其畔岸研其說者始作關籥以抽其密由是奇行側注機要立具夫相從心起食息之際其來無端即其書以求其似若夫盡信書以求其所謂似者猶以爲形迹也故科哲二儒之異同非吾之所道也非儘科之異於

哲也而科之又分科更不可以類計也

一元之氣不能皆陽故陰時出而乘之然而制陰者必陽也陽之所以制陰消息盈虛也非互爲消息藝術之有陰陽亦猶是也故以科學明其消息盈虛之理而羣之盛衰以此測其倣也而運之升降以此明其誼也蠶蹟而蠻匡范冠而蟬綏夸者知信之不可恃悖者知禮之言不可失其有功於世道人心巨也故古今以科學爲羣之凡例也

第七章 司李與法士之別

鑑也明照以燭鬚髮塵弃之久或步仞而不見邱山此無他用不用之分也惟法亦然殺人者死傷人者抵此用之故也大盜爲諸侯越貨稱巨室此不用之故也歐洲自古祭師專國無所謂法上帝之言皆法也無所謂李上帝之僕皆李也祭師以上帝爲法上帝以祭師爲李也故未繕之羣法制無其端倪也以古訓之爲根據而已

徵之西伯來之往史邪蘇經可以爲法意之援證者與上帝有同等之信義也而迺表所規定人生絜矩之道不過法院律例之集解而已故曰爲政者亦猶飲食也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農所以厚民生也吾教之稼穡商所以施民奪也吾教之買

遷節彼南山惟石巖巖上帝之所賜也考希臘羅馬埃及之律皆以祭師爲司業也本之律而判吾民之是非者祭師之官也本之律而辦吾民之曲直者祭師之職也代其友而引伸律之義者律所不許也受其值而億度律之義者律之大道也

夫生必有欲欲必有求欲歛則爭求給則恬爭則相害恬則相安相安則以芻豢爲供神之資也相爭則以財帛爲供士之資也巴庇倫城彫牆峻爭所以報聖功也多貸饒財所以貴施與也皆不過以世間一切物等之尋常而已故法之義使人勤而行之也有神道之教也默偷所以宣誓也明發所以抗議也此英中古時每以僧侶共參都鄙之法院也

法律職業與教宗職業之分異使吾民有所適從也今之法律職業大約別之爲四曰法官所以判法者也曰法院所以行法者也曰法士所以議法者也曰法胥所以錄法者也其他以類爲分者更巨也人萬物之最靈者也爪牙不足以供其求趨走不足以避其害無毛羽以禦其寒暑必役物以爲養任智而不任力者也故不仁愛則不能羣不能羣則不能役物羣而覆之是爲君矣羣而往之是爲王矣羣居不能無喜怒哀爭之情乃有刑罰輕重之理興矣法於百度其最遠乎

法院養士之方有學士其階之崇者也有宏士其業之深者也有修士其術之淺者也有期會以文相講習也有互助以道相請益也有月判以藝相辯論也其道固不可以究竟盡也而法之成科亦自有其界也

第八章 教道

教者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死生禍福之故而無足動其意也教師又別之爲出世入世之學也而其大要詩書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務使人人盡其性以知其物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

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修身爲天下國家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之去于教也然非所論於未教之羣彼推天下之原理皆以爲奇詭也彼視天下之常情皆以爲隱隲也故無一事而不密無一議而不秘愈秘密則愈神奇愈神奇則愈不可思議此所謂怪力亂神也

古今之民其爲類亦雜矣有俯仰之容以習其心體有升降之節以習其手足有祭祀鄉射吉凶之禮以習其恭讓有進材讞獄出兵搜撻之法以習其從事吾民自幼至長未嘗去於學之

中要皆祭師之力也

古之爲教也有教德以導之進也有教禮以使之退也其爲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其動於視聽四支又使慎之于其始而謹之於其終馴之以自然隨其所施無爲而不可也吾將考之已往果由何道而臨政治民也吾又考之現在果由何道而敦風化俗也吾再考之未來果何由道而遷善改業使民有聰明朴茂之質也

夫教人道之準世禮之宗也所以治天下國家修身正心一本之于教也古今教宗之異同及其離合吾所當研幾也今之教師非教宗之師祭師之所反抗也祭師之業聯固常太息痛恨學者之日流於歧途也

古英之政教宗之寺廟猶今之爲學校庠序也入世之義則紆曲迴緩而不切時宜耳今之學校庠序非不力求別於教宗但人生宇宙之觀又非可淺習而後造其誼也祭師之品節行爲尙能橫溢於庠序學校之中者古爲之司業者皆教宗之徒也

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之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以不倦之意須遲之又久然後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方爲學之成也或曰教學離所以棄其習俗之相因

也或曰教學合所以著其人天之相察也或曰教以道民之所不知學以道民之所知爲學日益爲教日損吾之拂性苦形而役于物者之所爲皆不足以顯其吾道之真也

第九章 搏植之工

考周禮搏以行石注搏圓厚也又凡相筭欲生而搏注以手圜之也爾雅釋名植謂之搏搏謂之突注謂戶之搏搏鑠者也玉篇根生之屬曰植論語植其杖而芸注謂倚也是搏土工也植木工也搏植土木二工也至考公記搏植之工注者謂搏之言拍也植黏土也似非本意按下文有陶旃二字陶搏士者也旃植木者也周禮旃人爲篋篋竹木之器也韡人爲臯陶鼓木之器也證之考工記註之字可臆度也 *Dezobrie* 質譯爲建築家實吾國之土木工也

爲之居宅所以避寒暑也爲之舟車所以通水陸也爲之耜耒以教天下之農爲之弧矢以教天下之兵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動植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此搏植之工所由始也上古結繩而治則未之有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中野不封不樹喪期速朽也後之聖人易之以棺槨有墳墓以爲之

掩有寺廟以爲之祀久而久之其所防禦亦不數也其麤曠不足以悅目也其利用不足以安身也其精義不足以入神也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所謂搏植之工皆以祭師爲師也祭師總百工之成也故羅馬祭師之長每兼工師之長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能動何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功成而動者也古之 Pontipese Mascinus 冢宰使率其屬而掌邦治也有司掌官法以治要也有旅掌官常以治數也有師掌官成以治凡也有府掌官眞以治藏也職業以吏爲師也徵令以史爲丞也糾其功倫稽其德行職其出入均其稍食左其淫怠與其旁褒之民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此祭師之事也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善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工要皆各業其業以爲民生之用也歐洲旣以教宗立國則百工之業盡教宗之業也由教宗之業以遞衍於常人之業則不可考其詳也然教宗據以爲百工之業者亦不過綜其大端而已圓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度水之一器而百工聚焉是以吾民得世習之以分其業也故其事愈繁而其業愈精也智者創物巧者述之百工之事皆祭師之業也

第十章 刮摩之工

按經義雜記云刮摩節目整齊之意古元完同意因誤作皖或作椘其實皆今之雕刻作也考工記所謂玉柳雕矢磬琢磨切磋然後成耳臘丁文 Aculptum 卽英文 Carve 刮摩也俗譯打抹割截之意

層嶺外峙邃宮內通柱紛羅瓊軒虛構故古人之崇德報功樹石像於墓者上月臺而遺愛登景雲而忘志洪源湛滲長波縈復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因石像之雕刻則刮摩之工起焉初之爲工祭師所以發號施令也百工所以度材用資也

新錫蘭未開化之羣也一家之中未成丁之喪塑其石像者由家丁自爲之也家長則祭師爲之以泐以凝也西藏蒙古每作浮圖上累金盤下爲銀樓堂閣周旋可容數萬人不儘許人作黃金塗像衣以錦綵也且範土而成形搏紙而成影也

祭師者一切刮摩之師也故宗教所留遺之像皆祭師自刮摩之也祭師又使其徒刮摩其已之像而存之不朽也祭師之美術祭師之精神皆相互留於天地之間使吾人永矢弗忘也刮摩之藝凡人得相習而自爲工者由祭師失其宗教之勢也而凡人自信其精神之能力足以

達一切之工也

凡藝術之成皆必有常例以爲之企圖也常例者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行所無事也由常例以徵特例則特例亦不過以常例而衍其變化而已人皆有所能其常例也而能人之所不能其特例也人之所以敬其天神米加勒者以其無所不能也能詩能畫能藝術能一切奇器焉吾故名之曰神之能也

凡一切之工皆由專而分其專也示其神也其分也勤於業也刮摩之工今尙未能立其極以爲專業之工也工既不能專則不能分則莫由進其業也

第十一章 設色之工

案英文 Painter 俗譯所謂油漆彩畫之匠也周禮考工記設色之工畫績鐘筐幌查畫正韻所謂界限也得各畫柱也以五色挂物象也查績說文織餘也畫績之事收五色漢書食貨志註績繡也繪五采而爲之查鐘聚也左傳天鐘美於是又考工注鐘重也染色欲其深重查筐說文飲器又言盛物竹器於設色二字似不聯合查幌釋名繭恢也恢郭覆髮也而考工記又有鐘氏染羽幌氏凍絲畫績雜五色之文是設色之工包括彩畫工

匠而言油漆匠似不在設色之列路史言爵作漆器諸侯以爲侈漆器旣發明於上古之時周禮何獨無漆工漆學在秦漢書內最先見於淮南子一曰漆見蟹而不乾也一曰下漆而上丹則可下丹而上漆則不可萬事由此也爾雅翼曰漆木汁可髹物象形黍如水滴而下周禮雖無漆工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再三研究筐字在設色之工毫無連系疑是闕文崔豹古今注曰漆樹以剛斧其皮圈以竹管承之汁滴則成也或筐指承漆汁之器而言漳州府志描盒漆杯以竹絲編成又疑漆器先施於竹然後及木古簡脫略無從證明總而言之染工設色施之布絲之類也漆工設色施之竹木之類也畫工設色施之紙絹之類也鐘幌旣謂之染工畫纘旣謂之畫工則筐氏或即漆工之闕文也是設色之工統畫染漆三工而言中外有同義矣以之相證則確也

古之工程皆施之以彩畫者也故刮摩之工與設法之工常不自專其業也爍金以爲刃凝土以爲器作車以行陸操舟以行水故百工之事智者創之巧者習之而已

語曰志於道遊於藝藝也者雖志道之大所不能忘然特遊之而已畫亦聲也進乎妙則不知道之爲藝與藝之爲道也故有其氣節者或合其軍法有其樂法者或失其位置此祭師雖兼

象形而不能工於畫藝也畫之有藝非儘工其藝也必運其思以奪天之巧必竭其靈以履地之形必措其精神以象草木禽獸之迹祭師所以不能自爲畫也不過董其畫工之職耳古之所謂雕牆畫壁者不儘折算無虧策畫勻壯也氣韻生動一也骨筋妥貼二也應物象形三也隨類傳彩四也經營位置五也傳樸移寫六也故埃及設色之工皆刮摩之工所傳也刮摩設色兩工分而各專其藝然後設色乃得自名爲工也刮摩基之於內也設色傳之於外也基之於內者分成斗拱向背分明也傳之外者逐鋪作爲筆蹟繁雜也若夫窠凹之形欲繪素而急就者則設色非由於內基之刮摩也蓋因所繪軼於常軌焉其破墨之功尤爲難也然欲顯其所刮摩而外則去其凹形留其凸形而不爲皴淡多作礬頭亦爲凌細製多端分數萬狀作怒龍驚虺之勢聳駕雲翳日之姿斯誠所謂之設色也

吾欲溯其歷史則所謂設色之工有原於教宗者有非原於教宗者原於教宗者皆康士坦丁一支 Constantinople 也其術則飾聖迹之莊嚴也其藝則敦聖經之品格也

有非原於教宗者皆耿卜溜一支 Zinone 也其種類則繁不可勝舉且如世之相押字之術每謂之心印本自心源想成形跡跡與心合是之謂印愛及萬法緣慮施爲隨心所合皆得爲

印故不同之種類以及相屬之種類大都無一定之準繩由設色者以心印而爲之想像也圖形而分別其聖賢也風景而分別其山川也所以意存筆先筆周意內畫畫意在像應神全夫內自立然後神開意定神開意定則思不竭而筆不困也或得之自然之境界而發於情思也或得之自然之資料而契之於緒格也

古稱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故謂之象又曰象也者像此者也藝術之事亦求其像而已故有師友以爲之講習也故有書報以爲之引徵也然後百工之事備矣

第十二章 論職業之羣演

凡一業之進也必隨其一羣之所演而爲之絜焉故曰羣之所演業之所由精也民之習業亦由於民之習政也政之與教爲之經也修道之謂教明教之謂政作之君作之師聖人所以教吾者即所以牧吾民也導之以德教也齊之以禮政也政之大端教之大倪也

羣之進必有一定之律而爲之範也羣之範必由一定之程而爲之演也其線至曲其軌至微有衆因而爲一果有衆果而汎一因有衆因衆果而因果相雜而不分此論羣爲道之至難者也職業羣之工也羣工民之原也其初百工皆備於一人也業不同則職爲之異職爲之異則

工各因其性之所進而爲之分或種種因其所需之不同而爲其工之輔也或種種因其所需之必要而爲其工之專也相並行而不悖也相自競而各存也故一羣之業每爲一羣之政所由叻也一羣之政又每爲一羣之業所因也國畸於農而羣業以農爲宗國畸於商而羣業以商爲宗國畸於工藝而羣業以工藝爲宗消息盈虛皆莫能段也

人類之生存以其有同相繫之心也多智而游焉博學而算焉多言而懼焉夸則無恥強則無憚故有政典以爲民秩也故有教宗以爲民常也初則使其相守也繼則使其相從也爲學不益則美不足稱爲文不渥則事不足褒故其義則同而其理則反也羣之進也羣之演也非由於物品之日增也迺由於文化之無定也純樸之事十剖百判審然之語千反萬畔生於其心害於其政也心政有不同之端倪然後禮文有不同之知實也

案斯氏此章亦頗明以心造境之理歐洲唯物派自達爾文後以爲萬物皆曲遞傳而下也不知萬物固由細泡構成細泡固由微塵構成而微塵又由何物而構成耶佛家以爲萬物皆無道家以爲萬物皆住（故老子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孔子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因其自然而返其本然焉細泡微塵不過自然本然之幻象何足以論萬

物哉

民極 或譯工宰

案英文 Industry 本有五義 Skill 巧於所能也 Assidently 勤於所事也 Helitior 1 diligence 其技藝足以代天工也 Any department or branch of art employs made before the copatret 以飭民材以辨民器所謂百業皆勞力與資財方鳩僝功也此篇大義以爲人類所必需者生財分工兩事也即大學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之意也馬克斯夔用其義以戶口之衆寡爲土地之盈朒而已初擬用荀子工宰之意稍嫌其晦詩經立我蒸民莫非爾極疏至也周禮序官以爲民極注中也生財民之中也分工民之至也故改用民極以備學者考鏡焉

第一章 序言

民極之進也非操削而爲局也求其罅之方而已必將有以合乎人情之所宜也譬之拋線之速率其至非拋工之力量也不過因其反力而助其速率之量也故其前進力之効率則二重比例其反進力之効率或減少其二重比例夫人之養生也日取其生而人之趨事也日得其

巧聖人節其過甚而已古人之千年可期者今則旦暮遇之矣

遊獵之民隨山林而居田牧之民隨水草而處以進化爲比量吾未知其孰優孰劣也質文之方奢儉之數或以時變或以地變使養生不至于拂戾趨事不至于迂曲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此權衡乎中道而知其重輕俯仰則必使二者對抗而用其反進力以爲民極之經常故除其怪異使民知所安也故平其過量使民知所均也然後知明羣之爲政患其不安不均耳賦之祿所以存其身寬之時所以習其事教之道所以正其向威之刑所以去其私知官役之可顧而官府修知民役之可顧而閭里寧知官役之可減而苛擾之事除知民業之可盡罷而海內皆樂業矣今則歐洲之民亦不過初試其技于吾未濟之羣也

印度山民之用器也飯于土軌飲於土鋤就其所必需而因陋制簡也斧甫始也凡將制器始以斧伐木乃制之也其意蓋不欲以機心而趨諸物也使物有所敝而爲之漸進也使物得其資而爲之不快也今人之置器置之安處則安置之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智以異在夫人之所置之而已斷木爲杵所以教民舂也破木爲杵所以教民耕也無木之地則以禽獸之脊骨而代之也然非所論山民也山民則無耕種鋤耨以墾草萊也物之恒例其反動之力愈烈其

速進之率愈增大凡欲論物之不齊必借同類之物以比之始可以得其不齊之度數此比例之法所由設也故兩平面相等其所立衆垂線度俱各相等則此相等之平面謂之平面惟野人之性每秩出于平行面之外或成弧角或成銳角圈蓋圓積可用周求衆界形之積可用邊求不可用周求也其反動力環于衆界形之面積與圓形面積同者則衆界形之總度必復大于圓周度也若夫至微之度則不可以面積求也

今之所謂農業者動物植物相互而濟其用也有其用則其進率必增進率增則反變之力亦愈疾也故直線不與圓界出入相交者皆謂之切線也一草一木吾民相依爲命而不可須臾離水所以生草木也火所以滅草木也水火既濟所以養吾民也昏暮叩人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水火爲吾民所必要也燥萬物者莫熯乎水潤萬物者莫澤乎水故水火既濟然後能變化萬物也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上古穴居而野處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備不虞也舟楫以濟天下也杵臼以利天下也弧矢以威天下也凡百器皿以待天下之用也仰則觀衆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以厚天下之生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誼禁民爲非曰義

因其所持之宜而立吾民之極也民極之速率吾不知其量也吾求之于紀年之書也剛柔者立本者也交通者趣時者也今則類萬物之情其速率又不可以道里計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易則平線之徑行也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簡則垂線之直行也成科則其進也銳奮力則其進也神百年以爲期也皆前此百年之錯綜縱橫而爲之因也民極之爲道也屢遷不可以爲典要惟變所適也

第二章 論專業與分工

凡所謂工因人工以行其天工之職也有勞心者大人之工也有勞力者小人之工也勞心者治人者也勞力者治于人者也非尋常之所謂工也故治人者能養民也能分民也使民各安其業養之道也使民各執其業分之道也總百工以聽命于己也

分工所以省時也所以効實也以一人而專一工術因之而精藝因之而進民生因之而益休蓋用志不紛事雖有至難而其習之久又若行所無事也故欲事之習必求其工之能分也分之益簡則習之益至也

吾性之所擇當其初工之時心未能即專也力未能即奮也必其工分之愈久而吾心愈專也

吾力愈奮也心之專力之奮此植之私所因起也私有屬於精神者也私有屬於物質者也私有屬於男女之互性者也男子之性私于勇狠而能殺人者也女子之性私於溫柔而能順人者也故男子由田獵而進于耕稼由耕稼而進于飭材庀器女子亦隨男子之工作而屢易其性爲之縫維紡織也

精神物質之所以不同者非儘屬於男女之性也皆天與之以有欲而因逐其所欲以預計其所事而各分其所能也有化之民天賦之特能在適宜自然之分而已吾之所以奉吾生恃天下之人能各奉其私也人自私之蟲也與自私之蟲謀各得遂其所私非有以各成其私其私必互相抵觸也業精于勤勤所以遂私也因吾民之私而求吾民之極固由于吾民能適其自然之私亦由于吾民能適其有界之羣也羣之特能緣其羣之界而爲國也吾英以海權立國此適于吾英之所宜也

工分而民極之能事益衆非有待于人而後爲之設施也蓋因于環境之所趨也環境効力之所及又非人事之可抵禦也蘇格蘭之生麥不過地有所生而已天若故生是麥以爲之牧羊也康朗衛之甌瓚林肯邪之曲修皆由蘇格蘭之羊循之以爲生產也

男女異形即男女分功之微也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一家之中各執其事分之愈精治之愈密夫人各有能有不能使不分功則或強于其才所不當而力靡事苦惟分功而後各出其所長也各出其所長則工之精有異于尋常者矣性之特巧藝之特良以人之樂相爲用而後有分功有分功而後有殊品之利一也凡一業之異必視生計之繁簡以爲進退非沿于普通之習用二也彼方去其專而業其兼務其一業之有餘以補他業之不足大抵以戶口之多寡而濟其供求之用三也審其耳目手足之所最宜各操一術焉以前其羣之用業每應其羣之要求而有專利之工四也是故治化既周易事乃始易事既有勞一人之心與力而各有所出自用不盡斥其餘以爲易以給他人之求而已得民極者羣各以其力之所爲工而遂其所欲謀以奉吾生而已

分功之之義起于生利與分利之別也生利者用其所受于天者以自爲養而推其餘以養人也分利者我之所受于天者不足以自養而仰他人之力以養也故生利者食人者也分利者食于人者也食人者勞力者也食于人者勞心者也勞心者今之所謂無業之民而篡食于吾民者也勞力者今之所謂能自食其力而增進吾民之工者也勞力者欲吾自競其力而互爭

不使勞心者爲之條分理析而因其力之所能以自安其業吾百思而不得其解也今使民因此而不易事不易事則不分功不分功則人之生事大致相若事相若則習同習同則民俗沿一草昧之民其智若一邱之貉者正坐此耳故知民才相懸待心力分勞而後有也吾民之極有不易通用者勞心勞力不相互爲功也吾民之極有可以通用者勞心勞力之分功也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也

人之所以能羣也或勞心焉或勞力焉而皆有相益之用民生而能操技則皆有以食於其羣也自聖智爲一世之耳目至於轉移執事者之賤且微皆爲其羣所不能廢有緣於國制以爲存亡也有緣於民情以爲興廢也羣之相演以臻於大同所謂公例者或因反動力而求其中心點焉或因其相吸力而求其等邊角焉或因其二者互相交從錯變而求其四圍之度數焉羣之爲科不可一概而論也

第三章 論備價與生產

羣之所賴於生者地所產也產之所賴於價者人所備也由其羣之有富有貧夫然後其治則有進有退故民業不齊而各業之中力之所備與地之所產更與所治之業互爲定率也

羣之推移由其能改能革也能改則有維命之新能革則去舊染之汙新舊交替又非一蹴所可幾也淺化之民則微通其意而不能顯也深化之民則可解其意而故爲顯也

羣之所以能償其欲望者以其生產之供求相適也生產之發展雖各異其途而羣之欲得必隨生產之高下以爲定率也產必因其所需而後爲之備因其獵牧而爲之弓矢因其居處而爲之屋廬因其寒暑而爲之衣裳因其飲食而爲之簞簋市於屠商於肆糴於高廩之家非其仁有足恃也恃是二者之名因備而得價以自爲之生產也故曰生產者供吾民之所需也所需不得其平則有爭爭而謀自制其勝負故有兵器以禦外侮也有勛爵以章吾民也

論羣者有以兵爲吾民之極者有以工爲吾民之極者故今之機械皆古之兵器也今之梓輿皆古之戎車也攻金不過治其梘槩而已攻皮者不過治其函革而已吾民所期以爲用者皆與吾生產之義有相反之道也工之進化吾羣相信以爲變化也而又每爲業於兵者以阻其化也

第四章 論生產之輔義

輔吾產之進化而使吾羣得利用厚生者皆人各分其工而自專其業一人之所出而仟伯其

所自需人人有餘而羣道大備也

生之者衆故無惰民爲之者疾故無惰業羣相維繫於物力陰陽者皆由於羣之能自分其工也羣之分工其義久矣

農之所以能成其爲農者由於各輔其工之業而相淆爲用也農之爲耕耘也耜所以播除物也犁所以絕草根也鋤所以去穢助苗長也鈎鎌迫地芟之用以獲稻麥也枷拂所以加杖於柄頭以攪穗而出其穀也桔槔所以挈水若抽數如沃湯也耕芸之機收穫之貢也故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巧百倍於常也農之爲業豈儘一端哉

民有相資之用而其所資爲用之器具則日增而無已也有生利之產有分利之產能聚精會神人專一業而吾羣之民智大進也故機器者生產因之以爲用也生產使之以爲同也

第五章 論分功

萬物莫不有至理焉能精其理則能盡物之性也精之道在致其一而已致其一則天下之物可以不思而得也易曰一致而百慮言百慮之歸乎一也苟能致一以精天下之理則可以入神矣理旣以致一而精則業亦必由致一而專求業之致一必先求其業之工能分也所以業

之工宜分者因人各執一業以謀其業之發展較一人而兼數業者之爲精也業精而業之所產亦愈繁也

消產者必有賴於生產者以供其所求生產者必有賴於消產者以需其所償此天下之至理也理之至然後業可專業專然後消產者與生產者各自爲易矣

分功者非儘求其條分理析也所以求其業之精也曷不觀乎蘇格蘭石匠所用之綳帶乎綳帶用羊毛織而成者也羊有牧者毛有剪者羊之毛又不必其地之所產也於是有轉運之事以舟以車舟必有造舟車必有造車相需爲用者不知其若干人也

古有常語生產與分功相輔爲義也如環之無端循率以行其周徑而離於至差也但向之由直線而支撓於中心者今則迂而爲曲線也

第六章 論分功之輔義

吾之所謂民極者在能使生產者與消產者有相聯系之界向也界向者不過由純而之于雜也

夫人之爲業也身織履妻辟纘以世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以世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

以我力之所產而易人之所產斯爲義也我持其所餘而求售于市與其持市所不售者而歸何若易吾所需也我所需與彼所需各不相同則必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而居間者爲之調劑其餘粟餘布以盡爲之通易不使有剩也居間者市之商店也因各業之所需而自爲屯積此以其所供彼以其所求我爲市之中而使各分業者適如其量以滿其願欲于市也

均市者販夫販婦就井廛而合羣萃而別其羣之貨以知其市之價負任擔倍以周四方料多少貴賤以均其所有而採其奇贏各如市之所需以零售吾所業而供人之求也若夫積其衆業之所集以屯售于都市京市則不得謂之均市而謂之平市也平其天下之物以阜財制用而行政以量度成價而徵賈以質劑結治而止訟故平市者國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也迨其總天下之業而供均市平市之所需設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陳其貨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于市木不中伐不粥于市禽獸不中殺不粥于市相語以利相示以時相陳以知價此所謂通賈而市之名曰經市市之大經盡于是也

商賈何謂也商之爲言商也商其遠近通四方之物以售之也買之爲言因也因有用物以待民來而求其利也故商賈分工之總滙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買者賣者轉移其買賣者皆各

得其所也

分功遂吾民所生之業也分功亦阻吾民所生之業也蓋民業由於民智之所轉移也民業由分功而各擅其所長也民智由分功而各截其所疑也長者所以爲遂也短者所以爲阻也民業何以權其長業愈分而愈精也民何以截其短智愈分而愈渴也

如研精數者則不通名學
研名學者則不通物理研

物理者則不明羣道知
有所囿則有所蔽也

二者相補爲用也用其所長則補其所短也萬物皆出于機皆入于機也分功亦不過善運用其其機而已蓋運用其機所以爲分功之終義也

第七章 論交易

民有相資之用國乃大治也分功交易相因用也夫人生而有羣天與之以有欲其所以養此欲者求之一人之身不能備也則其勢必取於相資是故交易之事因而有之其利鈍繁簡各視其進化之淺深爲差也交易而不以進化之淺深爲差則商業之發展商事之進行皆不足以收殊品之利也天之生才其爲異也始微彼之各以其能鳴而相沿若不及者非用異以爲分實由分而致異外形之所以爲異者內効適所以爲同也

物之量有多寡也物之度有長短也物之候有高低也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強不齊以爲齊非

所以爲交易也交易之道農以粟易機械者不爲厲陶冶也陶冶亦以其機械易粟者不爲厲農夫也各計其數各品其質各得擴其才格以彼所欲供彼所求所不齊者以吾之交易而爲之齊則明且類也

古之所謂交易各以力相貿而已今之所謂交易者闢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也故四方來集則財不匱也故上下交泰則事乃遂也猶之農夫之歲有所獲也

第八章 論交易之輔義

人生之所必需食所以解飢飲所以解渴也禽獸之肉其味以便口也菸茶之珍其甘以補脾也惟泉幣所以流通於市而買遷其有無百物之所需也其次則分功以易事也其次則合業以通商也

互助羣相輔以爲助也自助羣用力而各助也凡貨賄用之各食者互助也凡貨賄用之各衣者互助也一身之寒煖而屢爲變遷紗以蔽體也棉以溫體也柔薦以安適體也絲綢以榮適體者也皆緣互助而各自助也顧身爲賃工之傭亦貧且賤矣綜計其一身一時之所有則其所仰給之人百千萬億猶未盡也

兵器戰時之所以自衛也農器平時之所以自衛也爲之弓矢有攻皮之工爲之耒耜有攻金之工二工所賴各種生貨以備其用者則必有商賈爲之居間而阜通其貨賄也

人生之所需既備矣而人之欲無窮焉有宮室而爲之峻宇彫牆也有衣裳而爲之黼黻文章也踵事增華窮其吾欲之所至有不可以究竟者矣好奢而惡儉民之恆情也奢之外緣淫巧也奢之內飾美麗也美麗淫巧皆富國之民有同嗜也其始也不過四周之有中心也其變也則汎濶而歸於名川大海無涯岸以爲停泊之所也

交易之用泉幣此天演公例也然因其泉幣之流通愈速則交易之貿遷愈繁分功之効力愈增物品之估計愈精價格之定評愈詳也市者百貨之準也是故百貨爭則百利興百利興則百候有比例百候有比例則百事治而百用周矣故曰市所以便買賣所以通工商也

夫錢窮者可使通達富者可使溫暖弱者可使強悍故曰君無財則士不來君無賞則士不往此錢便以阜通百物而爲用也流衍取其便利也便利取其迅速也國之棄寶民之失利皆非錢不足以繼其支用也禁楮之折閱者所以重錢也禁錢之漏洩者所以信楮也錢猶母也楮猶子也母子所以相維不可重子而輕母也故楮所以濟錢之窮也今之引子又以濟楮之窮

也調度軍旅協和商賈用之所出不可以數計而無愼委市肆之患也

案古之論錢之利弊者衆矣或更大錢或放私鑄或龜或貝或皮或刀或禁埋藏或禁器用或禁銷毀或禁滯積皆不過揀一時之荒政也若天明之引子毫無準備毫無積蓄歐洲所謂空頭支票是也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今各國銀行所通用引子(即支票)先存欸若干然及可取若干終引子之來往事前有擔保事後有稽核有百利而無一蔽也況明之所用者以官力而冒民財也今之所用者通民財而互濟其不給也

第九章 論獨治與共治

分功之業有路所以運輸也有車所以載物也其術雖不同使國日以豐使民日以裕而道則一也通商惠工必須先釐正其泉幣然後商有所準工有所要也故賈人則夏資絺冬則資皮旱則資車水則資舟所以自助也自助所以互助也羣不過互助之蟲而已建國者能持以爲修業之方耳

分功所以合羣其事若相反其義則足以相證也譬之臧僕以布拭地地濕而灰乃棄也范糖者因圓甌而轉輪輪愈轉而渣愈下渣下而糖質輕也榨布袋在淨其水也釀牛酪在別其乳

也

國用所以示之周也國奢所以示之儉也君有餘財民有餘力養民者國足以自供也財盡而不能勝其求力罷而不能勝其役自養者固不足以供其求也財力者皆外鑠我也其政不問其何式其事不問其何方百工之業備之一人之身勢有所不能也故無論何業不合他業不足以成其業也

凡業之成成於衆業之相維擊也非各業之能自成也業之精則有得於各業之自精而非一業之所能爲之軒輊也印度之以橡樹製物非一手一足之力也在因各力而溶化其氣質以底于成也溶化各力以出入於機使流而入於凝尙得謂之曰圓也

業之宜分故獨治曰見其精也業之宜合故共治曰見其大也工業之有勞力此合羣力以成羣也羣力之有組織此合衆羣以成勞工也吾之所謂勞力之羣非儘有力之羣也有治之羣也

第十章 論勞力制度

政術與宗教分而爲二使坐而言者皆可起而行之不拘拘於吾心之所謂主宰也民極與政

術宗教又離而爲三使吾民得盡其力而精於吾業不必聽天而爲命聽君而爲師也異而強制之使同同而分析之使異也故不尙同則吾羣毋以爲合也故不尙異則吾業毋以爲精也政術者尙同之治使吾民各合其羣也民極者尙異之治使吾民各精其業也譬之幾何之點線面積皆起於中心也因其中心而謂之中故品誼無不同也進化之羣所選與爲尹者皆中心之經也中心使進化之民皆得其惠也

案歐美各國重商輕農故操一國之政者皆服賈之商也故美諺以一等人材爲商二等人材爲政也吾國則異於是帝以神品爲號百政皆主之於農也後之得國者雖不盡由於農然重農之詔爲國之大經也藉田之典爲國之大祀也以商立國者知有國而不知有家故勇於公戰而怯於私鬪也以農國立者知有家而不知有國故重五倫五常而蔑視其國之憲典也此東西文化之大相逕庭也

古之所謂君者天聰明自我民聰明也天明威自我民明威也今之所謂君者乃聖乃神乃或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也故其爲政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故利用以阜其財厚生以先其治也其死則祀之爲上帝而秘不使人

知其所往也彼之所謂允釐百工者亦允釐其宗教之所謂百工而已

近歐制度以政術制治于未亂也以民極保邦於未危也民極亦政術之一種無所用其比例也故近歐君臣亦不過綏厥兆民而已釐而爲二使之各有所屬也

純潔之義所以事上帝也宗廟因以爲祭祀之名久矣人之所以爲信賴者人之所以爲犧牲也同於同也躐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鷺兒則以嫗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入也

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逃也以政術籠天下則天下工乎人也以宗教籠天下則天下工乎天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則順也依乎民極所以本乎宗教與政術也二者相同以爲師二者相同以爲治也欲靜則平氣欲神則治心有爲也欲當則緣于不得已不得已無非我也不不得已之類至人之道也

第十一章 論君父制度

羣之有名羣自以爲別也羣不能統名屬而制其名也名有真名有別名羣有五倫其名也五倫之中有君父別名也頌君之仁曰慈父感父之威曰嚴君君父互名也此未定之名也或強名之曰國家制度 Domestic Regulation 合國家爲一體而名之也治國以君爲長治家以父

爲長也於民則稱之曰君於子則稱之曰父於妻則稱之曰夫別名而名統於所尊也若政以民極爲業則女或尊於男也女爲天下母也母儀所以教民也

人性爲之原而情者性之流也性發於內情導於外而形色隨之故邪正態度變露莫狀溷而莫睹其真也惟至哲爲能以材觀情索性尋流照原而善惡之迹別矣凡命曰人莫不稟之於性也因其性之所施而道之於無窮也施之於身則身修也施之於家則家齊也男女各正位於內外品之上下質之兼徧研幾摘微一貫於道也妻統於夫以順爲正也子因於父以孝爲紀也嚴君之尊則天之明也嚴君之方法地之利也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也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也先之以致讓而民不爭也導之以禮樂而民和情也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也後之言性者各膠己見以倡惑於是併馳辨鬪異者得肆其說蔓衍天下使學者莫要其歸而天理幾乎熄矣

凡有血氣者莫不含元一以爲質稟陰陽以立性體五行而著形故人之質量中利最貴矣中和之質必平淡無味然後能調成五材變化應節是察質必先察其平淡也歐洲古代之民性而每有悖於平淡者也十三世紀之法蘭西子或逆其父之意而父自回其子也

五物之微亦各著於厥體矣骨植而柔者謂之弘毅弘毅也者仁之質也氣清而剛者謂之文理文理也者禮之本也體端而實者謂之貞固貞固也者治之榮也筋勁而精者謂之勇敢勇敢也者義之決也道平而暢者謂之通微通微者智之原也五質恆性故謂之五物之常也以君父爲政者皆因家道之常而爲吾民之極也君父欲施其無限之威權於其子不如使吾子之能自有其勞而復吾常也

第十二章 論家族制度

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故孝莫大於嚴君嚴君莫大於配天也昔者支那之周公郊祀后稷宗祀文王使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貢也不供先王之飲食者謂之悖禮不修先王之宗廟者謂之悖德悖吾先王之敬愛者吾得違吾先王之命以復吾仇也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也序爵所以辨貴也序事所以辨賢也祖父之所因也宗祖之所因也祖宗吾身之所因也思修身則不可不事親事親者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也故曰鬼神之爲德體物而不可遺也

聯姓而爲家聯家而爲族所以安危定亂也所以致富設強也聰能聽序謂之名物之材也思能造端謂之構架之材也明能見機謂之達識之材也辭能辯意謂之贍給之材也捷能攝失謂之權達之材也各因人之材施之於政行之於事及之於庶民求合於吾之意求達於人之情也不以事類犯人之所姻不以例存反己之所長說直說變無所畏惡忠於吾君求其自存也忠於吾事求其自保也

交氣疾爭者爲易口而自毀也並辭競說者爲貨主而自毆也卑讓降下者茂進之遂路也矜奮侵凌者毀塞之險途也故此章所論平其爭也因君父以平吾性之爭則統於一尊而謂之家制也因人道以平庶性之爭則散之萬殊而謂之羣制也

案古之家制井田之法也今之羣制均田之法也井田以農爲本而差其等級也均田以民爲本而棄其等級也井田之變爲郡縣因兼併者已泯其統界而王者無所得藉姑因民之便利而爲之名田限田使貧富稍濟其平也歐美資本主義興而吾民遂無噉飯着衣之所矣終歲之得不足以抵一機之所蹴也八口之家不足以抵一時之所入也故剝爲均田之說亦不過求其平而已迺以洪水猛獸相提並論過甚之辭也然均田爲人類

不可能之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強不齊以爲齊其不齊更漫無等一也人口之計算土地之均攤邪袞曲折之分析雖以公輸之巧陳平之公不足以盡其能二也政治本保護強者之工具優勝劣敗之說雖非天演公例然史書所載無一非強者之勢所據挾弱而躋之於強力有所不及三也其詳吾有言計之書將以暢吾說也

第十三章 論均產制度

案 Communal 一字與 Communison 同一意也辭名之分耳今之所謂共產制是也其義之精者 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needs 凡人各得其所需並無共之意說文曰共同也從廿一八二十人以上同一事也 communal 非人共其產實人各有其產而使之平也既謂之產迺以人之所生而容之于人故人生曰產生亦同產價其義吾民之業以物所生養吾所生皆名之曰產孟子所請恒產是也恒產者家人生產也是產含有私之意故 Gide 定 Communism 界說其一曰 The socialis must be very small, not exceeding some hundred say or perhaps a thousand. 分羣於極微每羣不待過一千人或減之至百人蓋因人數少則供給易周稽核易詳縱有不齊亦能均之使齊也其二曰 The

societies must be submitted severe 羣各從其律之所定而不得逾越範圍大抵人既去其私無所顧慮則不能勤無所積蓄則不能給不能勤則百務廢弛而羣道易於墮不能給則百度奢侈而羣道易於嗇故定羣律以範圍人心也不知人惟萬物之靈非儘曲直方圓皆可以準繩求也故羣學愈精而羣道愈不可思議矣莊子曰萬物皆孩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循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矣天均者不待人而均之人各得其當然之均也凡生一物必有一物以制之凡設一形必有以一形以副之與之爪牙者去其角與之羽毛者去其齒皆有莫之爲而爲之者也故先王以天均之法約齊天下之政強譯 Communal 而名之曰均產使吾民知所擇也世之譯共產者或未知馬克思之眞義所在也

均產者以所生之產而均之使平以養生凡不得其生者吾將以不同形相禪而始卒循環各得其倫是之謂聚家爲政也此種聯家之政所以保吾家而不受非吾家之侵奪以寄吾生耳

食住吾生所必需也夫妻二人之食住盡其吾之所生而窮奢極欲不稍留餘地以裕其生此

未開化之民無遠慮也祀祖之民族每必脩其宗廟陳其祭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而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也四體既正膚革充盈所以肥吾之身也父子篤兄弟睦所以肥吾家也知肥吾之身而不知肥吾之家所以不能順吾生也

順吾生者順人情以爲因也人情欲私有其產而吾順其情以遂其私使人各有其產此之謂大順也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運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必和諧爵位必當年德山者不使居川澤者不使居原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以信相考而同其業以義相守而制其工制工則車同軌也同業則行同倫也大同者吾不私其業而人各有其業以遂其私也吾不專其工而人各有其工以終其生也變而從時協而分藝其合人也故曰養也

均產者吾民各有其產而無一夫不獲其所也故家有嚴父所以持其產而男正位乎外也故家有慈母所以持其產而女正位乎內也

家人所合也古文作衆從衆三人聚冫下家之義也故周禮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

五人其意蓋合門以內所有之人然後得謂之曰家也天子無外以天下爲家無使人侵奪我土地以土地爲家產也無使人虔劉我子民以子民爲家人也施之爲政行其絜短之道推家以及國也施之爲業行其互助之義推家以廣業也吾民有極羣之極各有不同也羣而分於至微使人各有私又各遂其私而使之有產印度家制每以人而制其產之分也夫衆不能治衆者至宜分者也夫動不能制動制天下之動者貞夫一者也故衆之所以得咸存者主必能一也動之所以得咸運者厚必無二也故自統而尋之物雖衆則知可以執一御也由本以觀之義雖博則知可以一名舉也家道備於一也

分功局定民之生事取足於己者日以少待給於人者日以多以其有易其無生事所必需也有無不能以物相質則合他物而用諸金者必至之勢也諸金之爲物也不獨經久不壞爲萬物最且折之主微於值無損而由散爲合又爲諸物所不能也使生事而不用泉幣是自束其生事也由專工變而分工由普產變而爲分產皆因時勢自爲推移耳夫是故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一闔一闔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成用之謂之神故生用泉幣所以神吾生事之用也一因一果能致物而已致物者

致他人之功力與其功力之所成就也吾之所需於泉幣者能使吾之所需也入五都之市其列肆而待沽者皆他人功力之所積而吾所需以待用也故其致物彌廣者其稱財彌雄其積力彌益者其爲貨彌貴使吾無物可斥則必以吾之力易吾之錢吾力所得之錢固吾之產也吾物所得之錢亦吾之產也是故物與力之相市也其值其價皆取定於兩家當市之評甲仰而乙俯之乙出而甲入之商權抑揚至於各得其分願而止也

案歐洲立國之制向不以家爲單位每以吾之力即吾之產爲經營羣道之大端國有時而幾治家則無時而或齊也英國號稱古國偶有故家喬木之風美洲新造之邦祇知其有邦而不知其有家矣常入紐約之市所謂民者沒沒之氓耳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勞其筋骨體力而已所謂家人之樂則平生所未夢見也斯賓賽爾評民極而津津言家道殆有大學之遺意歟

第十四章 論工會制度

大凡一制度之興廢必有所因所革以維繫其中也村市之交通與城市之交通相聯則所聯之土地所聯之人民所聯之財用是將以一定之制度使之確守而不移也貶寡而進於多則

裒多益寡而調劑於多寡之間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也故特殊之商業在能集其業資以爲戰也夫業苟聽民之自己而不加擢塞驅繫於其間則一國之中民生諸業所以致其力而復其財者民將不能各審其內外之分而自爲其最宜也故業必以能聚而爲一斯爲吾業之聚也所聚雖有不同而未聚之前吾業將有以同其不同者矣

業之能精由於能世其業也業之傳其子孫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執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各因其所業以爲工也吾因其所業以爲產也各因其所業以爲詭異也因其業之不易斯業之流傳愈遠也業之流傳愈遠則業之專利愈進是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吾將證之業團之爲用也其初不過因其能聚也因其能久也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叙其祭祀之好羞其喪紀之庶羞教宗將以建其牧立其監教典將以陳其殷置其輔使時歲伏臘治吾教之永矢弗諼也由其家而推及其國由其教而推及其政所以立民極也

以小事大以弱事強爲政之先例也小者弱者欲求其國之自存於強大威權之中非有自治之精神不足以圖存也事之以犬馬事之以皮幣事之以子女玉帛以夷狄爲鄰者猶以爲未

足也虔的其土地也奴隸其人民也曰此待夷狄之道也國弊旣多民心無所歸以百萬之衆五折於鄰國壤削主困爲天下僂也世之論夷狄者能不以是爲界耶

夫國有沃野之饒而人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國有山海之貨而人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羣縣之以市爲政者非儘求其固有之利也使吾民出絲麻菽粟之賦以爲利也封建之時爲之關市之徵以通商也爲之夫役之徵以惠工也民出其賦買其通商惠工之權民雖得其權矣民不啻以賦自購其權也民自購其權而通商惠工民宜以能聚爲權也吾故曰民權吾自買之耳故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安不患寡而患不均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失蓄仁義以風之勵術智以化之是以近者親附遠者悅德王者行仁政仁術無敵於天下何必以工會爲利益者爲國不通於輕重不可以守人爲國不能調於人利不可以語制分地若一疆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故政之不同政之所以求異以爲同也吾得以釋其同異城邑之民所以異於郡縣之民郡縣之民所以異於商市之民民之能聚民之類雖異民之性則同也故民之業因會亦取其能聚也聚羣不類之民而爲之會所以滋亂也吾故曰民不利於聚利於散也

人莫不有私有私然後能濟其公也工會所以示天下以公也公則禁其私利工而不謀其私無以養妻子也工而不謀其利無以自養也禁已之利謀人之利是大背乎人情也公道以人情爲本無人情是無人類也禁天下之私率使人自衛其私也謀天下之公卒使人自侵其公也聚天下不同之公而聚之一國將因其各人之自利而自爲之爭也牧民者毋擾其民而已民固願政府制各人之私化各人之利而爲之分也

杜氏通典曰行教化在乎設職官設職官在乎審官才審官才在乎精選舉今廢去一切制度人不問賢愚而以平等治之政不問大少而以自由行之證以斯氏所言或亦智者千利之一失也

第十五章 論奴婢制度

吾之有生由于吾之自有其身也吾生於今之世吾求其適合於今之所宜也一羣生命皆一羣之風俗習慣相爲維係也吾之生命與羣之生命可合不可離也吾將以他羣之風俗慣習以辯明吾羣之是非也吾羣與他羣之相互爲人皆有消息盈虛之數也

奴婢賤稱也古制本無奴婢即犯罪者亦原之夫同爲人人不同有等級也以人爲貨物羅馬

之澆俗也幼童役於人曰奴幼女捕於人曰婢或曰凡民男而墾婢曰臧女而婦奴曰獲或曰臧者被臧衆沒入爲奴獲者逃亡獲得爲婢大都由戰勝以爲擄品相習而成爲俗也其次緣法而禁其身其次償債而鬻其口其次虐君暴吏而故作其威福其次天災兵禍而偶淪於雜流登山射鹿入水捕龜此獵較之奴婢也種瓜作瓠別茄披葱此田農之奴婢也縛帶裁孟沃水識履此居室之奴婢也奴婢常以牛量議候不過人類之牛馬而已

岳積卑而爲高江合水而爲大聖人併私而爲公是以由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鉅四時殊氣天不私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奴婢人類之私也以民爲極者無所用其奴婢也魚者之有漁奴使之捧釣收綸也牧者之有牧婢使之蘇蘭薪桂也古有耕奴織婢農爲業之自進也戰勝人之國擄人之男命之曰奴擄人之女命之曰婢編其戶曰氓分其工曰業使與壯士拔距使與羣狙賦芋使與駿馬並馳使與狡兔競走使與廚人晨入庖滷滌鏝淪筌料簡蔬茹嗚呼人生至此亦徒號爲人也

語大功立大本體君臣正上下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彼所兼並之人民有正式之奴婢殘之虐之毋敢或怒也有非正式之奴婢飲之食之毋敢或爭也小之

疊石薄岸治舍蓋屋大之書削代讀茹盾曳茅古無奴婢之制也戰勝之羣所以制服異族之一法也攘奪其子女王常以爲酬庸之典也曰奴婢何有家曰此家皆吾家也女則爲吾婢而侍吾寢男則爲吾奴而奉吾役戰勝之區邑愈大則奴婢之慘狀尤不可以言喻也夫以農爲國者則有異於是矣耕則同井而耕織則同杼而織入井爲之家作我公田遂及我私也人自各爲其奴婢所相質者互力而已令之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例置之民也

高岡可革何必棘茨醴泉可飲何必滂汲此古人戒用奴婢之辭也奴婢者不容於秩序之羣也不容於力役之羣也不過以衆人供一人之歡虞而已謚他人之以力爲工者謂之賤也

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有之也物之儻來寄也軒冕故爲寄也奴婢亦寄而已奴婢謚之曰賤者賤同於禽獸也不知禽獸亦有性命之正也各順其性命之正禽獸與人何與焉况奴婢本爲人類耶役人與役於人之不同也役人逸者也役於人勞者也勞逸而自爲等級焉是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也左手書而右手披是右手逸而左手勞亦可互爲等級歟人之自有其身者與人之有其身而爲人所有者或吾身本自有而被強有力奪而有之者其身之勞逸雖不同而吾身各得性命之正者自不同也人貴自奮也儻來之寄又

何足爲吾累耶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勞我逸之民惡苦我樂之民惡貧我富之民惡賤我舉之奴婢民之勞苦而貧賤者也說者謂奴婢之制由於兵事之繁也有兵之供給則賦稅苛是民由富貴而入於貧賤也有兵之戰爭則死亡衆由樂逸而入於勞苦也諺曰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兵之爲羣之害也久矣是欲改革奴婢之制非弭兵不可也然知其正而不知其負也能復民之力勢則民各遂其生而不願受奴婢之勞劬也能興民之財利則民各安其富而不願受奴婢之苦役也能予民之德慧術知而民各尊其榮而不願受奴婢之賤稱也故曰正本而後清源不儘以生養而爲吾民謀也

案吾國近日之傭工仍不脫奴婢惡習說者謂提高吾民之生活程度便足解除吾民之痛苦不知提高生活程度不可一蹴而幾也非停止內爭不足整理財政非整理財政不是操縱外交非操縱外交不能延長債期非延長債期不足利用資本非利用資本不足振興實業不足改革應變此中之消息盈虛惟有道者能知之

第十六章 論農僕制度

農僕之制皆起於封建之時故以農爲帝凡帝之臣均僕也或計時而授值或量日而計工或算口估糧而隸其家各國因其風俗而自爲之制也

奴婢以身爲貨者也農僕以身爲傭者也貨則純以價值論傭則純以力量論然求其所以不同之律則無一定之界也雖無一定之界而農僕又自有各種之方式也因其方式之各異而其相沿之舊例又有大相逕庭之例也

雅典凡隸於廟宇之田產均以世僕耕種之設一人爲九農正而責以敷事令隨其宜以教民使民自爲勤作也若夫司班飭力以長地財者則又名之爲農僕也處以極卑污之地耨其地而納其稅其農僕非屬之於世地之家迺屬之於世地之國也

羅馬之農僕凡民皆僕凡民皆農無所殊於平民也戶各有飼馬之糧藉各有署名之兵有事則戰無事則耕事平有功者陞推無功者令還爲民大有寓兵於農之意故曰兵即農也農即僕也宗教之農僕亦以兵法部勤之有訓練之師有節制之師有運輸之師譬如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戰爲吾民之機也羅馬之農僕外健以身爲國立以身爲羅馬之器械而已

當英國亨利王第三之時已解農僕之束縛聽名農自爲至不得有僕之名雇人耕種亦須待

之相等共爲令曰民農非徒爲地利也貴得其志也民農則朴朴則易用民農則重重則少私同時法蘭西亦有放農僕之令曰以衆爲僕而耕其田者農即自有其田凡與僕之名義而役於人爲傭者皆除其藉而償其值使復爲民也村之佃農依公約而得其守產權反僕以爲主也此次政變之影響及於全歐矣故克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每下一城得一郡即以政還之於吾民而解其中央之苛令非上不妄殺人也蓋師旅之行勢如烈火火烈則人必避之吾民自治之精神亦猶烈也火之所至暴君汙吏莫之敢撻也故戰非必略地攻城而已要在削平禍亂以安民生兵所至之地皆不血刃也城市之戰事告終其他戰事徒自靡耳

普魯士解散農僕最遲其制則與英法大不相同其名雖曰農僕大抵皆民自爲役而倍其工作以相督率也故在普魯士律半爲民即半爲農半爲農即半爲僕彼此不相屬也革民之弊先必究其弊之所原而去其弊勿徒震驚其名不顧一切革民之弊或即奪民之利譬之膏梁所以充饑藥石所以療病使無病之人舍膏梁而弭藥適足以害身也

春日雨時草木怒生銚鑄於是乎始修草木之例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蓋物之順其自然者物因性而怒生人工逆物之性而自以爲然者物皆例置而不生立軍之極而爲政逆民之性

而使之同民用其同而或爲之異也立民之極而爲政順民之性而使之異民因其異而或爲之同也人之罪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爲是之異於已爲非之始卒若環莫得其倫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也

第十七章 論民約爲備

暖昧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昧而私自說也自以爲是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國之有政亦猶是也一政之興人方以爲是也一政之革人方以爲非也是非譬之一覲也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是假夫禽貪者器也凡政之沿革彼此互爲助而已

古之所謂民約各約其所有而互爲來往以其所有易其所無也故曰市者恃也言交易而退恃以不匱也以次叙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辯物而平市以政合禁物而爲市以高賈阜財而行市市所以成其交易也交易民約之準也或以貨相賄或以力相徵或以彼予此投相逐大者積貽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同遊都市以市事通財貨也民不以其所殊而易操也以力爲備者吾民之自有其力也大富不足以貯吾之力小富不足以息吾力大小不足以別其力也商之爲之商也商其達近迫四方之物以聚之也買之爲言因也因有用物以待民來以

求其利也故商賈能以利買吾民之自由而爲奴也奴亦願以利自償其自由而奉之主人也上帝欲吾民之平而或不得其平也奴之力役無值者也以錢買其力役上帝臨爾無貳爾心也封建之君強奪其民曰奴迺吾之物也物烏得同人等而有財產權吾養其力以什吾工彼之力皆我之物奴本也奴之力息也奴之子孫附於奴者也相力相併權其子母焉奴無家也奴以主人爲家也家長權之神聖也家與家聯主之虐待其奴奴無所逃罪也

農有三種山農林埜之農也澤農水滷之農也平地農鄉鄙鄰里之農也古之所謂農農傭能自食其力者亦徒有其名而無其實也其力役非徒禁止其遷移也有一定之貨賄以趣民之蓋藏也有一定之義務以趣民之動作也而不能自任其耕事也今日之農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吾服吾之田疇不知帝力于何有也水泉動而治其畝靈雨降而播其種潦澆灌溉舉不違時然後望有秋吾民之自田吾民自力其耕不勞有司之督率即耕也司農之官徒病民而已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城邑之民以致其生者今昔亦迥不相侔也古之貴者操權以組吾生凡吾之衣食皆彼之租稅也凡吾之居住皆彼之產業也猶之封建之世環

吾采地待吾而生者皆吾之貨物也雖然彼城邑之民其耳目周其智慮廣其德慧才能又深而密其所以利吾身而長吾子孫者吾得吾義以善吾生也非如食采地者盡以吾生而仰給於貴者也

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吾之自由所以容吾之身也吾解其吾之束縛而得吾之自由始以富貴於吾身也不過衣食而得吾意之所在也然而春衣無所用於夏夕殮無所飽於朝衣食仍不得吾之自在也向者鄉里之民求其自治之權於城邑也今者城邑之民將求其自治之權於鄉里也故彼此相視莫逆於心各羨其所求耳

維聖人爲善託業於民也辟則愚閉則類立民之極在民之各得其自由也環顧各邑之民民之地不可得而均也環顧舉國之民民之生不可得而差也一八一四年精於藝者不能得其業於其所據之師也一八二四年遊於術者不能得其工於其所移之地也故不明於法而欲治民一衆猶左書而右息之不明於化而欲變俗易教猶朝操輪而夕欲乘車不明於決塞而欲整理國政猶使水逆流不明於心術而欲行令於人猶信招而必拘之不明於計數而欲舉大事猶無舟楫而欲經於水陰也

事有先易而後難者有始不及見而終不可及者此常利之所以不舉常事之所以多困也民備吾之所謂常利常事也利之所在事之所行民之有備必須民之有約也事之所始者必求其所終也終之果成於始之因推始以及終反終以要始也事之先易者人輕行之人輕行則必困難成之事始不足見者人輕棄之人輕棄之則必失不可及之功此衰耗之道也一羣之進也不可相須而離也要必相輔而行也彼進而不能使此退也彼此進而不能使其他之境而互爲退也是非羣之能自進退也大羣相會而爲戚感也故詳案事理慎觀始修羣之要義也爲必知其所成必知夫所用必知其所利害也

第十八章 論互聯民備

爲政者惟無極全生則民皆全其生而生又養生嗜好也滋味也聲色也然後爲生養也從欲妄行男女無別反於禽獸非生養之道也民極者求吾民之各遂其私以爲生養也求吾民毋兼他人之愛而奪其自愛工善於其事不急售其備也我能毋攻人可也不能求人毋攻我彼求地而予之非吾所欲也不予而與戰必不勝也彼以教衆我以散衆彼以良將我以無將其敗必也救曰生養之說勝所以保吾民也自愛之說勝所以保吾備也

平壤之工所以治道塗也車輅之工所以修軌路也金鐵之工所以疏江渠也委羣材會衆士決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峻功也必有賴於互聯民傭先料其資材之盡餘以定工程之則然後解其傭之良者而合組一公司某所庀材若干某所儲石若干某所用財役夫若干爲政者率以聽焉及期而成旣成而不失當則規矩之先備也立約者之第一義也彼果精於其業量其價之所入而先度力於其小者約他同業以助之用其極微之資本擴其極巨之工程由漸而爲羣傭之長也立約者之第二義也先謀得一鐵路工程然後運用其資本而例置其利息也畫宮於堵盈尺而典盡其設制計其毫厘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此爲政者之所謂善也故食祿官府受祿三倍作之私家收其直大半焉則爲政者幾何而不爲之倍其值也

智者創之治者述之守之世謂之百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作也故今之以約爲傭者則守其百工之作也戶外之工所以勞體膚也終日之工所以苦筋骨也二者所縣爲厲禁者也工之儉于時所以養生也工之儉於料所以養材也工之利其器以廠肆爲最優也亦以廠肆爲最逼也鄉僻之傭所操之業每日轍易每易轍生其於器亦多不精也一字焉有大匠爲之量棟宇之任高深短長之宜則各得其制也一物焉有大商焉爲之平貨物之衛貴賤緩急之宜則各

得其分也小工作所居之地狹所用之人寡所作之事不繁可一覽而盡也至于大製造則不然其所仰給者非一塵之肆所能辦也往往或取于乙或取於甲又或同取其甲乙所有於互聯之塵一以省中僮之資二以整售賤於零位此散商所不能得之利也

子不見汽機爲用之大也合資爲廠生貨具於斯而求其熱也熱貨具於斯而求其運也聚百萬之傭而工作焉或爲髹漆之工或爲藻飾之工或爲裝鑿之工或爲刃稍矢鏃之工大之竹木鐵石小之冠冕弁幘生財之能事兼容並收皆廠主起而爲之設施也夫人生而有欲天與之以有欲者求之一人之身不能備也故曰萬物皆備於羣也

凡將爲國不通輕重不可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爲大治故使蓄賈遊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也分地若一疆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廣本之事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一羣之化所以正而不進也一羣之生所以滯而不藏也兵戰死其大半焉商戰死其大半焉死於兵民避之惟恐其渙也死於商民趨之惟恐其後也夫衡於二者之間民因求吾利之凡也利之贏不足也求之食之倍也足食民信之也

第十九章 論互聯民業

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合組公司亦所以通計萬物之進退而代天地運其化也故公司之進退亦以羣之化爲進退也羣之前進公司之所企圖也羣之業工農商所揉合而成也羣之業有進無退是業無量也

凡人物者陰陽之化也陰陽者造乎天而成者也天固有衰嘆廢伏有盛盈蝨強人亦有困窮屈匱有充賽發達此皆天之容物理而不得不然之數也商業之組織亦毗於陰陽之化者也計量其日期分拆其地界緣合其行爲消息盈虛無一不與陰陽通也互聯民業者集羣之私以爲之也或偶小分以爲連或兼零股以爲整雖多寡之數不可以概而論之皆有所進特不如今之大識組所進之多已耳公司之進緣於羣之進羣之進緣於各公司之互爲進也以交相保險而收利不畸輕重一也以鑛業資械器之用使萬物皆出入於機而省人力焉二也以海濱淤塞之港而爲通商惠工三也是知人之在羣其所特之人巧雖行歷不能算也雖一小公司必較於羣公司爲之通工易事而後濟故曰非二三公司所能濟羣之用以通陰陽之化也

金木異任水火殊事陰陽不得其爲民利一也故異所以安得也同所以危異也同異之分治亂之紀也今夫射者儀豪而失的畫者儀髮而易貌言審本也一羣之民害旣除則一羣之民利當因之而異也公司一羣之利所宏也是羣之本也羣之進化甚速公司之進化何甚遲也羣之進化甚易公司之進化何甚難也同者或以爲異異者或以爲同此不可以同異論也問者曰互聯民業之不易發展果何因耶曰運輸之不便也水利之不通也商港之不修也軌路之不齊也集衆因以爲果也說者曰民業之利銳繁簡各視其羣之進化深淺以爲差也然而其以羣差相反者又因其羣之化率各有同異也

羣之例至繁因果有非常例所能測者因多似順而倒果多似倒而順有知順之爲倒倒之爲順者則可與言羣化矣至順反倒至倒反順天之道也吾將以衆果而證其一因也小己之於大羣也言論得其自由矣財貨得其自治矣所處之他位得其自安自進矣而獨於吾羣相聯之民業則一蹶而不可後振也曰此外緣爲之厲也天時有時而爲之變也地利有時而爲之塞也人利有時而爲之錮也故曰國亦有鬱生機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

案今之爲政有二難資本之節制與勞工之調劑一也資本之集中與勞工之解散二也

資本吾羣之血脈也勞工吾羣之筋骨也血脈不流通則人麻木不仁矣筋骨不強固則人萎靡不振矣然運用其血脈筋骨者則吾之精神矣血脈有淤塞則可以藥疏濬之筋骨有拆毀則可以術結構之獨吾精神有幾微之不靈則非藥與術所能醫也要必清心寡欲調息安情然後能求吾精神之返原也譚國政者亦知治國有精神也精神者仁義也明於仁則知人我之分也明於義則知羣己之寄也譬之人血脈固通也筋骨固強也而無精神以貫注之亦猶之槁木死灰也一羣之資本不過吾羣藉以爲流通之計而已過於集中則四支必爲之澀過於節制則中央必爲之虛勞工資本緣之以爲之集也提高生活天之生物祇有此數不足以供之任其自由兩緣相觸必有一抵不足以制之老子曰代大匠斷者無不傷其手因不知其精神之所運用也莊子曰工倕旋而善規矩指以物化而不以心構精蓋言精神之所寄不可以尋常之規矩度也輪扁對齊桓公曰斷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臣不能以諭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斷輪故曰爲政在人人羣之精神也此人不能運用此政徒法不可以自行也運用資本使資本得其用也運用勞工使勞工得其

力也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人者食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此政之平也今欲倒其平而自以爲平不知適得其平之反也

第二十章 論商聯之組合

商聯者易闖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者也相語以利相方以時相陳以知使父兄之教子弟之學不勞而成然以其相習而成風也非世襲也各業之有會其初謀小己之利益而爲小羣之組也主僕尙無所分別也

北方有獸名曰蹶鼠前而偏後趨則跲走則顛越常爲蛩蛩距虛取甘草以與之蹶有患害也蛩蛩距虛必負而走此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商聯亦爲衆業之所託也平其物之所施衡其利之所及亦猶議政每日之有議程以議天下之政也衣之有匠鳥之有工負戴之有傭各因於所業之寶而求吾之值以償吾之勞也

吾證之一八八八年英倫鑛石兩工聯盟罷業其作始也微其將畢也巨夫目察秋豪之未耳不聞雷霆之聲耳調玉石之聲目不見泰山之高何則小有所志而大有所忘也

百年之前商與工交互謀其小己之利也甲曰吾集吾之業以謀吾之利所以檢驗物質之不

良也乙曰吾樂吾之業以謀吾之利所以保障物質之推移也業各有其組合組各有其利權公之爲言共有也共有則衆不平之所起也吾故曰古今商約各不同也人欲強不同以爲同徒自擾耳

自然者因其所有而成之不假之人爲也約束者反其固有之自然而使之同於不然之然以範圍其人爲也約束之精義緣於自然而爲之界也國業禁其自由商之爲業猶之商業禁止工業之爲組也商會之爲政也集其各業所得之稅以助其他業而別爲利也業自有障耳人或習焉不察也

商聯集衆業以爲聯而謀自聯之利益也非聯之業則必因其聯而失其所業也故恨業聯不止訟其不平也業聯之爲害非止業聯也而爲之工限以防奪其利也工限以十人之值債之一人使勤于其業而使他人不得與吾同競其業也商聯欲專其業則忍于併二害以爲一利也

曷不觀之英史所叙商聯之害耶既專其業之傭又限其傭之值使所業與業于人兩者皆不得其利也是時名其虐政曰黑疫謂民之被其害者人皆不及見也受其害者幾及民之半傭

價雖高而國稅爲之加重備或低于前之備也物價雖低而國稅爲之至微物或昂于前之物也故英諺有之低者不低而高者自高名之爲保備其實病商也

知不知上矣過者之患不知而自以爲知物因其類然而每不然也潦淖水淖合兩淖則爲蹇濕之則爲乾金柔錫柔合兩柔則爲剛燔之則爲淖或濕而乾或燔而淖類固不必可推知也業聯二字以吾之所知固可推爲羣化之進也但以吾之所歷據以吾之所思在吾半軍半農之國蒙吾以吾所受於人之罪憑吾軍反而報之所施之人也驥數馬緣耳背日而西走至平野則日在其前矣目固有所不見也智因有所不知也數固有所不及也不知其說所以然而然也爲商權之說者毋乃背日而西走者耶

第二十一章 共利主義

仁於他物不仁於人不得爲仁不仁於他物獨仁於人猶若爲仁仁也者仁乎其類者也故仁人之於民也可以使之無不仁也共利者仁於其類者也吾羣之賴以爲生在能各錫其類也錫類斯吾羣之進無疆也仁於其類有可知之共利有不可知之共利可知之共利見之於日用尋常之間民非共由其道不足以爲生也以粟易器械以器械易粟是也不可知之共利吾

民習焉不察日由其道而不知其所以然也求水火昏暮叩人門戶無弗予者是也

守望相助古之兵制也敵人來侵一人不足以自衛合鄰里鄉黨以共衛此共利之初義也共利者各以其我之所利合而爲人之共利也故兵有制所以制人之私也出而步伐整齊入而偃仰規式令行則無不行令止則無不止不共則不一不一則如散沙不可數矣可知之共利取法於兵制所以爲民之生也斯民之極也民之極仁也豺狼雖凶仁於其類也能仁於其類謂之智禽也智而能知其共利此禽猶生於今日也

穴深尋則人之臂必不能極矣是何也不至故也智亦有所不至所不至說者雖辯爲者雖精不能見也吾不解共利以爲義各羣之精造莫不依於斯義也小羣之進大羣也小利之進於大利也亦莫不由於斯義也斯義也所以能一也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能巧愚者不能拙所以一衆也勇者不得先懼者不得後所以一力也故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夫能齊萬不同智愚工精皆盡力竭能如出乎一穴者其唯共利矣乎無術之知不教之能而恃彊速達習不足以成也

人或謂兔絲無根兔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屬之伏苓也慈石召鐵或引之也樹相近而靡

式轉之也主僕之分何以定名也我爲主而人爲僕也人爲主而我爲僕也我自爲主僕而與人各名其分也利之多寡以爲主僕也利之股分得之股分疊爲主僕也自爲主僕而分其利不足主僕之利也以意爲政者或平分主僕之傭而爲應得之酬也以計爲量者或雜論主僕之酬而利不足酬其應得之傭也推論二者而明其利之究竟利或溢於推論之外也

陰陽之生血氣之精含牙戴角前爪後距奮翼攫肆歧行蜿動之蟲喜而合怒而鬪見利而就避害而去其情一也雖所好惡其與人無以異然其爪牙雖利筋骨雖強不免制於人者知慧不能相通才力不能相洽也各有其自然之勢無稟受於外故力竭功沮也夫雁順風以受氣力衝蘆而翔以備矰弋蟻螳知藏埵獾貉爲曲欠虎豹有茂草野莠棲山林芄芟櫛櫛虛連比宮室陰以防雨景以蔽日此亦鳥獸之所以知求合於其所共利也吾羣知共利之有益于吾羣故組合其共利之公司而復爲之界說以證其共利之足以爲義也共利之條理彼此各互爲利益以相買也廢除資本之相侵奪也改革倍息之相積貯也禁止料多少貴賤以爲有無之簿籍也求吾羣之通利而衡其市價之進退以爲平賈也倫敦常有中等合組之公司而號稱爲共利者吾羣亦每以爲便也以其經途宛轉戶庭而不賞時一也築室一區在闌闔中

交通敏捷不致發生困難二也市者商販所集爭利錐刀之所不勞車馬之塵而無往還之苦三也若夫市不便於民雖集公司以爲市而羣亦不得其市之共利也一計之微一布之未不得則無以爲工得之耗時費日而不足償其值也凡民之日用所需之物在適吾之用而又價廉也責任荷擔以周四方彼必有人償其傭然後彼得其利以謀人之利也

非辭無以相期從辭則亂亂辭之中又有辭勞心之謂也言不欺心則近之矣凡言者以喻心也言心相離而上無以參之則下多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言之類甚衆而求其所以爲名者適宜與不適宜也事而宜於義以兩利爲利行之而適於宜者也執兩用中吾用吾行以求清淨也清足以證其源淨足以平其躁吾不誠以釋之勝於誠以釋之也前者之爲轍後者之爲師風俗已壞殊不足以禦其侮也商業之所以爲理也以其能智也以其能誠也由歷史以推論其餘物質平等或以名學之所許也

春氣至則草木產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落或使之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爲使之者不至物無可爲古之人審其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爲用也二人自治問題至今無人敢沿以爲用也即使制之可行亦必以羣品之善否爲斷也前三章吾已詳言羣品之高也亦由其羣性

之高也民極之立也亦由其民性之立也天不再興時不久留能不兩工事在共利人情之恒也人能各利其利未必能共也人能各共其共未必能利也吾將衡其一時之爲政也其中之困難有非一言所能盡者也然欲平其困難以爲平也非誠不足以化其不誠也非智不足以感其不智也其道無多求也一言以蔽之曰絜矩之道也人能推其所愛以及其所不受人所欲之我必與之謂之忠己所弗欲勿施于人謂之恕忠恕共利之極也由今之世行今之道亦不過由來之漸而已

案天下之亂愚者之多本也本多則必不勝其任矣任久不勝則本反爲禍其本大者其禍亦大非禍獨及己也今之學者每驚其共利之名不知共利即吾大學絜矩之道也絜矩忠恕之總名也譚共利而不言恕是愚者之多本也故吾民之本大斯吾羣之禍亦大也欲求政之反本在反吾說也

第二十二章 合羣主義

天生人而使有貪有欲欲有情情有節聖人修節以止欲故不過行其情也故耳之欲五聲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貴賤愚智賢不肖欲之情一也羣學所以正吾羣之欲也

羣之欲無涯故必以吾羣之公意而別其情也已化之羣未化之羣皆吾羣學所應計議之理也故羣理之原原于戰時之民極也故羣理之玄玄於平時之民極也羣從尹從羊羊衆之號也衆而得其尹民治之極也

得道者必靜靜者無知知乃無知可以言君道也故曰中欲不出謂之扁外欲不入謂之閉既扁而又閉天之用密有準不以平有繩不以正天之大靜既靜而又寧可以爲天下正身以盛心心以盛智智乎深藏而實其爲窺乎故人道莫大乎智智所以別羣也羣之構造宜分不宜合也能力之不齊故德慧有淺深苦樂之不同故術智有高下使羣之合而不由其道也則必反乎民性而爲大有力者之所奪也羣而能分則羣之力必集于中譬之拋物緣四面之力皆散而力之落於地中者必集也故羣之中心受治於羣之散力也羣之散力然必又有強力爲之範圍則散力迺集而各保其利斯爲不變之道也其道亦有不玄者存耶

言羣學者不信貴種爲貴種所習而成治也使不肖之子孫而與賢子孫飲食游宴而不肖之子孫亦與之俱化也人類之日趨於賤由人種之不良非教爲之漸也故曰賢人以人中人以事下人以財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如得一歐冶得地千里不如得一聖人萬

物皆備於人也得人羣雖賤而亦貴也

言性學者每與言羣學者持相反之論也彼常謂羣德由於羣性以爲進退也羣德而能克己復禮則羣相愛己以及人也羣德而方命圯族則羣殘天下以供一人也羣之德由於羣之性羣之性由於羣之生國有定例也但羣之德何以由於羣之性曰羣性之所造而能得之于其羣也羣之性何以由於羣之生曰羣生之所予而能移之於其羣也然則生之謂性所性皆生之自來耶性能得其所德又皆性之自來耶其術亦有時自相矛盾也心造萬物心或不能自造也其說甚玄非可以言喻也

案羣德羣性其理固銜接而貫然其一貫之義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佛固曰不可以文字求我相五蘊之外果是何物神我能支配我耶心或不能自造此語未經人道譯者亦不知夜深時何忽得此譯或神我真能爲之主耶

人欲無止境羣演之公例也吾求其羣性之真在性不可見也吾見羣之所欲也羣欲人類平等而羣性有智愚其等不可滅也羣欲人類自由而羣性有畛邑其由不可界也其他至深極微之學說更非吾思之可搆也南北花旗之戰工匠鑛丁爲之作俑也今之工價由工人自定

其高下凡工人不得賤售也有反而賤售其工者元者焚之低者脫之活者理之行者射之變易者鳩毒之欲以自衛其生者其實自殘其生也此種民情果能自高其羣之價值耶語曰行不可不孰不孰如赴深豁悔無及也

案斯氏之言誠爲天下之公言也今之論史者每謂南北花旗之戰義戰也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太王乃屬其從者而棄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此誠仁人之言也南北花旗之戰林肯自遂其私也彼假黑奴爲名也其實彼恨南人自徵其賦稅自訓其軍隊也故孟子曰春秋無義戰斯氏微言歐人或忘之古之善戰者服上刑今之善戰者又當如何

言羣學者之自愛其宗旨猶之宗教之自保其主義不許游夏輕贊一辭也宗教之反其主義謂之叛徒羣學之背其宗旨謂之敗類惜無人能爲之釋釋以勝其義也羣道之組織集羣性以趨其所宜也古今上下之羣彼善於此也無純繕之羣也幾何有直線而兩端必有盡處無盡非線體也棄其最賤之性取其最貴之性金質不可磨也性善亦不可磨也金則性善故不壞也

案呂氏春秋曰亡國之君必自驕必自智自驕則簡士自智則專獨今之善政者無不自驕自智也以之治國國焉得不亡主義神聖不可侵犯者也羣演日進也主義不能與之俱進也今日所奉爲聖神異日將唾棄之不暇也斯氏性善不可磨之說殆有深心者歟斯氏金剛之義非因佛名取其原義乾剛爲善以證其不壞身者所爲也天下者所以爲也審其所以爲而輕重得矣今有人于此斷骨以易冠殺身以易衣世必笑之何也冠所以飾骨也衣所以禦寒也殺所飾以要所飾則不知所爲矣世之走利有似於此利所以養生也殺所生以謀其利則亦不知所爲也主義本以保羣羣不可保主義雖善徒自苦也言羣者慎無自害其羣耳

第二十三章 未濟

案 *The near Future* 質譯近於未來在中國文字中實不能圓其義易未濟序卦言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程子又解曰易者變易而不可窮也故既濟之後受之以未濟而終焉未濟則未窮也未窮與英文 *Future* 之解亦可相通 *Expressing Future actor event* 天下之事不進則退無一定之理既濟進而知所止也未濟退而不知所止也不

知所止則未窮之事業皆未濟之象也故歐美學者均重未來過去事之已然而不可方
程者也現在事之果然而隨機應變者也未來事之未然而貴自強不息者也羣誼之過
去現在有法可則有準可循未來之希望未來之豫備人之常情處無事則止心生止則
怠怠則有患而不爲之防有利而不爲之異此所以亂也當知終止則亂不止則不亂也
天地終始皆水火相爲同也一羣之終始既濟之中互未濟未濟之中互既濟所以見時變之
相反覆也羣之建也民之極也乾坤愛而萬物生方以義聚物以羣分也未濟之功用大也吾
推論其始必推論其終始終究不可推論也羣之本基始終交錯而不可爲端倪也

羣變動不居者也非如數學之有方程可推也非如名學之有爻象可辯也羣之相演果由於
小己之各人以及其他耶抑由小己之各人以及其自耶或小己之情識而交互各人之他自
以求適其宜耶人之自用其才以謀其利與人自用其才而謀他人之利兩者不相爲用也爲
己者技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爲人者摩頂放踵撫已而利人也利己者自謀必誠也利人者
爲人謀或出於僞也平衡其力不知用何力而可衡其平也

德意志學者有剗封建之議而自爲之辨也自謀其利而羣爲之界也謀他人之利而已爲之

分也羣已界分以國家之界分爲界分也吾不解德意志言羣義者用何法以比例其界分而得均分以適其宜也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撫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而化則神也

法蘭西學者純任自然者也彼襲其軍事之智能以爲教育之訓練而運用其民極之精神所謂各不相謀也其政治又以自由相號召也而自由之大義微言又無人能爲之詮釋也商會代表在巴黎所陳述官吏之虐其人民其刑生決非共治之國家所能用也故日以羣愚而爲公議以之治國無寄矣

案自由有三種義甲 *liberty* 義也 *to take my liberty to do this* 義所當爲爲 *example* 乙除也 *Freedom from error* 除其非丙 *unrestricted in* 貸也 *The Freedom of my house is his* 彼貸我屋第一義事之宜也爲本字之正義第二義解其責也爲本字之輔義第三義互通其用也爲本字之引義如吾國所譯爲放任之義不過本字之偏解也吾初擬改譯絜矩然有時失其原書之語氣故間一用之以便於讀者而免生歧義也吾其對於德法之學說第一義反之也第二義從之也利他之義英國勝於他兩國之

義也明施捨以導之忠明久長以導之信明度量以導之義明等級以導之禮明恭儉以導之孝明教戒以導之事明愚愛以導之仁明堅利以導之文明除害以導之武明精意以導之罰明正德以導之賞明齋肅以導之耀天臨此英倫立國之本也英之軍政以嚴厲爲教英之民政以放任爲教英之民智以睿智爲教英之民意以敦厚爲教利他英倫之羣性也德法亦隨羣演而爲之變動也以軍爲羣也羣之始義也以民爲羣也羣之次義也以羣爲羣也民之終義也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肌膚欲其比也血脈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私也精氣欲其行也爲羣之道亦猶之爲人之道也

凡樂羣莫若知本知本則羣之政典莫不修也羣之財求無不阜也羣之知覽無不靈也羣之意識無不纂也羣之趨向無不端也此羣之所以日進而不已也羣之精氣集而能入也集于翼鳥與爲飛揚集於走獸與爲流行集於珠玉與爲精朗集於樹木與爲茂長集於聖人與爲夏明精氣之來因輕而揚之因走而行之因養而居之因長而養之困智而明之羣心有律所以明羣之公益也羣心有恆所以守羣之願望也襲羣之生集羣之義也集羣之義厚羣之性也

案此節文多奧義彼編者刪去頗不能明其真義故易之未濟亦常有不可解之交過去有事可證現在有象可求未來其事不可逆知其象不可揣求斯氏雖博學多聞殊不免有遁辭也

已往之元知固不可知其奧未來之推知亦不可知其竅凡物有私所以遂民之欲也凡私必濟之以公所以制民之欲也凡公而盡去天下之私所以棄其民之所欲而強之爲同性也一羣之變動也其動力與他之動力相等其反動愈速其靜力每因動力爲之不平也兩力相消而距力又覺其微弱矣

案未濟章未刪之本博大精深遠非末學所能窺其萬一也夫易彰往而察來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故曰百世可知也然以六十四卦二百六十四爻而欲盡天下之萬情萬理或亦說易者之過耶曰不然萬情萬理皆奉